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四三冊目次

搜神後記十卷 （晉）陶潛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〇〇一
異苑十卷 （劉宋）劉敬叔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〇三二
陳眉公訂正還冤志一卷 （北齊）顏之推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〇八七
博異志一卷 （唐）鄭還古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一〇一
杜陽雜編三卷 （唐）蘇鶚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一一三
前定錄一卷 （唐）鍾輅撰 續錄一卷 明鈔本 一三九
寶顏堂訂正桂苑叢談一卷 （唐）馮翊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一五九
劇談錄二卷 （唐）康駢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一七二

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唐）張讀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二一一
闕史二卷（唐）高彦休撰　明姚咨鈔本　二九一
甘澤謠一卷附録一卷（唐）袁郊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三三三
開天傳信記一卷（唐）鄭棨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三四三
稽神録六卷拾遺一卷（宋）徐鉉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三五一
江淮異人録一卷（宋）吴淑撰　明嘉靖刻本　四一三
茅亭客話十卷（宋）黄休復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四二八
睽車志六卷（宋）郭彖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四八一
博物志十卷　題（晉）張華撰（宋）周日用等註　明弘治十八年賀泰刻公文紙印本　五二二
述異記二卷（梁）任昉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五四八

搜神後記十卷

（晉）陶潛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搜神後記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晉陶潛撰。中記桃花源事一條，全錄本集所載詩序，惟增註漁人姓黃名道眞七字。又載干寶父婢事，亦全錄晉書。剽掇之迹，顯然可見。明沈士龍跋，謂潛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兩年事。陶集多不稱年號，以干支代之，而此書題永初、元嘉。其爲僞託，固不待辨。然其書文詞古雅，非唐以後人所能。隋書經籍志著錄，已稱陶潛，則屬撰嫁名，其來已久。又陸羽茶經引其中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採茗一條，與此本所載相合。封演聞見記引其中有人因病能飲一斛二斗、後吐一物一條，與此書桓宣武督將一條，僅文有詳略，及牛肺字作土肚、茗瘕字作斛二瘕，其事亦與此本所載相合。知今所傳刻，猶古本矣。其中丁令威化鶴、阿香雷車諸事，唐宋詞人並遞相援引，承用至今。題陶潛撰者固妄，要不可謂非六代遺書也。

搜神後記卷一

晉陶潛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

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redacted]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

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

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疏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漁人姓黃名道眞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絶境不復出

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

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搜神後記卷一

搜神後記卷二

晉陶潛撰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傍臥時夏日多蚊虫而終不揺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虫去嚙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

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鬐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

有一木人纔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
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
其名來自遠方投温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温
甚敬待居之門内尼每浴必至移時温疑而
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
分臠切温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
常温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
時温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

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
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
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
客曰君可還内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
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
更思幼時事入内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
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
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内巢中

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薔茨各與食之既
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
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
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
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役
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
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
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内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
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絶澗窅然無底忽有惡
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絶澗道人尋跡呪誓
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
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
依常呪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
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内外不見人形

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
適値郭璞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
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
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
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甚懊惋璞
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
我門吏聞之驚喜即啓固固踊躍令門吏走
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

我可活爾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
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
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
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
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
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
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
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
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

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
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甖盛水置床張二角
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撤甖去水如此其
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
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甖中甖口數寸鏡大
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甖之意璞云撤甖違
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
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
栅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
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
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
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哽咽行刑
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
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
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

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旣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病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

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竒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搜神後記卷二

搜神後記卷三

晉陶潛撰

程咸（一作程式）字咸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投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于世

袁眞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旣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甕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甕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

於水底烱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旣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塞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船漁父以楫棹

船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尋後位至常
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廬陵巴丘人文晁一作睍者世以田作為業年常
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穫
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
穫所獲盈倉於此遂為巨富

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
手巾掩口來詣全家詣曰君有錢一千萬銅
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爾於

君家大不吉僕尋為君取此便去自爾出三
十年遂不復來全家亦不取錢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治抄掠百
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
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
從衣箱出同時噬螫群賊身首腫痛眼皆盲
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祭甫有勇氣嘗昔宿夜聞有一偷兒入室斫掛
帳一呼二盜俱鬭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瘕病治不能愈奴既
死乃剖腹視之得一白鱉赤眼甚鮮明乃試
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鱉口悉無損動
乃係鱉於床腳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
既而馬溺濺鱉鱉乃惶駭欲疾走避溺因繫
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馬病者察之謂其
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取白馬溺以灌
鱉上須臾便消成數升水病者乃頓服升餘
白馬溺病豁然愈

太尉郗鑒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
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一作
澹澹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
吐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
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
一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差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
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為不
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複

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
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如牛肚
容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複茗澆之
此物歙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加五升便悉
混然從口中涌出旣吐此物其病遂差或問
之此何病荅云此病名斛二[illegible][illegible]瘕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
矣哲往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忽夢見作卒迎
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

卿爲卒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同夢如前
云二十八日當拜至二十七日晡時桓忽中
惡腹滿就梅索麝香丸梅聞便令作凶具二
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平原華歆字子魚爲諸生時常宿人門外主人
婦夜產有頃兩吏來詣其門便相向辟易欲
退却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久一吏曰籍
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
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云當與三歲天明
子魚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視兒消息
果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
尉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氏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
後其夫尋亦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
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
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於是白馳其
夫夫大愕便入與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
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神魂不敢驚動

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
怳怖不已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錯終身不
愈

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知妻夜坐忽見壽之居
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之都
不應答有頃出門繞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
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血數升而壽之
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
晨果得凶問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忽至前
歎息曰今我但魂爾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
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邪任子
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
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
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
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
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搜神後記卷三

搜神後記卷四

晉陶潛撰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
十餘獨臥廄中夜夢見一女子年十八九言
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
今已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十餘聽
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為君
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乃與
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床前地頭髮正與地

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
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又次肩
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
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爾
即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命生日尚未
至遂往廄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
至乃具教馬子出己養之方法語畢辭去馬
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
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棺出

子243 011

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氊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息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漸漸能開口能咽粥既而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遂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兒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秘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云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猶煖漸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輙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

晉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共爲商賈後大得利焉殺良取物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死時見友人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中鬬爭吾實忿之作一兒於庭前鄉歸豈能爲我說此耶良故往報舒家其怪亦絶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於三更崛然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既手執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煖漸漸得蘇既活云爲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後數日不知猶在婦衣内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

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茂云己未應死偶悶絶爾可開棺出我燒車釭以熨頭頂如言乃活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

年二十作從在廨中夜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年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絶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道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

女體已生肉姿顏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涕泣而別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鄉人（鄉字上一多鄉字）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悉了無他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蠻師云有此術乃以三尺布數升米糈一赤雄雞一升酒授得此法

搜神後記卷四

搜神後記卷五

晉陶潛撰

晉安帝時侯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為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鄰人共愍念之規為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為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為者端謂鄰人為之惠

也數日如此便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為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如此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以雞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竊窺其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至甕所視螺但見女乃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為炊女大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然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採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為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之後仕至令長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俗沙門常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清溪廟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為

作唄訖其神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
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㝠之歎情何可言
旣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王導子悅爲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
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
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積日
不食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問是何
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爾
公勿復憂導因與之食遂至數升食畢勃然

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
殞絕

會稽鄮(音行)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路忽見
一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象也因擲兩橘與
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
中得之常思膾一雙鯉自空而至

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
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
者無不皆見

晉太元中樂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
雅之在廄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
光輝照屋(白頭公白王也)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
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殺

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
村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年
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望見周過謂
曰日已向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
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中聞外有小

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
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
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
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後五年果作臨賀
太守

豫章人劉廣([illegible])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子
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天爲西王母所
養使與下土人交嘗與之綵絹其日於席下
得手巾裹雞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

祥

大司馬從南州還拜簡文皇帝陵左右覺其有異俛仰車謂從者門先帝向遂靈見俛不遜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為人肥短黑色甚醜桓云向亦見在帝側形亦如此意惡之遂遇疾未幾而薨

搜神後記卷五

搜神後記卷六

晉陶潛撰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至家見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問其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或作緩）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來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獨居又無鄰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爾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為詳設食至一更竟忽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喏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手巾贈詳詳以布手

申報之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大水暴溢
深不可涉乃廻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
冢爾

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
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箏笛
絃節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又夢人驅遣云
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
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盧充獵見獐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里

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
見少府少府語充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
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充至家母問之具
以狀對旣與崔別後四年之三月三日充臨
水戲遥見水邊有犢車乃往開車戶見崔女
與三歲兒共載情意如初抱兒還充又與金
鋺而別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大冢相傳云是魯肅
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亡王平其冢以葬
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
肩輿與侍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
陽曰我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
故毁壞吾冢因顧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
陽下床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絶死
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一說王
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岡夜夢
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
吾爭墓若不如我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
見血數升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
一里

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夜與
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人今見劫明府急
見救令便敕内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
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
聞冢中哅哅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瞑不
見人往令旣至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
人墳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壞令即使人修

復之其夜令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並擒獲

荊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巳是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流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

如所夢即移著岡上酹以酒飯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晉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闇發廻河行數里有人求索寄載云我家在韓家腳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冢此人便去遜遣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徑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徑入諸冢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着此人經冢

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冢呼曰載公有出應者此人云我向載人船來不與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云無所苦我試之耳遜聞此即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籥長二丈許徑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我今日即打壞奴甘羅言訖忽然便失於是遂進

晉元熙中上黨馮述爲相府吏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馬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檝如何得渡君正欲見殺爾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腳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乘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喪服深忌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徑得歸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

仁城魏肇婚勞

安豐侯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嘗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廳事上安豐在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事故來相從然當為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餘年殆死忽一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速殺之不然李子豫當從此過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許永遂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中有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宋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之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伺望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二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事

有一傖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
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傖
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罨捕即縛得鬼

盧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
著絡衣袴在裙在草中拍張又脫裙擲草上
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會稽朱彌爲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
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彌死亡乃簿書多張功
費長百餘萬以其贓誣彌而實自入子木夜

寢忽聞有人道彌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
前謂之曰卿以枯骨腐專可得誣當以某日
夜更典對証言終忽然不見

夏侯綜爲安西參軍常見鬼騎馬滿道與人無
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
此兒正須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
之詰綜綜云無他此兒向於道中擲塗誤中
一鬼腳鬼怒故病汝兒爾得以酒飯遺鬼即
差母如言而愈

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母墓在順陽往視之既
至而墳壠雜沓難可識別不知何許袁彥仁
時爲豫州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即
如言令物色覓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顏
狀如此即開墓棺物皆爛冢中灰壞深尺餘
意甚疑之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冀得舊物
果得一塼銘云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也與北中郎王坦之周旋
甚厚每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

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當相報語後經年王
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故
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惟當勤修道德
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
相語言訖忽然不見坦之尋亦卒

樂安劉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來往劉家初
因闇彷彿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
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爲患然
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

至劉家謂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爲卿罵之即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紜擲一物下正著賓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慚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家向夜舉家作粥糜食餘一甌因瀉葛汁著中置於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既訖便擲破甌走

去須臾聞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戶劉先已防備與鬭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後遂絕

搜神後記卷六

搜神後記卷七

晉陶潛撰

廬陵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婦秦獨在家常有一丈夫長丈餘儀容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燿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數年比隣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著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

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與絳囊以裹之令可時出與乳於時風雨暝晦鄰人見虹下其庭化爲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暝晦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也從此乃絕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且往觀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

任隨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
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擊頭
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聞
籠中倅倅動轉頭顧視見向材頭變成一物
人面猴身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
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
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并令斷
得大蟹王曰汝此殘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
此物種類專請包放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

姓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
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
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
聲土俗謂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
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

劉聰偽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
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
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
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
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嘗有哭聲晝夜不
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
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
哭聲自絕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
常入山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
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
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喏此人便牽弓滿
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
遇一人身長丈餘遍體皆毛從山北來精見
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
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採茗須臾復來
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甚美異常精甚怪
負茗而歸

會稽盛逸常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外柳樹上
有一人長二尺衣朱衣朱冠俯以舌舐樹葉
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驚遽即隱不見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爾於是婢爲設食並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殆盡

宋襄城李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

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中之中斷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殺李持至坐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異姓無他頤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大怖與奴共擊之不勝而走告家人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不知所在月餘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子243-023

搜神後記卷八

晉陶潛撰

王機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如烏鴨以問鮑靚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尋誅死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人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諸葛長民富貴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驚愕問其故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也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刃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忽然不見未幾伏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同日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須臾聞床前狗鬥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髮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乃不持出門即於後園中瘞之明日往視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日復出乃以塼頭合埋之遂不復出他日其母便亡

王綏字彥猷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永嘉五年張（一作）榮為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焰十餘丈樹顛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惶恐並戒嚴出將欲擊之乃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灼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惟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新野趙貞家園中積為求經袖拔忽一日盡縮
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淦人少時貧賤常
好射獵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
盡不知所在且已飢困便臥一梓樹下仰見
射箭著樹枝上視之乃是昨所射箭怪其如
此於是還家齎糧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樹微
有血遂裁截爲板二枚牢著陂塘中板常沉
沒然時復浮出出家輒有吉慶每欲迎賓客

常乘此板忽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還
復浮出仕宦大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
年板忽隨至石頭外司白云濤中板入石頭
來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即解職歸家下船便
閉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豫章爾後板出
便反為凶禍家大轗軻今新淦北二十里餘
日封溪有聶友截梓樹板濤牂柯處有梓樹
今猶存乃聶友向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

搜神後記卷八

搜神後記卷九

晉陶潛撰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
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閉船載之
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卜爲業義熙中左將
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
著皮褲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褲以紙裹十餘
錢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

爲作卦卦成占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
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
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
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
人謂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
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飢甚於是冒死取啖
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
分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

而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
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躍
出竟得無他

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
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掛一
銅鏡鏡中見二鹿遂以刀斫獲之以為脯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獮猴在妓女
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
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為乃殺猴及子妓女同

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
白紗帢甚可愛笑語如人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
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婦遂與奴私通然
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假
歸婦與奴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
下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笑然未
得噉奴已張弓拔矢當戶須然食畢然涕泣
不食乃以盤中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數年
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噉惟注睛
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
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
倒地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縣殺
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
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
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

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
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暗行墮于
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怪此狗向井
號待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
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
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
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
相與人即出之繫之而去卻後五日狗夜走
歸

[illegible]玄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
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
黃衣白帢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
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乃止

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
一狗名曰飛黃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illegible]上
行行步如平常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
降苻堅未幾便死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

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燕婉兼常
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
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帢衣
服形貌如一眞者便先舉杖打僞者僞者亦
報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
痛打是一黃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
門士云恒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耻
病死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輒病死云常
有十餘人男女雜合衣或白或黃輒蒲博相
戲時有郅伯夷者宿于此亭明燭而坐誦經
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
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
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
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顧[illegible]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于昇平亭時有一
沙門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殺一羊羊絕
繩便走來投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向袈裟下

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
割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覺炙行走皮中
毒痛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炙
猶動摇乃破出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
此得疾遂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卒

吳郡顧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
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
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
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

子213 027

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
數墒女正在第次
襄陽習鑿齒字彦威爲荆州主簿從桓宣武出
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
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
上帶絳綾香囊
外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輙死後有渤海陳
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
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

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
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
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
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
冐取之物遂跳踉匐匐作聲外人聞持火入
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
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
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
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

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
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
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
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白
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
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
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
既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
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

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剨然
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
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权與諸侯謀殺斐會
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
曰未及白音姦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
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
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搜神後記卷九

搜神後記卷十

晉陶潛撰

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渚次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鮧魚女以己所生甚憐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爲破阻小者爲撲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

亦舉頭望母良久方去經年後女亡三蛟子一時俱至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嘷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當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旱禱之即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

大蛇偷食苟遂以鈒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鈒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

一丈著黃不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剋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蔽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蛇即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慎勿復來來必爲禍

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讎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晉太元中有士人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遣發又令女乳母送之既至重門累閤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蛇眼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七日漸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江水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季龍攻陷毛寶棄豫州赴江者莫不沉溺於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游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甲六七尺既抵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回

首視此人而沒

搜神後記卷十終

異苑十卷

（劉宋）劉敬叔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異苑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爲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又稱嘗爲劉毅郎中令、以事忤毅、爲所奏免官。今案書中稱毅鎮江州、禍躁愈劇。又載毅妻爲桓元所得、撫寵有身。多書僞誑毀之詞、則震亨之言當爲可信。惟書中自稱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以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考之、時方以驃騎將軍領荆州刺史、與敬叔所記相合。而震亨傳中未之及、則偶疎也。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書經籍志所載相合。劉知幾史通謂晉書載武庫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飛去、乃據此書載入、亦復相合。惟中間太平御覽所引傅承亡錢一條此本失載。又稱宋高祖爲宋武帝裕、直舉其國號名諱、亦不似當時臣子之詞。疑已不免有所佚脫竄亂。然核其大致尚爲完整、與博物志述異記全出後人補綴者不同。且其詞旨簡澹、無小說家猥瑣之習、斷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詩中陶侃胡奴事、據世說新語但知爲侃子小名。勘驗是書、乃知別有一事。甫之援引爲精切。則有裨於考證亦不少矣。

異苑題辭

戊子歲余就試臨安同友人姚叔祥吕錫侯諸徐賈檢書簏卅山積每抽一編則飛塵嚏人最後得劉敬叔異苑是宋紙所抄三人目顧色飛即罄酒貲易歸各録一通隨各證定訛漏互録簡端未幾錫侯物故叔祥游塞余亦兀兀諸生間此書遂置爲蠧叢又十年爲戊戌下第南歸與友人沈汝納同舟出示之復共證定百許字遂稱善本余問語叔祥何當令錫侯見之不更快耶相與泫然久之考南史宋書通無敬叔傳因裒其事之散在史書者爲小傳俾讀者有考焉已亥六月望武原胡震亨識

劉敬叔傳

劉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穎敏有異才起家中兵參軍司徒掌記義熙中劉毅與宋高祖共舉義旗克復京郢功亞高祖進封南平郡公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國郎中令既而有詔拜南平公世子毅以帝命崇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于廐中使人將反命毅方知之謂敬叔輿禮故爲此慢大以爲恨遂奏免敬叔官及毅誅高祖受禪召爲征西長史元嘉三年入爲給事黃門郎數年以病免太始中卒于家所著有異苑十餘卷行世

異苑卷之一

宋劉敬叔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郭云虹爲雩俗呼爲美人

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須臾翕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拔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

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衡山有三峯極秀其一名華蓋又名紫蓋澄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一峯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清響亮徹一峯名芙蓉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耒陽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大聲震其清激及至峯頂見一人箕踞其上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卒生忘形則不能躋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

其山石上猶有佩迹存焉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于川夜半聞水中有弦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時聞鞞角聲甚亮

凉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開何容中道鑿破壁掘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舡長數十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遂獲泉源或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瀆皆竭唯此巨流焉

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吳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堰水速竭若見巨鱗慎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可發明往尺水翕然而書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剖而治之見昨所祭餘食充溢腸內須臾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於今猶名此湖爲五百陂

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常先禱祭以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衆侶忿怨棄業將罷其夕並夢見一老公諸君且可小停要恩其宜夜忽聞有跳躍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刲以爲膾頗獲百簿故因以百簿名瀨

昔吳隸爲魚寒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隸云晚有人負攻寒切勿殺隸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群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爲飛魚徑

晉陵曲阿縣郭[illegible]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illegible]一歲輒死

潯陽某格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涌沸故曰沸井於今猶然亦曰沸瀆

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往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磚隱起作龍形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蠻人入穴見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河東常丘侯字伯恭常征沃沮使至海東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長三丈

異苑卷之一

異苑卷之二

宋劉敬叔撰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或作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

策文也檢校果然

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劒孔子履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劒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尋陽龍淵人今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籍岸□□□□□成土

晉義熙中□□□□□鄱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銅鐸自行□□而行持歸以示猶逐擔後逸下荆州無鄂北乃[一作]忽風雨有叫聲火光燭天從來趙船失鐸所在

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舡金下者六三尋何用長宜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晉時錢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船每有采者輒漂沒擾船而不可禁常鳴鼓錢塘江頭浚浪如後有船吏竟剪能相制伏及剪死遂於大

湘□人和中會稽山陰縣起舍□□人船船

中有錢皆輪文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埒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晉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馬走自□賢道截取到化為銅馬入門又變成大鐸

西河有鐸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悽愴

越雀門會元縣有元馬河有銅舫船河畔有祠中有翠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長山本郭大夫採藥溪澗見二銅釜出流而下取之而歸有頃從溝中銅響乃躍出自然作聲郭懼遂蓋此中埋之而後買答與人買載出為貨船無載自□□所在

上黨從光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以置磨之陽間出中有蔡掘得一狸長可尺許屋棟閒乃自滿升米如此三年兒後不息米

陵陳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往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後得來遂為富兒銀銀作

器貨賣倍售徐家市者隨以破滅

永康下瓣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瓣惟所以求之度錢千婦孫氏覘二黃鳥鬬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白城苟[一作]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illegible]過[illegible]之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秘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石城內有井[illegible]食其實[illegible]取足[illegible]

[illegible]

陽羨縣小吏[illegible]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歸床頭至夜化成女子

河內司馬元龍元嘉中爲新淦令[illegible]官月日設祭[illegible]化而爲鳥

晉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晉太元中南郡州[一作荊]陵縣有叢林一年忽生桃李柰二種花子

[illegible]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illegible]於滿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可食之[illegible]矣

[illegible]有人[illegible]足皆具

元嘉四年[illegible]道先[illegible]竹林忽生

[illegible]

漢安帝[illegible]有瓜異處同蔕其生

瓜[illegible]以爲嘉瓜

晉武帝太康八年六月[illegible]生瓜二[illegible]一實

晉[illegible]有趙王[illegible]具[illegible]背

[illegible]有[illegible]趙王行海[illegible]於角中作[illegible]

有[illegible]之於水中[illegible]

[illegible]可入[illegible]可食[illegible]人

之[illegible]欲[illegible]者使不可

子243-039

得人有植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鍤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交州諸蕳以葉塗人軀便舉體菌生七日既遍便就朽爛肌肉消腐

隋縣永陽縣名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為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物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異苑卷之二

異苑卷之三

宋劉敬叔撰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答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為鸇所搏教其啄鸇腳僅而獲免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

嘉感即爲滅火

五月五日剪鴝鵒舌教令學人語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鴝鵒舌每教令學人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顧問參軍善彈琵琶鴝鵒每聽輒移時

山鷄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爲之賦其事（其事一作甚美）

晉義熙三年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驅逐不去有獵犬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咋殺犬又噉其肉唯餘骨存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以應之

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鷄愛

養甚至恒籠置窻間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由此玄言大進

晉義熙中羌主姚眺於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雄鷄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於九皐養之此溝

傅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益陽止主人夏蠶舍中忽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蠶女頭乃起扳取便聞有虎到戶而退尋見向老母標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鄰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即格殺之同縣黃期具說如此

彭城劉廣雅以晉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亭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戶前手執戟布於地上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來闖跳入踰越人[illegible]而去

晉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彷彿見一女子

因出齒相調便變姮入草中姮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姮著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惟見虎跡旬日虎送姮下著門外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鱷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永初中邵都衆爲其所臥於山谷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衆中有展轉以手挼之復大聲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側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熊無穴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臥其藏內餘伴鼓挾隱在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縛其子

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元嘉初青州劉憣射得一麞剖腹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憣從至藪突須臾復還倒如此三爲憣密求此種類治傷痍多愈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過一象以鼻卷之遙入深山見一象腳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蹌蹌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污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歸本處彼境田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爲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見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

晉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遣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淹淚瘦瘠

徐星爲桓容沖所襲單騎馬墮而落潤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因躑躅臨潤垂鞍與星星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星援之得登岸而西走廬江

晉隆安初東海何澹之廢入關中後還得一犬

一壯大非常每出入輒已知處濟之後抱疾大
亦疾尋及於亡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
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
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
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也得沙門
呪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
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異苑卷二） 六二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
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有之
㹢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羣驚
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
亦汚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
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
易之俗呼爲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前廢帝景和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雨南

隴夜有大鼠形如狍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
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食食之水
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腳捧青紙囊囊
有□寸許置奴牀前啾啾狀如欲語從
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
呂慶祖常往野行□□遂被殺之
貂出句驪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形貌類
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
皮以刀投穴中此物夜出穴留皮刀邊須人
將皮去乃敢取刀
（異苑卷三）
哭
□□臨海有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面
有毛此將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
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蚑知
而呼之即當自卻耳一名曰超空可兼呼之
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
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
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爲害
山中見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

出書藏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非常乃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丹陽從此遂爲富室適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貲日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知神能致矣

晉大元中東陽國吉七佛屋簷下有一物出頭如龍有法獻道人迎而觀之於是吐沫噴酒氣若雲霧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殷若小雷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爲業居室內地忽自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鄰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小頃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趙牙行船於閶廬見水際有人提人牽不動才往舉得之以著船船被挫變爲龍浮水而去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 死 作 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焉爲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

荊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極深常有蛟殺人浴汲死者不脫歲月平中陳郡郤遐字應遠爲襄陽太守素勇健乃自入水覓蛟得之便舉拳與右岸欲斫殺男語云蛟是神物當悉殺之今可咒令勿復爲患遐咒而放焉自是遂令絕無此患一云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勇冠當時於後遂無蛟患

粵岡中牟縣家山上有古塚久已欲架屋者輒見大蛇長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新野蘇卷（券）與婦佃於野舍每至飲時輒有

一物來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大
異而飼之遂經數載產業加厚婦後密打殺
即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爲飽少時而
死
晉中朝武庫內封閉甚密忽有雉雊時人咸謂
爲怪張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即使搜庫
中帑側果得蛇蛻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
媒屢雊野雉亦應試令尋之所應者頭翅已

成雉半身故是蛇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
成上枝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常伐餘
遺竹見一竹竿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
竹爲蛇蛇爲雉也
丹陽徐𢘂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
文色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
之以是貲業日登經年忽自失忠及二子
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凶唯龍乎

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
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
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抱朴子云
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吳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
以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
之擔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
宵中樹忽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

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
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
我之徒計從安簿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
爾樹寂而止既至建業權命煮之焚柴萬車
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樹乃熟獻者
乃說龜樹共言權使人伐桑樹煮之立
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
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

百餘黃龜從其後二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其隨逐即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臛食之須臾暴死惟不噉者無恙

鮎魚尾者魚欲產鮎輒以頭衝其腹鮎魚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為衆魚之生母也

晉義熙五年盧循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事平之後人往蔡州見死人髮變而為鱣

今上鎮內參軍與司馬張邈過河際有一棺棺前有髮衆試令撥看都是髮亦有未即化者一皖石生以秣潘沐死則髮變為鱣又昔有人食不能無鱣死後發棺舡滿棺中舡即鱣也

司馬休之遣文武千餘人迎家人達南郡值風泊船上岸伐薪見聚肉有數百斤乃割取還以猪羹之湯欲熱皆變成數千蝦蟆

蝴蝶變作鰕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晉明帝常欲肆眚閉而不洩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詔喧然已徧矣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為叩頭蟲也

縊女蟲也一名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縊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為蟲故以縊女名蟲

異苑卷之三

異苑卷之四

宋劉敬叔撰

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并於魏

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母居至孝篤性種瓜為業忽有三年少容服妍麗詣鍾乞瓜鍾為設食出瓜禮敬慇懃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欲數世天子鍾

曰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為鍾定墓地出門悉化成白鵠一云孫堅喪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為監丞鄰黨相送下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為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沙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嘗刻鄴宮屋材一作柱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及晉惠帝幸鄴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一云及晉惠帝幸鄴作營宮矣

王敦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躬往覘之敦時晝寢夢日環其城乃卓然驚寤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陽令在帝前禱至三更忽有黃氣自西南來逝室俄而夜幸李太后而生孝皇帝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鞞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

石勒為郭敬客時冀國有讖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為襄字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襄國

石勒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比軍至而冰自泮舟楫無閡遂生擒曜謂是神

靈之助命曰靈昌津

晉時長安謠曰秦川城中血沒踝惟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內殲破浮血飄舟張軌擁衆一方威恩共著

涼州張駿字公彥九年天雨五穀於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

涼州張祚僞和平中有神見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言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宋武帝裕字德與小字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將亡乾涸彌載及天兵薄伐一作北伐乃激洪流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酒唾吾漿飧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墳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冢壁收其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晉武帝太康九年五月宣帝廟地陷裂梁無故自折凡宗廟所以承祖先嗣承世不刊安居推陷是殄絕之祥也

晉惠帝時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歎曰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自後蕃臣搆兵洛陽

失御后爲劉聰所殞
晉永嘉元年車騎大將軍東瀛王司馬騰字元邁自幷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皆缺騰以爲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得食未幾晉遂大亂騰後爲汲桑所殺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

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
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鼙角之音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撥經案是歲帝崩天下大亂晉自此而衰
晉孝武太元末有讖曰修起會稽其後盧修果從會稽叛
晉義熙十一年京都火災大行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時王弘守吳郡晝坐聽視事忽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遂集南人家屋上須臾火遂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始火之家識者知晉室微弱之象也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皇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見一狗有兩三頭者皆前向亂吠無幾有孫恩之亂

晉海西公時有賈人會因藏殭斂有一手聞在衆骨之中脩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尋爲桓大司馬所殺昔傳藏殭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卽有人夢中謂虜曰龜十一千六百歲而

綏綏必妖與亡國之徵也未幾爲謝玄破於
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

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
皝明晨復去値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
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甕
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
羌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

佛佛虜佛佛虜佔夕凶虐暴惡常自言國名佛佛則

是佛中之佛尋被震死既葬而復震冢中霹
靂出其柩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凶逆而然
也國少時爲涉夫所斃元嘉十九年京口霹
靂殺人亦自題背

宋用張定字安遠夜寢忽見屋梁間有人像無
頭文而乃滅定甚惡之尋爲左右所害

盧龍將寇亂京師望白日十丈尤在蘆竹柱雄
竹梢未幾而敗

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卧一
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後爲刺
史度之所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
而文帝爲元凶所害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
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相者
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若徹于上
位在無極侃以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
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桓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
宜目爲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
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
[illegible]卜中也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
爵之祥

東莞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
中鳳凰集其庭有人皐蘇謂之曰子必協贊
大[illegible]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
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
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位極人臣
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
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
外獲全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
人出齊長尺餘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
門良久乃盡則見數頭蓍占筮者云吾子當
至刺史後朗歷蜀青廣三州

晉賈謐字長淵充子也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
震謐齋屋柱陷入地壓毀床帳飄風吹其朝
服上天墮有丈久之迺墜于中丞傘又蛇出
其被中竟謐明年伏誅
晉孝武太元元年劉波字道則移居京口昔經門
舒風外悒吃以問居風見一狗蹲地向而鳴嗥
畢自大波隗孫也後爲前將軍敗見殺
晉太始中豫州刺史沈城劉德頻領青陽住內
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擧宛看戶內是
丈夫露髻團面向內人驚旣把火搜覓了不見
人劉剛明年竟被誅
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曰亡
各持兩指後相謂曰一人爲兩兩指爲及敗
北伐戈兵甲兩手各持一指象首而奔
晉安帝義熙中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嘗照鏡
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
元帝永昌元年丹陽甘卓將襲王敦旣而中止

及還家多變怪自照鏡不見其頭乃視庭樹
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先時歷陽陳訓私謂
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盻刀又
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
領兵則可以免至是果爲敦所襲
東海謝安字安石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
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
易是月而薨
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繫弓射之女

卽軒雲而去明年被害

義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將敗月朔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復還登床尋而弟三兒綏懷貳伏誅

晉隆安中高悳清爲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更相齧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瘧疾數日而亡

晉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床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爲義師所殺桓振玄從父之弟也

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惼慄遑劇及後荊州益復怏怏嘗伸紙作書與尚部將任充儲兵作逆忽風展紙不得書與郎人人皆見遂吹紙入空須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爲桓南討毅敗擒斬

永初中北地傅亮爲護軍兒子於住府西齋夜忽見北窗外樹下有一物面廣二尺眼橫豎

狀若方相珍迭遞以被白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

元嘉中高平檀道濟鎮尋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歔欷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爲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齧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舫艑勿加斲斧工人競捩兩頭指以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咎因延約加斲斫兆先搆矣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己欲喚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騭所居諸云陽州南是鬼營清溪青楊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東海徐羨之字宗文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收[illegible]竟以凶終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

文帝元嘉四年太原王徽之字伯猷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炙乃大驚愕及爲日視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彭城劉敬宣字萬壽嘗夜與僚佐宴坐空中有擲一隻芒屩於座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

宋國寺道豫元嘉中其家狗卧于當路豫蹴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蹋我未幾豫死

丁伯玉作東陽郡當正燒火有雞從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燋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庾仲舒爲司空在廣陵城北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仲舒惡而焚之猶自數生府州多相傳示張劭宿暴疾而死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床血色淋漓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飾中忽有大蟲謝遂被誅

謝晦在荊州見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乃紙盤須臾而沒 闕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二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相繼

新野庾定妻毛氏當于九月五日懸蔫忽見其三歲女在牀上倒懸空中便滅女與形在別

床如故不旬日而夫世傳仲夏忌移床

異苑卷之五

宋劉敬叔撰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一作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婿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瘞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着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沒溺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商旅經過若有禱請則一時能使湖中分風沿泝皆舉帆利涉無虞

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晉中朝有質子將歸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即是也君至但扣藤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沒尋還云河伯欲見君此人亦不覺隨人往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

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
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
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
雄夷獠氏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所破之
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
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
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
柯郡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

生甚重之求為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
子為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
祠即其神也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為劫盜
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吏
李瑀義熙中遭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
恩拔銀釵為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
剖腹得所願釵乃知事靖散
晉永嘉中吳郡伍員廟吳郡人叔父為亭郎在

洛但京都傾覆歸途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
進既投奏即日得渡
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
平上幘自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
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
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
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語嘗默坐侃一
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
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晉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也真為桓宣武
所誅便失所在靈帝太元中形見于丹陽求
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
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獸即絕今
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風雨忽至
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立都於廟後見一物
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雙
之神為是物憑也
[illegible]

頭鳥嘗栖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
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
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
經日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晉隆安初縣人
掏伯道為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灣覓載見一
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俯聞有聲
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
伯道拜謝而還

異苑卷五　四

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
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
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
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晉義熙中庾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
徑來上車云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
人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
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口而去臨別語道施
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因贈銀鐸一

雙而滅（雙或作環）

晉時信安鄭微（微 作）年少時登前橋彷彿見一
老翁以一囊與微云此是君命慎勿令零落
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忽失所在微密開
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雖家人不之知也後
遭盧龍寇亂恒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
八十三病篤語子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
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絕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
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者悽愴杜
氏嘗夢鬼子母遑遑涕泗云凶人將來婢先
與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
畢加服影象焚剝而後去

異苑卷五　五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為大婦所
嫉（嫉 作）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
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
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
亦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

便是神來奠薦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

蹤不住能占衆事十未來一雜藝又善射

釣好則大儺惡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

試往後便自躍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顛了無

危懼顧曰我應為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

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

然輕越極睇乃没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

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剡縣白鄉有楊郍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

酒後借求入大道遇燕郡樓無隴諳稽其至

神合燒神座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

閣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聲云汝故不還

楊明府扇耶言畢廻騎而去隴遂得疾病死

晉武太始初衛南惠明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

山下有項羽廟相傳云羽多居郡廳事

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

曾為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未

几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旣

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殞

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吳出張舒忽見一人

著朱衣平上幘手[illegible]如汝可教

便隨我去見素絲繩長擲來下舒上繩乃

造人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

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

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財舒亦不受之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會稽餘姚錢祐夜出屋後

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

一官府入重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illegible]

左右侍者二十餘人謂曰[illegible]使汝知[illegible]

之[illegible]令虎迎汝[illegible]也留十五日[illegible]

[illegible]受[illegible]

不知[illegible]人[illegible]出門乃見[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出自張文成[illegible]

[illegible]不失一[illegible]

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
忽遇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
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歷陽石秀之倏有一人著平巾幘稱鄂之云聞
君巧伴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
自陳云劉政能造其人乃去數旬而劉殞石
氏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斃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輙滿
溢有估客載生鱓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

以為狡獪村民見之以魚鱓非樹中之物咸
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
遂名鱓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
後估客返見其如此即取作臛於是遂絕
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覘
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著水
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
刺字不可識心怪其常出定乃造此人言侃
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匡相故來相看於是脫

衣帢服仙羽升霄而騰颺
晉太元末湘東姚祖為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
數年少並執筆作書祖謂是休息乃枉
道過之未至百許步少年翕然飛颺遺
一紙書在坐處而數句古時字自後皆鳥跡
一作
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嘗登嶺見二人坐於山
巖石飲公索之一人乃與一小杯公飲之遂
醉後常不食亦不饑

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
蒱遂下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
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
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
岫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
靈氣不覺斂衿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即效而
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
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

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
沙門釋慧遠棲神廬嶽常有遊龍翔其前遠公
有奴以石擲中乃騰躍上升俄而風雲遐邁
公知是龍之所興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
於是霹靂迴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除
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江陵四層佛寺永初二
年卒弟子為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沙
門道賢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
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

曰君昔日食肉美否曰美熾曰我生不能斷肉
今落餓鬼地獄道賢懼譬未及得荅熾復曰
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
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嚙熾而
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
靈味寺自建康鍾山寺移來永初三年沙門法
意趣造先未有舊處沙門莫顯名迹嚴棲谷
隱常在鍾山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隕谷振
林薄明日後行惟見清泉湛然聚徒結宇號
曰靈味
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宋元嘉中亡將葬稱未
閉棺其從兒筍之來會靈斂視之但見雙
履在棺中云
元嘉中丹陽多寶寺佛堂作金剛寺上奴婢
惡晨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長壯五色綵
衣持小刀挑目睛數夜眼痛於今永盲
汲郡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長齋非
道不行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

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
前乃是天鉢中滿香飯眾並肅然一時禮敬
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饑此鉢猶云
尚存士度以惠懷之際待道
太原王玄謨字彥德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
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
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
忽傳呼停刑
潯陽僧融篤學守節遊食於廬江縣之霍山

構立茅屋孤住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泉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羣岡嶂植其菴舍去石盂隔一小澗日夕往還以木爲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羣水不得過欲舉錫杖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遂絕水經數日死臨死向人說年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異苑卷之六

宋劉敬叔撰

晉宣帝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帝呼曰彥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祟少日遂薨初陵既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唯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

晉夏侯玄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坐上脫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魚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亂軍還世宗祖而無子後有巫見帝涕泗云國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玄以時望被戮

晉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漸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晉義熙南陽人劉濮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殯殮畢夢此人來謝

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服其能無以酬抗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爾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說陸雲獨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雲時飢乏因而詣前至一家牆院甚整便寄宿見一年少可二十餘丰姿甚嘉論叙平生不異于人尋其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問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還望前處止是一塚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乃大怪悵

晉永嘉中朱彥居永寧披荒入舍便聞管絃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殺其犬彥素膽勇不以爲懼卽不移居亦無後患

晉永嘉中李頤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悉寢唯頤獨抨彈未輟便聞窻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頤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

劉聰建元二年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爲致淸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晉太元中桓軌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

姓陳兒道生隨軌之郡墜瀨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蹔還母哀至輙有一黑鳥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從此便不得復哭

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會國孔氏嬿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産産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汝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致劬不復堪經少時而絶

晉騶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猛婦舉手指撝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猛乃得免

晉新野庾紹之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情好綢繆桓玄時庾爲湘東太守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一小兒通云庾湘東來須臾便至兩腳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荅云蹔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耳協問鬼神之事紹輙漫畧不甚諧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執杯還置云有茱萸氣協曰卿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乃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晉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艶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佳貺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爲伉儷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女家宿至三更竟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爲蝴蝶繽紛飛散忽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晉義熙中高平檀茂崇喪亡其母亦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執酒甁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突屬

上承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毋流涕驚覺果於
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義熙中長山唐邦聞扣門聲出視見兩朱衣吏
云官欲得汝遂將至縣東岡殷安塚中塚中
有人語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邦敕鞭
之遣將出唐福少時而死
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輌之家有鬼歌子夜殷
允為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晉太元中吳興許沈作寂之忽有鬼於空中語

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
走車為壞寂之有長刀乃以攝置甕中有大
鏡亦攝以納器中
晉元興中東陽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從其
妾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幘所出之埔甚滑澤
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
疾癰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果得
虎陰尚餘煖氣使兒炙噉癰即斷絕公常使
董梳頭髮如野猪毛牙之後請祭酒上章於

是絕跡乃作沸湯試澆此埔掘得數斛大蟻
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
金一餅求以易刀及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
察向金乃是牛糞訝此乃牙之家鬼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
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宿
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
曰欲進路礙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
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居一室慮其夫至不

敢安眠女曰何似過嫌保無虞不相誤也為
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
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
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遊俱起執別
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無期以指環一雙贈
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
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
如故
南中關鎮兵　在姑孰　便有鬼附之經

吻吻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每占吉凶輙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事有驗時郄倚爲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予爲國郎中親領此土荆州俗諺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昔有老姥雨夜紡績輙失其鋖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擒去戶外即有應聲言暫借避雨實不偷鋖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累無所見鋖亦尋獲

異苑卷六　八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言不忍也旣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虔作歌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輙作花上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辜異辭惟

瑯琊王凝之字叔平妻右將軍夫人謝氏奔之女道韞頻亡二男痛惜過甚哭涕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鎖械慰免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垂哀憐可爲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瑯琊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爲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既窆之反虞與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嗔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騁之云非爲永葬故不具儀耳

異苑卷六　八

沙門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尺毾㲪光彩耀目作百種形象又有沈香八尺板床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談爲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乃殺而籍沒家財焉法存死後形見於府內輙打閤下鼓似若稱寃如此經日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邵之比至揚都亦喪

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後還其婦來喜閒體

有鞭痕而脚著鎖問云有何過至如此答
曰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
陵郡顏延之字延年有愛妾死延之痛悼甚至
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
懼墜地因病卒
永初中張驥於都喪亡司馬茂之往哭見驥憑
几而坐以箸刺粔籹食之（音巨籹音女）
元嘉二十六年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入廨
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
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
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
悉得時病既而漸差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
得乃去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
嘯對月鼓琴於劒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
衣紫羅之衣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
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玉耶遂
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

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
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忽不見乃在一
大陵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
魏累官青州刺史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
嫗頭戴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
立還家敘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
杪鬼狀遇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
辟惡此其驗也
元嘉中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見一鬼長
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來招元慶恍惚
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聞空中云是我
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中敬書忽失所
在鬼於梁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爲補治王
家嫁女就張借[illegible]鬼求紙筆代荅張素工巧
嘗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元嘉中潁川宋寂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遂爲
寂驅使欲與鄰人樗蒲而無五木鬼乃取刀

斫庭中楊枝於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

元嘉十二年長山郭悖病亡後孫兒見悖著幘布裙在靈牀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將去二小鬼挺樸在門可就取也孫求樸即得又云汝叔從都還得鋥䥽鉼可試取看便以呈之仍以兩鐵柑加蒼蒼作聲語孫曰我無復歸緣從此而絶

黄州治下有黄父文作鬼出則為祟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絶

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美色宋孝建年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形長丈餘胸臂皆有黄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呼為黄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為石或為小鬼或為婦人

或如鳥獸足跡或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也

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方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輸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窻中見鬼大笑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進館數日歎云徐叔寶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於是遂絶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祠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擗撃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瀝黄稜引弓射之應弦而滅形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illegible]家人[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隱地淹

沒經日反從屋上跋行就婢乞食閑所投之
頓造二升經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
羅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
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
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汚著
曰食汚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
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
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氈誦呪文見諸鬼
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

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
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
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
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探喪哭泣
荅吊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胡[illegible]
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卹其叔喪叙致哀
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
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
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自婢座於此遂絕

何無人[illegible]是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柳樹上
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殺平蹔軍北征首尾
三載死樹欻自還立於故根之上又聞樹巔
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illegible]殺
此樹已復有光輝平尋復歸如見

異苑卷之六

子243-067

異苑卷之七

宋劉敬叔撰

漢武帝冢裏先有玉箱瑤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郡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塋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障山而見此異魏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爲謬 一作譌

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爲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墜馬而卒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宅中先有古塚每日作茗飲先輒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二百餘年謬蒙惠澤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遂覺明日晨興乃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兒並有慚色從是禱酹愈至

晉陵安中顏從嘗起新屋夜夢人語云君何壞吾塚明日牀前亟掘之遂見一棺從便爲設祭云今當移好處別作小塚明朝一人詣門求通姓朱名護列坐乃言我居四十年昨蒙厚貺相感何如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僕巾箱中有金鏡願以相助遂於棺頭巾箱中取金鏡三枚贈從忽然不見

晉司空郗方回葬婦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冢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塚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冢發聞鼓角聲

潁川諸葛闡之邏明墓在揚州新蔣山之西每至陰雨塚中輒有絃歌之聲

朱文繡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梁繡既死子鍾
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有雞山繡葬於其
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爲
雞鍾魂化爲雉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
曰雞山別飛雉雉澗和清音
武昌賊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間占者云有王
氣宣武伐鉞處 作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
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
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響發長川

熙後嗣淪胥殆盡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塚青州人開齊
襄公塚並得金鈎而屍骸露在巖中儼然茲
亦未必有憑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
具僵屍人肉堪爲藥軍士分割之
海陵如皋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見一古墓有
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
十載三月墜于懸巘和盃從潮漂沈輙泝流
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共而收之見一老姥
年可七十許皤頭著徒髻髮皓白不如生人
釵髻衣服粲然若新送葬器物枕履悉存護
乃齋酒脯施於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
獲名既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形骸飄露
今以值一千乞爲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
得即用改斂移於高阜
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冢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
廣數尺每旱不竭有人於其中得銅釜及鐘
各一又云江都郡東界有黃公墳三所陰天

恒聞有鞞角之聲
即墨有古塚或發之有金牛塞埏門不可移動
犯之則大禍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
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
爲人發露乞爲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
有白骨脛長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
來投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正妙
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爲中散大夫後爲

鍾會所譖司馬文王誅之

晉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推（一作雅）曰君當爲大郡守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故爲大郡然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値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而取其郡

鄧艾廟在京口新城有一草屋毁巳久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

也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鄧廟爲立茅屋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遂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巳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

陶侃夢生八翼飛翔沖天見天門九重巳入其八惟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閽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驚寤左腋猶痛其後都督八州據上流有闚窬之志每憶折翼之祥抑心而止

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云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嶠甚惡之未幾卒

苻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行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

也堅不從卒以敗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

晉武太元二年沙門竺慧熾夜夢讀詩五首其一篇後曰陌南酸棗樹名爲六奇木遣人以伐取被還柱馬屋

太元中太原王戎爲鬱林太守泊船新亭眠夢有人以七枚雞子與之置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雞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晉荆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
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
自去耳
晉義熙初烏傷黃蔡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
物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如大手引弩
射之應絃而中便聞從流奔將波浪砰磕不
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處名爲竹落岡去
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射箭
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

死於此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讓之
曰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横見殺害怨
苦莫伸逮時覓汝今始相得既瘖患腹痛而
殞
晉太原郭澄之字仲靖義熙初當爲長民欲取
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
之反自廣州長民以其無先告因賜私忿收
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
烏角如意與之雖是瘖中殊自指的既覺便
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
恙後從入關賫以自隨忽失所在
義熙中商靈均爲桂陽太守夢人來縛其身將
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
當取之耳商甚惡惆悵永初三年除衡陽守
知冥理難逃辭不得免果卒官
商仲堪在丹徒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
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
棺逐水流下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以酒

食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一云仲堪遊於江
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
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
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
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
而沒
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查取爲研製形象魚有
道家符誡及紙皆內魚研中常以自隨二十
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

爲二妃所留今復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
詰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
時符讖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雷雨
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後人有過湘君廟
見此魚猶在二妃側

劉穆之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爲吳郡府主簿嘗
夢與武帝泛海遇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二白
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又嘗
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

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老姥問曰君昨夜有
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
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

景平中廣川荀茂遠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
角爲遠巫曰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答
曰[illegible]生於水於是而寤未解所說因復寐又
夢部伍至揚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既成遠
入中自武根小卻見殯殮苻之滯久悵然寤
覺以問母兄爲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殞喪儀
一如其夢

吳興沈慶之字弘先慶帝遣從子攸之賚藥賜
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
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
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遂死
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
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
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
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日

臨川太守謝靈運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
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
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
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異苑卷之八

宋劉敬叔撰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修勵從者六七人遍擾居民欲掩害之即有風雨郡兵不能掩術士趙晃聞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見之乎乃噀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疾至聞室中數十人響應晃擲手中符如風頃若有人持物來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隨復旋風擁去晃語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旁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龜鼈之屬

梁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晉惠帝時為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不疑常白日外戶自閉二子凱模皆驚怖廣獨自若俄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貍而殺之其怪遂絕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奭言調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

延佇如何遇良人中懷邈無緒奭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多魚遂經日不返兄弟追覓至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奭恍惚年餘乃差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岂一作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還入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以門釁同戮

太元中吳興沈霸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惟見牝狗每待霸眠輒來依床疑為魅因殺而食之霸後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耻殺作與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岡上從是乃平

復

晉孝武太元十二年吳郡壽所道志邊水為居渚次忽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盈拱試共伐之即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鵝叫兩音相應腹中得一卵形如鴨子其根頭似蛇面眼

吳郡岑淵為吳郡時大司農卿碑注在江東湖西太元中村人見鼉載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著腹下

晉太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麾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餚宴樂數年其弟晬之聞屋內群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戶出惟餘一者隱在角邊晬之還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篢中有人晬之即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瘥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復

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齎父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豔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貍乞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

晉義熙中永嘉松陽趙翼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二息所在經十日自歸空中有語聲或歌或哭翼語之曰汝

既是神何不與相見荅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壁絕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下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廁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掛其莧上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

死
高祖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性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春以為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與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

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慟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元嘉初建康大夏營寡婦嚴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荅曰我華督造府徑沿西墻而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為鼉察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為魅殺之乃絕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𧙕（一作中）來就其寢每（一作）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阜螽交久）

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蒓徑前投醜奴舍寄住因臥覺有臊氣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外變為鼉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之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床就琅便燕昵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

壻才云離情踟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當時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元嘉十九年長山留元寂曾捕得一狸剖腹復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爲怪以皮掛于屋後其夜有羣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無他

餘姚縣倉封印完全既而開之覺大損耗後伺之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密令毀龜口於是不復損耗

瑯琊費縣民家恒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扃鑰爲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澤有蹤跡乃作繩彄放穿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髻長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永康留詞夫與同里獵於遠山見犬吠深茂處異而看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象然而緇齒落通身黃服裁能動搖因問爲是何人而來在此血云我有三女姿容兼多伎藝彈琴歌詩閑究五典壽夫等共縛束令出女公曰我女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與不可得來請解我繩當呼女也獵人猶不置俄而變成一獸黃色四足其形似麞又復似狐頭長三尺額生一角耳高於頂而如故壽夫等大懼狼狽放解倏忽失處

晉廣州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爲鬼所枉殺按生籙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爲夫婦生一男一女

鄱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門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

臨海樂安章沉一作沈年二十餘死經數日將斂而蘇云被錄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年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託沉與主者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腳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沉共宿嬿接更相問

女曰我姓徐家在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前倒棗樹即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沉先為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寢嬿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為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賜

韶鄒生齊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詳觀影而去勿返顧勿令婿見必生男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產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為將今猶存名胡兒

元嘉中高平平丘孝婦懷妊生一團冰得日便消液成水

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腳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太原溫盤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

丹陽縣慶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黑牙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死母無他異

長山趙宣母姙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安

劉毅討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送與玄
玄寵擅諸姬有身及玄敗郭還逢產一兒一
鼠毅怒殺兒鼠走枯莽中其後郭病死方殮
鼠忽來跳入棺內
元嘉中沛國武源之妻林氏懷身得病而死俗
忌含胎入柩中要須割出妻乳母傷痛之乃
撫尸而祝曰若天道有靈無令死被拏裂須
臾尸面赧然上色於是呼婢共扶之俄頃兒
墮而尸倒

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食松柏
實遂不復肌舉體生毛長尺許亂離既平魏
武聞而收養還食穀齒落頭白
吳天門張其一作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
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烟火須臾見一人形
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猿與語不應因
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復送故處
晉咸寧中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獵爲業
嘗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蹶然而倒化成白鹿

兒悲號鹿跳躍遠去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
復弋獵至孫復習其事後忽射一白鹿乃於
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幷有其祖姓名及鄉
居年月在焉覩之悔懊乃燒弓矢永斷射獵
晉太康中滎陽鄭襲爲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
狂奄失其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
漓問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
以執鞭之士不堪虓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
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一作違
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
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
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
依山爲居至林麓即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一
足即成其尾也
晉太元十九年鄱陽桓闡殺犬祭鄉里綏山煮
肉不熟神怒即下教于巫曰桓闡以肉生貽
我當謫令自食也其年忽變作虎作虎之始

見人以斑皮衣之卽能跳躍噬逐

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絶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殮畢覺棺空卽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

元嘉三年邵陵高平黄秀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荅云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兒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熊矣

陳郡謝石字石奴太元中少患面瘡諸治莫愈參日環其城乃自匿遠山卧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除既不見形意爲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元嘉中章安有人噉鴨肉乃成瘕病胷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瀋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啄翅皆已成就惟左腳故綴昔所食肉瘕遂瘥

山陰有人嘗食牛肉左髀便作牛鳴每勞輙劇食乃止

有人誤呑髪便得病但欲咽猪脂裴旦時見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鉤爲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惟髪在焉

異苑卷之九

宋劉敬叔撰

後漢鄭玄字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寢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傾墨汁著內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

從此而歸玄用免焉一說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免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之卜曰當在西面窮墻中可視諸丘塚中牛當懸頭上向旣而果得婦人反疑輅爲藏已牛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

洛(或作縣)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何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中書令紀玄龍輅鄉里人也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苦頻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引留

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宿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持刀出門外倚兩薪積閒側立假寐忽有一物直來過前狀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便死視之則狐也是主人不復有災

時有利漕治下屯民捕鹿者獲之爲人所竊詣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候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

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
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忽患頭痛壯熱煩疼
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令擔皮肉
還藏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
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
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
當逢一人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
暮果獲於故處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

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
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
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
民來告如輅言
輅嘗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
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携豚一頭酒一壺來候
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
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
驚怖

館陶令諸葛原字景春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
賓客並會原自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
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
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
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
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得食利
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平原太守劉邠字令清取印囊及山雞毛置器
中使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

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
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
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
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
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清河王經字君備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
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
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雀

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
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略
曰吉遷官之徵也頃之爲江夏太守

晉南陽趙侯（一作度）少好諸異術姿形悴陋長不
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地作獄
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
噉者過去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
米在焉會徒跣須屐因仰頭微吟雙屐自至

人有哄其形容者便佯說以酒杯向口即掩
鼻不脫乃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
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
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潁川庾嘉德善於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
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
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且出郭
果有曹郎上墓徑便升車曹大駭呼生驚奔
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
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
共行暮遇雷雨不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竊
意非屋莫宿戒遂負擔楖休巖崩壓停者悉
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
髮爲識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
之忌收髮而止婦慚愧負作乃自沐焉散髮
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人也斬首而去

河間沐堅字堅強在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

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倒斃
堅尋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晉咸寧中南陽新城叟爲淫祠妖幻署置百官
又以水自鑒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儼然百
姓信惑京都翕集收而斬之

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僦船東西遠近雇一斤
時有不至所屆欲減金數舶主便作幻誑使
船底砥折狀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惶
怖還賽財船合如初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
後出民間破宿瘦癖還徵腹內而令不痛治
人頭風流血滂沲噓之便斷瘡又即斂虎傷
蛇噬煩毒臨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鵲
來萃夜呪蚊虻悉皆死僵至十三年乃於長
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
鏁極爲重復少日已失所在

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船往建寧泊
在渚次宵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童因起謂
曰誰敢近陽童者鬼即稽顙云實不知是陽
使者童便勅使乘舡舡飛迅駛有過猛帆至
縣乃遣之

榮陽鄭鮮之字道子爲尚書左僕射女腳患攣
癖就王僕射僕陽請水澆之餘洗庭中枯棗
樹樹既生女脚亦差

異苑卷之九

異苑卷之十

宋劉敬叔撰

介子推逃祿隱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
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
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

田文母嫛也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母私
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遂放父曰不舉五月
子何也父云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
受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
其戶耶父知其賢立爲嗣齊封爲孟嘗君俗
以五月爲惡月故忌

魏安釐王觀翔鵰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鵰之飛
視天下如芥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鵰
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
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
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攻獄鵰安知大王之
惡此也可謂知有用之鵰烏未悟無用之鵰
烏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

然飛去莫知所之鴉一作鵠

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興欲令聾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孝以彰其行跡云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緣一作循江號

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陳留蔡邕字伯喈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晉虞宇幼安避[illegible]後還泛海遭風船垂傾

沒寧濟思良久曰吾嘗一斫朴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魏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于沈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渡遼鮮于輔進曰醉客謂清酒為聖人濁酒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由是得免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

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妻郭氏為人妬忌生兒黎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外入喜笑充就乳母懷中嗚撮郭遙見謂充愛乳母即鞭殺之兒恒啼泣不食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晉司隸校尉高平蒲奮字武秋體肥肉潰背裂每至暑夏輒背汗流浩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illegible]奮人惡之悉盛而埋之塋

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燭光

晉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雨雷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懼而放獨自若云微覺有聲不足爲驚

渭陽周虓字孟成晉寧康中鎮于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虓清道虓躬治遠虓謂使者曰煩君與語氐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豬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楚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斂廻睇斷齒鬚髯張列睛瞳明亮廻盻矚堅堅覩而喜稱乃厚加贈賻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斤卽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實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

皎謝

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覓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順陽南鄉楊豐與息名香於田穫粟因爲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頸豐遂得免香以誠孝至感猛獸爲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貸之穀旌其門閭焉

崔景賢爲平昌郡守有惠民政當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任城王六月沈飲忽失所在人以爲中酒毒而化

東莞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太原孫廣頭上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朞喪大功小則小功緦服

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若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亦何足恤須臾火燎資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儡禍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晉陵曲阿揚晚[illegible]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爲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投晚錢多獲免濟晚死後先所埋金皆移去隣人陳家陳嘗夜起見門外忽有自竹萬錢封題是揚晚姓字然後[illegible]物聚散必由天運乎

予嘗以古今怪異之事不可勝紀及讀劉敬叔異苑其備矣然載秦世謠而不及仲舒傳讖之書載禹陵龜而不及禹穴鑄印之類[illegible]得德[illegible]可采而實[illegible]胡以獨[illegible]根[illegible]小[illegible]集害[illegible]于條[illegible]鞠通之琴及郭璞韓友杜不愆筆鍾之異甚悉不一敘不知敬叔意何居也姑存之以俟博覽者　虞爲湖南毛晉識

異苑卷之十

陳眉公訂正還冤志一卷

（北齊）顔之推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還冤志三卷內府藏本

隋顏之推撰。之推有家訓、已著錄。此書隋志不載。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作北齊還冤志二卷。考宋史藝文志作顏之推還冤志、太平廣記所引亦皆稱還冤志、與今本合。則唐志爲傳寫之譌。至書中所記、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目以北齊。即之推亦始本梁人、後終隋代、觀陸法言切韻序、則開皇之初、尙與劉臻等八人同時定韻、更不得目以北齊。殆因舊本之首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遂誤以冠於書名上歟。觀宋史又載釋庭藻續北齊還冤志一卷、則誤稱北齊、亦已久矣。自梁武以後、佛教彌昌。士大夫率皈禮能仁、盛談因果。之推家訓有歸心篇、於罪福尤爲篤信。故此書所述、皆釋家報應之說。然齊有彭生、晉有申生、鄭有伯有、衞有渾良夫、其事並載春秋傳。趙氏之大厲、趙王如意之蒼犬、以及魏其武安之事、亦未嘗不載於正史。強魂毅魄、憑厲氣而爲變、理固有之。尙非天堂地獄、幻杳不可稽者比也。其文詞亦頗古雅、殊異小說之冗濫。存爲鑑戒、固亦無害於義矣。陳繼儒嘗刻入祕笈中、刊削不完、僅存一卷。此本乃何鏜漢魏叢書所刻、猶爲原帙。今據以著錄焉。

陳眉公訂正還冤志

北齊侍郎顏之推撰

檇李 貫芳王體元 蕃伯沈振聲 校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不能留意遂斫數創然始絕尋復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鄉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元崇母陳氏夢元崇具敘父亡及身被殺屍骸流[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長[illegible]悲茹恨[illegible]噓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窗下牀上以頭枕窗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illegible]家號泣便如[illegible]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illegible]一徐徐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夢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達都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

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為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訴怨得[illegible]故也

[illegible]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illegible]中遇天大旱所路艱澁策嘗自出督切軍

中人每見將士多枉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
[illegible]吉[illegible]罵曰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使當受
誅[illegible]須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閭溝渠皆
溢[illegible]免其死策轉忿忌竟殺之自是策
每[illegible]坐常彷彿見吉後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
瘡將差引鏡自照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
[illegible]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illegible]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
[illegible]志　三
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
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illegible]公
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拉桓公
脅[illegible]公[illegible]于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
威[illegible]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
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
歸罪于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
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

見[illegible]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
[illegible]連稱管至[illegible]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illegible]王[illegible]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
吳[illegible]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于餘
杭山之下今適當出之吾上畏蒼天下慚于地
[illegible]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于試呼于前看聖猶
[illegible]有應聲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
[illegible]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嘆曰
[illegible]志　四
[illegible]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illegible]死不反
[illegible]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為
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
兵進[illegible]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為瓘所殺瓘後數
日[illegible]來部從從中疑于指瓘云是奴要當截汝
頭[illegible]人姑臧立張玄靚為涼王自為涼州牧又
[illegible]而自[illegible]未遂[illegible]同車出城
[illegible]牝而忽[illegible]打刺史[illegible]正[illegible]放馬

瑶所放出手輒死有鶴來巢廣夏門獨逐不去自往看之乎墩煌宋混遣弟澄卽于巢所告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為尚書令轉政有疾晝日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福上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為血廐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

後三年澄為張邕所殺晉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魏俊臨死有呪之頎夜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須臾倒地不起左右見俊在旁遂以是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龍引一人是太樂伎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劫十人于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月餘日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

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絶狀若風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始初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為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鎖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為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顗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

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少
帝乎命斬于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
寢疾見琬爲厲遂死
宋齊豫章王嶷薨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
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
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
東邸　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
卿少舊爲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

還冤志　七

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及
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
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既
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所匿
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
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

銀此夢或實乎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
足得相報矣祖仁款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
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
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墜其足
鞭捶殺之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
魏其侯爲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
踈薄無勢黜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甚

還冤志　八

歡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
田蚡爲丞相親幸縱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
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
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燕王太
后女爲夫人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爲人狂酒先嘗
以有忤蚡不肯賀之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
引滿至蚡蚡曰不能滿觴夫因言辭不遜蚡遂
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

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奏其在鄉里豪猾處夫棄市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藉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及出蚡復聞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蚡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論嬰死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守笞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既還姑孰遇疾白日見刁乘軺車導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掇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

河間國兵張鹿經贖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鹿酗酒失色拔刀斫頸斷母紉夕夢經自說為鹿所殺駭問中足極覆寢尋覺之時必雖可得密令往邪起以未還並引其道翻一如所言鹿知事露欲逃叛遂出門輒見經手執鍑刃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為御史枉奏殺典客令萬默默白日見默來殺密遂死

還冤記

晉大司馬桓溫刁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遣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等謀反溫將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郡涓父浩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晞遊溫乃疑之庾倩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

遂殺庾倩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
溫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借
□□□後謁簡文高平陵少欲伏見帝拜□前
□□□□天家國不遺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
□□求覓殷□□在視之又問殷涓形狀答
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
發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
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于三原軍敗襄
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
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
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
相授其見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
容泓為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
罪永固怒殺其郎劉某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
遂聚士眾而自樹置永固頻為慕容沖所敗沖
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
遣驍騎將軍吳忠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
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
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掘永固屍鞭撻
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
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
甚懼走入後帳宮人迎來刺鬼誤中萇陰鬼
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

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
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萇罪願不賜枉後三
日萇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弟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
廢之期入宮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兇狠
猜忌從僕射蔡興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
□日見李嶷蔡興為祟嘔血而死

宋□□□令狀張超與同郡羅頗不和頗以宋元

嘉中爲方輿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金鄉
徒除縣職解宜還家入山伐林瞿兄子銅烏執
弓持矢并賫酒禮就山餉之斟酌已畢銅烏曰
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
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令已
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姝
好美色隣人求聘爲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
還冤志　十三
與隣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邪先行
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
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邪夢見稗曰汝爲
兒子逆人不孝棄親就同兇黨捉邪頭以手中
桃杖刺之邪因病兩宿嘔血而邪死之日隣人
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惡酷
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
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沒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
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爲人所殺
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賷羊
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茶酷如此乃云是我魂
而有靈使知其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教
子眭眄不理訶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
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
頸曳着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
還冤志　十四
今欲叛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
以告父母潛視奴所住屋果有一把髮以竹釘
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語驗具伏又云汝
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
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殺了并其二息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
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
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

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爾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論說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殺敗夜當騎突出殺牛故寺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親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云帝當敗撫軍於寺殺之殺便嘆叱出寺後當上天欲自縊而死也

漢時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暮

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從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

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漢時有王忱字少林為郿縣令之縣到斄亭亭常有鬼殺人忱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忱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

征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
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
卬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
使收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並殺之
掘取諸喪歸其家續甚亭水清寧人謠曰信哉
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
他事今所不錄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
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
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
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
備諸苦毒饑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
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
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床
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
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
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
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恒在
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為設祭奠鬼云不須
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
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令當斷汝屋棟便
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
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
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
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
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
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
成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
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無聞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
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楊州刺史以魏帝制於

強臣不堪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兗州刺史華歆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陵猝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遂陵還京師陵至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尔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彦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尺𣰽𣯽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豪縱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部打閤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楊都又死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識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識蒙遜恡而不與摩識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識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

漢將王濟左右常於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

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于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疾自說但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

下丁曹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
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
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即起攬
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
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
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
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
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

還冤志　三十

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
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
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
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
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
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
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
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
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
死[illegible]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
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酬酒超云今當不[illegible]
此[illegible]便見鬼彭已在水中以手搏超[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一[illegible]數日而[illegible]
[illegible]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illegible]
[illegible]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illegible]
[illegible]及駿遇豎自殺後三年纂病見豎在側

還冤志　三十一

遂死
會稽羊珊字彥祖[illegible]廬陵太守為人剛克
粗暴[illegible]刀[illegible]縱[illegible]之隸輒加刑殺
征[illegible]法闕有司奏珊殺
郡[illegible]一百餘
人[illegible]今所
未有此[illegible]不可忍何人誅之有可獄所
賜命墉兒子貴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

許琅邪孝王妃山遐之甥也苦以為請于是
司徒王導啓珊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
感動疾陛下因極之且宜蒙生全之宥以是下
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男發言摧鯁乃至此疾
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
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
今便原珊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于是除名
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

還冤志　　三

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
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敎子並凶獷趣尚不同
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
既除基以舊意乃賫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猶懷宿
怨潛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
攘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
顧在舊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
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
形與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驛往看已墮于
地次者尋復病死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
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
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
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
亮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
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于帝矣庾不得一言
還冤志
疾八年一日死

博異志一卷

（唐）鄭還古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博異記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唐谷神子還古撰。不著姓氏。考晁公武讀書志載老子指歸十三卷、亦題谷神子註、不著姓氏。而唐書藝文志有馮廓註老子指歸十三卷、與公武所言書名卷數皆合。則谷神子其馮廓歟。胡應麟二酉綴遺則曰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爲般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般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其說亦似有依據。然古無明文、闕所不知可矣。其書載敬元穎、許漢陽、王昌齡、張竭忠、崔元微、陰隱客、岑文本、沈亞之、劉方元、馬燧十八人。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八卷載李全質一條、稱會昌壬戌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云云、此本無之。蓋亦鈔合而成、非完帙也。所記皆神怪之事、敘述雅贍。而所錄詩歌、頗工緻、視他小說爲勝。惟師曠鏡銘一條、不似三代語、爲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譏。語觸時忌、故隱其名。前有自序、亦稱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裨逆耳之詞、稍獲周身之戒。今觀所載、殊不見觸忌之語。而證以太平廣記所引、又確爲本書、非出依託。未審其寫書之旨何在也。

博異志序

谷神子纂 名還古

夫習讖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録見知雌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即應對如流余放志一齊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輙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誡只同求己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博異志

谷神子纂 名還古

敬元頴 許漢陽 王昌齡
張遏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敬元頴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

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恆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濁清旦有一人扣門云敬元頴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

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頴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内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毎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其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廻今井内已

博異志　一三

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脱難矣如脱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别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頴者也一更後忽見元頴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煦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頴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

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絶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頴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凄留之問曰汝以紅緑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悦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戸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

博異志　一四

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鵶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更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

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盎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為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

兼筆硯請漢陽與録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為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箋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尔漢陽曰適以弊名押

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覩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濡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蘇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

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歡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若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

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當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戸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中心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

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洎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為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閒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輙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

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絶滿坐芳香馞馞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汚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

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
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
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
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
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
緋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
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
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
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
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
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
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
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
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
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
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
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
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

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
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抄每巖中有清泉一眼
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
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
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
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
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
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
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
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

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遣之工
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
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偹賜從容乞乗便而言
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
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
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
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
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
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
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

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
或王京蓬萊崑閬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
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
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
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
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爾可歸矣遂却上山
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
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
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
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擕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

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
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
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
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
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
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
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
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
劒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
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
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
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
冠衣淺青圓帔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
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
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
見漢帝有事擄遇教化不得者無不樹問僕常
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

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
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
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
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
傳間佑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
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
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
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文問曰比聞六銖者
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
論不覺日晚丈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

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皆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博異志

一百五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曰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綵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即於襟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與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

博異志

一十六

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鎖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

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
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
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
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
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驢抱阿荆郎阿荆郎
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
髆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
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
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
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

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
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
日亦頗諳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
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
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
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
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
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
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
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

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
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
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寓於
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謂即須先言當爲
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
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悟之則所益與諸人不
同且勿驕佼也其乃護戎先乳時子得以詳悉
而輙犯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
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迫見園吏吏曰是必許

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禍逞
如是然敗則死不得貽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
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
騎并排門十人蹤狼搭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
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宅中尚未安闔中見蹤跡
隣人相識言能逆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
俄聞窈瀾遠稍安尚未復當返又聞有悉窣人
行傍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
形絕長手攜一襆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

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喏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尔君困餓我食汝乃解所攜襆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抑輙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戸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鑠臂曲瘿木甲挐獸爪衣豹皮褌携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電燄吐火噀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乆之物乃撮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將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啖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寵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博異志終

陽山顧氏十友齋宋本重刻

杜陽雜編三卷

（唐）蘇鶚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杜陽雜編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唐蘇鶚撰。鶚有演義、已著錄。此編所記、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爲標目。其中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遺、郭子横之洞冥、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殆亦俗語之爲丹青也。所稱某年某國所貢者、如日林大林文單吳明拘弭大軫南昌渤東條支鬼谷河陵兜離、唐書外國傳皆無此名、諸帝本紀亦無其事。卽如夫餘國久併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來貢。罽賓地接葱嶺、漢書唐書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姧妄之顯然者矣。然鋪陳縟豔、詞賦恆所取材、固小說家之以文采勝者。讀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飾。至今沿用、殆以是歟。其曰杜陽雜編者、晁公武讀書志謂鶚居武功之杜陽、蓋因地以名其書云。

杜陽雜編卷上

唐武功蘇鶚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州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歎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嘗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呼胡呼何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

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峩峩者高盛之義也）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閱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伏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幷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因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懷仙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九花虬（亦有師子驄皆其類）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命速鞭恐閤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不能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越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越影逸日者）自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

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復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歎爲異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玉絲爲鞘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陰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

纈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為鞭表裏通瑩如貫瑟
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
愁佇舞為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為弓絃則箭出五
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
所在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每坐
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
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
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即開元初罽賓國所

貢罽賓國在西海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僊
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
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
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
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
翠玉函置之于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
視之無不應驗
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
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瑩澈可鑑人

五藏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
遂知起於某藏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
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
尺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
大如鴻卵其中純紫秤之可重一斤上啗一丸香
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釵類玉而紺色
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
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
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

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
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
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
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
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
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
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
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

更鏤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蘇菴羅葡萄等樹搆百寶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話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鏁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囅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裂彌月猶在蓋舂之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

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為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燋黑焉（涼草鳳木或出於肆王宅十洲記事火浣布不知之本始出異者耶）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

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内
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緑焉未浹旬月同列黄門
位居令徽上者因敘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
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
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
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
不出綠便求紫 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
令徽即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
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
其同列黄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
無不快焉

上篆䇿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
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趑趄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
庭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
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
伯由是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
者賢時崔祐甫素公直與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
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養資[illegible]化歸山

是益為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執政人心方
有所歸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名
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為
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檀為梁棟飾
金銀為戸牖内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
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
瑁水犀為押絡絡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
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即鮫綃之
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
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

載臥内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芸
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
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
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
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
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
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
所見即祕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

軍卒入故得其實 載

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為柄刻紅玉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麟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燕肉燻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鸞綠珠不能

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王子年拾遺記曰飛燕體輕恐暴風帝為築臺焉）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頷之天下賫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為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為俚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於進士賈逢）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私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

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敭如稍稱旨無不擢居緊要朝退即親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而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嘗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無令為兇逆也上倉卒之際不暇聽從（史云朱泚本鎮[illegible]得自土）（[illegible]與謀於常侍恐不如詔之以[illegible]何不從即制之以絕後患）及聞[illegible]之

死上執公輔手曰宴公宴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
矣盧杞欺擢自郡守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
獨誤我也（盧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奉奉天自携火
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
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
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
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
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
山有瘴毒不可輒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

即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
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而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
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以餌備將士金瘡時有裨
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
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柰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
珀匣上曰今兇逆悖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
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
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爲寶豈以劍匣爲寶也左右
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

上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宴公
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
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
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即天寶末賈循之從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
採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
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
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來事莫非前
定遂拜爲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爲遷
亭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
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
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
止之曰漢皇帝（泚僭號漢）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
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
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
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
復蘇左右扶之而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賓
伏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

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偽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
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
等逼而墜穽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親愛今
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
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
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
以堅泚意及爲偽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
倉廩作蕭何事業或鬥王師不利而喜色出揖謂
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

曰漢皇末弱於劉李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鎮曰
若度其才即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汝不
柰官職喬琳雖受偽官而性好諧戲因語鎮曰
源公眞所謂火迫酇侯耳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弃之建
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觜紺
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于
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
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
于庭廡而俊鷹大鶻不敢近一日爲巨鵰所搦而
斃宮中無不歔欷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
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
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
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
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
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
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歲果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于台袞之臣每命相客召學
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即顧謂左右曰朕慮
渠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啓朕發力同心以
成大化既用崔祐甫爲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
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
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
所公當及楊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讎紊亂綱紀
朝野爲之戰手公南既殺劉晏士庶莫不冤痛之

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illegible]（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楊殺晏二年十月乙[illegible]爲崖州司户去州百里賜死實録云七月[illegible]巳受誅使廻云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
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絕
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
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
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輙稱旨者必翹足朗吟
覆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

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授所司試
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歎者久因吟
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
感於至仁上以授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
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
放之於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愛獻不傷放弃故
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廻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
若蟠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其
色照燭有類琥珀於脂中揮之而如電光上雖不
好寶貨獲瑞及覽此鞭頗甚稱奇嗟歎遂置之于
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
毛引之可長一尺（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而進退緩
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
諸苑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
皆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絶今獲此鞭可謂三絶
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觴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

齒新齊曉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廻初噴沫金鞭
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洞冥記有吳明之號）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
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其土
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
俗尚神僊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
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
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
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

人反老爲少百疾不生靈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瘳焉

杜陽雜編卷上　畢

杜陽雜編卷中

唐武功蘇鶚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會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一本龍鬚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

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略無霑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貢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晝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銅書上見而怒曰背

明何瑞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動不為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貴為異今皇帝以何瑞為非可謂明德也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綫細長也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後漢盧景祖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為帝師因號為帝師也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有藕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

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慕樂為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焉其儉德愛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殿上因語楚兵於蔡州此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濟滄海其功則多其深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元老以攘狂寇冀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襟若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

泛烏龍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閒步約
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
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
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
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為吾傳語俄而命
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
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廻顧舊路
悉無蹤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
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

即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僊人乎及覽龜印
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鎖
致于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
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嘆曰
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僊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
宮禁以鍊石為名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縝髮童顏
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
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兖
間若與人款曲語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
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
龍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溫
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
山離國所獻(烏弋山離國見班固西域傳) 上每日親自訪問頗
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闕人臣禮上因問曰先
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
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等藥
實為上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

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穗形如麟頭尾
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
茙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
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
實如相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鉤
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而蘂色殷
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莖亦
謂之絳心藤靈草既成人莫得見玄解請上自采
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有進美玉

者二（大其洲名）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上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耶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水必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崑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懾服上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上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上上未之許過宮中刻木作

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觀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思歎恨僅成羸疾因號其山為藏真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合丘罽槃之山（合丘罽槃山見山海經）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於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

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璽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繰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繃褯曷能為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嘆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益異之翌日出示衛士因元佐李元戢等碧麥大於中華之麥粒

子243-126

衣裹有碧香氣如麝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風
紫米有類苣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
縝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上因中元日幸于
玄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得於太清宮道士朱環中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
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
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
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
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

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
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
粧奩中其後開寶廚覩金錢玉屑之內將有化為
蝶者宮中方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鵶鵲
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
則凌雲奮飛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
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
事奏上覩而悅之志和更彫踏床高數尺其上飾
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
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
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
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
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為我作之志
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
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
故也乃分為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以舉其
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

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
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擒雀罕
有不獲者上加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
和出宮門悉轉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
所在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
犀其國有酒山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
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蝎裾可以染衣其
蘆葦菱藕砂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

外以金玉飾之及感夏上置於殿内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爲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爲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爲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無沾濕上方嘆爲異物也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十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寶歷二年淛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脩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衣軿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貢也軿羅衣無縫而成其紋巧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鶴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爲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謌詠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即閱群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扼腕歎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斂袵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哉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

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已下侍茶湯
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
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
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
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傳於水部賈嵩員外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
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騈羅未嘗爲樂往往瞪目
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
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
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
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
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
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
因以聲得爲宮人俄遂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
所與也光明瑩潔可照十數步言其犀槌即響犀
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
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
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
聽者無不凄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
爲弟子焉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
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
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
金蛇而珊瑚玦着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
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
處左右因覩頷下有庚字上默然曰果不失朕所

疑耳阿庚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
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玉爽之前足其後更不復
見焉以鼠能咽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擘之不裂
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
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鬐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
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
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傳之濬佛貿事
陳郎

王涯初為大官名德聞望頗爲朝庭欽仰末年恃寵
固位爲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
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屢自引論曾無休退之意
及伏誅時人謂王公禍至不省感矣
鄭注鄰險左道熒惑人主爲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
有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
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
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晝
藥籃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

事未踰月而誅焉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耽以餗宗黨優喜
其文才宏麗由是延納之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
相者在耽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謂曰向來賈公子
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庭微變
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頷之以至動容及大
和初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
耳
王沭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
相樣跡寒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
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
鴈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
欲涯始一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
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
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爲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
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嘗一日
間忌于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

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以判清曹命之無何末年以
非過怒守謙至于朔日伏謁頓不相見由是日加
譴責亦爲童僕輩白眼守謙既不自安遂置書于
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問翌日辦裝出長安
咨嗟蹇分怊悵自失即駐馬迴望泣涕漣洏始達
昭應忽聞元輿之禍將然驚喜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金從誅戮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

杜陽雜編卷中 畢

杜陽雜編卷下

唐 武功 蘇鶚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夫餘國見漢東夷傳）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飆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秋風颼颼即令撤去上好神僊術

遂起望僊臺以崇朝禮復脩降真臺舂百寶屑以塗其地瑤楹金栱銀檻玉砌晶熒炫燿看之不定內設玳瑁帳火齊牀焚龍火香薦無憂酒此皆他國所獻也（[illegible]）上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又渤海貢馬腦櫃紫瓷盆馬腦櫃方三尺深色如茜所製工巧無比用貯神僊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量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光潔遂處於僊臺祕府以和藥餌後王才人擲玉環誤缺其半菽上猶歎息久之（[illegible]於揚州史揚坦）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于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浪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

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蔕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蔕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醑洲上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illegible]）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

□閣彩繪光影煥爛與真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
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
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
得在仙家又有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
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縋之終
不能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淩風
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于東萊問其國
乃皇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
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

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鴛鴦而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
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
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撿數十年間
遍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幾第子九
華道士葉通微相還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幾
之異備奏于上上令謁者賫手詔急徵及至中路
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
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
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爲諸王
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
鄭太后惶恐慮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
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
此真我家他日英主豈曰心疾乎即賜上御馬金
帶仍令選良家子以納上宅及即位時人比漢文
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即
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自上垂拱並不許焉凡與
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儒學而頗注意於貢舉

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即賦詩
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盥手
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
右見者率皆焚爇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嘗
等閑破顏縱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
人侍湯藥消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
遽止之曰勿使內官知言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
也其儉靜率多此類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

一云霞錦云鍊水香麻以為之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
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
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
士亦往往聲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
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優
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按東夷傳云海中有女王國魏略云（井）郎有孕又梁朝公子傳云女國有六）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
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勑顧師言待詔為對手

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
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
玉棋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
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棋局光
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
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
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
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
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
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遽
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
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
鎮神頭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
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
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
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
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

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
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蘗之香輒無減焉或
與獵人同群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
不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有病者以
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
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
道可致乎集曰撤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
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
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之道孰

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
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合忽起
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貴
人皆不驗其言于時上召令速至而集從及玉堦
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
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
素者而鬒髮綠膚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焉
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
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

因語京師無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
數百鮮明芳潔如纔折下又嘗賜甘子集曰臣山
下有味逾於此者上曰朕無復得之集遂取上前
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即甘子至矣芬馥
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又問曰朕
得幾年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
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集
勅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橐中探金錢
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洎至

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發日南海
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大中末侍州貢孔雀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illegible]
鶴一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觜
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illegible]
於市肆焉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
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于卧內上疾稍間妃異之
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見忘又嘗大雪盈

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換暈及上
自鄆王即位換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
年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厭代
而號慕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
以至殘毀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
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戶牖無不

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仍鏤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榰以金龜銀鰲又琢五色玉爲器什合百寶爲圓案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宗廟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罽鳳褥連珠帳續眞珠爲之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未知出自何國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鷓鴣之狀翡翠匣積毛羽飾之神絲

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絶比其上綴以靈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眞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

彌年不生垢膩二物稱得之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炎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也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

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囊中貯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香異國所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刻鏤水精馬腦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以眞珠玳瑁又金絲爲流蘇影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馥滿路晶熒照灼觀者眩惑其目是時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御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由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中貴

人其祿之發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物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炙紅虬脯其酒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見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數分撒則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餘如塵中穢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韋

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其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

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也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也（山海經曰南方有山山中多白猿）雖日加餌一無其驗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爲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多繡絡

金銀瑟瑟爲帳幕者亦各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二十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餤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市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車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泣同日葬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晨夕惴心拱想李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怨感聽之

莫不淚下又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彫成首飾畫八百疋官絁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鯁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滅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無改作可及善轉喉舌對至尊弄媚眼作頭腦連聲作詞唱新聲曲須臾即百數方休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中

使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啟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金麒麟高數尺及取官車載歸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更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為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斫沉檀為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為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隅立金頻伽高三丈磴道以檀為之不啻具前繡錦襜褥精巧奇絕冠于一時即設萬人齋敕大德僧撤首為講論上敕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中三間堊飾輝璨天下又敕將作監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上親幸賞勞甚厚又以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為寺賜升朝官已下錦繡等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隊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歿

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為寶剎以珠玉為寶帳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飾其寶剎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為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遍以金銀覆之舁一剎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舁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珊瑚馬腦真珠瑟瑟綴為幡幢計用珍寶不啻百斛其剪綵為幡為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門親頂禮泣下霑臆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

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迎眞體者悉賜銀椀錦
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
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於
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於肘行膝
步齧指截髮不可筭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
鍊頂火發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
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臥於道上頭頂焦爛
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內道
場即設金花帳溫淸牀龍鱗之席鳳毛之褥焚玉

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
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爲香刹
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
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
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
衢間結綵爲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
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
小兒玉帶金額白腳呵唱於其間恣爲嬉戲又結
錦繡爲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

延壽里推爲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識者
以爲物極爲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詔歸佛骨于法門其道從威儀十無
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耋士女爭爲送別執手
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眞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
即伏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
百無一二焉

前定錄一卷

（唐）鍾輅撰

續錄一卷

明鈔本

前定錄一卷、續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鍾輅撰。輅、大和中人。官崇文館校書郎。唐書藝文志作鍾簵、未詳孰是也。是書所錄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則、與書錄解題所言合。前有自序、稱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較他小說爲有勸戒。高彥休唐闕史曰、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蓋卽指此書。然小說多不免附會、亦不能獨爲此書責也。續錄一卷、不題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載之。觀其以唐明皇與唐元宗析爲兩條、知爲雜採類書而成、失於刪併。又柳宗元一條乃全引龍城錄語。龍城錄爲宋王銍僞撰、則非唐以前書明矣。

前定錄序

崇文館校書郎鍾　輅纂

人之有生脩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固有不聞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於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順命者其大惑歟余顓蒙迷方不達變態審因天命未嘗勞心或遇一時偶一事迹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掌書春闈世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日月稍久漸盈箧箧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至以自警云爾

鄭虔　裴諳　劉邈之
武殷　豆盧署　喬琳
張轅　龐家　李敏求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溫
李相國揆　薛少殷　袁孝叔
馬遊秦　常浚　陳彥博
陸賓于　王璠　鄭及
延陵龜隱　沙門道昭

前定錄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請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未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自固即可以免過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詣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

思相如之言洋中風疾掃市令以自汚石亦潜舞章騎上肅宗肅宗即位靈武其來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慶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為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諝諝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旧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決候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謁因不受命吏又入白諝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為旧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旧書以受吏諝覧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职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諝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為復忠是講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太梁有陸仕佳為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單寿安禹継來時生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所亦有寺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瘵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将相年至八十言訖将去私謂某曰必間有此奉託事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往至則言諱其[illegible]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官至君三日當令僇得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頓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為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而揆其年擢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即将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逖之

彭城劉逖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逖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瑱者聞康至

嘗為賓遊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遊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上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飧而去遊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逍遙山人就於驛日旰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遊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者亦有所獻遊之聞之喜遽命塞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以醉臥於東榻遊之乃具饌既食遊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色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頡固止之冀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頡曰君後歇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為所害豫頡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為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臠至暮腹脹而卒頡後為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詔擢景先為長史領郡務而頡常與不叶及此因事咎之遂因污而卒遊之後樓其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豫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武陽尉迁監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亦願從之因求為婚有誠約矣無何遇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句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殷特挈酒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虞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因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

其夢遂既二年既下第有內黃衛郭紹家富於財聞
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業其族謀曰女年既
笄難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
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志將斷
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
紹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
即鄭氏也紹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
德亦知君之意且嘗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
將適他氏殘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
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
郭紹也紹數日思夢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
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紹明年擢第更二年
而子元卒後十餘年紹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
自尚書郎謫官汾陽郡守常安貞固以文妻之紹念
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常氏亡矣其後皆驗
如夢龍生之言爾

聖芦著

聖芦著者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第將遊信安
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著
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著因起謝
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
子宗族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
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
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隸地曰此可
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著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
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發第
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著自秘書少監為衢
州刺史既至郡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隸地遂加太上名一
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
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
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中有暑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
已上頗異琳儆物未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
琳至則言談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
賓客貴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
衣耳何詞之遜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
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彥莊與之言蓋為君結交
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貌若處林位不至百日
年逾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於數日厚

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厚君之惠故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州刺史時彥范任諸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亦削髮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表才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竦

吳郡張竦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集權筦竦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竦可知泉州新脩縣令竦夢中曰已曾為赤尉不宜為此官不肯受其人曰兩李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去竦覺甚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竦不敢讓因署毘陵郡堰鐵錫官竦以職雖卑而利便遂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泉州新脩縣印也竦以四月領務九月而錡敗兩李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素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書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俟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入就禮部試不利大和元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魂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太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

憗立者或白衣者或執板笏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
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庭柳攝與之言曰公何為到此
得非為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
具如此告柳命吏送出將去敏求知將來之事柳曰
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以不欺人知者應
君子不進德脩業小人惰於農耶君固欲見亦不難
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
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會出
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娶
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

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其書於裩衩之間明年舉進
西京適時京兆舉明年遂娶王氏事之外親伊宰將
嫁别第君欲求而書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
宰君以二十萬既敏求既而嘗用之舉頭以四萬為
資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宰君用所資伊
亦既馬累為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
縣有張平子基時說者失其縣者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
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
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
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
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
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懲之而縶其吏明旦遽有詔
會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膳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
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
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
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
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已
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

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
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象山宰出詔已前三日忽夢一
女子年二十餘脩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
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
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
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
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
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

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數宣移家河東因求宋亳一官將升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謂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天人之邑令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嘗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畧盡令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辨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發臨宴往往得與會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當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温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温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日者同遊之人遂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而來聞君撫琴鈹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温奏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奏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温因求其異隨而正之声韻淒古人又多悲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請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於求名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温懡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餘之以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為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温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為武職當有大禍非據所宜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於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受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温莊辣門思温記老人之言懇辭不就後二日又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隸出方告不敢從辭而常懼禍至求為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温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

才華不宜為此官悒悒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君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深當大咨揆藏之既至陳留特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留假職戎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琇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琇琇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琇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

琇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黄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拼其緘塗八字別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欵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錄鷄子會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宝塔門扇双閉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某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閽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叔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特新婚姻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戰

吾西曹汝既未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傳錄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illegible]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簷前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閲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以得歷藏赤簿尉又一官極南北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旧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

去有危處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火敖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累及第未幾授秘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火鼓與之有舊懇求辭從事嶺歷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來過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火敖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怒時火鼓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後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火鼓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後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火鼓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後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問其事具以告之火鼓十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歷算爵祿常欵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訣別於懐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祿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御名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副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嘗未開卷何以遽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歷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閿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于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于地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閲其篋得孝叔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然中矣孝叔之叔修已元和初為太學生具說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

庭以本銓旧吏問其所欲遊泰不對因問之曰某官
已知矣不敢復有所閲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
泰不荅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泰曰
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跪與對自往於殆之閲期
注唱後發之後老居見於驪山墨與親幸其地因改
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旧無昭應之名謂遊泰莫
得而知也遂補其驛録事及唱　官之日發棟問所
誌之書則如言尓

韋從

韋從者不知其所來大歷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
長興維舟于與国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
會從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
甦云見一吏持牒来云聝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数十
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旧往還從驚問
吏曰此何所也吏曰此非人間也從方懼死矣俄見數
騎呵道而来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皃甚偉從前視
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来此曰為吏所追其人曰
某職主召鬼未嘗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
追君也乃兖州金鄉縣尉韋從也遽叱吏送之歸從
既喜得返且侍其故人因求其禄壽其人不得已密

謂一事引於別院立從於門吏入持一冊筆来書其
左手曰前楊復楊後楊年年錢七月之節歸去鄉從
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盡述其事沙門法宝好
異事尽得其實因得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
主簿秩満至京師適遇所親與笠鉄使有旧遂為為
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将
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舎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彦博

陳彦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彦博
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
帳幄鋪以錦綉中設一榻陳列盛書上有尺牘望之
昭耀如金字陳彦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曰明年
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閲視之陳彦博驚喜因求
一見其人引至案側有紫衣人執象簡彦博見之斂
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
彦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悟獨
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過棠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
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聞之不食而往楚乃諭之曰
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
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

子243-150

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旦視榜耶果如夢中焉考博
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
明年于尹躬下擢科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
声色兼知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
寶歷二年春賓于恐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
止一宿明旦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
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
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
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陸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
第矣賓于乃書於進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
於靖宮北門候一郎官適遇鄰客遂迴憩於從孫閣
禮之舍既入閣禮喜迎曰向有人患鯉魚方欲候翁
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獨盡後日因視
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遂命駕詣瑛且紿之曰
將遊蕭関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進蕭関何
爲賓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
畢又訪瑛々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
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俅者時
識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于因問其非姓朱乎
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于言
於從弟符々當壁聞後月餘放牓狀頭李郃賓于名
在十六郎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于曰君成名後
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于不諭其意及
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瑨

王瑨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
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
者曰奇邦如何處置田巳斷決遂出界訖覺乃書於
諸牒之後別祇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
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
問答一如夢中遂命開篋取官誥所誌者偹焉乃是
郎官家奴竊物逃送縣々斷如此

郴及

郴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醴陽
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人有名於搢紳士林聞俾
假掾于廣未幾蠻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甝々及
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
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

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初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惧〻〻某我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听沈氏以告其母〻〻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親〻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爲冥官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後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閑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我似夙歸沈氏具告及因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諸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〻初疑尚正辞詰之乃問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欷涕泗因詢其夭債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遂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諸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碁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其名時觀〻已聞呼父名也輙應而對既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豐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欷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并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輙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貢賀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延陵龜隰

延陵包隰因是許舟於隋河時以追還限舟人寡而力殆乃率同舟傭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有古樹〻下有穴根蔓于上若屏蔚然而一僕忽墜陸落穴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寄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梼杌絜咸異之而莫知所謂尋問陸坑者名梼杌也時元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矣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或行精苦往〻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當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廷舉明經其二

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遐曰君不利替易如能從我亦當三十年無之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桑郡聞後果選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人赴選累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滿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遐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償者因得疾服嫗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續前定錄

二十四事

竇相易直	柳員外	李諒公
崔相	盧肩客	牛師
陳存	鄭誥	孔温裕
王宗	黃楨	張宝藏
崔慮從	孫思邈	武居常
房玄齡	明皇	姚宋
柳州	玄宗	李衛公
李景讓	唐晉	劉逸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時名秘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已而宿於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竟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僞而乘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府悍閽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閽情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更中書達

柳員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諱公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愀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識尔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群之鎮徐耆以嚴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害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

盧賓客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因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鍇初舉進士詣安邑所居請鍇曰尔求名大是吳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大美官鍇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輙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絶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之舉日萬方欲為中丞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興請存偃息以候時及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鄭諴

進士鄭諴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宗達嘗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舉人無名周方者並問之大和元年秋移舍洛中時韋弘景尚書廉察陝邦族子韋景方赴舉過陝尚書語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各分吾名一字誠無意也遂更名周方諴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

方亦名而果同年爲榜子詩又自說應舉時曾夢有
及第榜上但見鳳字大中元年來鮮鳳翔偶有本府
御貢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䲢山日夜聞王子晉吹
笙詩罡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温裕

河南尹孔温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郴州司馬久之
得堂兄尚書温業書報云廟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
勑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
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
乘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旧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
前新淦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郎甚厚將擢爲御史
時竇參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
以坐待綉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
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
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
史府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官臣欲選擇三二人
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選料卿於應取輕薄後
生朝中子弟耳此不知不置所臣之意見正如聖慮
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
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裴
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
對延齡恚罵而去云爲此老吏所請得行否既見上
奏事畢因問曰趙憬所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因
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憬身
爲宰相豈諳州縣長績効自二人又不爲人所知憬
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後來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
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
與臣微親語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憬所
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林而趙薨於相位
後數年延齡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黄損

黄損連州人有大志隱於熹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
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
老峰遇着石小憩頃之有叟長笑而至指維翰齊丘
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又指損曰此子有
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
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已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
皆然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張寶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因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蓽撥方進上服之疾瘥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声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六十日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宿門屋宇深大非人間所有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亦答云人生籍簿也崔問曰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可乎吏唯之因為檢曰紛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為妻曰昔夢皆驗今為刺史位至此矣當為身後之計俄除戶部侍郎深不自愜尋除為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舊例長史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昔夢中所遊入門充然遂陞堂見西壁有畫綠衣吏抱案其吏即夢中所見乃歸而怏怏又謂妻曰昔夢綠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謂妻曰本末之說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為遊客獲佳夢今為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走祝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尋遷幸無憂也崔即告本廟吏之謁神曰吏以公為當此州偶然尔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向有十四年常耳言訖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孫思邈

孫處後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福在執兵後皆驗又太子占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為獄類即以

君常顧下有若猿領也其上有四曆一日伊水上過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背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八後起家纂貴發亦浸微君常不之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捲鼻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貴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〻〻〻〻絕房者此也公大悵而返後皆信然也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閭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賀謝曰昔此卦三更為最善黃帝鐵炎帝而篮得之所謂合因斬閭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捲其口曰止矣然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姚宋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御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中王圖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歸相兆矣上歎異之

柳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之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遐顧凄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恙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橋上擧鞭問左右曰是橋名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年也公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凡楮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皆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三品人姓名擬
之置香案上撤覆之宰相闕必添香探丸以命草麻
上切于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

麻詧

牛相新昌宅泓拖號為金杭言金或傷庶可璽劉本
將作大匠康詧宅詧自辨崗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
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頸望之宅竟為中所得

劉逵附

劉逵在淮汴州時韓弘為右廂都虞候王某為左廂
與弘善相或譖王不利于劉劉大怒召詰之王年老
肢戰不能自辯劉令拉生杖三十新造赤棒頭徑數
寸固以筋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會造其
家怪無哭聲訪問即言大使無恙弘逵至臥內問之
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說初生時見
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

續前定錄終

寶顏堂訂正桂苑叢談一卷

（唐）馮翊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桂苑叢談一卷（內府藏本）

案新唐書藝文志載桂苑叢談一卷、註曰張翊子子休撰。不著姓名。晁公武引李淑邯鄲書目云、姓嚴疑馮翊子其號、而子休其字也。陳繼儒刻入祕笈、乃題爲唐子休馮翊著。顛倒其文、誤之甚矣。其書前十條皆載咸通以後鬼神怪異及瑣細之事、後爲史遺十八條。其十二條亦紀唐代雜事、餘六條則兼及南北朝。然如高湜捕賊高延宗縱恣崔安度酷虐諸事、齊隋本史皆已載之。又似摘鈔卷中未及刊削者。疑已經後人竄亂、非原書也。其甘露亭一條、稱吳王收復浙右之歲者、當爲昭宗天復二年。時始封楊行密爲吳王、故子休以此稱之。然則作是書者、其江南人歟。

寶顏堂訂正桂苑叢談

唐 子休 馮 翊 著

明 仲醇 陳繼儒
白生 沈孚先 校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棊又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覩天火晒命筆題云爭奈金烏何頭

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與之不喜裝飾多歷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阻常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舭較力留繫是邑中醒乃述謀得陳情二首以上秋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秋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興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

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搗網剪紙鶴二隻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秋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太尉朱崖辯獄

太尉朱崖出鎮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文字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用之且初上之時交領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昭然未窮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細行而費之以是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兒人乃具寔以聞曰居

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寔無金郡衆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涕不勝其寃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簾子畢命門不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命劾前輩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崔張自稱俠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

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

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乎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张乃不吝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絶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已爲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

嘆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語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勾兩日全諸賓至而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却雙勾兩日全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皆恍然曰黄絹之奇智亦何異哉降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賞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期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舆情自彭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躬巳而治之補綴頹毁整葺壞綱功無虛日以其郡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榭既巳荒凉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朝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鉤斜道開剏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既畢萃其所芳春九旬都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

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崖左右者遂令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陶同遊閤及往日蘆管之事陶因獻朱崖陸岩元白所撰歌一曲公亦喜之即于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竅栗管中常容三管也殺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閑公大佳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其發端云虛心纖質雁銜餘鳳吹龍

吟定不如於是賜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俸職初公搆池亭畢未有名因名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蓋賞字有尚也公曰宣父言徵不言在言在不稱徵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陷逆乃爲芻蕘之地嘆乎公孫弘之東閤劉屈氂後爲馬廄亦何異哉

方竹柱杖

太尉朱崖公兩出鎮于浙右前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別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祗別和尚老僧者熟于祗接至於談話多空敎所長不甚對以他事由是公憐而敬之煮茗院終將欲辭去公曰昔有客遺筇竹杖一條聊與師贈別亟令取之須臾而至其杖雖竹而方所持向上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天生可愛且朱崖所寶之物即可知也別後不數歲再領朱方居三日復因到院問前時柱杖何在曰至今寶之公請

出觀之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公嗟嘆再彌日自此不復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遠之物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嘗話愚云往歲江行風阻未得前去沿岸野步望出嶺而去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覩客來皆扃門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跣足而眠以手書空頗客殊不介意友生竊自思書空有換鵝之能跣足類坦牀之事此必奇僧也直

入造之僧蹤强起全不樂客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跣足雖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茜房門拔匙拚客不辭而出嗚呼彌天四海之談澄汰鮁揚之對故附于此

杜可均却鼠

禧宗末廣陵有窮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人見其好飲絕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

桂苑叢談

見其醉盖白量其得所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而求飲覩主事者白云旣已蠹損即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物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宅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絕不知何故杜傷府城傾陷之後秦畢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爲絕粒耳

李將軍爲左道所悞

護軍李將軍全皐罷淮海日寓于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獲西歸一旦有一小校紹介一道人

桂苑叢談

云能爐火之事護軍乃延而客之自此常與之善一日話及黃白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鼎容五六斤已來者得金二十餘兩爲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甚其說傾囊有金帶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旣備用火之後日日親自看驗居數日覺有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數日旣滿齋沐而後開金色粲然的不虛矣李拜而信之三

日之內添換有一日道人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僕之俄經再宿初且訝其不至不得已啓爐而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塡其金道人杳無蹤跡

沙彌辯詩意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友會語悉云頃年在京權寄青龍寺日見有客嘗訪寺僧僧賓署屬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

桂苑叢談　二

地朝客不得展敬別時又來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解之衆問其由則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也有寺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客云沙彌乃懿皇朝文階供奉

容飲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語悉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吳中夜月瑩無雲長江澄澈如晝諸徒侶悉已禪寂竟無人聲僉犬皆息矣獨某默默持課時亦惜其皎月沉房廊臨江恰幽靜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須僕廝挈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話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與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茲景矣僧窺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來必是幽靈與人乎乃於窗際俯伏而伺之

桂苑叢談　三

既至坐定命酒羅列果食器皿隨時所有東向一人南朝之衣青陽甚美西坐一人北虜之服魁梧壘壘北行一人塗被之衣指東向者設禮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鬢清瘦多髯飛杯之頃東向者語西坐曰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果致如是乎虜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賢金兄不堅籬棘見未萌吾子豈有向來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南向朱

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爲且異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爲何如東向者曰朝代雖殊古今一致俾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似有容華妾也亦恐不厭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大忌者滿身珠翠將何用雖與豪客拂象牀大悲此也朱衣歛袂低頭而已東向曰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皆乏風流矣僕記云邑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行虜

服曰各徵義曰臨危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虜服乃執杯而吟曰趙壹能爲賊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至逢掖舉杯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巡至東向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擬象龍蛇紙上驚逡巡千幅不將難顧眞已往羅隱老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東樓晨鐘遽鳴僧戶軋然而啟歘　僧而散竟無蹤矣僧之聰慧不羣多有遺之者愚故得而錄其畧焉

史遺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苻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徑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爲之起更問有

何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爲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或可用則用何在後期堅曰須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高湝爲滄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韋道建曰高湝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爲神湝乃詐爲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認

之因獲是賊

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縱恣過度為齊牧乃於樓上溺而使人向上張口承之又以豬肉和糞以餇左右

崔弘度隋文時為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誑我後因食鱉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同

時虎吏也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釋法慶煬帝時在長安先天寺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亡時寶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還良久云見宮殿若王者見法慶在一像前語曰法慶造像未畢何乃令我死檢簿者曰命祿俱盡像曰須成我矣可給荷葉以終其事言訖大智再生眾異之往問法慶亦話說其驗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葉一枚齋時三枚如此五年功就而卒

鄒鳳熾高宗時人肩高背曲住長安懷德坊富於財市南山木每樹估一疋自云山木可盡我絹有餘乃鄒駱駝也

王積薪隨明皇西幸有司奔從翰林奕棋者獨王在焉蜀道隘狹每止息道路店舍多為尊官所占王棲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薪水才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王宿於簷下夜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

默以爲適與子碁一局王與之堂內無燭又婦
姑各在東西室王郎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
南九置子矣姑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
入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西九南十四置子矣每
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及四更王一一密記其
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
耳婦亦甘焉遲明王具禮請問於老姥姥曰爾
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王則出局盡平生

之妙而布子未及數十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
勢耳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
略王即更求其說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
矣王謝而別行不數十步回顧皆失向之室廬
矣自是王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
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勢終不得也因名
鄧艾開蜀勢至今有焉
鄭代肅宗時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

六名采娘淑貞其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
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
祈何福曰願丐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
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尔化
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
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娠母病而不言
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將復
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

人毋驚而問之曰某之若終當爲男子母之所
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
藥采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
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　有動所匿之物兒
即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即啼哭罷即愈及能言
常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及
位至柱史
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

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
姓陸氏字鴻漸名羽及冠有文章多意思恥一
物不盡其妙得煎茶之法著于世
吳郡顧況貞元中進士及第詞清妙絶爲韓晉
公浙西觀察判官公嘗有乳母與外相通卜射
求事公持法欲殺闔宅莫敢言竊令人言於況
令救之況乃詣公所問何故公曰天下皆知某
守法豈伊乳母先犯也況對曰三尺兒亦知公

法令禁何宅內人而違犯然公幼年時讀書早
起夜臥看侍即要乳母今年長爲公相庾作乳
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悟遽捨之況後在
朝爲小著諧謔輕薄傲毀朝士貶信州司馬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
文首出衆子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
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憐其才引爲上客善爲
畫時因酒與偶畫得一疋馬爲諸小兒竊去一

旦將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之廂將問
毛色應云膺馬昨夜猶在櫪下監軍怒請食之
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却乞
取崔膺軍中遽捨之
淮南節度杜祐先婚梁氏女梁卒策嬖姬李氏
爲正嫡有勑封邑爲國夫人膺密勸請議追封
亡妻梁氏祐請膺爲表略云以妾爲妻嘗史所
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宦達之後妾

享榮封云云梁氏遂得追封李[illegible]其命特議美
焉其後終爲李氏所怒社日公命食彘肉因爲
李氏劃董而卒
李銛錡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於浙西反
慟哭悲號妻子奴婢老幼並項爲枷自拘於廉
使朝廷閔而薄貶
馬司徒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餽竇文場文場以
進德宗德宗以爲未嘗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

其街蓋懼宅廢爲奉城園也

任廸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廸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强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聞皆泣感後景畧卒軍請爲主自衛佐拜中憲爲軍使後鎮亦定

周鄭容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一發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爲之罷宴矣

建克畫談

越僧靈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廉使以寘遠山中不知刻漏乃得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上循雖冬夏雲陰月黑無所差矣

劇談錄二卷

（唐）康駢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劇談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唐康駢撰。王定保摭言作唐耕。蓋傳寫之譌。唐書藝文志作康軿。以其字駕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未詳孰是。諸書引之、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是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之。凡四十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卽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蓋猶影鈔宋本。如潘將軍一條、註中疑爲潘鶴碑字。今本劍俠傳從廣記剿撮此條、譌爲潘鶴碑、遂不可解。知此本爲善矣。其中載元微之年老擢第、執贄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辨之曰、宋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根如此。其論最當。然稗官所述、半出傳聞、眞僞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爲據、亦未可全以爲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劇談錄目錄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灘
渾令公李西平甕朱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李鄴侯救竇庭芝
續坤驟馬
龍待詔相笏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換金縣令
郭鄩見窮鬼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田膨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卷下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弘逐惡新婦
玉蕊院眞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傳乘舟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韋顓梟鳴
命相日雨雹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國謁李賀

劇談錄目錄終

劇談錄卷上

宋池州康駢述
明海虞毛晉訂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好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

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吏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通來竊覘朝廷皆未覩其忠亦相因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牀

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諷誦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

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抃舞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奧與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覩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扃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歲餘

遂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郊壇迴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鴉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訏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非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遇不顯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安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誠殊恩厚渥豈及於身是以

君子勵志飭躬以遵達之道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岑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先是令狐相公綯以升下秦門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乎天寶中居於京嘗聞屈伸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

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侍郎凝之叔也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戶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糞穢未知所酬耶願以驅策邇來凡有吉凶先兆肸蠁必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國俄而自歸內見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相國怪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後緋袍控馬而去涕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之不及矣相國悲惋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幹事者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策歌者置於淨室掃前以土盆盛酒橫板閉用安牛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戒曰專伺之曉鼓一動

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而無聲洎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餘酒殆盡牛且怒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illegible]寢既寐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宮宇華麗其間列筵席四面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長叫聲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

爲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纔數十步忽覺臥於室內邇後相國詢其由餉終不言盡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因召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鸂鶒立

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已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襲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能禦及其尙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東蕃居後約戰酣而焚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酹酒抗詞拜空而祝天道助順至聖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瑊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興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焚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

而進火烈飈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卻德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尅復京國二公勳績爲首寵錫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終始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至部節制忠烈榮耀于今爲然

李司徒嘗於左營勁卒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人貴賤嘗匿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甚衆造謁多不見之聞李　在門親自迎接

施設肴醴情意甚專既而問　詢曰他日建
立勳庸貴盛無比武事權在　當以姓命為
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懇唯而　辭迴所覬終
獲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　上上書名云他
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　旧在賊庭既起
後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　公受命斬決道
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為請李
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時人呼為潘鶻硉也）本居
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
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眾賈不
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
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
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
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

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
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
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
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擐
竊之盜也其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
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
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
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眾超獨

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
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
舅甥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
往經于累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
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
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
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
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

悵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濟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覔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還與囙循未暇歸來曰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鏁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

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濟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巳空室矣

馮鍼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前事訪濟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李鄭傒救竇庭芝

竇應年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盧生毎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蓋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卽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遠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去非遇黄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黄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群從洎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鄭傒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

省覲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逐其門値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鄭傒皆驚駭而退或有人出來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院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鄭傒不獲已就其廳事庭芝旣出降堦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殊厚但云貴達之辰願以一家爲託鄭傒

居于河清佑宿旁午於道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
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鑾輿返正
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廻至行在便爲宰
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解大卿
以爲寧王懿親乎（庭芝姊爲寧王妃）以此論之猶不可然
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
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
傳陝州問之賚奏其事德宗曰嚴言黄中君盎指

於朕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靈域在清谿鬼谷）
後上以之

續坤蹴馬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坤官爲都水使者）頗得秦和
之術診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
（予看善醫道多矣逆其所由不過視聲色察心氣未聞乎評診脉候見於旹藏之說也）適
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衆醫無不療之不瘳
舁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
馬一疋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蹄制以
銜勒加之鞭箠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
芻粟託人以賤價貨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
月不售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
窶忽謂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
亦知馳驟非駿但欲致於帘控之間坤且以無用
之畜付焉亦不約價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
既略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

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置僕馬至於奴婢妻
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貨馬金帛纔貲錢一四
百[illegible]坤甚驚訝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
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
去彼致馬於青社監軍衆見如有羈絆及將還途
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馬密
詢左右去數日前魏博曾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
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將刊日方遣

謂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
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
逢時亦有冥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耕莘
野築傅巖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龍侍詔相笏 丁重一 溯馬附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
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
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靡不傾屬

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
之授以所執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
曰宰相笏矣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
循因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
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
竹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
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
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爲河清縣

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
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巳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
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
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
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偵于公適
至路因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
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

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
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下之恩澤
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
爲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
酌某幾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爲貴者
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自刖巨器所貯尙空
其半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
無復敢至門下路因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

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爲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

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櫬以殉遂窆于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詩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汧公鎭於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瓮（古漢武帝詔云往者朕東嶽見金人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狀以叶嘉應遂鑄金象馬蹄之狀故其間或有之）里民送於縣宰以牒將至府庭宰邑者慮於發覽欲以自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中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

爲宰邑者爲衆所擠推沮莫能自白既而誣辱滋甚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欵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昔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讌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嘆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揚震之辭談笑移時以爲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

判官親懿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開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舁中舁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愚當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韓建見於興慶觀殿宇悉皆頹毀咸通中畢相國再令營造基址開得巨瓮皆所白金理材者與工匠三十三人盡懼爲官所取乃擁木梯蓋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銀鋌所說與此正同

郭鄩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貯蓄閒常有二物狀如猿玃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鄩俱往所造之門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爲鄙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

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爲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歸鄩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鍾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興盥漱便覺愁懷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

人郭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倖猗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顔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郎安品子善歌是

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與輦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悋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一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投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益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繼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部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爲

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逼蔡州城下幾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部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有蒞銜之政撫綏勤卹不畏強禦屬州境亢旱

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斁枯竭禱於
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曀之兆時有郭天師者本幷
土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
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軍牒告歸遂以天
師爲號旣而亢旱滋甚闔境莫知所爲僉言曰若
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
帥主帥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
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

唯而許之惟謙乃具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躬爲
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豐潔飲饌自旦及昏磬
折於階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
符于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懇至誠三
日雨當足矣縣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
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
爲爾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於己奉
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霑霔郭乃驟索馬入

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此來更乞至心
祈禱於是勃然而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
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
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誡左右曰
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明晨別有指揮汝
等或須相稟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伺門未開
郭已嚴飾歸騎常供設肴醴一無所施坐於皇堂
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

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
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遽令設席焚香從吏悉
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云長官打
殺天師馳走者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炎旱累月爍
石流金晴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
蓋俄頃漸高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
雷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
庶數千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

亦怒之既而精誠有感深加嘆異與監軍發表上聞俄有詔書褒奬賜錢五十萬寵賜章服爲絳隰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

勑書云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癉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間生之興幕府既闢所辟皆是儒者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箋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顧遲疑將俟行觴擧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王公曰前某以韜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平生弓劒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嘆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曹景宗於御座擬韻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覽之稱賞無已又隋將賀若弼贈源雄詩云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時文人

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玆盛事豈得無言祐即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柱天勳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謟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匹其後移鎭蒲津子晏平仗節靈武四遠多士翕

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至有道上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土惟在保守勲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器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

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因爲館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踐清途亦至榮顯旣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紱冕累身至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羇俗相逐學道即三十年内白日昇天某之此行非有摩虛實亦訪尋修眞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之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黄紙書一緘而別去云藥數粒服之可以無疾書緘宦途所得毎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

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書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毎言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壍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廻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

之所傳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符旅無不枉道
所勝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
肆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
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
泯其上或覩片葉纖塵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
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歘然而
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
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

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
爲暴水所漂溺後人愈敬之莫有敢犯者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
奇巧蓋希代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
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
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
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爲盜者當出
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
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
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
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
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
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
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
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

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
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
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
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
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
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
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
知矯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

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桃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玆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桃者田膨郎也市鄽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玆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

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桃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値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軍一欵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因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聲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廻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

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閽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從纔過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聞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

許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祇奉
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
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洊旬霖瀝
賀拔惎員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
年登第嬴駒就門告別閽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
適對之賀拔惎遂駐車留書備述羇遊之意白公
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
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家畜美饌止邀當路

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無榮
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拔惎回車遂
以杯盤同賞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
賀拔惎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
國問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
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
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際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
賞逾時云此事眞古人之道由茲貴達所以激勸

淪落不旬月白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
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
鎭藩維再居廊廟踐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
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土蕃尤甚恣其侵
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
興師請爲統帥洎邊藩鎭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
夫夫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既而得於
降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寶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
而者數四頻召漢軍鬭將白公誡兵士無得應之
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
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
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鬭敵之
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
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士
旂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

勝計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關部界內在匈奴自此悉爲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威四海賓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遠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欵皇風指揮猶武皆神筭關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

雖戍已彂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萬山川古戍秦原景緯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劇談錄卷上終

劇談錄卷下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舊第進賢起自戎旅而倜儻瓌瑋累居藩翰富於財寶雖豪侈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名場日失意邊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京華相遇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爲名及期而往廳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舉杯數巡

復引衆賓歸內宅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堦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帳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不豐盈自午迄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邇後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宅互爲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瞻

北京亞尹復爲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稅焉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長聞之俱爲涕泣其後興化蕭相登庸舉爲自代表云正人呑聲而扼腕百姓掩淚於道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爲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溪竄於日南

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秘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軸戎將甲第爲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明欲賢人盡聚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累年再昇鼎鉉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譽一時流芳千載豈不偉歟其有貿官爵叨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

識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爲王氣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怪石古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

名士交扇不暇特期憩息於清涼之所既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之慮及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爽氣宛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於漁者其初以爲鱗介之屬僧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贖之而獻又暖金帶辟塵簪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爲惡溪所溺使覓者没水求之在鱷魚穴不能取

平泉莊

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縈廻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徵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即玄宗朝將作監康䛒舊第桑道茂謂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

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處一逢莓非輦轂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

遮以舊幕幕下啟關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柏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朵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燿心目朝士等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

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卻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舁而去取花者因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酬贈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輈衆

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嚬目略無所懼同席恃勇之輩共爲推挽竟不微動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已欲令殞于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

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甚恐慄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寢瘵月餘力遂消減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謂

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譟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嫗憂恐有何事若是忻婦豈不能共語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爲主人除之毋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爲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面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驛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嫗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

但言道理不錯闕辭假寐伺晨而發及廻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蘂院眞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

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廻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眞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

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眞不知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睹蕣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廻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嬴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沿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

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淸俗阜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尊政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産以巳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繞政[illegible]者憑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可五

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視異於常魚令僕投于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肅韋既入門見廳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着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飾有一人吏從靴簿領而出及軒陛間付與鬟青衣著於繡衣案上吏引韋生于廡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於

江海湫潭雖人所食即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啖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與崔廣為佛道功德庶幾消滅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纔經及旬餘韋生果殁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瞑暮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生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見繡衣據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爲時節

在冬季其母方爲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舊傳夔州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味錦衣玉食不以充詣爲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史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

往李因以其實爲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史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爲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爲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飲荼食蘗李莫

究其由以失餌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親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今史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餅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史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食噉僧拊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貲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囂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慙靦無復詶對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

堂將往物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 初王仙芝敗劫貨延引餘黨南走交廣朝廷以高駢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江湖屯據要路歲餘以爲高令公奔世名將可以屯制兇渠及賊徒增衆北來汀舟逶迤淮甸發天交縣廣布營衆尉洞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關自

併而已賊鋒因此彌銳長驅遂涉浙北時齊相公領青州覩蜂蟻強衆亦不敢進卷旆遁征或於中路遲留審肩既無捍禦廟堂復失機骨盜逼九衢乃未知覺豈不異哉　時李相鎮蒲
津鄭相國鎮岐下既聞車馬播遷俱有勤王之念
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
寨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
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廳詢以謀計
慮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衆議且欲從權俟兵集
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欻然而

倒左右扶之不及爲地甃所傷面首皆破自日午
達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
欵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
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
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愼順將百餘人厚齎綵
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既而開筵以待愼順宴席
施設倂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
絃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驚沮止
之良久方定愼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眄就食乃問
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
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邇
及風疹所侵令辰不赴玆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
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
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
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隣道會兵旬朔
間邠涇洋隴及沿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既而神

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
大索糧粮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
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
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黠虜亦思奮勇初前走還口由者云鳳翔鄭相公已拔黃王兵士甚衆天此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到千天下所至罪不收有此乎高令公猶不敢出軍敵我鄭相璧壘何命苛嗟起張王虜聞之已爲奪氣之備也俄而
蒲閔晉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
響附相國仗節訓兵援旗誓衆摧鋒篤戰累捷兇

渠首運奇謀終摧巨孽其後請朝肅蜀復秉化樞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古人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眞容及老子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杜工部題詩云配極玄都閟憑

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敬愛寺復有雜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皆入神之迹雄尾在東廊觀音院大十餘從中稱今兩人皆畫一隻逼而觀之勢若飛動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朝玉眞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拱枓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緑公遠張果先生眞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每清風朗月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牕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爲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

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爲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亭邊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甑而炊卯角僕烹魚煮茗泝流過於檻

前閣舟中吟嘯方甚㦝撫掌驚歎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舟過親友無不話之以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為尚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遂誤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齎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

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巒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遂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徐掩卷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童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迨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

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啟其中有百餘顆如藕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鐺拾薪汲泉而煑良久盛有香氣覗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

歸因述處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聲欬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盧僕射就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

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韋顓梟鳴

大中年韋顓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般賠之）輟居所外舍館之放膀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

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顓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迸于壞牖以横竹掛席蔽之膺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魄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膀到顓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鵩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昔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爲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崔沆豆盧瑑）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爲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殷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

雹大如鷄卵（時五月二十二日）識者以爲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濤寓居圃田別墅梟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每見人衎杯酹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日暴得風眩方臥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廟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庬劣服飾詭

青衣紮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堦而上左右
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
於醪醴之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
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林第衾
裀皆是餘瀝將出謂潯曰何似當時惜酒自玆百
骸昏悴如病宿酲寢寐懵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
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
趙歸眞探賾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
竦敬詣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為鸞驂鶴馭
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
採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冶乃
無從而得歸眞齋戒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
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況
明主以修眞為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
明旦當從所請語罷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
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全然而湧出與入用之
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
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
昌初召至京因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
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果
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
業便劣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

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
曰東都嘗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
長奉語而出及且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
前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
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
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菲穠艷月餘方謝
及武皇厭代歸眞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逃去
莫知所在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云

以童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
孺華者襄漢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廣齎財寶訪道
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
留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
志俾於岸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
物來萃殊形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矢竟不
微動如此者涉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
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豈

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
能苦節如是及期聞藥成纔成十粒但令寶之以
囊篋未得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
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玆復為
世網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囂塵爲戀付汝
之藥每丸可益筭十二有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
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騭非行道有心之徒
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香啓告吾爲助陰

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歿服之皆愈
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賈徐士
則者乘巨艦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子一人方
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耄哭泣不
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
驗再服一粒豁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
爲吏從拘錄既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
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

紱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
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
財物分其半以答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
之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竇弘餘撰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
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
賜貴妃自盡然後鑾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望

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諫祿山上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殺祿山然是不放誅矣）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佇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

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盎亦不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既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在彎彎轄以爲竇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

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竇之所製殊不述焉駢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目橫天綠疊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趾彤墀釦砌

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長仰觀玉座若在霄漢識者以為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盛籠罩姬漢藩方職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儉廉謹

以邀時譽食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海遂同文軌承平既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祿積徑鎮牧守或非其才黔黎興杼軸之嗟郡邑有萑蒲之盜然主上勞謙端委無虧聖政亦使迨犯神州鑾輅播越況秦漢之代魏晉之時主荒臣殘豈不顛覆今則視淳輝之列啓中興之期億兆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誡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隑洲開元中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即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入夏

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名士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

縣令連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鈞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眞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眞身至于輦下眞身相傳云是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八分瑩淨如玉以小金棺盛之書於鳳翔建塔又釋氏涅槃經云如來於雙林般度附於金棺銀槨積旃檀香焚之諸天以八金罌分取舍利唯留四牙餘悉壞當未詳此皆使何用牙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於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礙檀施京城坊曲舊有迎眞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爲費用時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中往往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至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爲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眞身以寶轝昇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厭代密使送於鳳翔先是眞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甎壘浮圖供養妖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貸財因此獲利者甚衆及宮車晏駕怙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坼有好事者密詢於老

之由云以大雲每片竅看遠而望之髣不傾倚耳

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有阿闍黎以敎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方及遷化謚爲普照大師信者咸爲出涕劉都尉崖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爲弟子出城之日皆縞素後隨勒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復思埋時務

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求那跋摩居金

陵秖洹喜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齋不殺迫於以身徇物不獲遂從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閨門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已苦躬行善持戒將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

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簡不勞其力辨鍾律定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則衆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弘濟也文帝撫机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如公者真所謂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

禰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轗軻文公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句有聞亹亹不絶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庥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李廓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延暉以古風擅價皆苦

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
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人最拈弄小說雖金宋大家趣時殷陸
之符使為一寸鞅掌簿書之暇並日為
所記錄積久成編李文饒劉賓客尤好
耳時主廠通以治乾寧其間談事見新
可同況三輔曲江士庶都冶景物為之點
次予之俱堪採摭如康梅古號之支技屬字
古人讀漢書至留侯遇高帝於下邳便
浮一大白想此時其酒灑當好便不虛
倍矣湖南毛晉跋

劇談錄卷下 終

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

（唐）張讀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內府藏本）

唐張讀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讀字聖朋。唐書藝文志載讀建中西狩錄十卷註曰讀字聖用。朋用字形相近，義亦兩通，未詳孰是也。深州陸澤人。舊唐書附見其祖張薦傳中。稱其登進士第，有俊材。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新唐書藝文志則稱爲僖宗時吏部侍郎。高彥休唐闕史亦稱張侍郎讀爲員外郎張休復之子，（案舊唐書作希復）牛僧孺之外孫。年十九登進士第。不言其爲吏部。疑訛。以典貢舉之文證之，蓋新唐書爲誤矣。是書所記，皆鬼神靈異之事。豈以其外祖牛僧孺嘗作元怪錄，讀少而習見，故沿其流波歟。補遺一卷，舊本併題讀撰。然諸家書目皆無之。疑刊刻者摭他書所引載於後也。宣室之義，蓋取漢文帝宣室受釐，召賈誼問鬼神事。然鬼神之對，雖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實不因鬼神而立。取以題誌怪之書，於義未當，特久相沿習不覺耳。今姑附訂其失，庶讀者有考，無相沿用焉。

宣室志卷之一

唐聖朋張讀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蟇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辨其來即命家童以一釜盆之客曰夫蝦蟇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啟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造憲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能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甚且以僧語相勸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群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譟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懼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卧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忽有蛙鳴甚類群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群蛙爾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爲業一日耕於野爲虵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中而曉者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幾有及壯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蚓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後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餘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韋乃命左右挈帚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即拂去俄遂腫爲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輿昇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血盡而終

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請而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江夏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吳郡陸顒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麪爲食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衣物之光惟吾子峩然其冠顏爲其貌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旬月群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

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捐金繒爲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寘君爾幸望亟

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誠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然又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天起於大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淸旦望之見斯氣移於

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顒即以數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禀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遂乎哉既而以幽檻其蟲又金篋倚之命顒致于寢室謂顒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載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

而去顒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粱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群胡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顒既以甚富素享閒逸自遂即與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

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僊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籠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僊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貯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顒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遊龍宮

入鮫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幾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貲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顒徑於南粤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畢於鮫室也

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爲官得罪謫爲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寘以爲珠可即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爲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誅死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失利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墜後月餘劉悟手刃師道青齊遂平盖銀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二月果罹鄭注之禍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數千鈞鎮於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大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發地營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躑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枉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速貶潮州司戶盖其兆也

柳公濟尚書唐太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麾搶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旌旗及麾搶折者軍必敗䘐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出軍征討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

有曾敬玄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嘗與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必　王敗折率

以為常後捨家為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
羅立言為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照不
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
寺僧亢畫工將命施繇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
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
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
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
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跡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少

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坊其壁
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
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日
慎勿啟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
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
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闃無有聞僧相語曰此
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啟有
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惟西
北墉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
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
不食粟嘗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
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
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
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顏如舊
得非神僊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為人間人汝方
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
君曾不老僊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北門從事

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
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帥遂迎尹君
至府舍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
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氏與黃
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汁
寘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
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
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
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

□後二日□□□□□□六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
聖觀道士吳太玄□□□□一晉山忽遇尹君在山
中太虛□□問曰□何爲在此耶君笑曰吾去
歲在北門□□以□汁飲□者我故示之以死然
則□□□□□□□□□大虛竊異
□□□□□□□嚴谷□□□□不死脫有死
□□□□□□□□□□□發其墓
以視之□□□□於人遂□□□

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玄宗時

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
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
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
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鬢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
曰師神骨甚孤秀當遨遊僊都中矣契虛曰吾
塵俗之人安能詣僊都乎喬君曰僊都甚近吾師
可立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偕
食□□□□□□捀子□□□□□□即擒而於□稚川捀

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
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即往商山舍逆
旅中備其食以候捀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捀子自
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敬稍殆且謂喬君見欺將歸
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捀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
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捀子驚曰
稚川僊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
孩提好神僊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捀
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
稚川死不足悔於是捀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

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至一洞
水出洞中捀子與契虛共負巨石寘洞口以壅其
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
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
煦山水清麗眞神僊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
其山攢峯迴拔道逕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捀子
曰僊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頂
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

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傍有石逕橫尺餘縱且百里餘㑹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千尋㑹子登木而入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䋲系一竹籠自木顛縋下㑹子命契虛瞑目坐籠中僅半日㑹子曰啓可寤而視矣契虛既寤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㑹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有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㑹子曰此僧何爲者莫非人間人乎㑹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衛環列呵禁極嚴㑹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眞君也契虛拜眞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讎乎契虛不能對眞君曰愼勿久留於此因命㑹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雲矗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膚黯黑洞瞥心目㑹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拜問此人爲誰乃於此瞬目乎㑹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隋

氏宗室嘗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辨其目可乎㑹子即而請外郎忽瞬而視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虛悸然背汗毛髮盡勁既而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㑹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㑹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㑹子曰吾向者謁眞君眞君問我三彭之讎我不能對㑹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功罪每至庚申日籍于　上帝故凡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洋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

嘆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葵廬舍其葵廬已逝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眞僊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僊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僊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

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俛而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拂衣而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玆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之顧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僊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由後傳于樂府

宣室志卷之一 終

宣室志卷之二

唐聖朋張讀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閽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自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其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陳少遊鎭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徤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息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壻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

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寧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恐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晩也卽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諠鬧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兎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冤者數人偕入

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旣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李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寘懷中爾趙卽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眞楮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

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兒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攝爲吏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神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

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卽命釋趙而署爲神將元和中猶在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伏

劍佩孤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群盜當速去無有驚於貴人群盜惶怖馳去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吾聞群眞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謝終於禮部侍郎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覲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

今已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筭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生即訊之逡巡既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即起曰爾既非人果鬼乎是將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圮邑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曰爲樵牧者欺侮

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今我赴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君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悉屏去其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步入廟中

見其廡宇摧頹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大君不忘夙約今日勤勞車騎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爲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所居縣東蘭若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縶於此今將一歲矣毋旦夕余則鞭箠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世安得縶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縶之

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爲余之所繫哉其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與建祠宇某疾固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爲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回而爾償願猶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然矣吾今假以神語俾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術固此必繇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臥疾沉綿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且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殆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貧賤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昔祝鬼近爲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既其神祇得爲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出財修建廟宇慎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忘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

謝曰敬受教後旬餘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爲之也疾苦愈可修神之廟矣且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鍤負畚詣廟盡去神像上及殘毀掃無寸遺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其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旱亢則禱雩之以澤淫潦則祈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諸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可不去之今悉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盛之而袁生懼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朴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道左視之乃赤水神也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

我報讐爾袁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而
爲讐也神曰道成雖爲侮而餘福尤盛故吾不能
爲災今君祿與命衰皆盡宿約故吾得而爲祟矣
言已不見生甚惡之數日竟以憂卒

王鍔之鎮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見一神人長
丈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
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
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
鍔薨時元和中也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
村匠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擐
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
華煥鞭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
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
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致
乎且有癘鬼在君邑中爲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
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
雲朔之間病熱者皆愈

王鍔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嘗避暑
於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危冠廣袖
自堂之前軒而降立于階所厲聲而呼者三呼既
止崔氏一家皆見之崔澤懼而且惡命家童逐之
已亡見矣是後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
歸老相府不允後月餘卒於郡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
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
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形甚峻至寢室立於榻

前久而謂愈曰帝命卿來討事愈遂起力疾正冠
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見帝神曰威梓國絕域
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讐而乃騁悖肆奸覬
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愈對曰
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
座右終不能解至六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朝從事于岸于府時金
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
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門

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且是逆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寺以爲常術將餞鄧與無爲弟子法眞善嘗爲鄧語之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軿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赧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群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内守崔君貪而刻河内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酧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産一犢者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織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爲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亦竟歸其寺焉

海代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風度朗晤髭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淸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

安在荅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載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鬐鬣嘶鳴眞簫笛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淵水遂有胎而産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異因表其事以獻上次

驍詔內閑廐異其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
外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嘗一夕有三四
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飲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
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
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
少肉致掌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
頃又伸其臂曰君奉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
之薰即又寘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
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
之臂既墮其聲亦逵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濺於
地明日因以血蹤追尋之入里中民家即以事問
民民曰家有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
而斷者焉方駭之而薰又以事而告其民君符所
怪殺而食之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將有鬭者甚
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綾綺絲帛
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

獄既具釗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　吏卒
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鬭者曰某好閱佛氏
金剛經自童丱常以食飼群犬不知其他釗歎曰
犬尚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崗之上其下龕宇軒豁可
居窮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孥病足而傴常策杖行
乞於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
得食必先聚群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
中時大雪叟貧無衣躶形就地且戰且慄群犬但
集於叟傍擁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跽以身衛叟
叟體由是寒威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　於龕中群
犬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宣室志卷之二終

宣室志卷之三

唐　聖朋張讀

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朴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

衣冠盡黑卽挾鞍韉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旣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爲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

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愼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焦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穉兒有字乎曰未也吾候彼有字當卽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人推而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餌其犬犬旣至因以繩系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

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果人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隣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冢穴中有數犬毛狀異悉盡殺之以歸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

門外有群鼠數百倶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群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

相國王公縉大曆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嘗一日入朝天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啟而視之忽有一大

長尺餘頂甚豐自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者異物接於踵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為縉雲守也

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卒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

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為按掾公因命出已之籍按掾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為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

隣有佛寺擊曉鐘盍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為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為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得疾後三日而薨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為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為僧時所奉師

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法淪破已無所歸今
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在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
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興佛法爾未竟見八
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綉儀衛回合
眞天子大駕軍中人謹言將迎光王部整行列以
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
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錄
王府屬吏盧以吏不拘常調格遷敘自是稍稍與
復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枝夢中

所謂本師盒叅軍事府王近師弟子故以爲冥兆
豈爾之意以是微而顯乎
淸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
使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
詵驚喜且以爲上將用我旣命駕與中使俱出見
門外有吏卒十餘爲騶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
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
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譁然闐咽於路槐影四矗
煙羃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

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
若王者居旣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即整巾笏旣
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內屋宇櫛比兵士甚多又見
宮闕甚閎旣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
餘人且笏組列於庭儀甚肅又有一殿巋然瓌
玉華耀與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
劍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峩冠被衮龍
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
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宫嬪數十列於前

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宇前再
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
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旣而
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旣拜中使遂
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
天子向者儼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使笑曰吾君寬
固無懼爾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
曰此徼巡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
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

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經歷盡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之下裝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歷代聖賢圖示詵者示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開元中楊慎矜為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奴開其外門既啟鎖其門噤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洎天將曉其導從群吏自外見慎矜門外有一夜叉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門火吻電

眸不顧左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街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焉慎矜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為李林甫所誣與兄弟皆死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為妾後數年吳生宦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暴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婢僕或噬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心猶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兔在而劉氏俛然不答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之盡矣吳生始疑劉氏為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置於庭已而吳生紿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

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叉爾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叉四顧若有所懼俄倐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濫則浮圖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初霽郡民望見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綵郡民且以為怪峴聞之

往觀焉望其衣在甚高已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覡女也視驚訊其故女曰某向者獨處有一夜叉長丈餘甚猙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擐衣馳去至浮圖上既而沉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悸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圖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為懼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女窮其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為君民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　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視曰某願終身不食牛肉也三視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某而語曰汝何為有異志累我乎使我再不得近汝也從此別去矣夜叉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矣實甚由浮圖中得以歸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妻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燭影後有呵吸聲而甚異已而出一手掌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固知其怪惡而且惕久之聞燭影下有曰我病饑故來奉謁願以少肉寘掌中幸無所怯越石即以少食肉并投於地其手即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矣幸說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物何為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汝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見惠乎越石謂其妻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傍出其面乃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怖以手擊張氏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馳走不敢返顧明日窮其跡於垣上下有過蹤越石曰此夜叉今夕將復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俟食頃夜叉果來既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盡擊而隨者曰是張氏病愈至夕聞百步外有呼求者曰

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邅聲不已僅月餘每夕嘗
聞呼聲邈石度不可禁止甚惡之於是遷居以避
之因改名邈石時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至會昌
二年卒於藍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
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
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詢其
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
矣以平生爲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

矣今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
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
往驗之令以此女疾愈之日無疾而卒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
不拘細行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爲樂厥後肯
過折節讀書以詩名稱之累爲河朔官改深州錄
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
於擊鞠飲酒無能之雅爲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
成都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
其子士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
聲樂宴士眞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眞之禮甚謹又
慮有以酒忤士眞者以是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
眞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歡飲入夜士眞矜曰幸
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肯士願
爲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無名人其
僚倘庸猥恐其辭令不謹禮度失當少有愆責吾
之任也士眞强之太守曰錄事參軍李某願以侍
談笑士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生入趨拜士眞

見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眞甚不悅瞪視
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貌
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眞叱左右縛
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眞
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
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
君寧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
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窮無以自資
由是好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

歹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年少㥦駿騍
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巖萬仞而日漸
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騍逃於解門
其囊得緡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節矣閉門
讀書遂仕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
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
也一拜之中心懍懍惕自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
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後
爲託有頃士貞醉悟急召左右往獄取李某首來

左右即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貞士貞熟視而笑
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歎甚乃
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
爲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儲郡僚小燕
客不足命歎宴者切以李某善飲可故爲召之而
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
明公既已誅之宜矣切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
何爲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誡於將來也士貞笑
曰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即忿然激吾怒便有戕
戮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
言及宴罷太守密訪其事曰二十有七矣李生
殺少年之歲而士貞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
因以家財厚瘞李生

宣室志卷之三 終

宣室志卷之四

唐 聖朋張讀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忘其名家於昆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昆山旣之官未抵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其襟若傷其臆者旣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旣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

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而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爲所繫願君勿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郎問曰然則汝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童且以事訊之其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鷺乃籠歸而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東平呂生僑居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黑其翼嗷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妾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果七日有一鳥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

飛入堂中迴翔哀唳俄食頃東向而去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又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殊妙韋生至收貯於家中旣而別去及至郡[illegible]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於牀前[illegible]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俄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焉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旣得又致于前明日仍失其屐復於屋瓦上得之

如是者三帝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履忽化為白鳥飛於屋上帝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鰐魚長者百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間不便事僉曰郡西湫中之鰐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

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鳥獸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于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為生人患將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風雷聲震山郭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盡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鰐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為潮陽守云嗣發海夷陶然自化鰐魚稻蟹不暴民物盛謂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縷

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為計不然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悅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得不拾之亦吾是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于荊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其首

宗元盆瘗之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置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囓嬰兒臆沂悸然而寤果聞兒啼曰夢一大魚齩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合沂異之乃視小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盆懼焉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旬餘兒之瘡始愈沂自後不復釣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悄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擡首作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怵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聽之俄聞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群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

豎子安得妖妄乎唾而罵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日還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償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群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升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

詎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為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當君郎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楊柳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

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効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是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任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懽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慮惕無寧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約亦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嘗為蔡公郢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逾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元和長慶間有郭翁者嘗為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

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翁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翁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翁即撤燭引其衽而入與同榻詰幽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既分翁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即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翁有膂力知為他怪因攬其袂以力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既而告去翁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翁不容頃之遂不聞

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
暑穢不可近即命棄於郊外忽有胡人數輩至見
疾來視之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
在乃求屍而返

長慶中裴度爲北都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
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欲搆火趙見一黃
衣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
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置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
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

見向黃衣者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惡之命棄
去復一日趙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
飲之越數日果卒

李光顔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遠
嘗夢一白衣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遠拒之使者曰
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公遠曰某
非屬龍者君何爲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
當更召屬龍者公遠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儀少儀
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
因訊其生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遠之所夢也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習善
偕遊吳楚間靈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
邠江至泥陽郡舍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
函觀遂留止將期歲閱乃遷先是院之東廡北室
空而扃鐍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
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好奇乃曰某願得之遂居
焉旬餘一夕未寢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歌笑
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

一日經龍時以曛黑觀意甚閑室而寢未熟忽見
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
何爲而至習笑曰吾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侯子
即牽觀伏去榻觀自視見其身尚偃如寢熟乃歎
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葬吾屍耶習
曰何昔子之失而憂之深乎夫人之所以爲人
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
非自爾也精魄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
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安所用乎子寧足念觀謝

之因問靈習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爲耶習
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雖
闕鍵甚嚴輒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
草茸密紅碧如毳毯狀行寸餘里至一水廣不數
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
於地府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
上有冠帶褲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
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蒙
蔽廬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君俱往彼君生南城徐

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
君舍家歸釋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
籍罪福尚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
死未嘗久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
脫不爲不道寧枉禍可及身哉言已習即褰衣蹤
而過觀方擧嘶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惕
惶惑忽有人牽觀者迴視其人盡體其毛狀若獅
子其貌即人也觀謂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
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遂持觀背

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
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
已曉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已身在榻二
人掖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
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
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
精思誦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惰凡數年而歸時寶
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
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間言事往往奇

中嘗爲沂州臨沂縣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
六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若似童兒吳楚
之俗只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
僑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二四人與汎舟俱遊虎
丘寺時任生在舟中其話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
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
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
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魂也楊生曰

然則汝何以辯其爲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諸郎
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
而驚懾疾回步未十數遽無見矣揚生且嘆且異
及曉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以供有女巫鼓
舞於其左乃興神也任與楊徘徊其故巫曰今日
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齋以謝遂命
出嬰兒以視則與鬼婦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嘆
久之謂任生曰先生真有術者若曰以神合用以用
合神則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灃家于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
進士第時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
餗相國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餗與宰臣涯已
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
軍命步將執兵以窮其迹部將謂士良曰胡灃受
賈餗恩今當匿於灃家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
而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灃門召灃
出厲諭之曰賈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與餗同
罪灃度其勢不可以理辯則抗詞拒之部將怒執
詣士良所士良使戮於餗門之外時灃弟湘在河
東郡居是日湘與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有血
汙濡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僮逐之
遽不見越三日而凶問至

宣室志卷之四 終

宣室志卷之五

唐聖朋張讀

滎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聞家于鞏縣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徒馬獨驅田野間去且百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遂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入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西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

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縣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適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置袖中既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

汝無疑我賊我乃謂子[illegible]逝之賊既去生懼其辛徒步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日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崔宗諒為齊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縱橫入里中劫殷氏家掠奪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所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

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譟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刼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䰟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遊楚讀書退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日柔擶支體頗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傴齒有

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雨嘗闢絕食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瘵如是豈我之志哉即遊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貲用大饒為富家後因治圃屋發地為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柰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聰明狀貌愈少而髮之禿者盡黰然而長矣其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形某脉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之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奧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

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范陽盧虔貞元中為御史分察東臺嘗欲質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處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既深聞有扣門者從吏即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某送書與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書軒下字若濡筆而書者點畫纖整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

豈其理耶假令吾之舍吾入之可乎既不足懼學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言旣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似將軍願見虔何鄭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於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其所執其瓢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胷其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有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宇於屋瓦下得一瓢杓長丈餘有矢貫其柄即將軍所執之瓢也

太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鏘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偶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太和八年秋寬自大理評事解縣榷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命家僮伐一樹既伐見有血成沼湧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其知為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在禁軍中

有厲泉縣民吳偃者家于田野間有一女十餘歲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後數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盖木神為祟假驚而竊至明日即於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呻吟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然穴中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甚大於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沉醉者會有李道士偃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空腹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

有吏觀者常為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荊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

舍山館中王生既寐覩獨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但指則纖纖然燭影外若有物覩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覩謂生曰慎無寢魅當再來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覩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覩因以挺揕其首其軀若草所縮挺亦隨其中而入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覩慮其又來迨曉不復寢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古杉常爲魅疑即所見

也即與覩及王生往尋果見古杉有挺貫其枝柯間吏曰人言此爲妖且久未嘗驗其眞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客數輩會宿既圍屏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及聞牖間有吟嘯之聲珪知其怪耳訊之曰汝爲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從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來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無拒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於是緝絲爲緡數百尋伺其再來必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緡係其臂牢不可解聞牖間云何罪而見縛其義安在得無悔耶遂引緡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萄一株甚蕃茂而緡係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

而焚之怪遂絕矣

靈石縣南豐谷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元和初[illegible]叔[illegible]河西守時有彭城劉皂假孝義尉皂頃當以[illegible]遂[illegible]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傍其[illegible]皂爲警而墮叉之乃起其路傍立者即解皂衣[illegible]之皂以爲劫不敢拒既而[illegible]走去近十餘[illegible]旅因而述其事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皂曰縣南野中一衣

逞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與乎皂衣觀之果已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為妖者乃迷發丁由是盡焚之其後妖亦絕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閑有梨木十餘株大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雪霽後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為吉兆有甞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謂之吉兆乎生聞之不懌月餘梁生父卒

大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

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為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慚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書百餘篇發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暑切肌食粟藥卒不憚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孳如卒不易其志厥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乖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助於君耶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見生恠之以為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椵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

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郜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石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為

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發宗者謂中宗中興再
新天地中鼎顯其容者實中宗之廟謂真為睿宗
之徽號謂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
歲言曆數久長也後中宗立極敬文男欽真以石
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
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其宗旨後以壽終
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
河以溉鹽田剗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

既至衛先生墓前後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
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
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而久之顧
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
先生之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左大水瀕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
侍御史鄔載往巡視之將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
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高原既發
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
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
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
果千歲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
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常為人患人有誤近或馬
牛就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
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
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
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

被體屋瓦交墜木樹頹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
旦往視之其山摧傍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
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
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
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
歸葺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為石銘里
蓋因字為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
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
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鯉魚天公卑

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
蛟螭之詞令戮其宅也其字則升斗書故泉人無
有識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子死元濟拒命詔
鄭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
丞相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
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
封人得之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
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
事令窮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
行間躍而進曰吳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爲反
謀頓天子成望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
賀丞相乃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
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
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
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巳字也酒未熟者言
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非之
士也且縮者謂直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巳酉

日當是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
辯者也欵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
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巳酉焉
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爲牌將

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迴廻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
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
一夕雲物暝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
不惶惑迫曉方霽人往視之巳劈而中分相遠數
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
縈繞之患

宣室志卷之五終

宣室志卷之六

唐聖朋張讀

平盧從事御史李翀邑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儒者劉萬金與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甚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宜强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

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此而死爾勿泄吾言不然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亦而喘　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之疾隨愈萬金果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曰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擁於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嘯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

澗水潺潺聲不絕溪朧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高好為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著為詩卒數年矣

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將鄩間常有一物如猿攫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礙俱棘親友見之俱若離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

年竟莫能絕一日忽來告別去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晚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爾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待計於安邑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與鄩邪便覺愁憤開豁或語親友無不欣歡相接未旬見宰相面自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之信迨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

是常往何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
樂端麗者王多外之炫服冶容迭次莫他其意一
日與賓朋過焉珂而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
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亦生
預焉訪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
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絲輦
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
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

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
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
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
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
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僕王山往取酒既至
環席遍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嘉賓在
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
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
秋雲輕比絮以至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
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
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
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
不可無樂佐歡命玉山召燕娘來玉山去頃之有
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
謂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美人曰安
知不爲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
長史之酒燕娘起曰願歌風樓之曲郎歌之清音
悠暴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一曲既終

曰山光漸明願吏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
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
韻借中郎過今願　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
天遲歷歷一坐大久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
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
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
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
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盂亦亡
見矣璟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

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矣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暴死陳閑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聞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爲祟耶卽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命從者盡居他室而吾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衾不盡霑濕卽起見巳之臥榻在庭下卻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聞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酒淚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

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嘗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現於人而人自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今遇汝汝無畏若其有所訴當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汰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本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名御蔽垣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訴其冤儻君以仁心爲我稍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賜大者矣巳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巳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

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矣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向大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食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生獨寢於室又見其嫗在

比偶下將前且退惶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吾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卽命以一劔寘於榻下是夕果自比偶徐步而來顔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劔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挑生胸有餘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挑生生遂覺一身盡凛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劔亂揮俄有數嫗亦隨而舞焉生揮劔不已又爲十餘嫗各長寸餘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

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書生曰吾將與合矣君且觀我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爲一嫗與前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爲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祟耶嫗笑曰君言過矣果有術士欲願見之吾之來蓋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比偶而没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祛除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爪擊蟻爾今夕願往君舍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遽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爲一嫗甚小忽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雖然嫗等亦將成君一富耳言畢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比偶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没處窮之下至丈餘

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信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從外來圉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伺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厩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爲妖魅而物沈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曉時復取視之

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馮翊嚴生者家于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瑩徹若輕氷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寘于箱中其後生遊長安䞉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橐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躍曰此天下之竒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生曰此寳安所用乎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泠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杜陵韋弇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弇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花中眞塵外境也願偕往弇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行

十里得鄭氏亭揮空危危擴然四峙門因花爲砌用煙爲蓋弇望之不暇他視眞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既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狀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杳渺代不可識有一人望弇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堂斜攔屏幕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弇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後世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爲何所女郎亦何爲者願一聞之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也向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塵俗不可久滯世間人若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即命酒樂宴亭中絲竹[illegible]然飄飄然凌玄邈寘不爲人間之聲曰晚酒酣群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曲名紫雲願授聖王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

天子門且不可見况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爲
且羣仙曰君既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是可矣
事具靈仙篇曰吾有寶三焉將以贈君能使君富
敵王侯君其將余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寶始出一
盃其色碧而光瑩洞徹顧謂余曰碧瑶盃也又出
一枕似玉微紅類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
玉而瑩徹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余余拜
謝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芒然無有余異
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

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
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
得而有余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乃玉清宮三
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余由是速甲第居
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
鄉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務
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
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
年村中民有夜夢一丈夫者黑幘被廣袂於
髀擐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
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
馬公遭謗以爲多掠南寶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
籍其家吾懼且及禍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
即以所夢具告于隣伍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
曀有牧竪望見西垣下炯然有光若曳練焉久而
不滅牧竪驚告其父即馳往視之其光愈甚至明
夕亦然於是里人數輩夜尋其光俯而觀之其光

自土而出若熠薪火里人乃相與植表以識之又
明日携鍤窮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
寸許製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劍一長二尺有
四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皆塵跡蒙然里人得之
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渤海劉随得之發硎其劍澹
然若水波之色鋩利能切玉無以加焉其長二尺
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爲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
繁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刓缺乃
命磨瑩其清若水之潔澈真天下之奇寶也縣令

劉君曰此爲古之珍翫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緘縢其事聞岐陽師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實由是人無知者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謂此膏不可持北來苟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大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此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爲執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禍所歸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復持以北也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而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旣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音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間[illegible]一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冥間所者吾啓請冥使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旣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如何冥搜得曰季貞鄉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殼還季貞之魂其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麄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緡帛隨以修佛寺施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尚存

宣室志卷之六

宮室志卷之七

唐聖朋張讀

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貞元中張惟清嘗護單于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頎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於單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諭即入白於惟清曰衛公於國有大勳今廟宇隳殘飄蕩且甚願新其土木之製惟清甚而可其請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遣護軍路忠表聞於上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釴文

其事刻于碑詔既至而未有堅珉惟清方命使採不於冥中郡未遑及修衛公廟濠其內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土人持以獻于惟清惟清喜曰天賜吾之碑石即召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賀而白前夢於是以石為碑高公之文刻焉

太和中王璠廬問丹陽因濬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獻於璠詳其義不能解即命僚佐辯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吏執刺詣璠之吏曰客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辯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為何如耶君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先公曰崟崟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退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辯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太和中有鄭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嶮中悠徑由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碑碣若人居者前對霞峯固非人境光因臨流漱汙忽見一鉦合於地光即啟之其鉦下有泉周不盈尺其水清激舉瓢以飲若甘醴盡十餘瓢而已酣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于衲間曰武之在郊竟廿八季我樂其寢我去其戾淡淡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炳炳其光

和和其始東方有兎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
里飲吾泉以醉吾樹而辭刻乎其壁奧乎其義
人誰以辯其東乎于光明而異之遂行與往訪數
十步間智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久入曷生
者覩而辯之未幾告曰吾盡辨矣此乃得道者語
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巳卯
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兎王者謂高
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飲其泉我去
其處者寔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

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
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
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焔焔其光和和其始者焔焔
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焔者火也豈非南方丙丁之謂
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以太
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兀尾者敘君之
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兎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
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
飲吾泉以醉登吾樹而辭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

奧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乎于謂其義奧而獨吾
能辯之東乎吾之巳也蓋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
道者之遺記也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東平擁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
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
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
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
了無遺燼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
禍固宜矣今責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
果誅死

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戶外
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
於是攄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
已宣乃覩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
指上疑之乃出於牖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
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巳善求避地之
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

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碑堂殿
然不絕燭滅而屋壁聯黑且其簷宇摧震覺然自
念曰吾棄家爲僧迨茲四紀恭雷如此豈神龍有
怒我者不然有非當雷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復坐
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爲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
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
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寤寺僧得自
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靡昏霾無
停由是驚惕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

有腥腐氣如在室內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鼓其
長數丈血流于地乃是碑堂庭北有槐樹高數十
尋爲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鼓龍蜒蜒之跡焉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清澈纖
毫必鑒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煙影如畫途出於
此者乃爲憩駕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
抵河東至此亦困殆既甚因而暫息且吟且望月
當午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俄而纖光發
其音稍響暫若擊鼓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異之
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爲電撥雲氣至
旅次遽詰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未嘗不指
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師命巫屬禱焉巫者告曰某
日當有大雨至日果爲之霑足
唐御史楊詢英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
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擢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
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
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廡
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

聲若天可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僅食頃雷電
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擘拔其根而劈之諸
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英命家僮執燭視之
諸髀咸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
爲也
寶曆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慕神仙
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數日夫餌金液者可以延
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有赤松篤廣成
矣於是思玄求煉金之術積十餘年會術士數百

終不能得其妙　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弊衣和思玄門謁思玄曰吾病甚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紬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之後居士身疾瘤盡潰血穢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燦然直

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而銳字者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寧領蜀時犍為守清河崔君既以啟尹真人函（事具雲紀篇）是夕崔君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為輒開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已宥之矣其不識不知者但得原故冀公免之某願獲自新耳諲曰帝主命嚴地府卑僻何敢違乎即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俸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二年盡削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為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諲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氣焰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廷掾僕吏

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諲具巾笏宰廷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其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導帝命於是諲及廷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啟其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九相國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承雖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德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臥于榻

其妻號哭而哭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魂與身勃
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木郡已白帥以崔
郎治裝虛守往蜀具言於寧寧遂署攝郡佐以給
俸錢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饋遺
甚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
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
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為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
驛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竇初

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然高原大澤數百里
抵一城郭入門導吏亡去生懼其卻出城門門有
衛卒聚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
之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郎南去離殆
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字其
字而熟視之乃是劉溉曰吾兄何自而來竇具以
告曰我亦冥吏足下別若發我於隔界中念平生時
安可得因涕泣竇御其言涕泣不語久之又
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

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為我問訊我以窮泉
以故遂不可逃每念妻孥若纏而不忘夢幽顯之
情何可盡道哉將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可寘路
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君得逢君傳家信
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亦泣遂告別未十餘里
間驚悸極寐寤因悸而寤竇即歸楊慈祖見其甥
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貞元中有廬江郡民因樵採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
人長丈餘自山巖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

走匿林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
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眾體黃毛數寸
裳為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
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逾於前者亦執
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
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衣背弓腰矢
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披紫衣狀貌極異
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羅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
者曰射其喉群胡欲爭射之巨胡誡曰非雄舒莫

可他胡皆畏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之一巨礫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礫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群胡前盡收奪所挾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奚泣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皆拱而立不敢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卑子爾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

領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嶔崟將欲昏黑□□而歸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事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時顧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得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爲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斥其不修教者歸之將以會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燃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群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雞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

高陽許文度唐大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

餘瞑而卧于榻若沉醉狀凡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一人衣黄衣若吏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閒寂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景已曛聊愁思如結有衣黄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憂且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焕然自水上來黄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即俾易馳去不

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愼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鴻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寤見妻子方泣於前且訝且歎而癃憊不能運其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少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少纖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嘗聞佛氏有救苦之

力由是棄貲玩鑄二金人之像命僧清旦先其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蓋其神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牲牢常閱佛書以盡窮其旨而歸依於釋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了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篇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肢體瓏然若戛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眞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以鈎挺及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且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屍愼無違逆吾旨門弟子泣曰敢不聽命是夕端坐而逝後三日弟子焚居士於野及燼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綴絡之狀風一撼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之鎖骨瘞於塔中

竇充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蓋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師驕悍棄天逆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謂竇充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逃去不然且屠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寧可受縛天子興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充曰度兵少固不能折幽師

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有所决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望見星月明朗有賊兵馳走與哭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奇謂邑則微兵逐之生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以香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賊師擒其人問以試虜曰前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二丈餘貌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劍劇人見之盡慘然戰慄

郎馳走遠避又安有鬬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剛也蓋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爲清海節度使也

唐貞觀中有玉潤山悟眞寺僧夜於藍溪忽聞有誦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迥臨四望數十里閴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群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 函內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所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宣室志卷之七

宣室志卷之八

唐聖朋張讀

太原王含者為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兎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屏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即扃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而出天未曉而其狼

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具白於含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含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含且諭即市麋鹿含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爾於是以生麋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慙是夕既扃戶家人又伺而覘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矣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萑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宗地多萑林里中嘗有會宴致餘食於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存其民有所繒帛於室者亦嘗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啼者甚衆迫而聽之則闃然矣明夕又聞民繼日甚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吾夕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即相與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嚬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敚敚然若有愁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頎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尉吏炙其腥以進而尚食具熟飪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邪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于上林其從臣有生擒此鹿獻者帝以示臣奏

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
帝[illegible][illegible]侍臣見鹿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武
狩五年至今八百餘歲其鹿長壽豈能八百餘歲而不
為畋所獲乎況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
他鹿耶果曰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
東方朔以錄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
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省
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
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

索之得顱左有命銅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
二寸許蓋以年月既久為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
持以進上命[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其文字雜驛殆不可識矣
上於是照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
子何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
之果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
戰因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追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
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
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

時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矣其固不可得而知也
潁州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隸東吳景龍末舉孝廉
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illegible][illegible]立
於路隅以袂掩面而哭若有冤抑之狀生乃訊之
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姓某氏家于弋陽之南
先父以高尚聞於江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
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貞潔之志方將挾翼遠
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潁陽劉君者尉弋陽嘗
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以妾歸劉君之子遂以

妾歸劉氏[illegible][illegible]劉氏[illegible]十年矣未嘗有[illegible][illegible]過
失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卒未一歲以病[illegible][illegible]室
時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淡上人
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妾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北且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像果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終老[illegible]往[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累今者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矣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日解
嚴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閒日女郎何所歸乎
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

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嚴喜即以後乘載而偕往京師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嚴惡之而且悔明日嚴出婦人即令闔扉鍵其門以嚴衣裘致庭中毁裂殆盡至夕嚴歸婦人拒而不納嚴怒即破戶而入見巳之衣貲悉巳毁裂嚴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毁嚴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巳而卑叫者移時嚴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

善視鬼精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假詢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嚴嚴即請焉居士乃至嚴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嚴稱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為猿而死嚴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傍人果有劉君廬于郊外嚴即謁而問焉劉曰吾常馴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

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黒犬見惠其猿為犬所齧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録以傳之嚴後以明經入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焉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為余道之如是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相傳云其宅非吉地固不可居後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中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嘗為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謫為長史於吳越

間後退居洛中因買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我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慟之音極淒楚若風雨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黒衣立於几上長史厲聲叱之其人即躍去一几壓長史右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瘠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慟之音家僮尋之見前時黒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子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即時跳上西宇至屋尾而去明日尋

晝則無所見洎秋長史召工人重脩馬廐因發
內重舍乃得一死狐有矢貫腸驗其矢果長史弟
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狐爾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　貲產豐贍甲於郡中
一日叟將死卧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
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
得陳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
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
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則

非吾之所知也宗素聞之以生人之心固不可得
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即召僧轉經命
工繪圖鑄像已而自賫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
日因挈食去悞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
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於磐石
上宗素以爲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
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
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
本是袁氏其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

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
嘯又好爲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於是稍聞於
有孫氏亦族也則多游豪貴之門亦以善
又以貲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
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
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飼
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
此俟之宗素因告曰師眞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
將以飼山獸可謂仁勇俱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

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
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則固不可得而愈矣今
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於人以惠
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
爲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
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
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致於前僧食之
已盡而又曰吾既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
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四方已畢忽躍

而騰前一尚衡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叱曰禪師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禪師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爲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仗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兎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岡忽起一兎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兎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𣏌土者木次用巳辰於卯 木俱王吾其死乎巳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

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即問之其人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玄景玄謂二卒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耶即毁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唐祁縣有村民因輦地征籌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傍告村民曰妾今入都城冋而足憊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四五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軸下村民即以鎌斷之其婦乃化爲無尾白狐鳴嘷而去

唐邠州景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里初爲小胥性好畋尚獵犳已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兎洎麋鹿奔走計以百數後爲里尹患病熱月餘忽發狂見有禽獸魚鼈萬數環遶其牀而噬之瘡疥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

成闕洞微乩內有群鳥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
益甚忽有謂洞微者曰汝之病且死宜遷居景雲
觀可是下日遷居月餘會群道士修齋授籙是夕
洞微瘳後十年竟以疾卒
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嘗為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
應為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
盧即告畢宿舊然非某願也常思落髮辨披緇
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
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喧言迎光王即皇帝

位未幾武帝崩矣光王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
士學鍊丹遂葺鑪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燎丹卒
不成其後寓遊荊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肩疣且躄
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憐其窮困解衣衣之且
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姓氏十
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為年饑流
徙荊江間且十年矣因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
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

全素甚惰常旦寐日晏蔣生累罵卿嗤者不可試
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
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
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為金
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為道術士生百度不異心甚
慼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
毋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
於衣中出一瓢其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
能化土為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傅其上

可乎蔣生怒輕之且以為誕妄語罵曰吾學煉丹
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詳語
耶全素佯懼不敢對一日蔣生獨行山間命全素
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也見全素已卒矣
生且以寓貧斂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徹其衾見
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
以為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見矣生
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廚下有奇光生曰豈非
吾仙丹乎即於煙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

子243-268

紫金光甚瑩澈蓋金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金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懟恚其後蔣生學煉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

宣室志卷之八

宣室志卷之九

唐 張讀 著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後人共掌之太玄蛻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然比歲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人道華於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致一盃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褁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淸尋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

日家韓君賜妓李名肉芝配任上清進善院以次
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
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
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賜絹五百
疋并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少當與隣舍閭
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
而閭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丘氏子非
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

於心乎閭丘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閭丘子病且
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長
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
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
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
以禮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
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
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
玄以巵酒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

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
與汝為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
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來往經數
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中鄭常好
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于蜀門山
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
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
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
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

曰子不能鋼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 又玄即
辭去遂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
逆旅氏遇一童子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
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
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
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
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
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
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

子243 270

又玄驚歎之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上八仙安得知吾之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令我生于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浮驕慢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不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慚恚竟以憂死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静語爾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儁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

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人物闃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紛

絳州文學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
如璋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歔泣
而起乃謂吾曰一旦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
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死又數年彥文亦
亡吾因髡髮為僧遊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
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
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
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
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然烈寒甚暑

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
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
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
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
又泣曰師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
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
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至中遇邑吏訪
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
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來晚也已而悲慨泣下數

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
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
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
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
官從吾師為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
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
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
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
符矣愚嘗攷梁陳二史校其所說若有同者由是

益知其不誣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為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為厭
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
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
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
吾師教焉僧曰　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
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
者出為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縱也
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

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兆官郎已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謝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驗其言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庸淺相國拔此沉滯牧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之祿且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舉層霄德誠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惟相國之指向哉休璟曰用君之

才爾非他也然嘗聞貴郡多善犬[illegible][illegible]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illegible]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illegible]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而曰獨某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內惟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極愛之非吾使親往不可得之張君即令[illegible][illegible]厚往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俊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為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早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撤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

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今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一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旁休璟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就死焉曰某與彼俱為盜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見之乃環而且吠彼遂為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何其他往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

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蓋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璟命解縛盜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微吾師必將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是豈余之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師荆門有術者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焉庶可瘳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轉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爾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人開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終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果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云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自處甚陋好飲酒食肉日衣弊裘雖盛暑不脫由是蚤蟣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鬬毆或醉卧道傍廣陵人

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鬬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由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衆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謂之曰僧當死心奉教奈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鬬毆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豈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

子213 274

紬徒聾瞶腥又安能知龍鶴之志哉然則吾道非
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輩凝
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
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覘者大師坐於[illegible]有
奇光自眉端發見則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群僧
群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
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
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
師已亡矣群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為大師佛云

元和初長樂縣有馮生者家于吳以明經調選于天
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鑒
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
來僅歲餘及馮尉于東越既治裝鑒師負笈來告
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鑒師曰吾廬於靈巖寺
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今得
與子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于東
越道出靈巖寺下且當一訪我也生諾之曰謹受
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
門外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訪焉時有一僧在
庭生問曰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謁之僧曰吾曹
數輩獨無鑒其名者生始疑異然而計曰鑒師信
士豈欺我哉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
群僧畫像內有一僧狀與鑒師同生大驚曰鑒師
果異人也且能降神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
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
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感異之

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

已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盡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
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
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
詳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
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
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
曰果有說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
令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啟之公為觀焉異而稍
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

還耳公詰其故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二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蹟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彼構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繇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北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圮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群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群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道嚴師者居于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道嚴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

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為何神匿其軀而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傳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嚴言曰吾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于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師見之顧無慄悚耶道嚴曰檀越

但見其人必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形質獰
手白雙隆張目呀口躰狀魁碩長一丈道嚴一見
背忽汗浹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
圖於西軒之壁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
是蜀人有富蓄群書者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編然
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壘漂潰里中
廬舍凡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爲暴
水濡汚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於群書中得周

易正義一軸筆勢殊妙字體完古蓋非近代之書
也其卷尾有題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
周易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
有大水漂溺之後當有人舒卷曬晾衛陽道士李
德初題識其後劉歎息良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
蓄之書也於是召賓僚以示之所謂易號十二三
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蓋大和字也自
上元歷寶曆廣德永泰大曆建中及元貞元和永
貞慶曆寶曆至大和凡更號改元一十有三矣與
其記語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
抑亦假其名以詒於後世乎

宣室志卷之九

宣室志卷之十

唐聖朋張讀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瘕而瘠其腹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腹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腹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仍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滎陽鄭德楙嘗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淸門令族宜相配敵鄭知非人固拒之俄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靑羅裙年將四十而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甲族炎才願託姻婭小女

辭莫能盡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及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鉤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又善淸談叙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樽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金侍婢行酒味極甘馥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外門步至花燭乃延就帳女

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褥茵席皆悉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許曰今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謂夫人曰家中相思頗有疑恨乞賜還也夫人曰適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

暫蒲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辟寒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鞍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眞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塋

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憂乃爲分

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暴卒

李林甫爲相既久將以擾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

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管邮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爲病他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十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其侍度曲未終忽然中彩善射者與而聽之間無門矣乃群驚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轉其喉屹而不得翻其

袖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向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爲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從塵兩絕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

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異之其聲頗類竇麟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爲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竇麟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麟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壽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入覲爲導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荊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導從既遠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騶所迫既不可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伺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甚可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低而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前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無足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殁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脯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坐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徘徊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被誅

唐丞相令狐元和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捽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
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忽被病旬日益
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爲呵禁之冀瘳其
疾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即延入
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
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俄食
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
術士具飲食已而厚贈繒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
日夕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常神魂不足

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
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繫今尚未還
耳不旬日當愈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
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
與語語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
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
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
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
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即爲病者耳

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
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
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
吾善視鬼汝但爲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
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
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
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既而閉戶相鬬毆數食頃
裴君益恐其家童惶惑計無所出及暮忽闃然不
聞其聲開戶視之見三狐卧地而喘不動矣裴

君盡鞭殺之後其子旬月乃愈
尹瑗者嘗舉進士下第後爲晉陽董原尉既罷秩退
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
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聞明公以文學自負願
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延入與之語且徵其說云
家僑居渭上歲與御史王君皆居北門今者寓跡
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其敏辯縱
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
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隱

謝蔣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為發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歲來夢中有窮盡之兆瑗即以詞撫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醲醞一瓶遺瑗宋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為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即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明瑗曰王御史并之嗣將往歲戍於嵐川為狐媚病而卒

已累年矣葬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穿後為御史窮語其事時唐大和初也

元和中有許貞者家于青齊間嘗遊西長安至陝貞與陝從事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擁其衣裝前去矣及貞醉寤已曛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即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密貞既亡其僕馬悵然遂扣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貞即問曰此是誰家曰李外郎別墅貞請入謁僮馳以告主頃之又令請客入息于賓館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經典圖籍裀褥之類率潔而不華貞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沉醉不覺曛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止貴客寧有間耶貞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者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談話甚敘博貞愛

慕之又命家僮訪貞僕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設饌供食食竟飲酒數盃而散明日貞晨起話別李曰願更留一日侍歡笑生感其勤即留之明日乃別至京師居月餘有欵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貞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于陝郡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為姻好故今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為何如貞許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貞至大喜生即話獨

狐況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成禮妻色甚姝
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歸青齊自是
李君音問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
氏嘗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
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況
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貞叱之乃終無倦意
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貞挈家調選
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

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陝郊又十餘年
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
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幾被疾且甚奔
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嗚咽
流涕自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
寬罪有以使得盡言已悲惋不自勝生亦爲之泣
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
在側以爲君累尚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
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

芥獲罪體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
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
世間人爲嗣續及其氣絕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
骨爲讐得全肢體瘞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
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
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卧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
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
人禮葬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荊棘間無所見
惆悵而還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其骸骨皆
人也而貞終不以爲異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
四年秋自邑中遊出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
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
今爲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與紙筆書其事
妾得以執詣邑長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即揖韋
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
醉於是注酒一飲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
引數犬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爲一少狐韋

大恐視乎中足乃一髑髏酒若牛溺之狀言因病
熱月餘乃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
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祀綿遠慮有摧圮即經費
計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將毁撤既啟戸見有蛇萬
數連貫其地蟠遶如積擢首吐吻若龕噓之狀寺
僧大懼以爲天惜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毁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
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

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
居焉人有告於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
九年居相位稱冡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
其易世之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伍玄宗倚仗貴
爲人臣莫若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
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將毁其簷忽有蛇
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復毁焉未
幾林甫竟籍没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傍大木週數十拱突然
勁挺合百尋往往有疾風迅雷震發其中人望
見其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光
亦隨滅開元中有呂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
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將伺之於是挈衣
衾止于亭中以伺焉後一夕忽有大風雷振于地
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坐
果覺有物蟠繞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回視見
二老人在身後子春即奮躍捩臂轟然有聲其縛
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雷失齋聞亭中腥若鮑

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
相告來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
無風雷患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廣
二三尺蜿蜒若蟠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
無畏師呪之蛇次水瀕洛城即説佛書義其蛇至
夕則爲風雷來若復靈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
當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於世耶速
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慚色頃而

死野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遺所謂坱洛水潴城之應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爲利州錄事參軍居于官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日群蛇又集於庭生益懼竟其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群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慶其吝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

於是其家僮震懼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徵刺史即李行樞也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于睢陽之郊止桑木中有群鳥千數俱率其類列于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蟲蟊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群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其傍或擁其後若傳呼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眞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帛百端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鶻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其海鶻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

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鶻獻焉

宣室志卷之十

宣室志補遺

唐聖朋　張讀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僑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鏗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一闋員且驚且異翊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及聞其聲

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其爲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壞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苔蘚其光隱然有文漶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祖子玉古磬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星忽見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　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

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繢仿彿近乃雙鬟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翺所因駐謂翺曰郎非見待耶翺曰步此徙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翺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翺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帟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翺愕然且懼不敢固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翺相見坐於西軒謂翺

門閭甚邃遍植花故欲一與君一醉耳翺旣請解美
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盃
命酒遞酌翺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
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
問耶夜闌謂翺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
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贈翺悵然因命筆賦詩
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
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
某亦嘗學爲詩欲荅來贈幸不見誚翺喜而請美

人求絳箋翺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
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
却歸處曉鶯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翺嗟賞良
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帳命燭登車翺送至門揮
淚而別未數十步車輿人物盡亡見矣翺異其事
因貯美人詩于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
舍逆旅因步月長望追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
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
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

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旣吟
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
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車也翺驚問之騎遽
前告郎駐車使謂翺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翺請
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荅曰將之弘農翺因
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來行可乎曰吾行甚迫
不可待即褰車簾謂翺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
言竟嗚咽不自勝翺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
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

曰願更酬此一篇翺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
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
堪恨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
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翺
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爲怪
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
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
數月以怨結遂卒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嘗居中嘗自龍

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屹不前雖鞭策亦不動惟聳耳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懼即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西來漸近乃是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過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卑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而出者長佯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聲或驚叫聯聯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迨明而絕長駭異即其告其鄰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鷄犬亦無存焉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飛者曰煞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州與郡官畋于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

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何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畋嘗遇一妖鳥事與此同

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經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將至叟大懼及曉與子偕往郡南即察其地約丈餘得一鍾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嘆郡守具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李休甫賀其鍾祥告示天下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甚多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扃鐍爲庫貯一夕月皎有

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色甚多果庫吏所見者犬之色衆方悟焉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人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歙歘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有丹柱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言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元和中博陵崔轂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轂曰幸寄君硯席可乎轂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轂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轂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及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轂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轂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轂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轂因取書錄統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常忽不安自念爲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輭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然有聲然遂巡行道三十人或馳

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群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人成其行數耳不然安得獨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杖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礎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

雙耳

開成中河東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於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若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忽引其首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即馳歸且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見

初唐有神像範金而製得之隋朝有術士銘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局其殿宇甚嚴玄宗嘗一至其殿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虔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虔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

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九年盡契其占也

闕史二卷

（唐）高彥休撰

明姚咨鈔本

唐闕史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唐高彥休撰。彥休始末未詳。書中鄭少尹及第一條，有開成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語。考舊唐書高鍇傳，鍇於大和三年以吏部員外郎奉詔審定敕試別頭進士明經。開成元年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尋爲禮部侍郎，掌貢部者三年，出爲鄂岳觀察使而卒。鄂居正江夏之地，所言官品事蹟俱合，則彥休當爲鍇之從孫。惟新舊書皆失錯之里籍，遂不知彥休爲何地人耳。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彥休自號參寥子，唐藝文志註亦同。宋史藝文志載闕史一卷，註曰參寥子述。又載高彥休闕史三卷，分爲兩書兩人，殊爲舛誤。又黃伯思東觀餘論有此書跋云：敘稱甲辰歲編次，蓋僖宗中和四年，而其間有已書僖號者，或後人追改之。今考序中自言乾符甲子生，乾符無甲子，當爲甲午之誤。下距中和四年僅十年，不應即能著書。由是以後，惟晉開運元年爲甲辰，上推乾符元年甲午生，年當七十一歲，尙有著書之理。然則彥休蓋五代人也。是書諸家著錄皆三卷，今止上下二卷，似從他書鈔撮而成，非其原本。張耒宛邱集稱黃長卿嘗辨此書所載白居易母墮井事，此本無之，是亦不完之一證。然自序言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二卷，又似非有脫遺者，或後人併追改其序歟。王士禎居易錄譏其首載李師道之黨丁約獻俘闕下，臨刑幻化仙去事，以爲導逆。其說甚當。然所載如周墀之對文宗，崔鬪之對宣宗，鄭薰判官之膀子，盧攜之譏鎮州，皆足與史傳相參訂。李可及戲論三教一條，譏伶人不當授官，持論尤正。他如皇甫湜作福先寺碑，劉蛻辨齊桓公器卑長鳴非姓等諸事，亦足以資考證，不盡小說荒怪之談也。

闕史序

參寥子高彦休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補史野史雜錄雜記者多矣貞觀大曆已前捃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尚者資談笑者垂炯誡者惜乎不書于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復再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于小伯宗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于摛綱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用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偷搆逆翠華幸蜀縛虎未期鳴鑾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存三四爲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以約年代爲次討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葅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闕史卷上

丁約劍解
鄭尚書鼠妖
裴晉公大度
滄州釣飛詔
李文公夜醮
李丞相特達
崔相國請立太子
杜紫微牧湖州
韋御史鐙怪
秦中子得先人書
眞陵開山
趙江陰政事
李僕射方正
榮陽公清儉
吐突承璀地毛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周丞相對敕
路舍人友盧給事
揚江西及第
裴丞相古器
許道敏同年
鄭相國馬嵬詩
齊將軍義犬
鄭侍郎判司勳檢
盧進士辨字

丁約劍解

大曆初韋行式爲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常耽玩道書或神仙脩鍊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悽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

留也然恭肅勤左右二載于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其非碌碌求食者尚索俗鬧耳有素一粒頤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懷衣帶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贈室終當棄俗尚隔兩壓子威曰何謂兩壓對曰儒謂之世释謂之劫道謂之壓善壓此亦復避寿後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亦後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教邑宰及

縱心之歲毛髮皓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遂京師夕于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刑將執逃師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伏叢衛桎梏纍纍其中有一人乃丁約也及接叉肩長驅而西鬢髮強壯無昔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曰則已見矣微笑謂威曰尚記豫叩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于郵舍壁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子威携手於漢亭話闊別之恨且歎威之

衰耄威謂曰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君奄宅天下何為私救巨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我蜀国勝辞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詩乎又謂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有劍解水解火解唯劍解冥縶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戮害者以此委蛇耳異韓彭與冀壤异也其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也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授書囊以進亦娓領之威又曰其得親用書促令著難以為明處衢寓目豈既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月畫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

大限方及君於此時盍一訪別言訖還館復入穴府校以坐子威都往温泉日已晡矣風埃坐起夜中雨果大澍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再宿方霽則王媪有夢于外館者復三日不復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飫僕餉馬詰旦往棘場候焉亭午開方號令廻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俾因縱至丁已誌焉還目子威笑頷三四及揮手之際子威独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因躍出而南顧衆之已隱之以遁入於須律言當之蜀晩

衣換觴与咸對飲云某自此遊遍矣勉於奉道猶陽兩壓當奉候于崑崙石室言訖下襆亭冊冊西去数步而滅

參寥子曰上古已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畧生死之事所謂何嘗莫人愚嘗思之得非名利喜桂縛其身乎富与貴能膠糊其心乎嗜內膠糊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風清真之氣無從而入

滎陽公清儉

尚書滎陽公鄭澣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所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亦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陋廣而公心独怜之問其欲則曰某為本邑以民侍久矣思得承之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清耆重德為時所歸或致書于郡守猶胥之使指也將脂轄前一日召甥姪与之會食有蒸而為餅者鄭孫搴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愕曰皮之与中何以異邪僕嘗病浇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朴敦厚風俗是独怜子力用躬衣文豈知恨惟於稼穡索何嘗淳有甚於王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弃餅表鄭孫錯愕失攄留而承之公則尽食所弃遂揖歸賓闥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鄜尚書鼠妖

許下鄜尚書士美元和末為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志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風興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韡未及脂足忽有三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鶚叱之畧無憚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甚迭墜于韡中珠目錦身天長竣細嫠勃匕起於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脏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為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褊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貞剛廣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直為郎南宮時乗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兄之植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窘且甚常因積

湜門无轍迹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為言者由是畢詞厚禮辟為留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錫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信浮圖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无玉石俱焚者我固多捨討教所得再修福先佛寺竟樓飛閣瓌玏璀題就有日矣將致書于祕監白樂天請為刻珉之詞公与樂天俱异平年傳法堂師弟子植正郎在坐忽發怒曰近捨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

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坐客傍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為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頻怒口精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嘰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澁不能句其句讀畢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碑在寺西北廊王右僅院廢中人家往有本因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

怒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為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巳上矣錄正即誌試不文小校既怒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為其害公聞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惠幼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記送絹九十七百有二後建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為思詵其數補同亦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輦貨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降泛舟之後正郎領受之無愧色還下

急之嬰性狷人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椹机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悞詬詈且躍呼杖不及則掄噬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侍才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直氣誣晉公而生尊賢容衆之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今懸雜殊矣至於皇甫正郎螫指而渤殺巢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吐突承璀地毛
仲毛云必也正名乎近世縫掖恥呼本字南省
官屬則曰版圖小績春闈秋書北省官位則曰
紫微貂蟬則坡夕拜未嘗正呼其名豈宣父之
本意也左軍右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顧及將敗
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嘗華一室紅梁粉
壁為謹詔勅藏諸務之所一日晨啓其戶則有
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且恐事洩乃躬
執箕帚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豐有知者曰
姑為我微行省闥之間伺其叢譚有言者否甥
宗教歎躬而往至省寺即詞詰守衛輒不許進
方出要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迴笑相謂曰東
廣坤毛可以為異矣甥馳告曰醋也大知之矣
中官謂南衙無貴賤皆呼鋪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為東廣
地毛為坤毛矣承璀笑曰其可郤何或令專否
北司則乳龍莊宅內園弓箭皆得以文呼也矣
明年承璀以託附澧王潜圖不軌籍沒其家
丞相專命朱衣吏引馬
丞相河南公專晉國夫人京兆韋相才辯強明
資質瓌秀嘗登樓軸簾俯瞰阡陌軒車繡紋綵
過樓下俯蓋攝馬若不自安而晉國怡態自恃
无蓋避色一日命婦朝觀皇太后伏鼓緣下晉
國出宅持升步輦執燭者双前步引晉國怒不
乘馬得有中書緋衣吏二人方請事于丞相門
晉國謂曰第持炬前導緋衣吏辭以前等有覲晉
國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
則以自我為始吏逡巡不得免乃持火登騎自
是宰相妻出得以中書朱紱吏為騶導
滄州釣飛詔
大和末司公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九年十一
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度于時寒
氣方隂河冰層合以詔急驛遣截冊中流水勝
舟覆舟人叅溺詔書隨沒守者以狀聞水工大
恐失腳捽地走東西階乃連使飛令縠策相杳
以又復為命守吏驅衆敲冰扶詔搜索六日竟
不得渾河奔滿崩騰東走度其之去不啻千萬
里也水工又謂津吏曰王命與大尔吏不赦俾
有斯陷且不得詔吏元大小一死之吏輩得令
大恐於是相與言曰吾師信於用刑今不得強
吾族之血當殺於河畔枯艸矣然河神陰隱遇

故設天子之書而思嫁禍於吾輩式請師禱祭
異憑影響而有以復也水工乃命具蠲潔投詞
而祝之詞卒酒瀝劃然有聲若飛霆橫蹕地動
水響倏而視之則河水中斷二十餘丈闊開三
四步泥緣一鈎而出策印微濕封角不敗
議者曰黃河流激大水既合而布封一尺輕止
半升長水之下六日之久復以一綫相遇斯蓋
水神河伯以乏泥緘矜蛟魚輩推鱗翼[illegible]而歸
之時有遠事掾宋儋為記甚悉然多歸美於水
上議者以此傳之

周丞相對敭

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常鬱鬱不樂偶幸兩
軍毬獵宴會十減六七寵錫之命左鮮於右蓋
上意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得風痺稍
閒延英初對宰臣時以藥餌初平台座累奏宰
後諸司及侍制官並不召對蓋慮宸扆之疲倦
也及仗下後又坐思政殿挾默良久左右侍衛
者屏息不敢進上徐謂曰今日直翰林者為誰
學士院使奏曰中書舍人周墀上曰試命召來
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賜酒三爵閤

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illegible]臣不
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堯之
聖虞舜之明殷湯之仁夏禹之儉上曰卿豈唐
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蹤堯舜湯禹所問
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汝南公震懼惶駭又再
拜而言者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誕敷
文教銷偃武功蕭韶備奏車書順軌是以臣竊
謂羲昊軒頊綿可抗衡至於周之成康漢之文
景曾不足比數[illegible]可以赧獻亡国之君而上擬
睿德式伏願陛下無執撝謙之小節以為社稷
之大幸也則天下幸甚生靈受福非獨臣之願也
上又曰朕自以為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彊諸
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因以為不及也既而龍[illegible]
掩抑泪落衣襟汝南公隕越于前不復進諫因
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是後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翺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
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通
鬼神之言事頗中□郡肅敬如事神明公到
郡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客甚倨公心忌之愚以

栁批抗声謂曰仲尼大聖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曰不然独不見阮生著无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遺病沈困者宴安酖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逾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明白內饋果嫰食昏瞑百刻不瘳徧告醫藥曾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叫〻而泣且婦罪於公之極枯李生也公以伉儷義重息徽情牽不得已解縲絏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梼之某甞墨冢同焚當何脫免仍誡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教即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宜礼教紙皆候不能奕約則又再書燭炧更深疲於毫硯克意一幅繕札精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并符以焚聞呻吟頃減闔室相愛黎明李生伏謁公深德之生曰褐則可免猶謂遲〻誡公無得漏略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教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為精謹老夫未嘗妄也生日譚何容易詞祝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謬之文

悵

也公驚愕慙赧避而拜酬之辱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病亦漸減

路舍人友盧給事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相異情相善紫微清瘦古談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卧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春吳所尚而墳麓其交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暇夕拜持欸家入光及路門紫微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撫犬於炉酌盃於机忽聞盧至曰適我願兮徑偷迎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頃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微貞慘曰竊看權門所不忍視且有風分徒勞汝形朦瞢一壺能同暮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潔勻越中二飲器我與給公儷食夕拜拫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且犯冷且欲避征已市血食之加蘇者飡矣時人聞之以為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李丞相特達

丞相隴西公之東豹衛也以特達自負奧服民間時嘗旅遊單懷寓王氏別墅記其王世先世溥官子孫以力稼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汧相傳之及佐佑大化王氏子費諭限官牒來謁蹇驢村僕不得与鳴珂武衛者較進則隱於執金櫃坎舍伺效興出拜子道左汧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易饌之逾旬以前御除大理評事且顏吉鈿軸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獄寺有新莅官者必寺察舊委檄此則在朝五品已上清資官蓋識為国家慎刑讞也王氏子眾耕客長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注不克詣淩謁相門機務方縈于外無有為導其姓氏者既不果謁俟□舍如前步輦始過則凫趍以進具導前事相君問曰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試乎亦曰無襟袖何貯則篆〔〕軸以進丞相好中嘗置毫硯遂擁有騎批績紙曰中書侍郎兼礼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語廷評曰寄謝諸寺諸曹長此亦五品已上清資朝官也時議許以特達称

楊江西及第

尒渭楊尚書敬之生江西觀察使戴江西應舉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々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記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為文甚高且有屈蟠特授訪卓澤方急色目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門人未至京国楊公識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于逆旅舍有秣馬伺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於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遂廵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次与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体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隴居揚公曰不然吾馹所行賓於庠序命江西賓夕与之同処楊公朝廷旧德為文有凌轢韓柳意尤自得者垂山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因之向北鞘之高日鹽鬪之之性未周東西美擇冀聯乙門亨成矣見若劉東祖乙戚矣々逞買々其成陽矣故拔寺法李太對常所論含是各大称濮陽藝華于公卿間人情翕

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麵之寒者一夕
腹鼓而卒揚公悅痛嗟駭捜囊甚貧鄉路且遠
力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學無微汝
之一名亦不可係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
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論之夏首特閱送于天
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戕今則不然
竹林七賢者陳晋阮籍沛国刘伶河間向秀什
以官高士矣是欲慇恩守㫄因以望題〻畢揚
公閑步塔下仰視之則曰弘農楊載濮陽吳當
恍然如夢中所覩

崔相国立太子

丞相太保相公莊毅弘厚清雅公忠善誘後来
有佐時許国之志時以藝秊進者一參講席如
登龍門初詔以綉衣自洛朝覲訪別丞国寺僧
神照〻亦近歳名僧無出其右者謂曰弟子忝
官西上師有何言贈別僧笑曰大哉臨別之問
公避席以請則曰惡事不爲賢人也善事不爲
聖人也崇高之名傳施之利天下公器也与中
共之無或独擅無亦多取独擅多取禍生其中
矣丘軻其由病諸言訖而別相公不諭祥寓感

佩迎於青雲爰立作相時宣宗景化惟新求理
方切特擢相印洽人望者十捻不易崔公春秋
鼎富登望雲高朝野人情謂可以继汾陽王二
十四考矣一日檣顧問於便殿宰臣斉進上曰
朕以時和歲豐万方無事欲御楼肆赦以荅天
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楼所費至多宣下
須有名目次則頻行赦宥実啓倖門今遼戍未
賜未克臣不敢阜〻商議俟至中書召有司計
度續具申奏上不悅曰遣朕何処求御楼名目
太保奏曰臣聞太子是天下之本実繫萬国之

心乞壱是司国朝盛典陛下儻能大礼則豈唯
肆赦兼可郊天時上方餌金石藥求長生之術
遂致躁渴不康内外無人知者疑忌方切惡聆
斯言逸首久之不復頓開從旬日罷知政事持
同列惡其太勁有以危語巧中者所賴自居台
席人情攸帰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動搖不尒則
憂在意表老僧贈別有斯驗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東公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
宰字捻曲阜者耕人墾田得古鉄器曰盎腹容

三斗淺項庳足視口矩耳朴厚古醜蠹食於土
壤者｜洗滌之復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
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兗州有書生姓曾等八
体書于男召致于邑出盎視之曰此大篆也非
今之所行者唯其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
會于葵丘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
勢存焉及華致於河東公之門公以為麟經時
物得以為古矣室之楣鍾决郜鼎也視革之瑕
輒引親友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華声為至寶
公後以小宗伯掌文李柄得士之後生徒有以
盎室為請晋裴公一日設食會門生器出於庭
則離立環視迭詞以詩独劉舍人蛻以為非當
時之物乃近作矯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說乎紫
微曰某幼專丘明之書齊侯小白謚曰桓公九
合諸侯取威定伯葵丘之會是弟八盟（齊桓公）
（三年卽位十六年會于諸侯二十七年又會于幽七年 年伍陽穀四年會諸僖公五年會首止七年）
（會寧母八年會北九年 會葵十五年會葵丘）
又案禮經諸侯五月而
葬同盟至既葬然後又虞既虞然後卒哭卒哭
然後定謚則葵丘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
此乃世矯作也裴公洗然始掞立命擊碎然後

李爵終推而罷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後特李益清物議人情待以仙
格紫微恃才名亦頗縱、色嘗自言有鑒裁之
能聞吳興有長眉纖腰目有顏神仙者罷宛陵
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
旬日繼以洪飲睨覩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
得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
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觀得以寓
目愚無恨焉使君甚悦擇日大具戲舟拒棹較
捷之策以觧姜謗尚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
則循泛肆目竟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
里婦携幼女年降小捨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
接致綵舟欲以之語母幼惶駭如不自安紫微
曰今未畢去第存晩期爾遂贈羅纈一篋為質
婦人辭曰他日無狀恐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
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
筆於綵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囊上厭後十
四載出剌湖州之郡三日卽命搜訪女適人已
三載矣有子二人矣紫微召女及嫁者詰之其

夫處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謂曰且納我賄何食前書毋即出焉翰步示之復曰待十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熟視旧札恍有適剌曰其詞也直因贈詩步導其意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緑葉成陰子滿枝翌日得聞於好事者

許道敏同年

貢士許道敏随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逐冬主文者將蒞事于貢院謁於相門丞相大称其文學精博宜在公選主文受簡揖額而去許潜知其旨則磨厲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邀道敏為擯贊道敏乗其喜氣縱酒飛章援毫萬譚極歡而罷居無何時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部人情忌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尔後晦昧壞坎不復聞達繼丁家故出二十載至拾遺小兵部知舉年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侍郎讀一舉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則於出成之冬擯導外郎鵲橋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厘何啻千里

韋御史鏞在故山比從事帝京殿中嘗語幼年尚在庠序甫書雲郎建夜自季舍揖書以歸及堂寢聞其無人獨扶室有擇火羔由之所因窺之則鏞長數尺久而復伏如是者三四終爹大恐奔出于門方見其家悪於宇下嘗時眞之具爹神色慘慄且告之故 即比之以為稚子妄語也俄頃俗入其主庖青衣就鏞賊爭仍貯嬰孩於懷抱閉嬰湧身須臾因墜於鏞中沸油浪湧青衣大呼大已及座長幼奔救或決以水焰則益熾蓋膏水相反也乃雖擲豎氈蒲毯之類久之方滅滅後視嬰已燋爇矣閤室驚怖為之罷節莫青衣亦以心悸而終

鄭相國題馬嵬詩

馬嵬佛寺楊貴妃縊所迩後才士文人經過賦詠以導出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於塵土紅淒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高清而無逃此意独丞相滎陽公畋為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後人觀者以為真

輔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粃顔謝笞撻曹劉
爲渭南縣尉日嘗有題緱山王子晉廟句爲絶
唱其中警策之句曰曉花珠弄苑春葯玉生菌
楚枝紅絲瑟秦郎白雪簫衣逢星渚浣丹就日
宮燒句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霧雲鵲翅髮氷
東虎章腰講者以爲偶遇評於精詮當在李翰
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書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蓋先競慎誠信四
方竇賈慕之如歸蔵獲英利蔵鏹鉅萬一日逮夜
有投書於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書則蒲紙加
蠟昧墨斜翰爲其先考所遺者且曰汝之獲利
吾之冥助也今將有禍校厥訟故先竟且然
吾已請于陰騭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夕于
春明門外逆旅伺備縑之隨齡者三十有五緊
帕之候夜分則往灞水橫梁步及石岸見有
黃其衣者乃置於前禮祝而進必當可免或無
所遇即挈縑以歸善討家事急爲竄計禍不旋
踵矣少年捧書大恐闔室事服而泣專誌朔旦
則捨弃他事淨沐根衣宵于青門之外儀若不
保矜候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橫梁怙於
无覩至則果覩一物形質恢怪蓬頭黃衣交臂
東膝俯拄而坐俛首以寐少年載籌載喜捧縑
於前祈祝設拜無敢抑顧急驅而回返轅相慶
以爲幸免獨有僕之司馭者疑其不直嘗未適
旬銅臺始偏復有掛書者厩早立揄之乃獮字
集庠亭導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蠟昧札如上詞
曰汝災甚大畏之壽弟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
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刑伏始末許于縣官
詰問伏罪遂寘諸人故桂府李常侍叢剿錄云
年詔牘敘年前尚在往往爲朝士取去
參寥子云巫蠱似是其孰能辨小則蒲紙大則
桐人

義犬

禁軍大校有姓名而亡姓者旅以馳騁大承恩
寵以是假御史衙至于劇邑家畜良犬四嘗畋
迴廣中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壞拒明喉嗌牙間
以出如隱簇縛然后食厥則復至齋窮異之一
日飭僕伺其所往則抱垣拮窶有毋存焉老瘠
跻織吐哺以飼者亦義者爭致久之乃命箍牝

而歸以敗首席温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繞
首若懷感激尔後擒奸逐捕指顧如飛脅持尾
獵獵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彌加勤又更往
館脅亦俱落犬嗥吠終夕吼吼不輟越月持喪
事於丘壠則留四犬以禦奸盜及懸窆之夕斷
犬獨奔逐路土成坳俛首叩棺見血揜土未畢
犬亦至斃
參寥子曰噫被毛於蹄走而能兩有忠孝嗟夫

眞陵開山

丞相夏侯公為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選陵寢
雖山形外正而蘊石中頑丞相銜命以豐價募
丁匠開鑿皇堂彌日不就京府兩邑隸納鍛具
聯車以載轍迹相望至則鑊鑪以決之且煎且
鑿役百万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丞一
暨石工告畢百步衷然於栢寢之上得折釵半
股其長如掌御於碩石間匠者杯取以獻夏侯
公公以陵園甫及聖情哀慕寢而不奏二古巨
而寧無糗驕索海陵谷其可謂誣

鄭侍郎判司勳校

吏部鄭侍郎薰介潔方廉以端勁自許朝右畏
憚咸通初有德音云官階至朝散大夫者許追
崇先世及妻以邑封至正議大夫者用勳廕子
至光祿大夫者得家服廟祭設棨戟一日內侍
有牒言前庫使正議大夫內謁者監某乙請
以恩例用階廕子吏部牒司勳判檢云大曆中
魚朝恩曾有是事鄭公怒吏判其後云正議大
夫誠宜廕子內謁者監不合有男有司其以比
牒自是無敢復請者後以駁食百口困於朝倖
白執政以外任為請將辛以公清望碩德議假
端揆出判華州擬狀留中不出論者或以為當
失律於宛陵上意遷於再垂分閫而僕射李公
亦嘗不利於鏡水何三擁朱輪於蓮華峯下式
蓋以三峯且無戎機不作藩符止類閑輔即丞
耳今者恩命不行寔以剛簡為幸臣所忌

越江陰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趙弘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
著稱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
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覈之時有楚州淮陰農
者比莊頃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
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

方契書量驗且言未嘗償本利以贖至期果以
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弟檢置
契書期明日以殘貨換券所陽信宿且持過家
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責餘鏹至遂爲西鄰不
認矣且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
于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宰邑謂曰誠疑尓冤
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之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
于州州不能辯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
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于趙宰趙宰謂曰縣政
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田

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
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尓果不妄否則又曰
爲敢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實法乃召捕盜
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堧曰有駁啸而寇江者捽
勘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
狀俱以西鄰指之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
唯持刃截江舁待蔵匿追牒至彼果擒以來然
西鄰自恃无迹未甚加惧至則寘于庭下趙厉
声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因則號与泣隨
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辨證甚明且姓

氏無差或言僞而坚則血膚取實因則大恐叩
頭兒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
錦綉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
因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
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細絹
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
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
復謂曰汝果非寇盜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百
千遂引訴鄰令其偶直於是慚惧灰色祈死願
前趙令梏拮往本土撿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徼者卑察
之政無由入知史氏宜採此以廣博朝循吏傳

韋進士辨字

進士韋長鳴者適計求試於春官日袖狀詐吏
云某姓韋今爲筆引據者易爲韓音毋誠姓氏
之僻而援僞吏得以侮易之实貽宗先之羞也
主司初不諭久之方去云方曰尖口亦何畏耶
長鳴厉声曰不然㮴能所通声教所暨文墨之
柄属在明公明公倫以尖方口得以丑書則台
州吴兒乃呂州关兒也主文者不能對詞場目

為李妖

李僕射方正

三峯端揆李公有居弟在長安修行里其寢隣即故日南楊相也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君選妓教箏以宰輔不可外館揀宇充使事者獨書閣東隣乃李公宅舍也意欲吞之患進久矣且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為必遂及者復札大失所望又逾日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欲以厚價購之或曰水竹別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與其精勤初意竟無迴命有處士者知書善棋加之敏辨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之托其諷諭王生忻捧其旨勇於展効然以李公端直候良使者久之一日公遘疾生獨侍坐公謂曰筋衰骨弱風氣因得乘閒而入所謂空穴來風埃物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其心憂之果致徵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棲构未巢矣且知貴器換緡未如鬻之以贖膺奔李公下急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餓死餧寵而死爾其死命也先人之弊廬不忍為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別自是王生及門不復再接矣

閑史卷上

闕史卷下

參寥子高彥休

鄭少尹及第　盧員外題青龍寺
崔起居題上馬圖　崔尚書雪冤獄
李可及戲三教　夢神醫病者
渤海僧通鳥獸言　御樓前一日雨
王居士神丹　李尚書神力
賤買古畫馬　韋進士見亡伎
盧尚書莊墮雷工　泗州風狂尼
迎佛骨事　丞相蘭陵公晚遇
壽安山土檣　韋相國指揮鎮州事
太清宮玉人　盧左丞赴陝郊書
楊尚書補吏　薛氏為左道所誤
軍中生鑛　虎食伊潘
藍田貢冰　東都焚寺

鄭少尹及第

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類寔繁其間亦有牽合委曲以成其驗者今復有前定卓異之說且非誕妄故附于此長安嵩汚甲之族有滎陽鄭氏常為顯言其先祖故河中少尹諱復礼應進士舉十不中所司選困厄且甚千福寺有僧弘道者人言晝則平居夕則視事于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蒲亞不勝其窮蹇憤懣則擇日齋沐候爲謁答揖之且曰某未嘗妄泄於人知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之不能隱忍耳勉旃進取洛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名也蒲亞拜請其期道曰雖居先朝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勝三勝之前猶梯天之難三勝之後則反掌之易也蒲亞憫怡不諭復再拜請語四事之目弘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為異矣其一須是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礼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捷率須依此蒲亞雖大疑其言然鬱鬱不樂以為無復望也唯敬謝而退至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名姓於主文者蒲亞以其所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之二年新昌楊相国再司文柄蒲亞私喜其事未敢泄言來春遂登第第二名姓張名知実同年

非

郭八郎名言楊論豈奇嘆且久因記於小書之
抄私自謂曰弘道言三牓率須如此一之已異
其可至于再乎其可至于三乎次至故尚書右
丞諱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籍之譽以主文
再知舉試日果有暮周之恤尒後應太和九年
年年敗于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愚江夏
伯祖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
第二人姓張名宗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于小
書之抄三牓雖欠其一兩牓且無小差閤門之
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
不知所往次至故駙馬都尉諱顥應舉時蒼轉
洽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再司文柄都
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
名京三牓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舉第二人
姓張同年有郭八郎偷嶲驗嶲須及於斯非尤
播可丨者尒後崇陽之弟姪就試如破竹之
勢迎刃自解矣以其前定稍異故書

盧員外題青龍寺

盧駢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扺青龍精舍休
于僧院詞氣悽慘如蓄甚憂者吁嗟往復於軒
檻間僧問不對逮夜討愁歸騎徘徊四顧從命
筆硯題於南楣曰壽殀銘云命帶桔亦大偏不
知雷氏劍何處更衝天題畢草草而去詩句出
官較旬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人輙話其異

崔起居題上馬圖

崔雍起居譽望清峯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
展之跡萃於其家常寶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為
登畠之上咸通戊子歲投祿二千石于和州值
龐勛搆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歷郡右史儒
生非技拒所及矣乃命小將賁羽擲牛酒犒賊
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為請由是境之劉戮之
患雉矯為欺諭而奏表自陳時宰有不協者因
真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後有得崔居所寶畫者
軸抄題云上黨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
徒唳天命如何字唯真迹不書時日識者云聞
命之後攜翰又此其預知耶復偶然耶

崔尚書雪冤獄

尚書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剪暴為天下吏
師先是有結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
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

織于彭門值龐勛搆逆穿於疑域逾期不歸有
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胤之屬妻嘗善價募人訪
於賊境之內四稔竟無得其影迹者或曰已死
於巨盜而掠其財賄矣洛城有楊軋夫者以善
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於事且
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
則曰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墓
墓矣遇劫挍乎身并矣妻號兆將去節又勉之
曰陽爲已晚幸擇良晨清旭更盍訪問當爲再
視妻誠之他日復往楊策布筮宛得前卦乃曰
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感禮者
弟擇日舉哀成服髽髮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
且悲且恨以為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
主辯雅謂其志則又謂曰婦人氣怯而積財賄
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
納夕則禿襟以俱之晝則擬寇以餌之妻多楊
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撫
優產又逾月𧸖貨旧業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
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詔大赦就擒外脅從其
間者宥而不問給篆為信縱歸田里可久既歸

迄洛痏痒瘠織丐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
主矣由詐妻室不知所從展轉飢寒循路號咀
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
欲為揖認則訶譴詬辱僮以身免妻愕眙以異
復制於楊可久不勝其冤訴于公府及法司按
劾楊皆厚賄以防取證於妻遂符其妄特屬尸
正長孚不能辯姦於是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
其脊膚挍丨纏可久冤甚遂相縈殆將遠忝俞祿
未絕洛尹更任則銜血訴冤訴於新政新政亦
不能辯其所鞫吏得以肆其毒於簧言且曰以
其獄訟旧政者有漢律在則又投黃甿邑之遐
者俾執重役可久以背洒血而目枯為時博陵
公伊大尹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便再領三川獄
吏屏息覆盆爭矣攬轡觀風化之三日諳鈐訖
從所出可久以至仍勃吏捧軋夫一家并素鞫
者同拴其頸且鈐可久瞽籍家服玩物所存尚
夥而鞫吏賄賂皆迹昭爲既搥其脇復血其背
然後權髮折足同弃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
時雖畢作訴丨丨複鬱新獄之日陽輪洞開通
逵相慶有出涕者沈冤積憤大亨暢於是日古

猶吏孰能擬諸

李可及戲三教

優益師曹見於史傳是知於倫優笑其來尚矣如開元中黃幡綽玄宗一日不見則龍顏為之不悅而幡綽往往能以倡戲匡諫者漆城蕩蕩冠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流輩雖不能託諷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為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曰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益寵歡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參寥子曰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翫經典好古博雅常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者善習古樂為法曲簫磬琴瑟戛擊鏗摐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上其常朝服班坐以聽旬全奏相顧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賜貢院充試進士賦題又命授尉遲璋官丞相滎陽鄭公覃擬王府率時有左拾遺竇洵直上言以為樂官受賞不与多亍之金無令澆清秩滎陽公曰王府率是六品雜官居謂之清秩優授洵直可否時上方銳意納諫亦優容之今可及以不稽之詞非聖人之論狐媚於上遽授崇秩雖員外環衛而名品殊過時非無諫官竟不能引證近例抗疏論列者吁

梦神醫病者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毘沙門天王者不詳誰氏筆跡而精彩如動祈請輻湊傳有神異嘗有民居新昌里也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其室甚富有妻且少視之蔑宋也毋氏嗞泣徧訪醫巫竟無能療其病狀一日自言

欲從釋氏且不能披錙其可見首而縮体乎毋
徇其欲有置繪壁之下摩施主僧賊食於寺廟
適句善窺窺有人醒形錢服婚加於肩弓梏其
背特筋類繪以食病者復若嚴懼促迫咀嚼嚥
扨沽不甚其憂所食丈適然而覓綿骨木強矣
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適月以力先是業
軍懸弧矢之六石者于門且示曰能引其半者
斯粮以賜至滿者倍斯氏應募適引而滿於是
服厚祿以終身

渤海僧通鳥獸言

公冶長通鳥語介葛盧辨牛鳴者在格言固非
妄矣咸通初渤海僧隆多瀰者寓于西明精舍
云能通鳥獸之言性性聞鳥鵲鷲雀喧則就休
咎及閭巷間事如目擊者佛圖澄之聽鈴鐸不
是過也一日秋暑方炎與小朝客數人聯騎將
納涼于城西別墅路過牝豕引諸豚而行家家
有声一朝士戲曰此豬有語否對曰有之人自
不能諭也又問曰所語何對曰豬顧諸豚云
行行向前樹陰下吃你料其不遠當遇宦欆
而止且飼群子矣諸朝士頗奇之因緩轡以偵

果適溝不沒過圈不奔直抵木陰蹇乳諸子亦
從責臣宅之迎問之無小差咸後中官主禁旅
者將籍名於軍亭蓄僧不樂枝錫出京不知所
往

參寥子曰夷夏之言不通人獸之言固異適而
修之可也殺而食之可也非礼非義勿欺於前

御樓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歲上以年和時豐思減罪免罪乃下
詔以其冬御丹鳳樓申肯災肆赦之命有司擇
用十月十日上近歲以知星食祿者止能勝柱
選日不赴風雨之候前一日百司歲事向畢已
時風雨暴作上仁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
祝及未而霽人心甚悅記有司令市良土以夷
樓前地奈之所時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於是
叢令兩邑各載土者以集事先是有以使輸齎
土而鬻者每乘不逾三十錢至是率時之急豕
豪其價逾倍乃止兩邑宦吏有司捕盜者專其
爭處價不廉慎未敢發李公以義取向晚閱率
不集坐退朝別館朝市即府有視事廳于院其尸中堂具楛梏鞭
樸于前壇露以俟督責騎步學午子適二縣兼

不得已趨而前曰嚮澂土者每輪十數及三今則幸其急蹙加十至七頓五髡其首以蚼其價李公謂曰事非舒緩安以價爲遂令每乘加鐵至百二官吏奉命大喜使輪雲集至暮夷㘞爍猶洪畢後夫樂其善價繼來不已金吾司隸有佚背而回者詰旦上御樓宣赦百官畢集樂嚴且夆兵杖羅列建雞竿因樓觀之下纖埃不生聖顔甚悅後一日嚮土者詣府請直則復給五十金

參寥子曰必相得權變之道前時五髡之則事不集矣今日厚價之則俾門啓矣始加至百以餌其來終制之半以懲其奮擒縱其術於是乎在此亦書事之頃者所嗟乎國家分列鄉寺其位亞諸侯一級而挈壺氏之司紆朱拖紫執戟從事者不下五六百員皆月無厚祿曹昧仰瞻之妙不知天文之書皆市中卜祝小兒居羲和梓梓之職其有幹局可称者識精一軸曆書而已嗚呼由是攙搶所起彗孛所指星緯陵犯之度日月薄蝕之由君臣無得而察後之執政者不得不以此爲深慮

王居士神丹

有常樂王居士者老年寉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傷十餘口盡倫適其中一日遊於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吳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摧圮已具矣傷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役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賣鬻而至至京乃托於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求南山佛堂足矣果有安壽坊嚮金銀珠王者女歲十余遘病甚危衆醫聚藥手不能措頭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于脹朔於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述多慮某宅馳此錙付所主僧某獲以濟嚮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於小壺中當縅而往涉旬無耗女則物化其家始疑當其居士杖而回乃詬罵因拘持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氣絶久矣乃命發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濩烟於其間人不可適中平一榻藉席其上攏藥數粒雜置於項鼻中又以銅器中貯溫水置于心上則謹戶與衆伺之及晚烟盡重黥其室居士染指於水曰尚

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於唇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无憂矣則以纖纊蒙其鼻温水置於心及夕執燭以候銅壷下漏数刻鼻纊微嚅又数刻心水微漉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蘇黎明胎息續矣一家驚異愧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再夭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攸從女適人育教子而卒

参寥子曰奇絶之藝知爲之術何代无之有实藝而無詣行者公卿之門不内貫生所以慟哭於時爭愚知頌之云

辛尚書神力

建府辛讜尚書傳有神力嘗与故滑臺杜僕射爲泗上郡戎時屬豐沛兵起淳磬娃堞圍於賊絳其不拉于偷兒之手者数技而已杜公特有包胥乞師之請于鄰封以制壘方嚴寡轅門勇士無敢應者獨讜請行岸列霜鋒河淳戦艦探身宵渡勝舟而濟獲告隣郡果解重圍賊鋒遂朝廷録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團練于泗州郎慶于邑州嘗言微特力田自粒三伏甚暑与隣莊老農納凉于山之陰山上有巨牛怒鬪者喝乳爭力丨達救里隣人慮其奔比退走則有蹂踐衝觸之患相謀備鉤索爲制拒之計辛曰衆力非及某能當之俄頃有牛果比而下俾歸措士兗角以奔辛則止立中達候其欲至兩執其角牛不能前傍視移時如不寘力牛怒湧甚退身数尺养力而衝如是三四劃然首丨流血滂沱角折牛升其主乃屠而賬食以酬杜視則命持視斧斷角壁土不可刻辛復拉之應手而碎特讜侏儒瘠瘁如不勝不至宮崇体膸力亦隨減

賤買古畫馬

滎陽外郎養寧万年日有荷技者以賤呼之言寄給婦人麻市馬畫外郎奇之命取以視則古絲烟晦幅聯三四丶爛裁標班蠶軸之曰是畫也大尉李公所寶環有贊皇圖書篆爲人有以七万購獻寧盜者得署渭県横渠梗舡碎戎因出技於閭又落民間言是寂俾其不鑒於畢價市之爲枝主自他方歸所訴請以所虧價書羅外郎不能决時还寿里有水墨李処士以精别畫品遊公卿門召至辨之瞪目三歎云韓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筆之断尚疑會有叢

藉自禁軍未認者外即以其異奸盜非頗詩畫
因并蚤挂送後求亡其耗
參寥子曰時也玉塞風清膚君漢晃長安馬羅
以馴良駿逸稱者歸不止三萬而數幅繪事之
邀璧直且復穿人於死此誠好古雅君子之所
尚然澆淳之風亦取咲於々驪栗陸之代

常進士見亡妓

京兆常氏子季進士門閥甚盛常納妓于洛領
色明季尤善音律慧心巧思衆寡其倫常會人
爲杜工部詩得本甚艹々々隨筆鉛正文理晚
然以是常頗惑之十六歸京兆二十一而殂落
常悲咽痛悼不能視情秾疏甚羸葉事而探竟
其夢覯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処士者得遼課
之術常々々視妓妖蠱時則牽於想念從命見
之乃択選良辰齋除堂室舒幃於壁穗香於爐
仍須一々衣之衣以導其魂常自喜自嘆捜衣
尽筬皆換福於梵王家矣唯余一裙之金縷者
任曰事濟矣是日宜絶人屏事且以々近賂迨
爲我設鐙炬於香前曰覩後燼寸即復去矣常
潔服歛息一稟其誨是夜万籟俱止河漢澄明
清露始垂任忽長嘯香裾在手面帷而拾如是
三忽聞吁嗟之声俄頃睽帷微出倩服少選拜
歸而立凿芳慇懃若不自勝常驚起拜泣任曰
無庸忽迫以致倏廻生忽淚搏坐无異平生或
問之言可否以首爲應逾刻燭殘及期常欲遍
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帷長慟既絶而蘇歸驛衣
香迹於座側任生曰某非禳禬者哀君情切固
來奉救洹佚權艶不必多懐常欲酬之不顧而
別常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
行々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知逢李少君悼亡
甚矣不復備録常自此鬱々不擇適年而殁
參寥子曰大凡人之情鮮不惑者從声艶色惑
人之深者也是以夏姬滅陳西施破吳漢武文
成之溺明皇馬嵬之惑大亦喪国小能亡軀由
是老子目盲耳聾之誡宜置於座右

盧尚書莊遇雷二

洛城建春門外有信女盧尚書莊竹樹亭臺荷
芰洲島實爲勝境乾符乙未歳有鄉鷹之士相
与避暑坦架於西亭釣罷奕棊之際陰雲暴興
雷霆擊空食頃大雨未可歇帰騎并臨軒觀霖

壟之坊忽有一物墮於簷下熟視其狀而犀角奢足遊履棲於変棚之前如傷困者众咸驚相与環視危軒臨池歩頃則因轉於水中其毛雨漬印于碧砌積久不滅相与遍視餘腥人命僕披池竟不復得

泗州風狂尼

丞相隴西公蔚建大旆于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泗州狀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將祈礼者睢盱顧視一病風狂云後二年国有更変此寺大聖和尚當復宝位脩廊喧呼聚人甚多不跡其来釋徒大怨且欲拘縻之際則脅登岐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墜傷狂痛昏迷誌悶不獲丞相立命大焚其狀仍牒州枝枝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駕今上即位是為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歳有詔迎佛骨于岐下先是元和末憲宗命取到京時韓吏部上疏極諫以為迷近畏商弃業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頂者習其精者當時佛骨之盛已如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十倍焉有僧自京一歩一礼至鳳翔法門寺及到京則傾城迎請幡幢珂傘香車宝馬隘咽街路天子御安福楼降万乗之尊親為設礼兆衆涕涙感動左右竭家産断肌骨以表誠志者不可勝紀皆言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尚比敬信吾輩何所怯哉此乃上之風下則草偃固其宜也然有寉盤其上牛跪於下又何情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即位詔帰本寺扇郊陌上粗備香梵去歳徒衆万無一来偏路見者傾刖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丹頂當帰亦不復至所異者桃林之獣青田之禽豈能時其盛衰改柯易葉浮沉於世態耶

丞相蘭陵公晩遇

丞相蘭陵崔公清審儉德時所推服嘗統戎于番禺有酌泉援香之譽以是表佐輻輳至于長安宝貨藥肆咸盈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帰美今上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皇算十有二歳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公為上相公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載汲引賢哲導暢皇恩儉德既彰澆風少革及薨于位上舉哭不慭遺嘆而廃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礼有加

美焉議者曰高位重祿苟有其才陰哭非叨其
壽芳不然者安有遇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然
生世傳太公晚遇七十而遇文王今又遇釣渭
之年一紀而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
參寥子曰道則由己命則在天君子行由己之
道委在天之命達則為援當為蛟龍為雲雨窮
則為凡孟為禽魚為游泳何性而不適哉壽然
涛者鮮不溺死戲竿抄者或易墮傷急躁以猛
顧遇榮亦聚等士有亡人而錄進者非君子

壽安土櫃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亂存中因雨西北半壁
衛土櫃櫃下有木橫亘之木見風揉而成壁土
形尚固邑華滌之泥汩於水粉膩而精黃剖其
腹依稀骸骨微近代無以土為周身之器者戴
記云夏后氏用堲周殷人以棺周人以牆鄭玄
註曰堲周以土為之也至錫玄圭之世空耶矣
究其年代是非矣

盧相國指揮鎮州事

丞相范陽公揣清苦律身剸斷無滯代天理物
必先鳩衣穀食遐邇表焉以是四方之蒼翁然
歸之乾符丁酉歲因與同列廷諍拔務詞氣相
高朝廷兩解之俗授賓翼諸闈分秩洛汭河朔
三鎮羣貢表詞且以弁服擢用為請先是常山
師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襲紀父位朝廷當治息
之時每律縮三周則谷隆品壽仍與旌旄並制
旌旄繼有更變景崇獨得軍情以是尋位相懸
鎮主極品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常山
郡王食邑五千戶實食封三百戶窮極勳貴无
以加焉而旌旄官秩尚早以鎮州故未行策命
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澤懷撫方伯青齊之野尚
聚人蒲鉤輓方繫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略曰臣
當道與盧龍魏博往列三載芳績咸蒙寵榮今
者以臣官位猶崇而兩鎮久稽成命臣弟冀州
刺史檢校工部尚書景儒自委郡符亟聞美政
誠輸兩章堪委外藩請迴臣官榮授景儒一鎮
意圖易人時內臣秉權者固欲與之一日相審
使出至中書舉宣子宰臣商量鎮州事乃曰相
公為國擇帥常難其人今或能教戰撫民禦守
攻化即良將也何必拒常山之請邪況知某景
儒格居官次若別選用未必及之遂奉聖旨令

使委中山以收後効諸相無言獨崔公沉曰開
府固於遠大之計矣國朝自崩胡作亂于今三
道止類国寶常貽宗社之羞未雪神人之憤今
者徇其苟得又接景儒一夾其機嗟勝無及始
則入充貢賦終當漸紊彝章疆界相連既以与
之復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既年必以軍意
請立子孫倘未議加兵即立須降節然後撫傳
宜無骨肉必脩職洛城是故盧龍坐邀青社開
府此際何術拔括二内臣咗顧吉吉者久矣且
曰通奉聖旨遣與相公商量所仗者石誤非敢
以未議崔公遂草詔意進曰卿世襲忠貞材兼
文武既竭事君之節必先体国之誠卿弟冀州
刺史景儒英衛脅勳襲黄護攻至於擢用自貽
書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須經久易定既為思
齒撫何以酬労戡食再思堆乞誠請臨軒注想
宜悉朕懐望付翰林幼此賜詔詔書再往勤請
愈堅表云願得手足之崇共竭股肱之動聖上
為之旰食乃詔范陽公以兵部尚書入覲到京
旬日拜特進門下侍郎兼戸部尚書平章事三
鎮有表賀宰輔得人時公以歩騫未任銜謝上

官令中官就宅問計對曰臣待罪台司玉環墨
蔵前後三鎮以甘言侍臣美既饋臣臣皆拒而
不納或所論奏不違程式者望日允之仍召奉
使小侍量望恩且誠曰事出此口言歸彼耳可
也面宣不自外來無為賄妄於其間也前日驛
書已告尔帥矣宜以覆族為慮以是知臣一心
事主必合信臣臣請与書諭以是非禍福之源
君臣父子之道立進書章盧公才辯詞源尤工
於指諭事理兼書色動令中使因ㄧ春服象尺
者賞往及田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矜擢用榮
寵優賚令望加官勤留當道且言臣濫分茅土
寄之内旁位列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讓爵不敢
貪榮遂撫加官請從往例上大悦

太清宮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玄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
歳歳有之詔天下郡縣立紫極宮慶道流為三
元朝醮之會長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為玄元
皇帝真像雕鐫之覡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
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玄宗肅宗二聖真容
于垂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

于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為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險詐常欲動搖東宮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数四頼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尒則宗廟有綴旒之危柰何以琢玉二臣列於清敬之地比扁丹玉湖之人鑄金肖形之像也尋詔除去瘞於殿陰尒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歳丞相隴陽公為太清宮使因命葺脩頹ゝ之所二役掘地得玉石人滌去泥壤則巍裾端簡如就之像工人不知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之則林甫宜衛銘於其背丞相公忠褊直者大以為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險巧罪迹不宜獲侍首領請輦送京兆府擊碎之議者以為林甫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狠而又盜憯蓄怨搖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然礼經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異戮屍之責況朝服簪裾而碎於府門君子謂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丞相奏章云臣聞見无礼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ゝ右相李林甫等怠異之命冠於人臣梟獍之心動於君上像已輦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撫笑葦碎林甫搜尋希烈之事則實有之至於徒伴擒獲之語斯又妄也

盧左丞赴陝郊詩

盧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無出其右者泊仲四人咸居清華乾符初服喪純於洛下先終制㞐自前中書舍人拜陝郊觀察使又旬日其弟滔自前長安縣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賢校理授左拾遺又旬日弟某自前畿尉遷監察御史鳴珂擁玉紆朱拖紫照耀家巷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保釐尹正以下更設祖送以相與相尚外戚故相及朝客ゝ日兩邑縣官畢族麻衣領都出郊洛城為之一空食盈兩其羅列道路盛於清明節潔於櫻桃之日閑唱臨都前後十五里車馬不絶右轄於榆塞居首延則為川尹邀去乃大合樂于旧相之座而諸朝家已携酒饌出城者散於田野選勝聚飲歌樂四起颭然若渡州上巳傳禊事也无責无財及暮醉歸有白驛吏ゝ指曰某自擁ゝ清郵五十載未嘗覩祖送之盛如此者左轄有詩題

在嘉祥驛云交親榮餞洛城空善戲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声偏響猶牍猜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此詩牌子後為易定帥王処存碎之

楊尚書補吏

青州楊尚書損視風陝郊日政令頗肅郎人戎校鉄必拣於輿論而升降之仮及細胥賤卒莽用斯道以是於政界載喑積薪歎燥請托之源一日使院有專兵籍者闕岛司頗重選置推难有吏兩人衆推合捷校其歳月戢次功績遠把絹少差異者從事掾不能決請裁於長長或聽祈誰曰充私揚公俯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為吏之最孰先於書筭耶姑听吾言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群鴉許鶴賭之數且曰人去足則長燸玉足人七足則短八足不知幾人復幾足顧主視小吏者於紙令俯揩筭之且曰先建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状先遂捷良關侍頗則殆状而退以其頼亥二首六身之説故書

薛氏子為左道所誤

有河東薛氏子二野居伊闕茂林脩竹而水[illegible]山力田藏書皆務脩進先世亟典大郡積留伏臘婚嫁之資一日木陰初成清和戒候偶有紫霏者啓而視之則星冠霞帔之士也章嬌霜鬢氣屑清古曰予逢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則延入賓位雅談與論深味道肤又曰某非渇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因而少駐二子則曾連之坐久復曰捨此東南百步而近有五松乱植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劔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之分野其尋之久矣豈嶽即其地三品可以分贈親屬之甚困者唯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以請其一劭斬魔之術二薛大驚左道曰家僮堅役客筆悉負具畚鍤之類候擇日齊土塡吏可以目驗矣無術以制則迯匿黄壤不復能追令僕良宵勞方為陣去步水嘆之不能追也且識僮僕無得泄者又閉結壇所須則曰徽纏三百尺也赤黒索隨方繙絲縄素甚彩鑒机栟炉香菌禘之具且曰某非利射矣假以為法不電觸耳所費者祭鑑十座酥蔥隨之當以中金者

爲首二子則竭産以經營其所缺者貸于親友又言其善卤化術以是冀覬金玉嘗以濟人危急爲務今有素愫寓太微宮欲以奉寄二子許諾乃召人負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勝緘鎖甚嚴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於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函令返第封門而伏且誡无得窺隙某當効景淳散髮銜劍之術貺無爲人窺則福務禍至候行法畢當夆燧以呼炬舉可以僮從偕來矣候扶桑未燃張夕以法與得靜現至寶也二子敬依此教嚴戢輿皁無得妄行自夜分危坐候望燃光杳不見峯伺久則雞晨樹村矣二子慮大陽東上睍於人不得已闢戶避偵之黙無影響步於松下則掷杯覆器以殘饌遺食於其間者炉香机桉横則左右繙紙器皿悉已擘去輪蹄印迹錯於短墻疑用徵纏索囷以遁因辨四笈竟磔實中自是家產甚困失信於人穢得憂惭默不敢訴而嘿諱非論夕徧京洛

介家子曰非望之財焉可苟得左道之事其足信乎

軍中生餽

寇陷鍾陵壽遁藏詔傳諸侯之師討之未格當間統兵者帶統於賊壕王人督軍日月而至宴犒迎餞旬日無虛時先是自九江至于數達原室視肥豕及大軍加境帳飲犒盡不常厥味猶脾臘肝亦登於俎是以二物也猶徵價於寮帛逾月復磬一日上命內臣之貴顯者慰撫於柳營有軍帥置生餽於皇華筵並伸幅以肉脚詞其首寓以喜爲琛貺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理之字也則命啓器乃刑則一足廢於櫝中纏紉麻繚亦不刑去星華大賤終日不食

介家子曰豹狐鋸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豺狼戕梟獍孰能分善惡於毫釐之間哉

虎食尸播

某偷污渝宮闈與安朱之亂不伴其間尤果者各爲姦事傳記狐裘濯貫挈囊挈籍跡而去者不可勝紀至有積日陷寇終日迯避竟不擄賊鋒者獨前陽縣令白播爲戎所得擒貺命於刃下其後血氣相ㄧ村賑悔行及盜聞爲猛獸搏而食之禍患之來其可苟免

藍田貢水

藍田縣歲貢水常在冬杪有臘候尚煖藍水不水則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得水形以令承桂之㨗方尺數之厚三寸數之十及鑄求中矩者亦浪佳以其美至於清虛明潔如椎曉頴而割胖腹也或有粟砂線〻粘於其中則命鑄取以灌湯補之湯澄藍水沸於中金篇杀天不穀以簇其用或淺以冷則凍歛不固尋復脫去用大泉塡之乃水紋縱散交〻如織唐磬以平他宜亦貢其數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藍水也中和年上翠輦在蜀優詔以雲棧岩險罷貢洞庭冊實是年木冰之異既臨且廢首雖林僧亦言本國頴海島上其水多鹵或首如剉藥投其中者佳淮波截海而更味甘色澈愈病折酲彼國或一歲息於朝貢則淮水為之不至且多群疫水旱作厲与水橋之說符

東都焚寺

東都聖善寺綺構甲於天下過嘗看修寺記云兵基搖地及泉以蚕灰和香土錯實之所以備傾墊也乾符初有估客遷頓〻除兵厓之表工逮集金三十万以堤塡壘脊峻十有三尺每尾丘鉄貫之具侔以木者神功異績不可殫記咸此類也累賊陷洛之前年寺僧見東鴟鳴吻上有青岩霏烟徑衝天漢如簡如幢其圓合抱是日秋霽天無纖雲斯氣也自卯至酉而後銷散烟中隱〻如有物上下視者如堵竟不能諭後二年焚滅於賊燧

闕史卷下終

攷知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得此書叉云甲辰歲編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其間有已書傳聞者或後人追改之彥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為緣飾殊有銑谿凡体此其贅云

次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黄長睿父書

凡史載必朝廟由故輔員戎綫難盡及閭閻亦關風化參案

予名曰缺史而事涉猶細非筆載之意史子子者然叙叙條暢詞

句每雅唐家小說自别有一種風趣參寀子虛中休乳前中人

明姑蘇吳岫評

共六十葉

甘澤謠一卷附錄一卷

（唐）袁郊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甘澤謠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袁郊撰。晁公武讀書志云，載譎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振孫書錄解題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此本爲毛晉所刊，云得之華陰楊儀，篇數與讀書志合。然但有儀序而無郊自序。儀序稱郊爲唐祠部郎中。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儀何所據也。書影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鈔太平廣記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屬書中之重儓矣。今考書影所稱夢羽，卽儀之字。其所稱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見。錢希言獪園薄明經爲魚一條，稱嘗見唐人小說有甘澤謠載魚服記甚詳，今此本無魚服記，豈希言所見乃先出一本耶。然據此本所載與太平廣記所引者一一相符，則兩本皆出廣記，不得獨指儀本爲重儓。又裒輯散佚，重編成帙，亦不得謂之僞書。所論殊爲未允。其書雖小說家流，而瑣事軼聞，往往而在。如杜甫飲中八仙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惟焦遂不見於書傳。今考此書陶峴條中，實有布衣焦遂，而絕無口吃之說。足以證師古僞註之謬。是亦足資考證，不盡爲無益之談矣。

重挍甘澤謠序

濮陽李尚書家積書甚富余自少出公門下嘗欽覽獨以未得甘澤謠為恨云予以同此好每見必屬訪之余嘗走南北三十載交遊縉紳之士頗而海內並未有收藏此書

者戊申春偶在丹陽道中過蕭所淺楚俗廣惠自言陸某以人慕為秀才有一藏書託寄公留之故篋中常以自隨今餘十年慕生已居方將謂公以身歿志乃幸遇公于此予久去生曰因惠然以藏視之與甘

譚謔也棄書擁泣而壞
之曰付余丙子歲謬欽
以為得侍李公承李公之
逸二十餘季未有所酬今

公与生此物世甚重之故
不忘十年之約竟完璧
以付余百朋之錫何以加
諸所恨在李公不得一手攬

斯編而定不宜子嘆哉
慢重録校訂其為書九
章悉完好但袁邦自叙若
干字頗缺不可復讀識

事亦皆詭怪離奇多可
是自宋以來諸名士多
取之書見諸集其書固
不可少也如唐祠部郎中

書業堂藏通戊子定總
宗改元之九年春旬中
卧病所探故以名至書原
本抄寫訛謬襍取他藏録
文字校之至嘉靖癸丑始
同刪定閏月　朔日華陰
楊儀夢羽記後学嚴樵
室書

甘澤謠目録

魏先生
素娥
陶峴
嬾殘
聶隱娘
韋騶
圓觀

紅綫
許雲封
附録
東坡刪改圓澤傳
公自跋
賛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丘

甘澤謠目録終

魏先生

東吳毛晉子晉訂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爲大樂官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

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于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虖李公驚起執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

甘澤謠

爲吾辯析行藏亦當辭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包羅天地儀範古今外明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于無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困垓下亦出于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廢者能得其道而求自集于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凡爲將軍者募建太一旗驅無戰伐有罪之民乃倒戈既授王弩斯張誠負羈之有吉郮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燕

犒致遠待勞修其屯田覩釁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援其銳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秉其才知動以機鈐公於國則爲師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于己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庸之賓樊則爲升堂之客酈聞々死公孫終敗于邑中寧我負人曹操終兼于天下是忘輩于金之既報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

誠曰度德違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于人不能惠於巳天人厭亂曆數有歸時雨降而妖禮除太陽升而層氷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兎之門赴水持魁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心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方委質於人誠所未忍女眞豎儒不足以計事遂

絶魏生因寫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脱身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雒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還追思魏生之說卽曰遂歸于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構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亡其名謚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　喬氏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沈于雒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彊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

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內寢徐徐飮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于堂奥中隙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繇曰某非他怪乃

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繇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投不可廢也

陶峴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

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艚江湖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爲甕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値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繄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友遂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

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跳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憚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閒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於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擢貴遊之權混跡怡情垂三十年固

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別襄陽山水後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斷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二寶今者既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為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

髮大嘷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浮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棲楓葉夕陽動鷺立蘆根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遊青瑣為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譚雄辨驚四筵

嬾殘

嬾殘者名明瓚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功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

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奉承就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

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繇禁止嬾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荊挺皆

躡而覘之纔出門見一虎嘯之而去嬾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聶隱娘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

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眞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

令二女教某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

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
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郎礙伏之梁上至暝時
得其首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
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
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女開腦
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
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
夜即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

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
父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
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
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
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
隱娘辭帥之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
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
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
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
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
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
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
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
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
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
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于

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
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
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
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
亦萬計殺之氣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
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
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
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

未化之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

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統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

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于風塵哉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騤舟行溺于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

焚其廟曰千金買胡安穩獲濟吾弟竊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于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議正鬼神避之儆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問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即我之過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

緡果獲弟之屍於岍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若令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貢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圓觀

圓觀者大暦末雒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

帛梵學之外音律大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飲酒爲務父憕居守陷于賊中乃脫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斷其聞知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游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繇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人數人錦襠負甖而汲圓觀望見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

符咒遣其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即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獻于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

曰李公固棹言歸惠林前問觀家方知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眞信士與公殊途愼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

所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一年亡

紅綫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嵩曰羯鼓之音頗悲調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女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昭義軍以釜陽爲鎭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取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鎭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時田承嗣常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鎭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

命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常直州宅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綫從行紅綫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係安危非爾能料紅綫曰某雖賤品然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旦失其土疆卽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綫曰易爾不

是夢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覘其有
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
具寒暄書其它即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女
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
綫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
蠻髻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
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見嵩
乃反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
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即
紅綫回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
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為信耳
紅綫曰某子夜前二刻即到魏郡凡歷數門遂及
寢所聞外宅男止于房廊睡聲雷動見軍士卒步
于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
翁止于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
露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

子與北斗神名復有名香美珍散覆其上揚威
玉帳但期心豁于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于手
下寧勞擒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煨
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
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
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
里見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飈動野斜月在林
憂往喜還頓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所
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餘里入危邦經五六城冀
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
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
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
疑使者以馬撾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
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駐使者止于宅中狎
以私宴多其錫賚明日遣使賚繒帛三萬疋名馬
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

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
姻親役當奉轂後東來則𩆜鞭前馬所置紀綱僕
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
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
至而紅綫辭去嵩曰女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
賴女豈可議行紅綫曰某前世本男子學江湖間
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
某以芫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

殺三人陰功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賊
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厭羅綺口窮
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
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
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
謀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
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常存
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給紅綫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留乃廣爲餞別悉集
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綫酒諸坐客中冷朝
陽爲辭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
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畢嵩不勝悲
紅綫反伏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選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
爲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
璧驛時雲天初秋瀼露凝冷舟中吟諷將以屬辭

忽聞雲封笛聲嗟歎久之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
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召雲封
問之乃是李謩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土多年
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回駕次至任城
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
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
九十餘邀李置飲于樓上外祖靖遂送酒李公握

莞醉書某舸前曰樹下人不語不語與我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陳寶外祖解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煙霏謝陳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謩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再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

某性知音律教以橫遂每一曲成必撫背賞嘆値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侍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安祿山叛市駕還京自後供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吾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遂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嘗吹之笛卽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浮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

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淸響異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巴天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信女鑒遂破無傷雲封乃奉笛吹六州遍一疊未盡劃然中裂韋公驚嘆久之遂禮雲封于曲部

甘澤謠終

附錄

東坡删改圓澤傳 并跋

雒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于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

吾已斷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見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莫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雒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嘑問澤公健不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斷盡愼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却回煙

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芟改

此疑其因甘澤字而誤昔後人又因而入集耳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丘

唐忠義傳李憕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雒

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圓觀道人遊甚密老而約
自陝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於是許之
觀見錦鐺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
女也然業景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
以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湘西岳麓寺有
巨朴開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
期至錦鐺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譬兒果一
笑卻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

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
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

附錄終

予按蘇公集載圓澤傳出自袁郊所作甘澤謠
其事則即圓觀特入唐當李僭傳數語耳方疑
公以觀爲澤未考所本後數日偶見惠洪述觀
道人三生爲比丘條下亦以爲疑欲問其說于
叔黨則當時人固已疑之矣贊寧在宋初最稱
博學去袁郊未遠所錄亦稱圓觀其岳麓三生
石事及源入蜀及明年兒始生又與郊記不合
是未嘗見甘澤謠各書所聞也今并錄于後子

家有劉松年三生圖元人楷書圓澤傳又與坡
公稍異上有趙松雪鑒定籤題名儈二十人詩
篇最後吳匏菴跋語皆作圓澤無一人稱觀者
豈後人因坡公所定不復爲異歟抑神僧傳則
稱圓觀是從甘澤謠刪定也四月八日丘川居
士重書

予昔年訂陶靖節集推其後還從命子詩証
中見陶峴一則古異可喜相傳本

睹其全帙既從友人處見抄本二十餘條乃就太平廣記中摘出者非郊原書甚哉廣抄之難也今得兵憲楊公重訂善本參之廣記略有異同與端臨經籍考相合惜乎原序亡逸耳庚午上巳前一日湖南毛晉題于虞城舟次

甘澤謡附錄終

開天傳信記一卷

（唐）鄭棨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開天傳信記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鄭綮撰。綮字蘊武，滎陽人。登進士第。累官右散騎常侍。好以詩諧託諷。昭宗意其有所蘊蓄，擢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者，即其人也。舊唐書本傳稱綮嘗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本傳頗未之及，或史文有所脫漏歟。書中皆記開元天寶故事，凡三十二條。自序稱傳館之暇，搜求遺逸，期於必信，故以傳信爲名。其紀明皇戲游城南，王琚延過其家，謀誅韋氏一條，據唐書琚傳，乃琚選補主簿過謝太子，乘機進說，以除太平公主，並無先過琚家之事。司馬光作通鑑，亦不從是書。惟新唐書兼採之。然韋氏稱制時，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安得復卜居韋杜。綮所記恐非事實，宜爲通鑑所不取。又如華陰見岳神、夢遊月宮、羅公遠隱形、葉法善符籙諸事，亦語涉神怪，未能盡出雅馴。然行世既久，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故錄以備小說之一種焉。

開天傳信記 并序

吏部員外郎鄭 棨 撰

余何為者也累忝臺郎思勤慣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步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竊猶器周鼎不御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覩其志覚其慮是其心也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兎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滂沛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為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臥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於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花萼相輝之樓蓋為諸王為會集宴樂之地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常惰怠近古帝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其瑞疊應重譯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猶惕厲不已為讓者數四焉是時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以晏間生秀妙引宴於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晏於膝上親為晏畫眉總丱髻宮中人投果遺者不可勝數也尋拜晏秘書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虫凡百餘萬石時無飢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太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倜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

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諡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槥櫝壘石爲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仍勅阿馬婆勅神先歸上至廟見神櫜鞬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命阿馬婆致意而旋降詔先諸嶽封爲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麗巧無倫比焉

上爲皇孫時風表瓌異神彩英邁甞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而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終當爲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京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召諸王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商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人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鏵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塡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境無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梃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君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闌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驟加禮敬頭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内難
一夕間制詔絡繹無壯頗出代稱小許公也
上封太山回車駕次上黨路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
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
與上相識者上悉賜酒食與之話舊故過村部必令
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忻忻然莫不瞻
戴叩乞駐留焉及車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
旌纛鮮潔羽衛整肅顧謂左右曰張說言勒兵三十
萬旌旗千里間陝右上黨至于太原見后土碑莫于
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
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
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鴈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
狗馬騾驢牛羊駱駝猫猴猪豵四足之類韋無忝主
之圖成時為三絕焉
上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絶上謂侍臣
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
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劍閣横空峻鑾輿出守回翠
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
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
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秘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
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
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榮上曰為道
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
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
曰上何謔我耶我實吳人孚乃爪下為子豈非呼我為
爪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
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
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
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
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
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
尋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
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
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
刻石在焉
上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
矢發龍滅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
即濟水也溢而為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于旃
然是也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瓮之狀名曰瓮
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
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識
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
寶弘農得寶耶于令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上幸安祿山為子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

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欲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騾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閿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其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巾屨之屬悉備之某將覲忽一日朝賫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謂之萬迴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勢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其車騎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滅之之禍及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特勑於集賢院圖形焉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察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暫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魅魁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簉從止於空室見寂絜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天師至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後寂滅度寬衰絰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

為搢紳所譏也寬子謂復為河南尹素好詼諧異
筆嘗有投牒誤書帋背謂判云者畔似鄉畔耕
者畔我不可辯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
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
即不是兒猫謂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傍我搦老
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謂遂納其猫兒爭者亦一面
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
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
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
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大韓
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
而加厚寵焉

無畏三藏自天竺至所司引謁上見而敬信焉上謂
三藏曰師自遠而來困倦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
曰臣在天竺國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依
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誡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
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而喧穢汙細席宣律頗不甘
心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
律師撲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整衣作禮敬
而師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臨堦墜忽覺
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乃少年也宣律遽問弟
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
那吒太子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久矣宣律曰貧道
修行無事煩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
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頭目猶捨敢
不奉獻宣律求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
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緑玉琢為磬上造
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
鑄二金師子作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扶
其趺綵繪縟麗制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
師樂器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
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任飲盡歡而歸歸
輒流汗倦怠忽忽後因從容盡白於上上曰此必術
人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
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
上寤而具啓上上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求之異
日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安西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上每嘉之文樹髭生
頷下貌類猴猻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
號乃密賂黃幡綽祈不言之幡綽訴而進嘲曰可憐
好文樹髭鬚共頦頤別任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
強似文樹上知其賂遣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宅也林甫於正堂
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土木
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
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以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

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鉤爪三尺餘以擊林甫曰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妬媢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軿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歸

天寶初上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調偶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略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金輿劃出駝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胷兮豹拏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鏤鈿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瓤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憧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賀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春官衛上左焉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

（宋）徐鉉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稽神錄六卷（內府藏本）

宋徐鉉撰。鉉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為翰林學士。隨李煜歸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初、坐累謫靜難軍司馬、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皆記神怪之事。晁公武讀書志載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則始於後唐廢帝清泰二年、迄於周世宗顯德二年、猶未入宋時所作。書中惟乾寧天復天祐開成同光書其年號。自後唐明宗以後則但書甲子。考馬永卿懶真子、稱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為恥、碑文但書甲子。此書猶在李璟去帝號前三年、殆必原用南唐年號、入宋以後追改之。其稱楊行密曰偽吳、稱南唐曰江南、其官亦稱偽某官、亦入宋以後所追改歟。讀書志云所載一百五十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元本十卷、此無卷第、當是他書中錄出者。案今本止六卷、而反有一百七十四事、末又有拾遺十三事、與晁氏陳氏所云卷數條數俱不合。案楓窗小牘云、太宗命儒臣修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詎有徐率更言無稽者。於是此錄遂得見收。疑是錄全載太平廣記中、後人錄出成帙、而三大書徵引浩博、門目叢雜、所列諸事、凡一名疊見者、太平御覽皆作又字、文苑英華皆作前名、太平廣記皆作同上字。其間前後相連、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緣此多錄數十條、亦未可知也。讀書志又云、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誇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考鉉騎省集中有送蒯參軍亮詩、前四句云、昔年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猶忤俗人情。則鉉客實有蒯亮、然不言及說鬼事。又書中載破癰得碁子得鍼二章、云聞之於亮、則不題亮名者、似非亮語。趙與旹賓退錄備載洪邁夷堅志諸序、稱其三志庚集序考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其說必有所考、今不得而見之矣。

稽神錄目錄

卷之一

朱拯　章建
鄭就　董昌
熊博　彭城佛寺
歐陽氏　廬山賣油者
李誠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嫗

甘露寺　南康縣令
犬吠石　甕形石
金蠶　濠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　徐善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瑍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卷之二

紫石　楊遡
舒州人　賈潭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食虎

鞭牛　王氏老姥
陳璋　吳宗嗣
孫漢威　唐道襲
鬻醯者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豫章中官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建康樂人　黃廷讓
張瓊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田達誠

卷之三

徐彥成　周潔
楊副使　僧珉楚

陳守規　廣陵賈人
蒲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湝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騭
舒州軍吏　田頵
鍾傅　頓金

朱氏　史氏女
漁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陳寨

卷之四

尚俊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施汴

朱慶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薛老峰
王慎辭　姚氏
彭顛　呂師造
崔彥章　潤州氣
黃極　熊勛
王建封　廣陵士人

黃仁濟　孫德遵
朱盛文　柳翁
李禪　蚓瘡
蜂餘　熊廼
劉威　馬希範

卷之五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黃老　桃林禾嫁

王廷政　洪州樵人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璠
吳景　肉寶
陳師　陳金
沈彬　海眞君
康氏　豫章人
陳濬　建安村人

蔡彥卿　岑氏
建州村人　徐仲寶
邢氏　林氏
曹真　破木有肉
登第皂莢　張懷武

卷之六

李攻　趙瑜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鋋　潯陽縣吏
朱元吉　酤酒王氏
鮑回　梨山廟
吳延瑫　貝禧
支戩　食黃精婢
豫章人

終

稽神錄拾遺目錄

龍昌裔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薛舜卿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稽神錄拾遺目錄終

稽神錄拾遺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爲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禱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朶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書一紙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晧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考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孚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小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欲故仙道祕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非也吾覩子性靜而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濟乏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貴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爲如爲之則

食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書藥草數種而已每遇乏絕依方爲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爲之所得轉少及爲南昌令復爲之終不成矣從子智修爲沙門李以數丸與之智修後游鍾離止賣藥家燒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規爲刺史方好其事爲人所告遁而獲免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因而有道術莫能測河南劉崇遠

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並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遍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尋訪之徐封絹而至日置絹廚下發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絹乃書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及第天祐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意亦甚憂悶會豫章鄉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敘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於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

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旣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忽失所著鞋詰責僮僕甚喧旣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則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足爲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

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玕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甄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爲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

嘗賣藥於市市中人負其直劉從易往訴之市人既不酬直又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譴也既夜滅燭就寢積薪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神就火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追曙不復見易後求其間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云通使吹火氣追不續既寤昏腫氣逆旬日乃愈劉自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忌魚鱠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公使擲小坎汲水滿之垂鉤良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張武

張武者始爲廬江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

夕止吾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已留師行又日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惟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

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雪寒如此何以過夜答曰但臥無以見憂既背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鐵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見也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皂莢百莖於市其莢豐大有異於常者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鋤治牀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莢實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曉則已尋實矣即自採擷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擕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教坊樂人子

教坊樂人某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忽遇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療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之既而復視袖中曰誤矣此辟穀藥也自此當不食然病亦瘳矣爾必欲食當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癥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三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爲憂竟適使餌少木耳遂飲啖如故矣已而自悔曰我餌仙藥而不

自知道士許我後送藥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徧歷名山尋訪道士母不許其父許之曰使兒病不愈今亦死矣兒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

蔣舜卿

光州掾曰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以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爲不得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人善醫令往

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匕使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食如常旣歸他日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盧延貴

盧延貴者爲宣州安仁塲官赴職中途阻風泊舟江次數日因登岸閒步不覺行遠遥窺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卽行起

而來遂延貴懼而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卽往就之狀貌奇怪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我商賈也頃歲漂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角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千餘年矣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需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溪中而患身不速乾得數尺布爲巾乃佳也又得一小刀以掘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過船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illegible]失路後復有遇之者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爲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恒來市藥未嘗還直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吾欠君藥錢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

西大市服术此及再求足以并酬君矣杜許之旣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木椿十條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遺親友所存三條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鐵杵二具焉可五六寸舊有八足閒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爲人取去今失所在杜又嘗治舍有賣土者自言金壇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爲別遂去不

復來其上堅緻有異於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爲貴數年杜之居爲火所焚屋壞土視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縈繞一白石龜大可三二寸蛇去而龜尚存至今寶藏於杜氏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有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又半圍坐石上爲持竿釣魚之狀明

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砍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碍旗旛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柵所安置人數亦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待何時當安答曰僕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閩嶺竟平皆如其言

稽神錄拾遺終

稽神錄卷之一

宋　東海徐鉉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朱拯

僞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都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傍一綠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頃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

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其數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充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无忌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云

鄭就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就曰可於里東掘地取吾寶劒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劒

董昌

董昌未遇前有山陰縣老人爲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爲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

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天命早已歸我我爲天子矣乃贈老人百縑仍免其征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醮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於函中有碧紙朱書其文人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合與董氏又有王守貞者俗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繪宮嬪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爲也妖僞之際尤與百藝幻惑之術昌每言我聞兎子上金牀讖我也我卯生來歲屬卯二月二日亦卯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偕袞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境內改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曰言云云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曰卿道得這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無奈何也蓋緣工人所製平天冠稍重故有是言也時人聞者皆大笑之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塚藤蔓纏其棺傍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爲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彭城佛寺

國初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下乃下一大雹于街

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
風赫日經月窖乃消盡

歐陽氏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家妻小
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
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
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
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

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何訟耳
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自震霆入歐
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
隣里皆漂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
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廬山賣油者

廬山下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為暴雷震死其母
自以無罪日號泣于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
夕夢緋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
利且廟中齋醮常用其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其
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

李誠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別墅在毗陵常使傔人李誠
來往撿事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回至句容縣西
時盛暑赫日持傘自覆忽起大風飛沙拔木捲其
傘蓋而去惟持傘柄行數十步雷雨大至方憂濡

溼忽有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
數家之中卷去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震其
居蕩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皆聚桑林中一無所
傷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
買所覆席即與之復里餘後遇一人求買所持傘
柄誠乃與之曰此物無用爾何為者乃買之其人
但求乞甚切終不言其故隨行數百步與之乃去

茅山牛

庚寅歲有茅山村中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暴於草上而假寐及覺失之惟一隣兒在傍以爲竊去因相詬競隣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汝即投水中隣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不已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嘔出兒乃得免

番禺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女有老姥與之餉田忽雲雨晦冥

及霽反失其女姥號哭乃求訪諸隣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腆其女盛服至而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得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可見矣

江西村嫗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嫗爲電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即墜一瓶瓶有藥如膏曰以此傅之即瘥嫗如其言隨傅而愈家人共議此神丹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攝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震死空中人呼曰誤矣可急取蚯蚓擣爛傅臍中當瘥如言傅之乃蘇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新衣恐汚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靂取龍子聞之乎范固不知也

南康縣令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侃置酒於縣

南蓮華館水軒忽有暴雨吹沙從南來因手掩目聞盤中器物蔌蔌有聲若物飛過良久開目見食器微仄其銀酒杯與杯之舟皆狹長時東西影壁傍有大桐樹亦拔出投於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遙聞館中迅雷而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于溪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諠乃相與推致水

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

甕形石

潘祚爲鄱陽令縣治後連帶石城其中隙荒數十畝祚嘗還家望日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處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甕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令擊碎之乃一石如甕之形石冰凍之凝結者復碎而棄之於中訖無所得

金蠶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爲浙西廉使裴璩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圓石如毬形試加礱斲乃重疊如殼相包斲之至盡其大如拳破視之中有一蠶如蠐螬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蜀下與鄉人夜會話及□□西送還錢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至矣問其形狀

則石中蠐螬也

濠州井

戊子歲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積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老其工人父子應募者乃子先入倚錘而死其父繼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復入引繩出屍竟不復鑿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

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兒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涌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熄井中惟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事數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

軍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毀以爲軍營有大井湮塞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屍亦不獲有一人請復入曰以繩繫我我亟引繩即出之既入久之忽掣其繩甚急即出之色如癡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見城郭邑廬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機務鞅掌府署甚盛懼而欲遽出竟不獲二屍建州留侯朱斥嘗奉使鎮此井

金吾令

王親從子某爲金華令禁私築于邑中掘井深丈六至水忽奔往東南闊如灌滿尼頃刻而盡其沈炭井深不可測以綵絙縋石而測之數十丈乃及底得一新饅頭而出與人間嘗食者無小異也

徐善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楊吳之寇豫章善之姊爲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求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爲婚固不許

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詣揚都求見吳揚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庭甚嚴僭擬王者布衣遊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渥旦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姊事渥即命購贖歸於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爲

從事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閲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隣舟之人皆無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惟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

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矣善自愛致雍後受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表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挍僕射竟卒於官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啟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

王輿

僞吳鄂帥王輿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輿杖劒倚柵木而督戰俄有飛石正中其柵木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因歎曰流星正謂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謝諤

進士謝諤家於南康舍前有溪常遊戲之所也諤

爲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卽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裴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玉爲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

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大熱疾平卽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

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瓊因强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毛貞輔

僞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與之尤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君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一騎兵以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中久之吏引至階下門中有二緑衣吏捧一案案上有

書一紫衣吏䕃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
功成業就故受此官可憐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
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
遂寤壽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默然至明年九
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客候之
謂曰明日君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
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
乎洎曰惟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隣承嗣默然

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
卒葬于洎墓之北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
夢神人以一卷書示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
爲句惟記其末句云紫髯之伴有丹砂延翰寤而
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後從事建業卒葬於吳
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婢名丹砂

王瞻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紫
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訖奉召君瞻曰命不敢辭
但舟中隘狹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
吏許諾以五日爲期曰至期平旦當來也既寤便
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
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涇
州刺史既而爲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
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
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陶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
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稽神錄卷之一　終

稽神錄卷之二

紫石

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某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罝捕而獲之刳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孫脊縱好酒醉而翫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矣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

遥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卽奮往搏之旣至無有妝鷹上韝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卽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葢兔之鬼也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爲異因負之而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蛇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卽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爲怪乃棄之按此蛇生不能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

賈潭

僞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獲一橘其大如升將表獻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鍼微刺其葉下乃有蠕蠕而動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長數寸

姚景

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廐中金嘗卒行至內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王稔

僞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爲統軍坐廳事

與容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
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其年稔陞平章
事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魯遂至
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生積年十餘有賣薪
者自鄱陽來宿黃培山下夢老父云為我寄一蛇
與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觀步間賣薪將盡

有一蛇蒼白色蟠于船舷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
暮即攜之至市訪得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展撥
應手嚙其指毛失聲顛仆遂卒良久即腐壞蛇亦
不知所在

食虎

建安山中人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
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塌尾過去甚速俄有一
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
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視其虎被食略盡但存少骨

鞭牛

京口居人晚出見江上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青
背赤戲于水濱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
旁久之翁回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躍而
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

王姥

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某西

溪浩氏為牛子當贖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
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
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
以歸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
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
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驃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

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卽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死之是以圉人竊秣之璋覘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旣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鎭宣城罷歸而薨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吳宗嗣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某府吏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責之曰我前世負爾錢我今還矣爾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吏白衣而入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巳焚券何用復償吏不答徑入廄中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詰之云死巳旦日矣駒長賣之正得所負錢數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廄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羣馬驚嘶漢威以爲妖拔劒斬之數月除廬州刺史

唐道襲

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道襲爲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蓄猫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簷忽雷電大至化爲龍而去

鬻醢者

建康有鬻醢者某蓄一猫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猫死某不忍棄猶置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巳攜棄秦淮中旣入水猫乃活某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烏舖吏獲之縶而錮之舖中鏁其戸出白官司將以其猫爲證旣還則巳斷索嚙壁而去竟不復見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于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

盧嵩

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輿化尉竟無恠

柴再用

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糜碎再用後爲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

蘇長史

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衣褐來謁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其處獲白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

盧樞

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

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叱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旣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豫章中官

天祐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階中若數

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則無人如是累夜人皆懼恐夜不能寐項之詔盡誅閹官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驗之向市聚語諠譁如前所聞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漂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之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皆如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應

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室人物殷富遂至其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如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窺之俄而王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示之巫云有陽地使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坐於別室王及其羣臣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室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德儉爲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爲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至爲余言

周元樞

周元樞者睢陽人爲平盧掌書記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吏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即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移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此宅可矣元樞驚

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臨吾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

相酬對百言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司空周書記本□□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困辱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

朱延壽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窓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

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卽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并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始見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胸而卒張胤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者聲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斃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能聰慧令嘗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卽共擒而毆之令驚怒大呼而道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于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門後月餘令復飲酒于所親家

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父暮歸復爲所毆卽俱往迎之及至中途見其人怒曰何故暮出卽使從者擊之因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吾舒有山鬼善爲此厲蓋黎丘之徒也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一大宅廳堂甚盛賓客十餘人皆善酒

誨飲酒而說食酒亦不及二人向曙而散衆人因甚因臥門外牀上及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何時人也

黃廷讓

建康吏黃廷讓嘗飲酒於親家迨夜而散不甚醉而覺然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致行可十數里至一大宅寂然無人堂前有小房房中有牀廷讓困甚因寢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踰重城復壍矣因恍惚得疾歲餘乃愈

張瑗

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婦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迴顧化爲旋風撲瑗瑗馬倒傷面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踶一足跛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亦無他怪禍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其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數於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矣妻皆恐懼再拜即爲具酒食使召親黨隣里問訊敘語如常他日但聞其聲惟夫妻見之及夜爲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詈其後妻言甚切至舉

家親族共送至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慇懃辭訣而去將及栢林中遂入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僞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

德遇者家近在東西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遂
去彌日德遇晨起如廁乃自云有疾還臥良久遂
卒二人並居冶城之西

廣陵吏人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
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八謂己曰處處尋不得乃
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白曰天年
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卽探懷出

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
識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
知所終

田達誠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業頗以周給爲務治
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
之爲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
爲暴水所漂來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
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
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
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辭謝而去數日
復來曰吾家以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亦嚴整
家中人愼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
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
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達誠卽具酒置
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

然動試暫迴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
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
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云
天然與我亦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
姓字天字南頭一段紅衆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
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
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帷之
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

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卽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云嘗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曰主政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

獲

稽神錄卷之二 終

稽神錄卷之三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恒主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若訪人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爲設酒席賓禮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今肯辱枉顧乎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

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彥成因言往此久無木可市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善價彥成回始至秦淮會吳帥殂納杉板爲棺以求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廣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更與交易於市三往返獲其厚利間一歲復往但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

詢其里中竟無能知之者

周潔

霍丘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遊淮上時民大饑逆旅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遙見村落烟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愧無以延客止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婦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

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聽悄無人聲潔方竦然而懼向曉將去使呼二女告別了無聲應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屍滿屋皆將枯朽惟女子死未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潔後皆爲瘞之云

楊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實甚盛問所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事又問長官爲誰云楊副使也又問官署何在又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楊副使被召之揚都船至金山無故而沒

僧珉楚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嘗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珉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爲置胡餅旣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解脫今死爲揚州

掠剩鬼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市人賣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爲掠剩吾得而掠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之花亦鬼所買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用也章即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色可愛而甚重

戶夜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是北門自
念我與鬼同遊復持鬼物不可即將花擲溲水中
既歸有同院人覺其面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
藥以救之良久乃復且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
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陳守規

軍將陳守規者嘗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
守規始至即鬼物甚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

素剛猛親持弓矢刀仗與之鬬久之乃空中語曰
吾鬼神不欲與人雜處君既堅貞願以兄事可乎
守規許之自是嘗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
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爲厭倦因求方士手書
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爲兄弟
奈何上章疏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因安
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墨宛然鬼又曰君
圖我居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
此矣由是遂絕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凡什物百餘事製作甚
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瓜步
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
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擧
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既遠風又益急逃避無
地夜即相與登岸深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覆舟

所岸上則星月皎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艘稍稍
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牀什器都不復見餘物
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
直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二
十萬置之而去問其故即泊瓜步之明日也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
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

慟曰汝眞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母膝言語如生但手足冷如氷耳因起握刀責其妻曰我死有金爾何以不供母乃自藏耶即往殺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儻殺爾妻必謂我所殺也於是哭辭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歸母家迨曉及數十步忽然不見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嘗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

主至貧復喪一子未有以殮旣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撫膺而號曰可惜可惜劉出覘之見面白如雪梳兩髽髻著徑入其家負尸而去莫知所之

清源都將

清源人楊某爲本郡防遏營副將有空地在西郭侵晨趨府未歸家人忽食方有一鵝負紙錢自門而入徑詣西郭房中家人云此鵝自神祠中來耶

令其奴逐之奴入房但見一雙鬢白髯老翁家人莫不驚走某歸聞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四隅變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訖當復來擊殺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諾楊有女二長女入廚切肉具食肉落砧輒失去女執刀白父曰砧下露一大黑毛手曰請斫女走氣殆絕因而成疾次女于大甕中取鹽有一猴自甕突出上女之背女走至堂前復失之亦成疾乃召巫立壇治之鬼亦立壇作法

愈盛餘巫皆不能制亦懼而去頃之二女及妻皆卒後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爲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因而遂絕某其年亦卒

王訓妻

王訓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祠我當有益於主人訓許之乃呼林爲阿姐爲人言禍福多中半歲餘乃見形自腰已下見爲人未嘗來者亦不見也但以

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溥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爲人女年未及笄而夭問於地府乃前生隱瞞阿姐錢一十萬故主者令我爲神以償此錢訖即生爲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爲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詞婉轉慇懃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復見

林昌業

林昌業者漳浦人也博覽典籍精究術數性高雅人不可干嘗爲泉州軍事衙推年七十餘退居本郡龍溪縣羊額山之陽鄉里宗敬之有良田數頃嘗欲舂穀爲米載詣州貨之工力未集忽有一男子年可三十髭髯甚長來詣林林問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對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飽而去翌日忽聞倉下有礱穀聲視之乃昨日男子取穀礱之林問無故辛苦而鬼亦笑不言復置豐饌飯蔬而已凡月餘礱穀不輟鬼復自斗量得米五十餘石拜辭而去卒無一言不復再來矣

潘襲

潘襲爲建安令遣一手力齎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惟一婦人應門云主人不在又將移居無暇延客也手力以道遠多虎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箱篋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齎牒復返求之宿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公牒也

胡澄

洎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列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葬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

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時官給一具雖免暴骨然至今爲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耳言訖不見澄遂爲僧焉

王攀

高郵縣醫士王攀鄉里推其長者恒往來廣陵城東每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旣而乃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誤出參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曉

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歎曰吾明日須至縣今在何處也久之乃聞其內躡履聲有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於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吾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隨之而行毎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旣曙至城東常宿其店告辭而去攀解其襦以贈之豎不受因與之乃持去旣而入店易衣又見其襦故在腰下即復詣宿處尋之但一古冢並無人家

鄭守澄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家納婢其名籍在此婢忽病遂卒死旣而守澄亦病卒而弔客數人轉相染著皆卒甲寅歲春也

劉鷹

洪州高安人劉鷹少遇亂有妹曰糞掃爲軍將孫金所虜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金爲常州團練副使糞掃從其女君會葬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爲人所虜至岳州與劉翁媼爲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任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爾因通信至其家鷹時爲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旣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

哭淚滿庭內曰吾阿兄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為誰曰高安劉家使來乃曰非兄名騰多髯者乎耶日晚當至何為遲也即日出營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小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撫敘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兒來證我為人向來恒為諸兒輩呼我為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健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為同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騰因容問汝昔已死那得

至是對曰兒無為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騰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適軍士羅氏李江州陳承昭為高安制置使召騰問其事令發墓視之墓在米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測其甚深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騰往省之乃曰頃為鄉人百十餘輩持刀仗劍幾中我面故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還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今至舉身猶痛騰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疎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隨例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歲矣

舒州軍吏

王琪為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津橋之西前生因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為人償君此債爾因為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為一

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君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為其言無驗未及之任琪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為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為晥口鎮竟如其言此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今愈矣

田頵

宣州節度田頵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出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頵竟以起事於明年

鍾傳

尚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晝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方甚惡之求典外戍以空其第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第以居之後遂卒於是

頓金

袁州刺史頓金罷郡還都有人以紫襆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襴衫也遽追其人則亡矣其年金卒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江見水濱人物諠

譟乃漁人得大黿黿見宋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于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某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欵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黿耶曰然我即黿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為水族見困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為九江長子將有以奉報君之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烏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閒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衆宋氏之子竟免

史氏女

溧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

養於盆中數日益長乃置投金瀨中頃之有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至一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爾有漁人李黑獺恒張網于江忽獲一嬰兒長可三尺為網亂綖所縈浹句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眉髮如畫而無肩口猶有酒氣聚擢復投于江而去矣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焉當山下月明風細見一大黿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綵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獻壽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櫓聲振于坐中綵舟乃沒前之黿亦下未及死於岸側意者鬼神使此黿為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

閻居敬

新安人閻居敬所居為山水所侵恐後壞擬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亦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腳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而去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為業嘗烹鯉魚十枚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

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朞年所蓄犬恒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撤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

李宗

李宗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踞地而坐不可推動不食不語者累日所有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江中其尼乃愈

漁人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瘦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鰻鱺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至今尚無恙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呪之術爲人活疾多効者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疾乃增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寤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十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于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至一遞鋪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稽神錄卷之三終

稽神錄卷之四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傔力曰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爲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張命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厥人好心宜爲療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

楚甚頃之痛止疾亦都瘥操篙理纜尤覺輕捷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復還不以爲勞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見

延陵村人妻

延陵靈寶觀道人謝及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及損爲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擢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頃之能言云爲舅姑所召去云我此無人使汝就爨其居處甚閑潔但苦無人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釀饌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爲乃逐之使回走出門遂甦今尚無恙

趙某妻

丁亥歲浙西有典客吏趙某妻死未及旬將葬忽大叫而活云爲一吏所錯至鶴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諸及領囚集者甚衆吏持幾人至庭下堂上一綠衣一白衣偶坐綠衣謂吏曰汝誤非

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綠衣不從相質食頃綠衣怒叱吏遣之吏時已疾趨出路經一橋數日方修橋其板有釘吏持之走過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𤰈婦遂卒不復甦矣

建業婦人

近歲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

嘗與姊妹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竊以其妹蠶簇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嘗露之乃可如負囊矣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毎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常爲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佰自撿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酸楚不能食竟致死云後因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

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施汴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旣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黙親見之

朱慶源

婺源尉朱慶源罷任方選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已乃築堤堰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芰荷甚茂其年慶源授南豐令後三歲入爲大理評事

僧十朋

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見窻外有光視之見團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啞軋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毎夜必出於西堂西北隅地中遂堂

數尺復沒於此以其不爲禍福故無掘視之者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之空宅中兵革之後井邑蕪沒堂西屋梁上有小窻外隙荒數十畝日暮窻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頃之全蔽其窻其人引弓射之應弦而落時巳夕不能仰視明旦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木板帶一矢即昨所射也

宋從本

李遇爲宣武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其家廄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棄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頵將敗出於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月禍及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

宿外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火爐冉冉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物亦無他怪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大峰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聞大風雨山上如數千人喧譟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

王慎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慎辭嘗與親友宴遊於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歎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慎辭獨騎徘徊於此遲而視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慎辭卒竟葬其地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

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獲網中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祝之曰爾能爲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爲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

彭顒

宣州寧國院官彭顒常病數月恍惚不樂每出外

聽輒見俳優樂工數十人長皆數寸金奏百戲並作朱紫炫目顒視之移時欣笑或憤懣然無知之何他人不見也顒後病愈亦不復見後十餘年乃卒

呂師造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頗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中穿舟中過隨其

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舟皆爲煨燼一老婢髮尺餘人與船了無所損失道士亦不復見

崔彥章

饒州刺史崔彥章送客于城東方讌忽有一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巡席而行若有求覓至彥章因即絕倒擔舁歸州而卒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立行三周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喪於此堂

黃極

甲午歲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男子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連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

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詢卒

熊勛

軍吏熊勛家于建康長樂坡之東嘗日晚見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閉屋捕之得一乃被縉絲包一雞卵殼也對而焚之臭聞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

王建封

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于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窓下見一老嫗攜少女過于前衣服繿縷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以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化爲凝血于地旬月建封被誅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嘗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坐忽有雙髻青衣女子姿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扃鐍後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爲書符施其髻中夜半寢以闚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爲置髻中升牀而寢無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至蒜登舟遂長往遠矣無幾夜乘月行舟時甚熱蓋開船窻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提其手足投之江中完然有聲因爾遂絕

黃仁濟

舒州司士參軍黃仁濟自言五十歲罷隴州汧陽主簿至鳳翔有文殊寺寺中有土偶數十軀忽自然搖動如醉人狀食頃不止傷觀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得其應驗

孫德遵

舒州都虞侯孫德遵其家寢室中鐵燈檠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婢偶至燈檠所忽爾仆地遂卒

朱盛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隸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入貢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

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數乎吾以爲丙申之年嘗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信起并州如渴之言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凡鄱人漁釣者咸諮訪而

役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土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吾州方將爲患矣既深數丈果得大木長數丈交加構疊之累之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瓦盆貯之中有一鱓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

李禪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廣陵宜平里大第晝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竟以帚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出院門撲之亦不中及飛

出至外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輀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翔之所也

蚓瘡

天祐中浙西重建慈和寺晝地既畢每爲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數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瘡身皆痒曰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死

蜂餘

廬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饑翁曰吾家貧所食惟野菜耳即以設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惟聞訌訌之聲既曉而寤身臥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而遂愈蓋食蜂之餘爾

熊廼

信州有板山川谷深遠采板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廼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西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中有道士自東來傳呼甚厲廼弟恐匿伏於草間俄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為所戮至軍中有一人若大將者自騎至度其尚遠乃敢起行迨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四去溪灘險絕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即共尋之可十餘里隔溪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遂逐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蟻取而碎之皆有血云所在庭中以火燒之少時蕩盡衆口所哭廼亦尋患足腫爛於危其酸不可忍旬月而終

劉威

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虞候申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

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為廬州刺史火災乃止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缺數字）長十丈餘無頭尾首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迹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遂亡

稽神錄卷之四　終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木常於所行山路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內有金漆柏牀六張莎薦芒簞皆新金銀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簞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恐崩石塞之以物為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覩

金精山木鶴

處州處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鏁懸於巖下非傍道所至不知其所從其二鶴嘴隨四時而轉初不差忒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能卷葦為井躍而出入嘗與鄉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姻卽成師粲一發而中臂卽無力歸而病臥如夢夢見二女道士繞牀而行舞過輒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竟致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孫至今猶為軍士

廣陵人賣餅

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足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

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次還王老之居鄉伍方按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其罪

桃林禾稼

閩王初知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成據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克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六十年至其

子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未已收穫稌穗在邇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王延政

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且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其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

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飾墻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く冝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近觀之不能測或爲整其冠髻飾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不能得見

法曹吏

廬州有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案入其妻女在家方紉經於西廳下忽有二青衣者手執文書自廚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何故殺僧訖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如舊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

計禳謝乃餘竟死

劉存

劉存爲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可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今得志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見馬殷爲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

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與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郄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寧無稱乎因晝馬數匹焚之以祭數日存敗績死之

袁州錄事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

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暴卒

劉璠

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與我白諸妻兒多置紙筆於棺中予將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即劉璠也命以酒食祭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黲面後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旣寤爲仁規所說其人乃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卽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中矣

吳景

浙西軍校吳景者辛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

夕旣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克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卽殺之後甚以爲恨今之設齋正爲是也卽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急走上佛殿大呼曰我還爾命於是顛仆而卒

周寶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櫝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墓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其輀轝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輀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之上冉冉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陳師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筯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久之將回偶得一小徑甚明靜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見道士衣冠華潔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曰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

陳金

陳金者少爲軍士隷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開棺見白鬚老人面如

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時即有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馥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爲藥成仙即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其掩之而出既至營中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那得香氣全如硫黃之異且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舍寺僧偶與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

嘗卽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卽相與復視之棺中空惟衣裳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爲淸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故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焚修服餌爲事嘗遊都下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表見仙女數十冉冉而下往之觀中稱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旣去入殿視之几案

上皆有道香彬悉取置鑪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誡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死卽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磚壙製造甚精磚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其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豁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鬚翁諦視之頗類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卽西山天寶洞之南門也

梅眞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以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粢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爾姪輩奉事無所疑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訪一親知已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

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卽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鍊之少久卽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卽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卽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爲道士者惟淮南岳廟中有梅眞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眞君矣自後竟不敢復遇

康氏

僞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煙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爲業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夕生一子方席蓐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久之乃走如舍西鄰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而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羫罇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卽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入獲富日以利

贍而金人留爲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長遂富人有李濤者爲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家卽平平家也其父老爲李言如此

豫章人

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人十二軀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鐫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寶祠之因攜到金福時兵革未定遂爲戍將劫之後不知所終

陳濬

江南陳濬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爲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樂天也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舍舍之廳事夜分聞二客牀壞訇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人臥于壁乃銀人也黃衣人不復見矣自是豐富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城市經過舍南大塚塚旁恒有一黃衣人與之較力爲戲其主問歸遲將責之奴以實告往覘之信然一日挾撾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見復出卽起擊之應手而仆乃金兒也因持而歸家遂殷富

蔡彥卿

廬州軍吏蔡彥卿爲拓臯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卽滅

明夜彥卿扶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卽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裕云

岑氏

臨川人岑氏嘗遊山溪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旣寤益知二石之異也恒結於衣帶中後至豫章有波斯國人遙而問之

君有寶耶曰然卽出二石示之胡人欲以三萬爲價得之岑雖寶藏而實無用得錢甚喜因以與之胡謝而去岑氏因此而贍但恨不能問其名與所用云

建州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百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未及山半有大樹下一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小欹故錢流出於是扶而正之以石支之約衣襟得五百而歸盡率其家人復往盡取旣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甕欹以五百顧而正之不可再得也

徐仲寶

徐仲寶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抱無數有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

自往亦獲數百日爾每需錢卽往掃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寶後至揚都選授舒城令暇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甚動烈斜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攪之得一玉蛺蝶製作精妙人莫能測後爲樂平令家人復於廚廚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卽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於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

邢氏

建業有庫子姓邢家貧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其妻竊聚錢埋於地中一日忽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窻戶而去有觸墻壁墮地者明旦視之皆錢也其妻乃告邢使埋瘞之再視則皆亡矣邢得一自然石龜其狀如眞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裝置巾箱中自爾稍稍充足後頗富饒矣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嘗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爲富人云

曹眞

壽春人曹眞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眞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數十而已又舒州桐城縣雙港戍有因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攫其錢以衣襟貯之風入石城荊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錢歸家視之與常錢無異而皆言亡八九矣

破木有肉

建康有木工破木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者矣

登第皂莢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嚴峻學校之盛于藩府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即生一莢以爲常矣梁貞明中忽然生二莢有半　莫諭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逖進士及第黃仁隸學究及第仁隸恥之復應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後復生全莢其年仁隸及第後數年廟爲火焚其年自稱尊號不復生莢遂至今矣

張傸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忽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嘗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為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

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武昌釁隙大作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雲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無徙召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皆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肹蠁告人乎

稽神錄卷之五　終

李攻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攻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震中外攻時宿於灊山司命眞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絳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絳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

是必爲眞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其祕之不旬月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旣罷攻復謂絳然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同縛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國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月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皆親見之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矣因游太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所重者生君何爲求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處埋死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旣而言曰君命生至薄名與祿仕皆無分今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給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

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與人問之方正同瑜遂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折者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豐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息長

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獻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若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

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徑上船問有好髲髢可以見與其人忪悑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臘脂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髢而去舟乃達口廷禹又言其所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舟登岸晚望及

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言云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彩毛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羣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積久愈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

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俄然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因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項之疾愈故以所見之

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飢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正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燕支宜以爲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以粉燕支託遺其婦具告其處既

至不復見店有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爲溧水令傳云往往有遇者不知其詳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作事

少偏十餘年而卒

黃齊

徐三誨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齊者郡之俚人年少頗白皙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去三誨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獲齊家富乃召募伏於草間以伺

三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爲壻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張鋋

張鋋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使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群巢其

上糞穢積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擬大怒之
使巫祝于神曰所爲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
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耶爾二日中當盡逐衆禽
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後二日有數大鷂奮擊
而爭盡壞其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
清潔矣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廬山使

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
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
若醉自解衣帶授地畫工以吏爲醉而隨之須臾
復脫衣棄幘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
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
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
水中工知其非人乃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
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納之籍
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見之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
行者數舟皆沒某旣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
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
船版木如丘陵復有諸人運溺者財物入庫中甚
多入門堂上有官人偏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
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

中財物亦皆還之怳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沙岸
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溼

酤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
歲二月旣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
從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
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
甚備又犒諸從者各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

百千丈又一人執擲栈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卽出以栈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曰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空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爲不可卽命移栈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頓視繩栈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巡夜至店前使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

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江寧大火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隣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倮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

黎山廟

建州黎山廟土人云故相李迴之廟迴貶爲建州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迴乘白馬入黎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于黎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十人其夕夢神謂已曰人不當發惡願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旣戰敗績左右皆潰

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卽以此劍自刎而死

吳廷瑫

廣陵有倉官吳廷瑫者其弟旣冠將爲求婦隣有媒嫗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正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若久之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及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

為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為婚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嫗曰諾將聞之歸以告延瑫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隣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瑫妻內息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却少未必歡也

其女即言曰夫妻皆係前定義合豈當嫌老少耶瑫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即出紅白羅二匹曰以此為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隣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爾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厦百工製作畢備曰

此亦遺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被傷聲門者走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為蛇所嚙也嫗曰蛇豈食豬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共坐缺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illegible]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illegible]女暫之天上會計且坐無苦也少頃乃見夜分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

固辭得還嫗因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嫗至葬葬於揚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氏撫之曰此女相當為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既葬復厚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往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處後十年廣陵亂妖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貝禧

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茭瀆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綠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躡衣出迎自通曰某姓周殷名郎延入坐問以來意曰令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君爲北曹判官爾禧初甚驚[redacted]徐謂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redacted]君何辭也俄有從者持牀褥食案帷幕陳設畢置酒

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判官至復有一綠衣秉簡二從者捧箱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君蒙同奉召[illegible]以綠袋爲禧衣之就坐共飲將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與偕待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二十餘里矣向曉復行

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稱[illegible]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殷謂禧曰此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即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罷醉臥至晚偏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至命致泉帛車馬廩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

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空屋數十間即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閣有几案及有書厨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厨簿書最爲秘者管鑰宜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既去禧開視之皆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作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厨乃得

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鉤之至晚周殷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倉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已禍福壽夭之事將歸昏然盡亡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茭瀆村中入室見巳臥于牀上周殷與禧各覩寢俄而驚悟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即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爲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觜使畫盤粉以卜戩家爲之其時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狀乃畫作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惟記其友人鄭元樞貧賤無官亡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戩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但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

食黃精婢

臨川有士人唐遇虐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得念上樹杪乃生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

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亦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味令甚香美致其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如其言常來就

食食訖不復能飛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蕈之形狀卽黃精也復使尋之遂不能得其婦數年亦卒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黃如蕈者尤爲美味有民家治食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厨屋施瓦者下視無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鬼倮身繞釜而走倏忽投于釜中頃之主人設蕈工人獨不

食亦不言其故既暮其食蕈者皆卒

稽神錄卷之六終

江淮異人錄一卷

（宋）吳淑撰

明嘉靖刻本

江淮異人錄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吳淑撰。淑有事類賦，已著錄。是編所紀，多道流俠客術士之事。凡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徐鉉嘗積二十年之力，成稽神錄一書，淑爲鉉壻，殆耳擩目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語怪歟。鉉書說鬼，率誕漫不經。淑書所記，則周禮所謂怪民，史記所謂方士，前史往往見之，尚爲事之所有。其中如耿先生之類，馬令、陸游二南唐書皆採取之，則亦非盡鑿空也。尤袤遂初堂書目載此書，作江淮異人傳，疑傳寫之誤。又宋史淑本傳載是書三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二卷，宋藝文志亦同，則列傳以二爲三，由字誤矣。其書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掇拾編次，適得二十五人之數，首尾全備，仍爲完書。謹依宋志，仍分爲上下二卷，以復其舊焉。

續檢鈔刻
叢書本非
即初以爲
校者添欵
跋云吾當得
以存其舊四
蓋又一本了
矣如此却
與餘本合
稍有異同
殊預備也
元多記

無此行

無人字

江淮異人録

宋 丹陽吳淑 纂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披冠躡履而行日可千百里衣弊了不改作而常新所為粗暴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脹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往至一鎮戍絕息於逆旅郊繼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與飲因而淩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返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仆於地視之已死體亦臭敗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尸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晨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

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聽衆人共拜郊愈怒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無人敢近之者俄而火盛焰出於竹光之際人皆怪駭俄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床皆莫灼而郊席無有焦者有朱翺者為池州法掾郊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即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翺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憒怒憶郊之言虔其神之因稽首默念求祐詢朱已病惡見人前有小吏陳某者當指使如意

令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瓶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此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瘵困極觀主欲申白官司郊怒曰吾疾方愈何苦若此既而困篤觀主不得已乃以白縣令姚紐紹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逕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來觀主將撾之觀中道士共往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採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吃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死人執郊送於虔侯侯素知其名善勸解之郊乃極口怒罵虔侯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閉戶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棺甚輕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僑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

初吳朝以金陵為州築城西抱江東至朝溝錢指城西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為都邑而楊氏所買地在繁會之處乃構邸樓為酒肆焉宿於楊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鬪云換令公耶我不得眠人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有天罰汝乃可急告謝自責其人曰未嘗我有何過錢曰可思之其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溝中錢曰正是此術可急取所棄食食之乃取之以水汰去穢污

俄而雷霆大震錢曰急取餅食食如言而雷息
嘗有人問其賜錢見之西吾又不若此常對聖
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傳置於誌公塔中
人以為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殿又
每為讖詩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illegible]閒
[illegible]傷初吳氏有江東之地四十六年而李氏
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
[illegible]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為歙州刺史其

兄方外為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illegible]
[illegible]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為政
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為問政先生焉
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illegible]信
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
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
潔可留及痛已曰復勸之又有難色師道諭之
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啗之
久感其義乃食而疾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
州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頵池州陶雅舉

兵圍之累月歙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
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
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行兵革中請易服
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總
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語乃大喜曰真道
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拒道有未盡
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為
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
唯給事中時城中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
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居之一夜有羣盜入

其所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為盜
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出室
取金帛與之乃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可以無
患盜如所言竟不敗後吳朝遣師道于龍虎山
設醮途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
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盡呼掠竟還之因謂師
道曰某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為盜者感先生
至仁以奉報後侯于廣陵時方道使於湖湘
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
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為然及入吳境方知

不作六
茶下有盞字

師道卒史師道遞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會屬文二十餘年初紹元既病剏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見五鶴冲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為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于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指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illegible]汝渴否曰然懷中出物如棗與之曰置此口[illegible]掬水下之少年如言須臾困睡及覺不見于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肆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編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為歌詞應聲為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械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虎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今求于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訪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媼而已但持一筐簞實之夕而解歸積久鄰人怪之夜火壁窺之見出一金土以水噀之須臾蕈生及曉刈之後病謂媼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人覺其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之中唯覺杖在者發視之真竹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為詩句往往有嘉者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異常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時簡精采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責行宮中常使

一無歲字

人抱持之每為詩句題於墻壁自稱北大先生
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遇
事則應昭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
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為之而簡易不煩
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
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試為之殆亦可上乃取
水銀以碰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
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
燕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將以與上上周
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雪上戲謂

金淮集錄　八

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
之削為銀鋌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坌起
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
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為鋌銀而刀迹具在反
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之所融釋
也於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
獻以為壽又多巧思所作必過於人南海嘗貢
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亦沘郁烈龍腦
漿補男子上寶寵之每以龍腦調酒服之香氣
亘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為佳

一本有……字

之一作宜字

也上曰先生豈能為之曰試為應亦可乃取龍
腦以細綃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
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
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
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
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
謂上曰妾此夕當誕神孫聖子誠在此爾請備
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為設之復令宮人宿於室
中夜半烈風震[redacted]中人皆悸怖是夜不復產
明旦先生服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

金淮集錄　九

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
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復同於常後竟以疾終
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
江南嘗聞其事而官掖秘奧說者多異同及江
南平在京師嘗與徐率更游即義祖之孫也宮
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之備為余言

潘扆

潘扆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
採雞籠山以供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
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扆敬其老許之時大

雪市酒與飲及江中流酒已盡扆恨不得借辭
老人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
傾之極飲不竭扆驚益敬之及至岸謂扆曰子
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扆自是
所為詭異世號為潘仙人能擲水銀於手中挼
之即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游魚甚多謂主
人曰此可以為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
葉大小皆與血矣更東於水棄復如故不削亮
者嘗至其親家同坐者[redacted]人見扆過於門主人
召之乃至因謂扆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扆
曰可於門前有鎮石謂主人曰得此砧石可以
為戲因就假之既至扆乃出一小刀細細切之
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
合聚之砧石復如故又於袖中出幅舊方巾謂
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
固不能得也乃擧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
能背誦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擧一
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抹悉能知之所為
多此類亦不復盡紀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其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
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
浩然處此必無患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親
識挈家出郡城以避難有女以適人不克同往
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既而圍急處士謂女曰可
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患女取家中一刀以
往處士以刀抑按之謂女曰汝且持此若端倚
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雖在萬人
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十數里村店中見其兄
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見乃棄刀於水復往兄
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命取刀
持之則不復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傳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於浙
中晏至杭州時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闐委晏亦
出觀之見翁媼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
雲而上萬衆喧呼媼仰望慟哭翁為下數丈以
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丈氏潘先
識晏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銖弟也性冲淡樂道未見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賓主爲疏及去誤着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書張翰與銓公鎬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恬淡可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鎬亦欣然從之後爲福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雨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昇極目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嘗有婦人爲鬼所附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夕其夫覺婦與人共寢方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巳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御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讐耳既告我爲爾退之令婦洒掃一室令一童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施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所附自言曰對乃我之所止今汝見伐我何依當假汝身爲我宿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其人不勝其苦欲詣江人未去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伐竹因方坐樓上覺仰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赦過江曰我已知矣卒向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著名與之戒之曰至其室棄之如言而病釋又有爲變鬼所

燒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江江曰但封閉樓梯三日當使去如言一日開視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乎勝口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

也游惟觀中道士皆不禮於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七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府城之東郊增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此向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丐乞丐亦不甚覩恭市井但入寺觀遊遲而已人頗知之巡吏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感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吉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覩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門西南內至張諫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閭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覩之見屋已壞謂果死矣遂白官司發屋視之則熟寢於宇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謂上無人字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恬默好道家世弋罷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入龍虎山行道棲隱深邃人鮮見之家人或覩之者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其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亦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橋美願恩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摘泊牢城港今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携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怒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為之乃取厚紙以鎔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危不知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蓍覓觀道士也人謂其百歲實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燕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嘆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為

謂之下有張字　無鎧字　無之字

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永興景星殿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遍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得敝弊不如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行當得不知者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爲弱訓亦不愜意妻復曰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有神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余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爲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珠衣婦人告余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

稽神錄　廿六

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事鄂州節度李簡簡出諸子以待紹顏時有中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諾[illegible]貴然不及此乎何也後敬洙果授節鎮爲時名將爲我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即君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有火衙中亦爲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乃爲亂彥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訓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婦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與新衣坐繩床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並冢葬之

稽神錄　廿七

沈汾

居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 然曰安得不祥之言乎因問之對曰苟若此妾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捉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廬州少年

廬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揚州鍾

太雜異錄　八

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偕往市中見途肆有猪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舟出猪首於袖中因曰適以無錢而取之今當還其直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來取肉爾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人必今夕為盜宜備之鍾不甚信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白沙而朱瑾殺冐化城中驚擾焉

閬中處士

閬中處士張標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既甦說冥府中事尤言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為閬帥持吾千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妻孫氏留居閬中因家人疾請標得于冥府標從之問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虔州書生

太雜異錄　十九

成幼文為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結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暮有食待賣鞋營具今悉為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為償其直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後出則失書生矣戶外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人能容已斷其首乃擲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

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
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捋其髮堅皆化為水
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授君成回集非方
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鎖
閉竟不知其所之

椮源漁者

吳太祖為處州八營都巡警至椮潭艱於江岸
有漁父鼓舟江前饋魚數頭因此偁公子孫鮮
次而霸也因而揖曰此皆公之山川異公異之
將饋以物不顧而去

〈八雜集〉

瞿童

瞿童字栢庭以字為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黃
頰長準秀目勤挈而寡言大曆四年四川潰將
楊林為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賀子華率
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武陵之人逃難四散時
栢庭年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
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愛栢庭因山寶願師事
上清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謁其道栢庭志
洞源辭以栢庭本母須甘旨山寶曰栢庭母在
山寶儘年有繼給衙家收拾貧民所望容納洞
源許之後亦時給栢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
正月栢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
力亦不餘拋棄惡食必與愛惜滌而飯之七月
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栢庭持囊隨栢
庭必閉目處衆中洞源謂曰處衆而睡人奪汝
携栢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喧嘈耳九月洞源
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一百餘里洞源遽曰香
爐損主人李何栢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
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黃師方在途恐
留滯故疾行洞庭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

〈全德英錄〉

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栢庭山中植果藥踰
二十日洞源來栢庭一不語只答曰自尊師去
州採於仙林寺仙穴洞源問所寺何見答曰見
石室石床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
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栢庭於壁闌中得一棊
子捧而呈洞源曰秦人棊子洞源異之曰誰為
謂汝為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棊子洞源諦視
之□若小雞光潤如玉遂貯錦囊中後因開篋
問囊緘訖如舊亡棊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
居崆峒洞時久霖雨潛洞源所未决信竟不果

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昕洞源命栢庭河畔
視舟復往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河之來河涯
栢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過小橋橋上遇一老
尊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栢庭不敢去是晚三
十日朝使常所布帶以一紙編束腰跣足履草
屨升尊發及洞源發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
辭洞源又拜洞源洗几問曰汝辭吾安往荅曰
歸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曰何
爲不可曰向時去師汝不去乃今不可因諭栢
庭當以昨似楚洞洞口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
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荅曰期十八年洞源
欲留之不克聲命同觀道士朱靈書曰朱老師
看仙人來靈書脫栢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
洞源門人胡清鑄朱冲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琎
皆環矚栢庭服短布衣烏紗巾逡巡却行三移
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然庭際有栗樹
謂嚮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即聲
鐘聚徒眾遍索林莽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
路而止上一年元儼從浸州來聞弟子登仙至桃
源又師事洞源為道士鏡碎兩役遊嵩山失所
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
年十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檄
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如郵者促步
趨及竟不能迭延陵屬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
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
年持小漆函若貯素書直來及門卑一足履闌
冷然問曰汝為誰荅曰瞿栢庭因問冷然黃師
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髣髴記有栢庭名趍然不
悟久之忽了辨即攝衣詣洞源問瞿栢庭來乎
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既朔之旬謂弟子曰
吾將路滄海為寄諭　年嘗于洞源化真誥日
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迹皆怪異可惑余自幼熟
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通談說加其值暇
日遊沅江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栢庭有同
學陳景昕已五徙居今復為桃源觀道士易名
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一百
說不若一見余得言忘食遂命迓之未獲至若
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道景昕前庭冠青羅冠
衣碧綠衣氷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足跡肅容
陳詞余不知其之喜之世既至休館徐徐閱所

咸宗為見辯因梨牘目紀肖袪後 長慶二年
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滬造上清三洞道士陳通
微傳實

江淮異人錄終

異常驚駭之事世所罕睹而稗官者流往往形諸簡冊連篇累牘罔克殫紀然其間亦有得於見聞之真者若曼倩之於漢武左慈之於魏武載在信史尤為昭著二帝皆英雄豪傑之才豈獨不能察於此耶蓋宇宙內事何所不有局於一隅者輒以宣尼不語為辭多見其陋也已吳淑在淳化間以博洽稱則斯錄所纂亦不可謂盡誣也嘉靖癸卯人日吳門伍忠光跋

江淮異人錄一卷傳本甚罕余向於吳興賈人
乾隆以文瀾閣宋刊校正真善本矣辛丑二月棲舊記

江淮異人錄向未見有善本此冊藏五硯樓識是吳枚菴所手校之
藏而鮑君淥飲校過者因檢出之是冊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二集檢淥飲跋但云景今所未言宋刻校正其源亦出於
伍本耳以為伍已有跋竟未知何據今取書與此本微異其刊
成在乾隆丁未猶在辛丑後不知何以不據是本而又改易也此
云伍忠光跋作伍光忠與伍筆誤校本藏本今為淥飲刻入叢
書此實緣起而此書不及枚菴名當日非是本今矣余喜古書雖
已經刊行必藏其舊本而况是經名手校過尤為可寶淥飲筆
墨不殊與人余訂交二十來年求其手蹟卒不可得得此補
闕亦慰余懷矣嘉慶二庚午夏季六日復翁書
[illegible]有乾隆[illegible]知重綠晚校本亦為
[illegible]

茅亭客話十卷

（宋）黄休復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茆亭客話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黃休復撰、休復有益州名畫錄、已著錄、是編乃雜錄其所見聞。始王孟二氏、終於宋眞宗時。皆蜀中軼事、無一條旁涉他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記多蜀事。似未得檢其書、但約略言之也。李畋作益州名畫錄序、稱其通春秋學。又稱其留丹養親。書中李處士一條、極論杜預以左傳合經之誤、足徵其深於春秋。其他論燒煉服餌導引之術、臚列道家靈迹者、居全書之大半。足徵其耽於丹法。餘雖多及神怪、而往往借以勸戒、在小說之中最爲近理。其記吳王客省使高彥以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獻爲蜀太子、當時識者謂是羲之撰序之後刻石蘭亭之本。其說爲自古錄金石者所未聞。（案賓退錄引蔡絛之言曰、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其說殆卽因此事而附會。）又記唐德宗疑韋皐有異志、陰遣僧行勤賂之餌丹、至貞元二十年、丹發而死。亦唐史所不載。又記雷琴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皆足以廣異聞。其敍北夢瑣言所記高駢鎭蜀時術士王鍇撰福感寺塔金相輪事、謂淳化五年相輪墜地、實鋼鐵所鑄、證孫光憲爲誣。亦足訂小說之譌也。

茅亭客話目錄

卷一
蜀先兆　太平木
甘露　天尊木
虎盜屏跡　蜀無大水
車轍跡　程君友
雍道者
卷二
王客　崔尊師

范處士　李處士
張海上　蘇推官
費尊師夢　馮山人
李四郎
卷三
淘沙子　張道者
大覺禪師　張平雲
王居士　勾居士
味江山人　蘭亭會序
卷四
家居泰　周寫貌
丁元和　王太朝
劉長官　陳損之
史見魂　女先生
李聾僧　勾生
卷五
黎海陽　白蝦蟇
鮮于耆宿　食蝦蟇野菌

虹蜺　雷
雨雹　雉龍
李老　慈母池
龍女堂
卷六
悼蜀詩　艾延祚
夷人婦　張光贊
金相輪　金寶化爲煙
矜侈不久　劉旰

卷七
哀亡友辭　郝逢傳
陳季和　鬻麗姬
盲女　鐵骨魚
卷八
瑞牡丹　寓孔雀書
滕處士　好畫虎
虎化為僧　葭萌二客
李吹口

卷九
天倉洞　鬻龍骨
試金石　僧蘇閣
石像　魚化為石
採枸杞　趙公山
鹿水溪蛇　趙十九
景山人　彈鶖鶖
蚕饅頭　太子太師
卷十
孫處士　黃處士
程先生　杜大舉
任先生　譚居士
小童處士

茅亭客話目錄終

茅亭客話卷第一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正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

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興替固前定矣

太平木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一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頒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即知識者之言諒有証矣

甘露

聖宋戊申歲帝奉元符禮行泰岳是時雨露之恩徧加率土應天下悉賜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於衙南樓前盛張妓樂襍戲以宴耆老遵詔旨也大酺之盛蜀民雖眉龐齒鯢未曾見之可謂榮觀爾歡呼之聲傾動方隅皆稱往歲兩陷盜賊墮於塗炭豈知今日遇文明主作太平民得觀茲盛世矣是歲冬十二月甘露降于

大聖慈寺甘露寺淨衆寺金繩院龍興觀青羊宮及衙廨內道院凡八處竹栢之上自承天節日至二十日逐夜聯綿不止葉無大小悉皆周徧士庶扶老携幼奔馳于路以盤盂承接嘗飲之甘如飴蜜又里儒証瑞應圖曰夫甘露之降王者尊賢尚齒則竹栢受之聖人作爲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其是之謂乎

天尊木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

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纖悉備知州比部佐郎劉公宗言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共觀主賜紫及茶絹等物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虎盜屏跡

聖朝未克蜀之前劒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衛嶺石筒磎虎名披鬃子地號稅人場縣漢間白楊林虎名裂蹄子商旅聚徒而行屢有遭搏噬者嘉州牛頭山有子母虎陵州鐵爐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

鎮縣暴獸成群農家不敢放牧及出門採樵行旅共苦之又有群盜諸州縣結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軍掩捕則與格鬬勝則禦敵官軍敗則奔入林藪雖有捕盜之吏莫能擒獲僅四十餘年民死安業聖朝克復後歲貢綱運使命商旅晝夜相繼廬舍駢接犬豕縱橫虎豹群盜悉皆屏跡得非繫國朝之盛衰時政之能否乎

蜀無大水

開寶五年壬申歲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江暴漲永康軍大堰將壞水入府江知軍薛舍人文寶與百姓憂惶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雷吼高十丈已來中流有一巨材隨駭浪而下近而覩之乃一大蛇耳舉頭橫身截于堰上至其夜鬬堰上呼噪之聲列炬縱橫雖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平旦廣濟王李公祠內旗幟皆濡濕堰上唯見一面沙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時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初李冰自秦時代張若為蜀守定有道之士也蜀困水難至于臼竈生蛙人罹墊溺且久矣公以道法役

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鑿山離堆闢沫水于南北為二江灌溉彭漢蜀之三郡沃田億萬頃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後萬祀水之盈縮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厭水物於是蜀為陸海無水潦之虞萬井富實功德不泯至今賴之咸云理水之功可與禹偕也不有是績民其魚乎每臨江滸皆立祠宇焉

車轍跡

綿州羅江縣羅璝山有羅璝洞昔羅真人名璝修

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烟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瀰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即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鄒崇讓尋詣仙洞觀兹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九井山虎耳先生李

洞賓賫香於洞前設醮禮祭祝之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為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鬒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即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缺焉翌日與諸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嵌岩魂竦汗激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霑污之跡

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埡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墾耕力作常於鄉里傭力織草履自給人質鄙朴而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傭負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即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遺其錢即不顧而迴如此率以為常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麄幘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携柱杖藥囊到青

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徑初則田疇荒梗漸見花木與常所歷者路稍異行三四里又見怪石夾道皆生細竹桃花飛泉鳴籟响亮山谷聚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應君友致藥囊柱杖于堦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瓢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饑渴則可嚼栢葉栢實些些君友懇祈願住仙齋以効厮役道士曰爾且歸家別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

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逡巡見一負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饑渴之念遂别止一室不顧家事嘗焚栢子栢葉静坐無所營爲不飲不食時嚼栢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有一栢樹下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屨及倦息于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居前後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觀躡空祥風忽生彩霧鬱起妻孥悲號遂越巨壑層巒涕泗追望

極目而沒鄉里皆見聞時知州右補闕李公準通判張公蔚以爲妖訛因繫君友妻男于獄遣吏民於遠近尋其踪由時村耆鄉里不堪其擾衆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却乞下降勿使鄉人濫獲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門請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唯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諭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驗也君友歸家入諸舊室有真仙時降輝光燭空升床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三月三日於栢樹下石上復騰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恩賜其妻男粟帛時鞫獄吏張漢珍覩其事蹟因是棄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尚在

雍道者

雍道者名法志東川飛烏縣元和鄉人也人雖鄙

朴而性恭清虚常供養一石老君及誦天蓬咒枕中經因夢一道士云雍法志吾於汝處求錢三千貫文法志辭貧道士取石像前櫻帚云但有患者將此帚掃之即愈言訖而覺因是鄉里有患者將帚掃之應手立愈里人相傳求醫者填委時郡城西南青羊宫即老君降生之所咸平中兵火蕩焚唯降生元陽二臺存焉遺址荒圯鞠爲茂草已酉歲知州寄直學士任公請重興舊址其殿東每夜聞鍾聲不知所因鑿池獲一銅鍾扣之響三十餘

里士庶游觀經春及夏法志於宮門見一小兒傴僂而行以杖帚掃之正腰而去聚觀者架肩接踵禮法志爲神仙時起宮工匠輩有腰脚手臂痛者掃之皆愈因是四遠傳云雍道者掃盲者能視跛者能履患者雲集有賫金守門經旬未獲掃者所得錢帛並送餘造所逾百日因恍一嫗人潛出不歸患人稍稍不集至是年冬再來掃病无應自慚而遁因詰其修造掌籍者錢僅三千余貫正符夢中之數爾

茅亭客話卷第一 終

茅亭客話卷第二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王客

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携筇挈籃引一斑犬往來邛蜀間以採藥爲事多止於荒廟廢寺中雖雪霜風雨亦無所避優游市肆人或問修養之道卽默而不對好事者多飲之以酒積數年形貌服飾未嘗更易天禧戊午歲春自言遊青城山迴時臨邛宰師仲冉頗好道藝思見其人卽令召之與語且曰飲酒否對曰某有少藥君能服之某亦飲酒師俟受藥各飲數盃欵話移時云吾儕野人心近雲鶴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奉託辭出往故驛路去師俟餌藥漸覺輕安尋令人訪之至四月二十七日獨携杖負笈往臨溪路一里間有寺曰國寧遂於寺門下坐行人問之曰日將暮矣於此久坐何爲答曰我有師在此至瞑忽暴卒于門下鄉耆聞官權瘞于道左至六月師俟聞之曰曩所言

久別家山頗思歸鄉斯之謂乎遣吏趙秀往彼焚之發其尸顏貌如生手足皆軟若熟寐焉頃之身下清泉湧出浮屍而起遂就沐浴之鄉村聚觀或以衣服斂之兼及設酒饌而祭者師候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此人真解化乎身雖委蛻神未遐逝自輕俸以瘞之且庭異人也前所言有師在此其是之謂乎休復常讀登真隱訣謂仙道有昇天躡雲者遊行五岳者服餌不死者尸解而仙者忽有蹔遊太陰自有太一守尸三魂營

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雖以鐵石牢固藏閉終不煉形數滿當自擘石飛空而仙者夫得道之士入火不爍入水不濡躡空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方之大應倏然而至何所拘滯耶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苞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有之今備錄者與王容張本也

崔尊師

崔尊師名無斁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聾聵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休咎能察隱文逃亡山藏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柰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値崔在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箇字童子劃一此字崔曰蘿蔔兩童子送廻拾一片損梳置於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崔曰梳兩洞卿怪童子來遲童子具以崔射覆為對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

字崔曰空拳爾洞卿親詣崔曰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邪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伯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門五門雉堞巍峩飾以金碧窮極瓌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為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本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上上遷移仙化其有証應乎崔嘆

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偽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能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極衙樓殿壯麗工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出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畫圖呈進降詔獎

諭郎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証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辰之根下照洞口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峩嵋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等

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之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有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子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范處士

范處士名德昭蜀人也不知所修之道著通宗論契真刊謬論金液還丹論爲蜀主頻召入内問道稱旨頗優禮之處士談論多及物情以鑒戒爲先蜀人每中元節多生五穀俗謂之盆草盛以供佛初至時介意禁觸謂嘗有雷護之既中元節後即

棄之糞壤處士太息曰豈知聖人則天之明生其六氣因地之性用其五行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播種五穀以育於人而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輕棄五穀如是宜乎神明不祐而云獲禍悲夫

李處士

李處士名譔學識精博嘗講五經善誘誘人門無所隱四十餘年以束脩自給每講春秋嘗云孔聖見周德下衰諸侯強盛[illegible]有典[illegible]而不能舉雖有

賞罰而莫得行孔子因是筆削魯史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將來之法以褒貶而代賞罰俾夫善人知勸而淫人知懼也左丘明魯國史官受經于孔子恐七十弟子各生異端失其大旨遂以諸國簡牘博採衆記而作傳焉其傳忽先經以始事忽後經以終義忽依經以辯理忽錯經以合異廣記備言以成一家之通體爾杜征南不思孔子修經與詩書周易爲等列丘明之傳當與司馬遷班固爲等列豈合將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參而貫之將令

學者素無資稟縱意自裁但務聲律罔知古道將周孔之聖賢班馬之文華皆不由茲製作靡得而達焉然皇王帝霸之道與亡理亂之體其可闕乎遂引証當時以左傳文爲春秋者數人今不具録休復屢見失其旨歸如處士之言者倘能使春秋自爲經左氏自爲傳則不迷於後生者矣

蘇推官

僞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開卜肆言人之生平休咎皆如目覩僞蜀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言同往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因定矣兼生貴子時內饋方孕過期因是積以爲驗顧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以爲妄誕恚而退明年春蘇于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鱗生一子即易簡也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謁之問名第雖云晚成未審緣如何年秋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不能言之杜生請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蘇先輩新長之子座下杜曰

若依斯言欲辭屈膝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蘇授彭州司法參軍改陸州軍事推官聖朝伐蜀赴闕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狀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學士知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宮奏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不踰時子弟嬌遊京師見杜云鄉知唯吾友一人見某老成遂言老成之始末故得書之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道士見之遠也

張海上

僞蜀舉人張洸字海上雍熙丙戌歳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溉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儼白衣華煥於洸前俯伏求救洸覺惟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洸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魚撓其寢遂扶棧取魚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懸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于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筭爾洸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費尊師

陵陽至道觀主費禹珪字天錫文學優贍時輩所稱僞蜀嘗應進士舉名絢甞夢衣錦在井中覺後自喜曰及第衣錦遊鄉井爾他日因與知軍事推官蘇協論名第皆由陰注凡舉人將歷科塲多有異夢禹珪因言前夢蘇曰井往夢爾衣錦井中是文章不顯之兆費不悅來春果下第歸鄉因告蘇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止可怡神養志詩酒寄情更不能爲屑屑之儒誠有雲栖之志矣蘇曰世祿暫榮浮生如寄唯登眞履道可後天爲期也君有豎子雖愚請教授之卽參政侍郎也洎明年聖朝伐蜀蘇上京歷任至太平興國年中授開封府司錄參軍不祿休復嘗讀醫書云人藏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夢稀有夢亦不復記之夫智者無夢愚者少夢故騶皁百夕無一夢乃知夢者智也又不獨至人者哉頃有一士人能原夢遂撰一夢請占之災祥皆驗他日告云吾實無夢向所夢吾撰也聊以試君皆驗何也原夢者曰意形於言災祥隨之何况夢筆夢松者乎則知夢者不可以一事推之爾

馮山人

馮山人名懐古字德淳遂寧人也有人倫之鑒善辯山水地理太平興國中于青城山三蹊路牛心山前看花山後因卜居立三間大閣偃息于中居常所論皆丹石之旨以吐納導引爲事情採方訣歌頌圖記丹經道書無不研考每遇往來者有服

餌者有入室求仙者有得雜藥者有能製服諸丹石者復有誇誕自譽壽過數百歲者有常與神仙往還者欲傳之者以方書爲要授之者以金帛爲情盡皆親近承事之雖伎藝無取皆以禮接之咸平中成都一豪家葬父徧訪能地理者選山卜穴凡數歲方得之因令馮看之馮曰陵迴阜轉山高隴長水出分明甚奇絕也主人云自葬之後家財耗散人口淪亡何奇絕地如是耶山人曰頗要言之凡萬物中人最爲靈受命於天與物且異而有

貴賤各得其位如鳥有巢栖獸有穴處故無互相侵者也此山是葬公侯之地豈常人可處所以亡者不得安存者不得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是之謂乎

李四郎

李四郎名玹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頗賓貢焉玹舉止溫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爲業善弈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爲務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唯道書藥囊

而已嘗得耳珠先生與青城南六郎書一紙論淮南三煉秋石之法每焚香熏之有一桃核盃闊可盈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爾至晚年未而服之雍熙元年春遊青城山於六時巖下溪水中得一塊石如雁卵色黑溫潤嘗與同道者玩之一日誤墜于地碎爲數片其中空焉可容一合許物四畔皆雕刻龍鳳雲草之形文理纖妙皆甚奇異殆非人工玹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

茅亭客話卷第二　終

茅亭客話卷第三

宋 江夏 黄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淘沙子

僞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攜畚鍤日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鐵及諸物以給口食人呼爲淘沙子焉辛酉歲有隱迹于淘沙者不知所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攜鐵把竹畚多於寺觀閒靜處坐卧進士文谷因下

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清越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谷愕然又諷其自作者數篇其詩或譏諷時態或警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紙筆之資別謀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貫數小鋌銀遂解一鋌遺谷戴帽將所攜器具揖出寺而去谷後得僞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閫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王公曰有此異人遂聞于蜀主因令內園子於諸街坊尋訪之時東市國清寺街有民宇文氏宅門有大桐樹淘沙子休息樹陰下宇文頤留心至道見其人容質有異遂延于廳問其藝業云某攻詩嗜酒言論非俗因飲之數爵與約再會浹旬淘沙子或到其門將破帽等寄與門僕令報主人其僕忿然厲聲罵之曰主人豈見此等貧兒耶宇文聞之遽出迎候愧謝曰翹望日久何來晚

耶即與飲且酬宇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宇文曰某數年前遇人教令嚥氣未得其驗廢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皆是初勤而中惰前功將棄之矣世有黃白有之乎好之乎宇文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言不有安敢言好之淘沙子因索銅錢十文衣帶中解丹一粒齧淡塗之燒成白金此則神仙之藝不可厚誣之但罕遇也有自言者皆妄也遂辭而去异日凌晨扣門將一新手帕裹一物云

淘沙子寄與主人宇文開而覩之乃髻髮一顆莫測其由至日高門僕不來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却頭髻將去蜀主聞之訪於宇文宇文尋於養病院云今早出去不歸自兹無復影響休復見道書云刺客者得隱形之法也古刺客若死屍亦不見每二十年一度易形改名姓謂之脫難多有奇怪之事名籍巳係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張道者

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

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駐錫龐眉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唯繩床一張及木棺一所不從齋請晝則昇狀而坐夜則入棺而卧衣服未嘗更換人問之拱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麪鹽醯則受以一大瓶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紀偃息自若不雜流俗其清尚如此時高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化希以木棺置于薪草之上以火爇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諭于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於塔中院西慈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贊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村野秖將淡薄作家風未肯承迎相苟且南地禪宗盡徧參西蜀叢林遊巳罷深知大藏是解粘不把三乘定眞假張道者傍沙溪居蘭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借寅齋午睡樂咍咍檀越供須都不謝渾身不直五分銅一句玄玄豈論價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畫鶴性雲情本自然

生死無心全不怕總逢刧火未爲災牆裡龍神應嘆訝張道者不說禪不答話蓋爲人心難誘化盡奔名利漫驅驅倚倚何曾有般若分明與說速休心供家却道也爛也張道者不聚徒甚脫洒不結遠公白蓮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大覺禪師

禪師名慈覺字法天姓劉氏自王蜀未遊南方至孟蜀初歸住大覺禪師性急言速應答如流人問一部蓮經何者是妙法師戟其手曰教汝鼻塌問

爲甚如此對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僞蜀李相昊嘗問道於師優禮待之師有禪客須知集禪宗祖裔圖關道歌行偈頌三百餘篇題曰禪宗至道集行于世

張平雲

張居士名嶠字平雲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時有句居士問不拘生死者願師直指答云非干日月照晝夜自分明又問百億往來非指的光明終不礙山河時如何答云紅尾設搖三尺浪真龍透石

本無踪嘗撰參玄錄玄珠集歌行句偈百餘篇云毳流來問我家風我道玲瓏處處通頃刻萬邦皆徧到途中曾未見人逢其仙化三日口吐氣滿屋氛氳有弟子皆云居士常言宗門秖以眼目爲先不以睡相爲事居士今日何以如此言訖香氣乃絶

王居士

居士王褣四十餘年留心禪學三蜀叢林皆盡參徧學流與之切磋話句無逃其確論爾至耄年示疾於同流曰吾期某日行化至期居士有季父爲僧語之曰吾爲汝作十念居士曰透滿無形十方無礙直至無心未得爲了何況有念者哉言訖奄然而逝

句居士

句居士名令玄蜀郡人也宗嗣張平雲有學人問答隨機應響著火蓮集無相寶山論法印傳況道祿言百餘篇有敬禮死屋和尚塔偈曰大空無盡劫成塵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

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葬全身死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嗣洞山悟本禪師天復年初入蜀僞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捨碧雞坊宅爲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末遷化時齒一百六十三故有是句

味江山人

唐末蜀州青城縣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純慤篤好雅道放曠疎逸幾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騎一青

牛至暮醺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或吟或咏有
所得則將藁撚爲丸內於大瓢中二十餘年莫知
其數亦不復吟詠其贈送寄別之詩布於人口暮
年因臥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沒于水
後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漂至新渠江口有識
者云唐山人詩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潤損壞十得
其二三凡三十餘篇行于世題鄭處士隱居云閒
說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
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罇酒病夫顏亦

紅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補衲
雲千片香焚篆一窠終山人事少怜客道心多日
日齋鐘後高懸濾水羅題青城山范賢觀云數里
緣山不厭難爲尋真訣問黃冠苔鋪翠點仙橋滑
松織香梢古道寒晝傍綠畦鋤嫩玉夜開紅竈撚
新丹鍾聲已斷泉聲在風動瑶花月滿壇贈僧云
曾開半偈雪山中貝葉翻時理盡通般若常添持
戒力藥叉誰筭念經功雲開曉月應難染海上孤
舟自任風長說滿庭花色好一枝紅是一枝空夫

艸澤間有隱逸得志者以經籍自娛詩酒怡情不
耀文彩不揚姓名其趣附苟且得无愧赧唐山人
乎

蘭亭客序

晉穆帝永和九年歲春三月三日太原孫統承
公富春孫綽興公唐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
高平郗曇春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
少子凝之微之操之第四十有一人修禊之會羲
之爲序興逸而書之筆蹟遒媚勁健絕代凡二十

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太宗購得其本令趙模韓
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搨勒以賜皇太子諸王近
臣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真蹟三千六百張率
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得一百五十卷太宗自書貞
觀二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又選貴臣子弟有
性識者以爲弘文館學生內出書法命之學習焉
其有人間善書者並名入館由是十數年間海內
靡然工書翰者衆其王書法帖所寶惜者獨蘭亭
序爲最常置於御座之側朝夕觀覽貞觀二十三

年聖躬不豫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聽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將去乎高宗哽噎流涕曰唯命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隨仙駕送入靈宮今趙模等所摹者本往往有好事者收藏得偽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弼通好持國書于蜀因獻偽皇太子王義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義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偽皇太子攻王書體法精妙弼故有是獻偽翰林待詔米道鄰侍書於

太子掌書法百餘卷皆是二王法帖古來名賢墨跡及石本者迨聖朝伐蜀其書帖盡歸米道鄰私家至乾德中有蠻彩牋王七郎名文昌與道鄰世舊道鄰因與文昌石本蘭亭即吳使高弼獻太子者文昌好博雅古來名書多收藏之義之真書樂毅論黃庭經草書十七帖晉魏兩漢至李唐名臣墨蹟及石本皆萃於家當時與往還好書者毛熙震王著勾中正張仁戩黃居寶張德釗張文懿史戴滕昌祐石恪李德華陳熙載曾悵戩義西嘗訪之閱其所藏終日忘倦太平興國初光祿卿高公保寅即渚宮高氏之後入川為九州巡檢休復嘗謁見之因得張藻山水一軸義之墨蹟蘭亭一軸注崇山二字闕者乎二字皆是趙模諸葛貞榻者檀香軸古錦標皆蟫晦蟲蠹時得與諸賢往復玩之甲午歲家藏書画焚掠殆盡今蜀中兩經寇亂諸家名書古画罕得見聞故備言之爾

茅亭客話卷第三 終

茅亭客話卷第四

宋　江夏　黄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家居泰

僞蜀眉州下方垻民姓家氏名居泰夫妻皆中年唯一男既冠忽患經年羸瘠日加醫藥無復瘳減父母遂虔誠置千金方一部于所居閣上日夜焚香望峩眉山告孫眞人禱乞救護經旬餘一夕夫婦同夢白衣老翁云汝男是當生時授父母氣數

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汝男開口而嚥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夫婦覺而皆說符協如一遂冥心依夢中所教初則骨未始壯次乃能食而行積年諸苦頓愈後冠褐入道常事眞人無怠焉

周寫貌

僞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寫貌時因避暑於大聖慈寺佛牙樓下或自長吁傍有一村人詰其吁歎元裕答云某攻寫眞有年矣生平薄命有請召寫眞者富室則不類貧家則酷似母老供給不迨故有是歎村人因問元裕趂泊之處良久曰某有薄土在靈池縣隣村有觀觀主欲要寫眞囑我多時來日詰朝同來相尋勿失此約翌日有一道流白皙長髭來求寫眞云夜來隣村門徒話及特來奉謁元裕乃定思援毫立就其貌宛少差異道流喜云門外有一僕將少相酬出門呼之已失道流蹤跡逡巡蜀城士庶咸言靈池朱眞人來周處士家寫眞求請眞容者日盈其門自此斯獲供侍周贍觀斯靈異得非有道之士出處人間救振貧苦者乎

丁元和

丁元和者自幼好道不慕聲利蹤傚无羈束或晴霽負琴出郭飮酒杖策逍遥於田畝間常言祖父長興元年於遂州値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圍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重圍中人皆饑殍宋亦餓殕於州市相識者以箪衆埋城下俟時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驅使吏李彦者先往潞州勾當至

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歸州事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時甚是勞煩人各以自然於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見空棺其閒有一紙文字云心是靈臺神之室口爲玉池生玉液常將玉液溉靈臺流利關元滋百脈百脈潤柯葉青葉青柯潤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鍊石燒丹勞爾形元和因是學道深得其用休復嘗讀道書昝與隱訣云解化之道有入焉解化之法其道隱秘笑道之輩但見其狼藉乞丐於廛市以爲口

實非其所知然一度託解須歛蹟他方屢更名姓忽逢遇知識露少踪由以激後人非奉道好奇者孰能採摭其隱顯爾

王太廟

僞蜀成都南米市橋有椰條家酒肆其時皆以當壚者名其酒肆椰條明悟人多狎之偶患沉緜經歲骨立尸居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椰條每加慇奉因愍其恭恪乃留丹數粒且云以醻酒債令三日但水吞一粒服盡此丹患當痊矣椰條依教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杖而能行終服充盛如初有僞太廟吏王道寶者人皆目爲王太廟本漢州金堂縣人也因知其事遂懇求椰條取服餘者藥以鐵茶鐺盛水銀投丹煑之須臾水銀化爲黃金因是將丹與金呈蜀主云此金爲器皿可以辟毒爲玩物可以袪邪若將服餌可以度世蜀主問合丹之法云有草生于三學山中乞宰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宰明年藥既無成知其得丹於椰條遂誅之休復嘗見道書云未有不修道而

希仙藥者苟或得之必招其禍而況詭詐者哉

劉長官

劉長官名蟾美風姿善談論涉獵史傳好言神仙之事無子息夫妻俱五六十於僞蜀攝成州長道縣主簿聖朝剋復匿於川界貿藥改名抱一開寶中于青城鬼城山上結三間茅屋植果種蔬作終焉之計每一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麵鹽酪歸山由是人稍稍知之或云有黃白法一日有三人日夜投宿自携酒果就語及爐火之事頗相

契合至夜央語笑方酣客曰知長官有黄白法可以援縣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復祈之不已長官笑曰某自數年浪跡從師秖得此法豈可輕道邪客曰某等頗於隱齋效爨薪鼓鞴之役可乎長官許以師授有時他日於丈人真君前相傳爾客作色云今夜須傳勿為等閑長官曰適纔君子同道相遇如此客三人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其法必加害於君於腰間探出短刃長官與妻惶懼憚其迫脅而併法兼奉之

竣藥二人得之拱揖而去長官夫妻貌爽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山居與李諶處士休復授道於處士故盡熟其事焉

陳損之

僞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餘當時朝士家有婚聘筵會必請老夫婦以乞年壽為名至蜀末年其夫先死後聖朝剋復至太平興國中老婦猶存僅一百二十歲遠孫息輩住西市造花為業供侍猶給有好事者時往看之形質尫瘦狀若十二三歲小兒短髮皓然頤視外人有同異類寒暑風霜亦不知之休復嘗見神仙傳云人壽有至一百二十歲非因修養而致皆由稟受以得之則老婦是也若因修養及得靈藥餌者壽至二百四十歲加至四百六十歲已上則視聽不衰而死昏老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爾大養壽之道唯不得而已矣

史見魂

史見寃者蜀人也名惟傳年七十餘孑然居數間

屋於東市唯以牀座張紙錢而已不知有何法人皆呼之見寃蜀人咸敬之或云判冥以稱判官有氏姓李者嘗敬重之因與偕行至市南勾氏家酒肆前判官瞪空相揖李因詰之云有水府人吏在此後三日大雨水潦暴漲勾氏出城看水馬驚蹶倒于江中溺死豚是蜀人愈敬之休復見道書真誥云有好陰施奉道敬仙者生授職於陰府則史公其人與史公嘗與相知稱天曹門吏太職子愚亦聞有生人判冥者皆懼人知之不敢妄洩此史

公又不然何謂乎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記名太平興國末經過成都遊青城及諸仙化儀質古雅喜談至道容貌可二十餘不飲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鬢髮皓然腰背傴僂執焚香洒掃之役侍於女冠之後常遭叱辱又有張五經道士名道明年過四十亦爲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歲老侍者乃遠孫爾蜀城士民仰從之至於納貨求丹就師辟穀者如市

焉時知府辛諫議仲甫恐其妖遣出城任遊諸化猶有師資者隨行經數年有遂州劉山人到城休復話女冠之事山人笑云祇自那時與張道明于飛至今見住庾除化向來老侍者卽女冠之父也嗟乎師問者但存誠敬之爲其所欺如稚孺得不戒於所惑乎

李韡僧

僞蜀廣都縣三聖院僧辟遠姓李氏薄有文學多記誦其師曰思鑒愚夫也辟遠多鄙其師云可惜辟遠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變師止之愈甚全无資禮忒一日大叫轉變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聵二十餘年至聖朝開寶中住成都義井院有檀越請轉藏經鄰坐僧竊視之卷帙不類乃南華真經爾因與其施主言曰今之人好施金帛圖画佛像意欲思慕古聖賢遠有大功德及於生民置之墻壁視其形容激勸後人而云獲福愚之甚耶不思古聖賢遠皆有言行遺之竹帛一大藏教五千餘卷所載粲然巳不能自取讀究其修行之

理而顧召人看讀亦云獲福益甚愚哉時人謂之僧澄伽

勾生

益州大聖慈寺開元中興創周廻廊廡皆累朝名画冠於坤維東廊有維摩居士堂盖有唐李洪度所画其筆妙絶時偵中元日士庶遊寺有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樂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二疊頭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卽云某不愛樂但要得妻如抱箏天女足矣遂將壁画者項上

掐一片土吞之爲戲旣而各退歸勾生是夜夢在維摩堂內見一女子明麗絶代光彩溢目引生於牕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繾綣迨月餘生舅氏范處士者見生神志癡散似爲妖氣所侵或云服符藥設醮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頷之其夜天女對生歔欷不自勝曰妾本是帝釋侍者仰思慕不奪君願託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諸符藥妾亦不欲忘情於衣帶中解玉琴瓜一對曰聊爲思念之物君宜保愛

之自此永訣生捧之無言酬答但彼此嗚咽而已旣去生自是日漸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瓜其家收得至順寇時方失之壁画天女至今項上指甲痕尚存焉

茅亭客話卷第四　終

茅亭客話卷第五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晉　訂

黎海陽

道士黎海陽其父僞蜀時爲軍職天兵伐蜀海陽隨父戍劍門蜀軍潰散子父遂還於川城東門外丁村古冢忽聞冢內有非常香氣一日因晴明微隙中見少骸骨朽腐至甚旁有一蔟黃粉因撥開乃見三小塊雄黃海陽父頗好燒鍊素知冢內雄

黃可用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聞人語父子問之曰語者鬼耶答云某非鬼某宋人也家世食祿而某不樂名宦退身學道于楚丘有別墅稍遠囂塵凡五金入石難得者必能致之或方法之士欲合鍊試驗者必資其藥品給以爐鼎使成之時德宗疑章中令在蜀與蠻人連結遂令某爲道士入川見中令伺其動靜居止皇觀三年又遣僧行勤入蜀伺察中令初以談議苦空後說燒煉點化之事中令歷試一一皆驗凡三年中令甚誠敬之或

一日說還丹延駐之法中令愈加恭奉後煉丹旣成中令齋戒餌之初覺神氣清爽嗜好倍常僧遂辭去至貞元二十年暮春藥毒發而薨其爲與行勤往還遂罹其禍而及此遭樵夫牧豎蹂踐遺骸潛壞朽骨憤憤不已海陽父曰君去世已遠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應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陰景煉形之道傳我遂於我楚丘別墅深山澇谷中選得一嵌室囑我祇持六年愼莫令諸物所犯歲滿則以衣服迎我於此其人初則支體毳敗唯藏

腑不變某遂依其教論乃閉護之至期開視則身全矣端坐于嵌室之內髮垂而黑鬚直而龍顏貌光澤愈於初日某具湯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是三廻乃度世畢矣某傳得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卻自無形而煉成有形爾則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無不可也某之形雖未圓且飛行自在出幽入明斬鬼之貴不樂於吾吾已離人世勞苦豈復降志於其間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海陽父曰敢問其衣襟中藥是何等藥對曰某常從道士入山煉丹

修葺爐鼎爨薪鼓鞴靡不勤力舒嘆光景短促筋骸衰老所聞者上藥有九轉還丹不離乎神水華池其次有雲母雄黃服之雖不乘雲駕鳳役使鬼神亦可祛除百病補益壽年某得煉雄黃之法自二十歲服至四十歲獲其藥力荷冉以火養就以水吞可冀道於髣髴海陽父告之曰餌藥之法則聞之矣煉形之道少得聞乎言未畢値天曉人行恐有人搜捕不及盡聽因別小逃竄之所自後不復至此海陽父乾德中卒海陽遂依其教服煉雄

黃衣道士衣靖師訪道二十餘年不食唯飲酒衣服肌膚常有雄黃香氣淳化中在益州錦江橋下貨丹筋骨輕健甲午歲外寇入城海陽不出端坐繩床爲賊所殺惜哉

白蝦蟆

僞蜀將季延秋門內叢真觀前蚕市有村夫鬻一白蝦蟆其質甚大兩目如丹聚視者皆云肉芝也有醫工王姓失其名以一緡市之歸所止處其走廳因以一大臼合於地至曉右臼透明如燭籠王

駭愕遂齋沐選日負錙挈螗辭家往青城山杳絕音耗洎明年聖朝伐蜀竟不知王之存亡也

鮮于耆宿

學射山舊名石斛山昔張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昇今山上有至眞觀即其遺跡也每歲至是日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詣仙觀祈乞田蠶時當春煦花木甚盛州主與郡寮將妓樂出城至其地車馬人物闐噎有耆宿鮮于熙者與朋友數人於萬歲池縱飲因掬池水見池岸傍艸中有一小白蝦蟇遂

取之即席有姓劉失其名堅請吞之鮮于固執不與遂嚼鮮于手取將吞之鮮于戲之曰閣下因吞此白蟾苟成得道也然成疾強餌吞訖忙惶飲水云蝦蟇在其心胸間無所出處昏悶至家旬餘醫治方愈休復曾覽抱朴子內篇云肉芝者謂萬歲蟾蜍也頭上有角目赤頷下有丹紋體重而跳捷以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以左足畫地成泉帶之辟兵若敵人射已弓弩皆反自傷焉今人以白蝦蟇爲肉芝生吞熟啖者愚之甚也設使白蝦蟇是肉芝市井之民但知錐刀之利嗜欲無厭濊于淳粹符致其中則淳粹之氣與靈物相攻水火交戰寧有全人乎太平興國末休復與處士胡本立進士史載許偕隱巒往雙流縣保國觀看古栢樹道逢友人袁德隆從者於檐懸一蝦蟇大如扇許人皆駭視之後月餘再見袁因問向者蝦蟇所在袁曰是荷擔者獲于田隧中將歸殺而食之其夜無疾大叫數聲而卒

食蝦蟇野菌

頃有一士人好食鱔魚及鱉與蝦蟇嘗云此三物不可殺大者有毒殺人蝦蟇小者亦令人小便秘臍下憋疼有至死者宜以生豉一大合投新汲水半椀中浸令豉水濃頓服之即差淳化中有民支氏於昭覺寺設齋寺僧市杼蕈有黑而斑者或黃白而赤者爲齋食衆僧食訖悉皆吐瀉亦有死者至時有醫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每服一小盞不過再三其毒即解當時甚救得人夫草菌之物皆是艸木

變化生樹者曰蕈生於地者曰菌皆濕氣鬱蒸而生又有生於腐骸毒蛇之上者大而光明人誤以爲靈芝食而速死故書之警其誤矣

虹蜺

淳化壬辰歲夏六月虹見時餉大雨恐友人李顯元云虹蜺者陰陽之精也虹雄也蜺雌也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大陰亦不見日落西虹乃東見見必有雙鮮者雄色淡者雌也入人家飲水或禍或凶有陳季和者云笞華中令鎮蜀之日與

賓客宴于西亭或暴風雨作俄有虹蜺自空而下直入于亭垂首於筵中吸其食饌且盡焉其虹蜺首似驢身若晴霞狀公懼且惡之曰虹蜺者陰陽不和之氣妖沴之兆也遂罷宴座中一客曰公何憂乎真祥兆也夫虹蜺者天使也降於邪則爲疾降於正則爲祥理則昭然公正人也是宜爲祥敢爲先賀旬餘就拜中書令孟氏初徐光溥宅虹蜺入井飲水其母曰王蜀時有虹入吾家井中王先主取其家女爲妃今又入吾家必有女爲妃后男爲將相此先兆矣未浹旬選其女入宮後從蜀主歸闕卽惠妃也休復母氏常說眉州眉山縣桂枝鄉程氏其之祖舅焉伯父在僞蜀韓保貞幕任本州眉山縣令丁母憂歸村野服將闋時當夏杪天或陰翳見家庭皆如曉霞晃耀紅碧靄然時餉閒齊甕釜之中井泉之內水皆涸盡時餉大雨滂霈而已未幾韓侍中授泰州節制伯父署節度推官將知虹蜺者多爲祥矣

避雷

至道丙申歲夏五月俳優人羅袂長有親戚居南郭井口庄袂長晨往訪之時有庄民網獲數魚袂長取二頭貫於傘中時歸至中路天色晦冥迅雷急雨林木皆領火光燭地袂長恐魚是龍也棄之田畝中雷電益甚驚懼投村舍避之振慄不能自止俟其霽方歸來日遲明村人將傘與魚云夜來庄主羞其相尋恐爲雷雨所驚見雷霹傘錦取非龍將去魚與傘遺雷火所燎拾得今將歸焉　端拱戊子歲夏六月暴風雨雷震聖興寺羅漢院門

屋柱折有三僧仆于地身如燔灼之狀　世傳乖能者苦於行雨而多方竄匿藏人身中或在古木楹柱之內及樓閣鴟甍中須爲雷神捕之若在曠野無處逃避卽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所累遭雷震死併僧爲逃而獲免茲僧不避而震殺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言君子常有戰戰兢兢不敢懈惰見天之怒畏雷之威恐罰及已也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其是之謂乎

雨雹

大中祥符癸丑歲龍水賢者寓居廣都縣夏四月日將暮忽然風迅雷發屋拔樹雨雹繼之達曉方息詰朝詢諸行人云雹自縣東山橫布數十里西南沿江而下則更不知其遠邇也雨雹過處簷墻屋宇林木大者皆爲雹擊雷拔之牛馬犬豕皆驚仆地鳥鵲小禽中者俱斃時炎方實無有孑遺有一村人云其家是夜數雹穿屋而落大如斗盆甕鍋釜皆爲擊破其雹所至之處樹木屋瓦十不存二三焉夫雹者雨水也皆陰陽相脅而成左傳曰凡雹冬之愆陽夏之伏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此蓋下民當豐稔收成卽便務奢侈以至於服玩衣裝車馬屋宇違越制度撒棄五穀曾無愛惜上天垂誡以懲之爾

雉龍

郭鹽者忘其名以其語聲高大因謂之曰鹽本成都豪族不事生業唯好畜鷹鷂常募能以鷹犬從禽獸者爲伍焉雍熙中將鷹犬獵于學射山鷹拏

一雉雉救之得活其雉每足有二距徒侶皆異之以巾包而負之覺其漸煖行一里間如火彷徨間俄而陰晦乃風雷震雹林木擺簸不知所歸遂棄雉於澗下奔及至眞觀避之時雨如注中宵方霽不勝其驚因爾時有范處士者聞其說卽云雉者能也龍爲五蟲之長無定形寄居十二位爲雞豬牛馬之屬斯龍爲雉服也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爾

李老

袁氏不記名人皆目爲袁野人嘗居廣都縣庄時盛暑有一老人衣白詣袁庄求見袁及席謂袁曰某李氏家于此縣之南特來有託於君子願君憫宥當有厚酬袁亦不甚諾之但寛勉而已且留食水飯鹹豉而退彼三日因暴雨溪漲庄民舉網獲一鯉魚可三尺許鱗鬣如金撥剌不已袁呼童就機割之腹有飯及鹹豉少許袁因悟李老者魚也且曰李老雖靈固難逃吾之一醉爾或云蟲莫智於能彼魚神龍也若斯變化安有難而難逃哉如

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耶吁迍難困厄凡聖與能蟒蟠皆一時免與不免何得異哉

慈母池

慈母池亦云滋茂池去永康軍入山七八十里池水澄明莫測深淺每至秋風搖落未嘗有艸木飄泛其上或墮片葉纖芥必有飛禽銜去之每晴明水面有五色彩如舒錦焉或以木石投之即起黑氣雷電雨雹立至或歲旱祭禱無不寺應休復曾見道門功能經水有五色及沙在石上者皆是龍居之處也

龍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即開元二十八年長史章仇公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也今棄番願來歸唐化投問諸巫其言不與尋奏爲立祠錫號會昌祠在少城舊跡近楊雄故宅每旱潦所禱無不寺應乾符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祠在城內工徒設板至此驟有風雨朝成夕敗以聞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其是西山龍母池龍君

今築城請將其祠置於門外所冀便於往來公夢中許之及覺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葺之風雨乃止城不復壞焉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所禱感應封靡聖夫人天禧己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歲二月寺觀諸廟禱祈寂無影響知州諫大夫趙公稹躬詣其祠與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達旦屬邑皆告足是歲豐登民無札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茅亭客話卷第五

茅亭客話卷第六

宋　江夏　黄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悼蜀詩

左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益部淳化甲午歲盜起邛蜀圍逼城壘主帥素無禦備遂奔劒門賊乘勢入城燒掠殺傷至甚坤維間凡數十軍州悉爲賊之所有唯眉陵梓遂堅壁自守賊據益郡凡百日天兵至戮無遺類軍旅所過皆爲荆棘朝廷除

樞密直學士尚書虞部郎中張詠知益州始至察民疾苦洞知亂起之由因爲悼蜀詩四十韻今備錄之序云至道紀號元祀春正月爲審官院考績引對天子曰天厭西蜀歲且荐饑任失其人枉政偷刻民興怨嗟構孽肆暴授命虎旅殄滅兇逆翦彼黔首不聊其生覩人去民厭意罔怠寛即自姦猛即殘俗得夫濟者實其人爾惟方直歷政有績邛僰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愛汝其欽哉祗奉厥命乘軺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職嘻謀舛庸臣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賦斂乃省存恤窮困拊綏流亡杜絶刻削宣揚皇風迨一歲而民弗克安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也有聽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師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强暴乎良家困弊漸復從賊庶賒其死深可忿也天子逺九重孤賤者憚權豪不敢言嗚呼雖采詩之官闕之久矣然歌詠諷刺之道不可寂然詠敢作悼蜀詩四十韻書于視政之廳有識君子勿以狂瞽爲罪

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鬬雞破百萬呼盧縱大噱遊女白玉璫驕馬黄金絡酒肆夜不扃花事春慚作禾稼暮雲連紈綺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侈極必禍作當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風復儉約性情非方直多爲聲色著從欲竊虛譽隨俗縱貪攫蠶食生靈肌作成恣暴虐佞罔天子聽所利唯剝削一方忿恨興千里擾鎗躍火氣烘寒空雪彩揮進鍔無人能部斂何暇施擊柝

害物贖貨葦皆爲白刃爍死磔積臺榭荆棘迷城
郭里第鎖榛蕪庭軒喧燕雀斗粟金帛市來綺
羅博悲夫驕奢民不能飽葵藿朝廷命元戎帥帥
盪元惡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弱爍毛焰晶燄破
竹鋒熠爚兵驕不可戢殺人如戲渠帥悉皆懼誅
玉石何所度未能戮強暴爭先誅剽掠良民生討
空賒死心殆殘四野搆豺狼五畝就耕鑿黔首不
安堵炎如居鼎鑊出師不以律餘孽何由却俾夫
爞蜂蠆寡筭能籠絡邊陲未肅清胡顔食天爵世

方尚奔競誰復振譽謗黃屋遠萬里九重尚宴鄉
時稱多英雄才豈無衛霍近聞命良臣拭目觀奇
略

艾延祚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署令造
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譟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
至郡也延祚因上樹隱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
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
顚頰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覦之不見其

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
唯不聞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
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夷人婦

甲午歲五月天兵赴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
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
人婦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
伉儷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
心終而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

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
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使侮
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張光贊

張光贊者金水石城山張羅漢之裔也以[illegible]善画
羅漢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粧画功德多歷春夏隨
僧飲食其性謹潔守道不侈如是五十餘年人皆
敬重之甲午歲爲賊所擄迫令引頸凡數劍而頸
不斷遂於積屍中卧至夜央見一老僧曰汝生焉

粧功德用心吾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爲至今頸上劃痕猶在吁西方聖人恩祐明顯有若是之徵邪

金相輪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高太尉鎮西川雅州胡廬闢有道藝王勁者渤海聞其名俾蜀人呂尚致意召之呂至王生夫婦止一艸屋有一榻以縆隔限之媪曰客至以何待之王曰州中都押衙今日有筵會可去取之俄而酒饌俱至品味羅列非忽遽之所能致也豈其家去郡往來不啻百里呂怪愕王生笑曰雲南蠻王曾鑄金相輪祈我貴換成都福感寺塔上相輪蜀人安得知之當時敬之者十有六七焉洎淳化五年狂盜入城兵火沿焚福感寺塔相輪墜地完全俱是銅鐵所爲非蠻王金換之者葢王勁寓言孫氏傳聞不細爾

金寶化爲煙

蜀州江源縣村甿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爲侶甲午歲據益州授艸補僞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擄掠婦女剽刼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驟通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鋌金若墨鋌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制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檐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擄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人訪於邛蜀賊境寂然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良人及弟謝元穎若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于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遂棄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窖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冤毒滋多不爲已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豈冥閒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奢侈不久

甲午歲順寇攻益部有不逞輩附賊執兵杖劫掠

民家財貨又附賊害民誅求無厭天兵平賊下寬大之詔應脅從徒黨皆宥而不問放令歸農此輩苟避誅戮又多金帛乃蕩心熾意自以爲終身不復羈紲也乘肥衣輕歌酒娛樂玩好珍異喪葬婚聘踰越僭侈視親若讎如是不一數年災厲疾疫公私事訟相繼而作財物稍盡車馬屋宇皆爲他人所有其貧如初嗟乎不義之物似有神明所學得之者不罹其禍而身獲存者鮮矣夫善人富謂之天賞淫人富謂之天殃此輩天以殃之其是之謂乎

劉旰

至道丁酉歲秋八月諸州巡檢作坊使韓景祐至懷安軍爲其下廣武卒劉旰等謀殺之韓踰垣而免是夜軍賊掠懷安軍及明取金堂古城入漢州凡六日行五百餘里劫掠五軍州十鎮縣所至處皆不及支梧驅掠軍民勢莫可遏州縣震懾戶口奔逃時知府張密學謂招安使上官正曰賊今日邛州來日必奔嘉眉州賊若有盤泊處如魚得淵卒難除討君必悔之今日請郎往移兵渡江逆而擊之奪其胆氣當盡擒之此上策也時不可失上官遂點集兵甲前去過新津江遇賊食於方井馳告張密學張曰劉旰既入井更欲何逃日中以捷來告盡殺其黨凱旋且張公料敵先見皆此類也上官能將其兵是行也易於摧枯川界由是肅然

茅亭客話卷第六　終

茅亭客話卷第七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哀亡友辭

咸平庚子歲正元日神衛卒殺王將竊據益郡四月天軍來討至城下賊拒天軍驅脅老幼以乘城天軍煙以環城晝夜攻擊城内死傷且甚其賊求取供須器用錢帛珠金民不聊生九月二十日大軍入城賊衆宵遁主帥念其城中民庶備歷艱危

慮玉石俱焚遂使招誘出城安撫之初城内百姓爲賊據城皆攜挈老幼出城投村墅逃避者十六七爲有出城郄被軍賊搜捉縲繫入城誅戮者有役於城上犯其暴法者有窮於輸給遭其毒酷者有脇而不從爲其殺害及受檟楚者有痛心疾首憂鬱憤悶成疾而死者有與賊爲伍獻謀附勢扼喉搤心取其賄賂者有終日逃避以至城陷竟不覩賊鋒者夫如是者命非天耶天非命耶前進士張及有哀亡友楊錫辭前進士彭乘有郝逢傳今具其事跡及錄其辭伸非止楊錫郝逢而已庶後之人覽之得無傷嘆叛君殘民之事者是哉哀亡友辭序云亡友楊錫字季隆誠至之士也昔與趙郡李畋蜀郡任玠南陽張逵泊及結文學友咸治經義於樂安先生悉潛心於六教然後觀史傳過百家之說探奧索微取其實於道者既積中而發外遂下筆槠文其議論考賢士節夫之動靜明古人沿習之廢置紀績義之大小辨適用之邪正不虛美不隱惡庶達乎心志之所貴也日說是道以

出身入仕俾其抱策書而不愧怍持言行以符會同十五年未始一日而忘此也亡友居吾群中尤爲靜退者蓋不徒爲進以希名苟樂遂售其身誠俟乎鄉賢里能拜書獻于春官氏不幸去歲盜賊竊據城邑亡友飾日憂慼成疾莫能遠遁及復避地於西山不得與亡友言別每念跡雖離而心同室在遠而人邇適其與終合而成前志也至王師討平凶醜我雖歸亡友則憤極而死矣家嗣始孺又且夭矣嗚呼亡友業已著[illegible]未伸命何艱而至

此身既沒而嗣亡地仍僻而知寡彼蒼何可使輔善疾惡者罹殃若是之甚耶願表其懿行錄其遺文同三友入關示儒林豪傑必推而知之少瀆永恨今姑爲靜舒交情之悲爾曰予取來之得朋兮接群居之及義不殞稜於貧賤兮恥喧呶於聲利炳舊史之遠目兮飫六經之正味議班紀之九流兮廣劉書之七志既積中之發外兮幸入官以涖事將結綬之彈冠兮匪君翔之于陛何賊卒之妖興兮據藩服之城壘君豈適逢之無所兮柰病來

之難起我徂西山兮不與于別或出處兮其心曷異凶醜之長然誠會合之寡遭洎王師之討平兮聞吾友之已矣燕雀啁啾兮遊鶴幽病豺狼嘷嗑兮騶虞憤死嗟處緒之不續兮復嗣子之隋蹤徒呼天之云亡故使其秀疾而神狀志願表其文行兮示廣場之豪士與知子之若然兮俾德之無愧兮空抑哀以摛辭兮報亡友之終始

郝逢傳

郝逢字致堯成都人幼好學攻詩性柔而脩武謂其性懦非能立事常欲求鄉薦未竟屬盜起於境資產略盡迫寒餒而無憂嘆咸平中蜀掌兵者失律兵亂爲賊盜殺守臣而據郡自春徂秋驅老幼以守城或獻謀於賊令盡索郡中書生署職俾立功凡得數十輩刻兵而脅曰不從者卽此誅戮仍及其族皆震懾而從逢前紿賊帥曰念所索儒士其非儒豈可徵祿不能從命詞氣剛憤不可屈抗賊怒令引去臨刃復召者三詞皆如初會解於賊憤走而釋之既獲免逃匿於家天兵至逆黨殲夷

或聞於郡守將上其事而中止逢亦不復言忽貧自若噫當是時有位者尚或狗命而逢一士爾能致命賊所不陷非義彼固祿銜勢私於身以媚時得無愧乎逢貧處晦跡混於俗而人不甚知噫人名存誠逢易知乎逢居州里皆以爲怯懦汨亂而能爾始明其所履焉是時無他慮也去就而已夫爲順就爲逆去難而就易能爲其所難忠以守正是亦幾乎智勇也夫忠烈節義何時無之然時於無聞在遇不遇爾使越石父不遇晏子則一拘囚

儔罷攻非其姊則無名暴夫爾其遇千金之重不遇鴻毛之微然不可欲其遇而始為也謂不遇而不為也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困窮而改節苟有善雖不我知斯善矣豈止掌其慶乎苟不善雖不我知斯惡矣豈止罹其殃乎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王明並受其福又曰何校滅耳凶其是之謂乎若遂所履雖口未聞吾必謂之聞矣故為舉其實亦得有所勸焉

陳季和

為蜀進士陳熙載字季和文學之外書畫之尤者皆閱而識之郡中好事之家所寶藏者多經其目真偽無所逃焉受均賦署配連州歲餘或有鄉人西來因寄書云某在家日於某處埋一鐵投壺瓶實以銅錢書若到家可使令掘之既而書至遂於所言處掘得一鐵投壺瓶其中唯見一龜纔容壺腹之內無能出之翌日取看即不見龜但空壺而已夫物之所化史傳尤多不可以智達也

醬釃嫗

庚子歲益部軍賊據城大軍在北門外斸起洞子近城攻擊矢石如雨中壩街有王嫗年七十餘孫兒十四五歲為賊驅之守城嫗日自送食飲忽一日賊集諸妓樂於瓦屋禪院門嫗倚樹坐看一賊走來嫗前背身箕踞嫗叱之不去仍惡詈之其人如不聞嫗忿然退身須臾城外一砲飛空而落傍擊此賊頭碎于地如無此賊則嫗正中之也城陷日唯殘嫗一身今九十餘既老且病凍餒切骨纔草屨自給常告人云城開之日若遭砲石擊殺不

見今日貧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言人不爾逾也凡人貴賤貧富遭逢禍福有幸與不幸顏子少亡孔子曰不幸短命之稱為不幸則知長命為幸也醬釃嫗貧而壽嘆為不幸惜哉

盲女

庚子歲天兵討益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慇城中民使招誘出城大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盡令歸家南市棗中有一盲女年七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處去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為飢渴

所遇不知無家但慤呼父母兄嫂旦夕不輟有一隣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麩豆入眼父母隣其聰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父死於輸給不逆所死於憂憤嫂因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覩者痛心流涕經旬或遇隣婦問盲女存亡隣婦云盲女不接他人飲食但悲號呼叫其親水飲不入口穌而復絶七日而卒因憫而拾餘燼者材而焚之於盲女衣中獲白金一兩遂鬻之以供僧畫像焉嗚呼城陷日似此者多

矣獨書盲女者言性鄰意有激爲夫家富財饒則禮義興矣財苟不足則禮義俱廢蓋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物罄空窘迫尤甚豈謂鄰婦獨能拾餘燼之材焚燒盲女復於女衣中獲金不爲已用與盲女供僧畫像奇哉鄰婦能於困窮窘迫之際存誠如是故特書之且今之見利忘義者不爲斯鄰婦之罪人乎

鐵骨魚

予生名玄字玄之成都人也貞子歲遇賊拔城謂慈曰某家　曰不顧所貲唯一刀爾開房令惡觀之於搨黑處見先芒丈餘細辨之乃刀也因問所得之處云某故父於僞蜀制誥買舍人下及第是年冬遊青城廻至溫江縣泊舟而婦見白花潭側漁人釣獲鮮魚一隻長尺餘買之歸家時當寒沍煖酒炙魚且禦凝冽食魚棄骨侍婢云一魚骨黑乃鐵也使匠淬之真鐵爾遂鍛成此刀今遭厄難陷在賊中城破之日刀與人孰存此刀先喪吾亦喪矣吾若先喪不知刀歸誰氏此刀非常宜

見賞他日爲吾善誌之予生於賊中憂憤而卒城陷日家遭焚掠其刀果不知存亡因敘其言以記之

茅亭客話卷第七 終

茅亭客話卷第八

宋 江夏 黄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瑞牡丹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張筵賞花于大慈精舍時有州民王氏獻一合歡牡丹任公即圖之時士庶觀者闐咽竟日且西蜀自李唐之後未有此花凡圖畫者惟名洛州花考諸舊說謂之木芍藥牡丹之號蓋出於天寶初按

酉陽雜俎云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又隋朝種植法之十卷亦無牡丹者至僞蜀王氏自京洛及梁洋間移植廣開池沼創立臺榭奇異花木怪石脩竹無所不有署其苑曰宣華其公相勲臣競起第宅窮極奢麗時元舅徐延瓊新創一宅雕峻奢壯花木畢有惟無牡丹或聞秦州董城村僧院有紅牡丹一樹遂賂金帛令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匣歷三千里至蜀植于新宅花開日少主臨幸歎其屋宇華麗壯侔宫苑命筆書孟字於柱上俗謂孟為不堪明年後唐吊伐孟知祥自太原馳赴蜀即知其先兆矣乎僞通口王宗裕亦於北門清遠江東創一亭臺榭池塘騈植花竹泉石縈迭流盃九曲為當時之甲也唯牡丹花初開一朵王與諸親屬携妓樂張宴賞其初開者花已為一女妓所折王怒欲誅之其妻諫曰此妓善琵琶可令於塔前執樂就賞王怒稍解其難得也如此至孟氏於宣華苑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花外有麗春與黎州所有者小不同爾

寫孔雀書

愚友人左侍禁辛貽顯為容宜廉白等州巡檢因寄一孔雀雖西南相去萬里蜀人固未嘗覩之誠可愛也書云所屬郡邑山中多孔雀爲群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大而綠光翠奪目孔雀自愛其尾欲栖息必先擇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施網罟須俟甚雨尾霑而重不能高翔初爲所擒則雀欲展其翅恐傷其尾至死尚愛護之土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於叢篁凶闇處蔽藏其身伺其過則急斷

其尾者不急斷廻首一齧即金彩無復光翠故生
者爲貴也爲婦人首飾及扇拂之類或生擒發者
餉饋如京洛閒鵝雁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南海
有一士人嘗養一隻僕夫告云蛇盤孔雀且恐毒
死士人急令救之其僕廻但笑而已士人怒之其
僕告曰蛇與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鷄抱伏即成
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緑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
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矣孔雀毎至晴明軒翥其
尾自廻顧視之謂之朝尾須以一閒房前開牕牖

面向明方東西照映向裏横一木架令栖息其性
愛向明不在地止泊飼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
與養雞無異毎至秋夏令僕夫於田野中拾蟲斷
蚯蚓活蟲餵飼之凡欲餧飼引於廳事上令慣見
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鵝翎筒子灌少生油
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餧之小魚鰕不
爾餓損及切蒻少許餧之貴其凉冷如食有餘則
愈切不可與鹹酸物食食則減精神拆睛毛色剛
養頗久見婦女童竪緑衣綬帶必逐而啄之或芳
時媚景開絃竹歌吹之聲必舒張翅尾眄睞而舞
若有意焉

勝處士

勝處士昌祐字勝華攻書画今大聖慈寺文殊閣
普賢閣天花瑞像額處士筆蹟也画花竹鳥獸體
物像形功妙格品具名畫錄處士所居州東北隅
竹樹交陰景象幽寂有園圃池亭徧蒔花藥凡纔
培種植皆有方法及以藥苗爲蔬藥粉爲饌年八
十五書畫未嘗輟焉廳壁懸一大粉板題園中花

草品格名目者百餘件亦有遠方怪草奇花益欲
資其畫藝爾園中有一柿樹夏中圍坐十餘人敷
張如蓋無暑氣云柿有七絶頗宜種之一有壽二
多陰三無禽窠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本固七霜
葉紅而堪翫有一盆池六初埋大盆致細土排細
切生葱酒糟各少許深二尺餘以水漬之候春初
掘取藕根麄者和顛三節已上四五莖傷折埋入
深泥令近盆底纔及春分葉生當年有花大藕有
四美根爲果花爲翫實爲果葉爲杓其此四美也

沼亭檻之前爲瑞草萍蘋藻荇不得與倂也圃中
有慈竹叢生根不離母故名之慈也有釣絲竹以
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有絲竹葉細而青莖瘦而
紫亦謂之墨竹有對青竹身黃色有一脈青節節
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有苦竹葉穠多陰筍高之時
紛香葬翠有杜竹扶疎蓊茂瀟洒亭臺無出此數
君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種竹多遭烈日曬乾圃中
竹以八月社前後是月天色多陰土潤竹以此月
行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地坑令寬大以水調細土

作稀泥即掘竹四面豎斷大根科連根以繩綑定
舁時勿令動著根鬚間土舁入坑致泥漿中令泥
漿濶匝徧滿乃東西搖之復南北搖之令泥漿入
至鬚間便以細土覆之勿令土壅過竹本根也若
窠稍去二尺餘不須實斫只以一脚踏之來年生
竹稍長者芟去頭葉縛竹架之恐風搖動即死每
筍速也宜於圃東北軟土上種之竹性多西南行
根不用頻澆水水多則肥死圃中有梨名車轂圃
一尺摘時先以布囊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深黄

剖之至核紅深如金味美爲桃之最也有林檎色
如玉向陽處有朱點如纈類有重四兩者其栽果
法以冬至後□春前斫美果並枝須有鶴膝大如
母指者長可二尺以來插於芋魁中掘土令寬調
泥漿細切生葱一升許攪於泥中將芋塊致泥中
以細土覆之勿令堅實即當年有花來年始實絕
勝種核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樹子酸澁不
美者如臂已上皆堪接也然後尋美果枝選隔年
有鶴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治至時剪

下便插於蘿蔔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
春前七日其野樹皮潤湔芽未發是其時也將野
樹以鋸截入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許取
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剕勿傷其皮插於野樹罅
中外與野樹皮相齊等緊密用牛糞泥封之與筍
籜包裹其接處以麻紉纏定上更以黄土泥塔頭
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野樹旁生芽蘖即取去
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與休復嘗依其教而
樹樹皆成則不論其野樹子實酸澁鶴膝枝殊□

接酸澁樹上爲酸澁之氣所推又焉得遂於甜美耶樹之元氣反不能推小枝而與之俱酸澁何也所謂本不勝末而物性難解歟今之人但摩其枝葉食其美實而不求其酸澁所推耶

好畫虎

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其祖父以傭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曾無少暇而一孫與人從以赤虎懸于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耄年每日顯坐瞻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畫虎

則不樂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愜其意則怒而訴罵以至杖撻之名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畫虎仰爲之精志親戚往還亦只以畫虎圖幛爲餉遺之物如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廚寢室懸掛畫虎皆遍鄉黨皆以畫虎所惑有　兒見其耽好惟而責之曰汝好此物何謂乎荅云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閒爲因是從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兒求借至郡既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仰啖生肉凡一食或猪頭或猪肺食之如梨棗焉如是兒孫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主建僞號之明年武一日夜分開庄門出去杳無踪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葭萌二客

僞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襍貨往葭萌市鬻之山程巇嶮竹樹荒凉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里餘藂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客惶忙選得一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逡巡有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慄以拄杖擋之虎叫曰刺著我眼遂下樹號呼而逃至曙行人稍集遂下樹赴葭萌市征之所有一婦報云住欄頭夜

來醉歸剌損雙眼不來檢挽二客相顧私語衆怪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擀損虎眼是斯人偽為虎而劫路耶衆言比處近有二虎且暴四遠村庄犬彘駒犢殆將食盡市人遂相率持仗往攔頭家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哮吼而去衆至任攔頭家窺其籬隙之內但見攔頭倮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擊笆籬其攔頭驚忙踉蹌曳一尾突門而出目無所見掩落深坑吼怒拏攫為衆人捧及大石斃之

遂舁入市伺先見者虎即攔頭妻也休復見史傳人化為猿為魚為鱉為黿為蛇為虎之類甚多不可以智詰之矣

虎化為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為業開寶初往巴逕興販其路危峽猿徑鳥道人烟杜絕猛獸群行村毗皆於細路中設檻穽以捕之為常矣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報云机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僧困憊在穽中自陳曰夜來入村教化迴誤落穽中望者柵越慈悲解救村毗輩共慰開檻而出之躍跳數年成一巨虎奮迅騰躑而逝斯畜也以人言誘喻村毗得脫其難亦智矣

李吹口

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蹤誤入市市人千餘叫譟逐之虎為人逼弭耳瞑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遣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怗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餘

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一字長三寸許在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稱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凡虎鬚接得者將剔蚛牙無復疼痛凡虎傷者人衣服器杖乃至巾靴皆掊疊置於地上倮而復僵蓋

虎能役使所殺者人魂也凡爲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倀鬼凡月暈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李吹口者

茅亭客話卷第八 終

茅亭客話卷第九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天倉洞

蜀人張世寧先爲僧名法覺師事緜州雲山院僧號樞者柳人也禪觀之暇頗好燒煉太平興國初令法覺及行者柴漢榮張保緒往昌明縣寶船山採藥入山百餘里巖谷重深松竹蓊鬱尋流陟山路至一村曰張野人家老父及嫗皆八十餘既見

法覺等語之曰前有天倉洞某爲孩孺時有二客去遊言洞中見自然飾饌皆可食之汝可去遊往路徑危峻常宜勉力法覺遂挈火負糧入洞初甚險狹後漸高廣迤邐昏黑因執炬而行或上或下凡十餘里漸明與人世無異嵌竇石室廣容百人其下坦平兩畔石壁鍾乳流滴滴下長三四尺時聞鳴籟音韻石床茶竈相連就之畧憩或覺饑思酸餡食而前尋有一從餃餡悚惕驚異而食之保緒亦思蒸餅亦如前有之遂食一枚藏一枚柴漢

衆忌篏亦如前得食之後皆忘飢渴漸覺身體輕利登陟無困憊又行三四里阻一大江江傍巖蹟果核如有人行過之處對岸有石墻遥望雲霞隱映甍棟樓閣櫻楠花果景象幽奇如宮觀狀微聞鐘磬之韻水急苔滑不敢過乃稽首曰下土微賤形骸滓穢竊入洞府仰窺靈跡是塵劫因縁不敢久住却尋舊徑而迴既出得洞先藏者蒸餅化爲石甚重擊之如銅聲休復嘗見道書云大凡靈山洞府若非道書標記者不可造次遊歷有龍蛇之

洞多腥穢鬼神之洞門高潤若神仙之洞隘狹仍須有水隔礙凡人不可妄造之爾

蠶龍骨

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此之遺風也又蠶將與以爲名也因是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草藥什物有蠶龍骨叟與孫兒草將龍骨齒角頭脊之類凡數擔至蠶市貨之亦盡因問所得之處云某住靈池縣分棟山山去府城七十餘里北連秦隴南接資瀘山阜岡岫之間碳洞土穴之內有能與雲雨之處即有龍蛻骨焉齒角頭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綿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數丈小三五丈掘而得之甚多龍之蛻骨與蟬蛻無異又聞龍有五苦謂生時眠時蟠時怒時蛻骨時也每年秋夏中一兩度愚遥見分棟山上陰雲勃起其間一物白色拖尾及天蟠入雲如曳練長七八十尺時耀錦江橋上千人縱觀食頃方擎脊而沒旋有暴雨滂沱雷震數聲

倏忽開霽得不爲蛻骨者能乎因蠶市有王仲璋得一蛇蛻長五六尺腹甲下有四爪如雀之爪胡本立得一龜小如錢綠色背有金線界成八卦象鄭伯虞得一小瓢子如罌斷兒莢子堅實重厚無有及者休復亦曾得芝本兩層抱石而生每蠶市好事者淩晨而往忽有遇神仙者或有遇靈藥者或有遇奇物者耆又相傳青城山仙人隱士多因蠶市接救人爾

試金石

開寶初錦江橋側有周處士者鬻十香丸以白瓷貯水浸小石子百顆餘各有文綫如飛禽走獸花草雲鳳僧道之形者人常聚觀歎賞之中有一石如腎形爲潤綠將磨金次色者益紫以此爲異玉工見之云非試金石乃黑玉爾後有道士見云非黑玉是寶也若欲驗之以常石對秤此石加重數倍以水銀塗其上如傅粉焉若以大火烹之成紫磨金君當富矣周曰安敢火烹非惡富也恐喪吾寶後經賊亂不知石之所之休復因見道門仙人

照寶經云凡百金之處旁熏樹木皆悉黃色若要辨之其石爲潤以水銀揩之自然粘著石上以秤秤有金者重於常石數倍若敲磕及碾擊終不能碎須以大火烹煆得真金矣其金號曰寶金將煉爲金液還丹服之羽化非世之常金也皆道士所言得於此經乎

僧緣闍

茂州近戍軍有僧緣闍山路巇嶮人煙杜絕高崗之下有龕窟如堂與石壁上有四觀音像一軀及當時畫功德主少長五人其石壁年深隨勢剝落雖風雨飄潤形狀愈明歲月經久而不昏瞑不知其畫何得入石亦不知僧緣何以至此也

石像

新都縣四泉院僧有卧像一軀蓋生於石手足頭面衣紋纖介青黃色隱起狀若雕刻豈知胚混偶然成形乎

採枸杞

華陽邑村民段九者常入山野中採枸杞根莖貨

之有年矣因於紫山脚下見枸杞一株甚大遂斸之根本怪異不類常者長尺餘四莖如四足兩莖如頭尾若一獸形持歸村舍家狗吠之不已至夜四隅村落群狗聚而吠之終夕不輟不堪其喧也逮明妻怒將充朝爨群狗乃不復吠矣休復見道書云枸杞茯苓人參菖蒲朮等形有異者餌之皆後上壽或除嗜慾寄神抱和則必有真靈降顧接引爲地仙爾

趙公山

淳化癸巳歲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趙公山採薪過數苗薯蘪頗大如常者村人度其下必大有薯蘪遂與妻子同掘之深三尺餘但見根鬚抱一大瓮合遂揭開視之有一大赤蛇如爛錦盤結合內村人惸惸以鋤觸之蛇乃翻然化一雉飛入溪水中合內唯餘一隻石簪村人持歸山舍其夜一室如晝村人轉惧此物異常遂與庄主明年值順賊作亂不知此簪所存

鹿水溪蛇

陵州籍縣鹿水溪村民康化者雍熙乙酉歲秋有牧童曉歸值雨見溪中有大蛇引小蛇蟠蜿屈曲於泥中自大至小曳泥上岸入一穴內至末者曳泥室其穴口並無蹤由其童驚駭目瞪口禁不能言至前春啟蟄時方稍語得父母問其不語之由方說溪中所見之物矣

魚化爲石

青城縣漁者李克明釣歸傾其魚於竹器中有一魚化爲石長四寸許鱗鬣燦然若活漁人婦見而愛之將與竪子爲戲其竪子將石魚於梳木中或搖撼掀鱗浮泳而活漁者驚異取出置土甖中由是鄰里求觀者衆在水則活離水則爲石幸以爲常時巡轄梢舍人虛舟取此魚看戲之中斷致于水中不復活矣

趙十九

趙十九名處琪貽銀花街鍍爲業淳化中收得一鐵鏡頗有異常時有畢先生者名藏用字隱之年九十餘然不知所修之道嘗飲酒少食自言本天

台山道士入川儒服三十餘年偏歷蜀中名山勝景一日與處琪賞鐵鏡訪愚茅亭說之其鏡可重一斤以來徑七八寸鼻大而圓遶鼻有四象八卦外有大篆二十四字背面皆碧色每至昏夜光明愈於別夜畢先生於景德中攜至闕下值上封泰山因從觀大禮得召見稱旨遂與披掛賜紫服號通真大師封香合於青城山焚修御詩送行到川日訪愚茅亭問其鐵鏡已在貴人之處矣

景山人

玉壘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汝猟經史撰野人閑話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隅數畝園苑家族數口豐儉得中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年初有富家王仲璋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衆爲皂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過雨特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以不戴帽衣服濡濕山人云亢陽既雨不許人戴帽其妻

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婦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誠謂君子不虐幼賤山人園圃中養二斑鳩夜見鳩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吁誰謂天蓋高何懲惡勸善如反掌耳

彈鴛鴦

韋子朋名善書勤大字妙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常自衒其能至道丙申歲往嘉州書僧院額自州乘船所至處彈獲飛禽供同船人食至青神縣維舟見二鴛鴦因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其船見雄者在鍋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卒子朋戲曰人之爲偶者如此蹈湯赴火相隨如是以爲美譚左傳謂忍人者其韋子朋之謂乎

蠶饅頭

新繁縣李氏失其名家養蠶甚多將成値桑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滯其桑葉大獲其利將買肉麪

歸家造饅頭食之擘開每顆中有一蠶自此災癘俱興人口淪喪夫蠶者衆蠱衣被天下愚俱坑蠶獲利有此徵報爾

太子大師

後唐大同三年魏王繼岌克蜀孟先主尚莊宗妹福慶長公主自太原節度使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朝士奔竄有削髮僧服莊宗諸子爲僧入蜀投孟主即福慶長公主猶子也因爲起院以莊宗舊諱節爲名額蜀人號爲太子大師賢聖朝

吊代入見闕庭有小師宗瑩酷好爲詩其師自京
歸檢校其院驟殘迫盡宗瑩與院主元亮設謀鬪
於時政以其師後唐宗裔不合住川由是爲所奏
發遣赴闕大師憂恚卒于劒門元亮與大師同日
暴亡宗瑩因順賊入城焚燒院宇寄食諸寺中風
恙二三年間患瘡疥狼狽終亦自縊而死嗚呼不
畏于天不孝于師能無及此乎

茅亭客話卷第九 終

茅亭客話卷第十

宋 江夏 黄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晉 訂

孫處士

孫處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師益部
攻水墨僧令宗俗姓丘氏知微形貌山野爲性介
潔凡欲圖畫道釋尊像則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不
茹葷飲酒多在山觀村院終冬夏方能周就嘗寓
青城白侯壩趙村愛其木竹重深嚻塵不入其絶

外慮得專藝學知微畫思遲澁無羈束有位者或
求之不動卻絶食託疾而遁導江縣有一女巫人
皆肅敬能述知人事知微素尚奇異嘗問其鬼神
形狀欲畫其眞女巫曰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
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尚相者氣劣神悴假其
傳言皆在乎一時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與求
一鬼請處士親問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
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知微曰嘗聞人死
爲眞宰追捕案籍罪福有生天者有生爲人者有

生爲畜者有受畢苦經劫者今聞世間人鬼各半得非謬乎女巫曰不然寘塗與人世無異苟或平生不爲不道事行無過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凡有王三郎在寘中足知鬼神之事處士有疑請自問之知微因敢問三郎鬼神形狀欲資所畫俄有應者曰今之所問形狀醜惡怪異之者皆是魍魎輩神者一如陽間尊貴大臣體貌魁梧氣岸高邁蓋魂魄強盛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非同滛厲之鬼爾知微曰鬼神形狀已得知矣敢問鬼神何以

侵害於生人應者曰鬼神之事人皆不知凡鬼神必不能無故侵害生人或有侵害者恐是土木之精千歲異物血食之妖鬼也此物猶人間之盜賊若無故侵害生人偶聞於明神必加侵害亦不甚盜賊之抵于憲法爾若人爲鬼所害者不聞乎爲惡於隱者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者人得而誅之乎知微曰明神禱之而求福有之乎應者曰鬼神非人寔親於德是依皇天無親亦惟德而是輔凡有德者不假禱祈神自福之若乘無德行雖勤禱

之得福鮮矣知微曰今寘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應者曰殺生與負心爾所景奉者浮圖教也知微曰某之後事可得聞乎應者曰禍福之事不可前告神道幽秘弗許預知也知微曰今欲酬君君欲希我何物應者曰望君濟我資錢數百千貫知微辭之應者曰所求者非世間銅鐵爲者乃楮貨爾知微乃許之應者曰燒時慎勿使著地可以薪艸薦籍之向一處以火爇不得攪剔其錢則不破碎一一可達也遂依教燔紙錢數百千貫噫昔漢世

以前未知幽寘以何爲賂遺之物爾

黃處士

黃處士名延矩字垂範眉陽人也少爲僧性僻而簡常言家習正聲自唐以來待詔金門父隨僖宗入蜀至某四世矣琴最盛於蜀製斲者數家惟雷氏而已又云雷氏之琴不必盡皆有琵琶聲者爲上金玉者爲次螺蚌者亦又次焉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非雷氏者筝聲絕無琴韻也處士

嘗言隋文帝子蜀王秀造千面琴散在人間故有霹靂寒玉韻聲響泉和志者琴則有操引曲調及弄弦則有歌詩五曲一曰伐檀二曰鹿鳴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蓋取諸國風雅頌之詩聲其章句以律和之之謂也非歌詩之言則無以成其調也本詩之言而成調非因調以成言也諸詩皆可歌也咸平中知州馮公知節令孫知微畫伊處士彈琴二公俱正僧舍嘗會愚茅亭進士張及贈之詩曰二公高節厭喧卑同寄蕭宮共賦梢玉樹

冰壺齊品格野雲皐鶴本追隨泉流指下何人賞岳峭毫端祇自知綠戀賢侯羨風教故山歸去尚遲遲祥符壬子秋告歸鄉里逍遙養和一法是年冬病卒年八十其樂天知命者歟

程先生

程先生名賁字季長自號丘園子江陽人也世習儒少孤力學立身介潔跬步一言必循禮則雖家童稚子應對進退不踰規矩先生尤嗜酒復喜藏書自經史子集之外凡奇訣要錄未嘗聞於人者畢珍收之亦多手寫焉其間復混以名画古琴器與雅逸之玩無所不有雖年齒已暮而志好益堅日游簡編未少暫息每謂所知者曰余五十年簡冊鉛槧未嘗離手其勤至也如此嘗撰太玄經義訓功未就寢疾而卒年七十有四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是之謂乎

杜大衆

杜鼎昇字大衆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鬻書自給夫婦皆八十餘每遇芳時好景出郊選勝偕行

人皆羨其高年逸樂如是進士張及贈之詩曰家本樊川老蜀郡世家冠劍豈寒儒筆耕尚可備三收酒戰猶能敵百夫僻愛舜琴湘水弄每聯孫画醉仙圖孟光笑語長相逐唤作梁鴻得也無嘗手寫孫思邈千金方嘗之凡借本校勘有續折蠹損之處必粘背而歸之或彼此有錯誤之處則其刻改正而歸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則忠使人子知方則孝自於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二十年穫筋體強壯耳目聰察每寫文字無點竄之誤至

辛方始閣筆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舌下兩脉津液是也但能每旦起坐瞑目絕慮叩齒二七通漱令滿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臍下烝海一七遍經久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澗之聲如此則百脉和暢所以黄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根又曰漱咽靈液災不干其是之謂乎

任先生

任先生名玠字温如蜀人也學識廣博人皆師仰之大中祥符初樂安公中正鎮蜀日請先生於文

翁石室大集生徒講說六經以紹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大中祥符末無賢諫大夫凌公策滋蜀聞先生之名表薦于上詔入京先生進龍圖紀聖詩一千韻酬以汝州團練推官三讓辭官表云伏念臣早年鬢白悲老態之速臻觸事心闌覺死期之將至乞授一子官蒙聖恩與子僧任醴泉主簿天禧元年欲就居嵩山般家之蜀因與鄉人前秦州隴城主簿張逵中行秩滿迴川二人同訪愚茅亭覩舊題之處云昔日高年有道之士今已物故未逾一紀故友將盡我雖存也餘生幾何先生留一絕於亭壁云聚散榮枯一夢中西歸親友半成空唯餘大隱茅亭客垂白論交有古風天禧二年先生遊寧州卒于旅舍楊子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誠哉是天地間萬類中惟人最靈然愚蒙者衆而賢智者一處賢智而志於道者復幾何人如任先生者可謂通天地人而知命守道者也

譚居士

譚居士名仁顯成都人也以醫為事居郡城東南

隅所居庭廡蘺落間徧植艸藥年高而精神愈壯無喜怒故毀譽不能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閭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即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益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示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人未化前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乎

小童處士

處士名益字友賢因見能畫相學習而頓悟若
生而知之大凡性有巧拙畫無古今蜀未歸命聖
宋以前有張杜二人善畫佛像羅漢有張南本畫
人物車馬黃伯鸞花雀竹石李昇山水李文秀寫
真自後及今有童君與前輩不相下也童君於海
雲山寺畫慈寺如來十六羅漢大聖慈寺三學院
楞嚴經變相玉局化龍虎君二十四化神仙天慶
觀龍虎君聖祖殿岳瀆神祇所有神仙侍從向背
低昂無遺其勢者鳥獸洪纖樹石山水無遁其形

首而又筆踪遒健天機俊逸九曜院寫張侍郎真
精神氣韻如出素壁之前昨推妙手張侍郎在任
日俾童君而鮑倩五禽圖於五勢之間各寫侍郎
真在其中侍郎服闋曰老夫山野豈堪圖之因是
優禮待之祥符中於愚茅亭圖木石六堵謂愚曰
昔蕭皆云彈琴非是樂寫真非是而是耶非耶請
爲言之愚對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
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
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

人也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
之琴操南風杜預注云伶人樂官也豈不謂琴爲
樂乎南齊謝赫論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
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
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其寫真者於畫六法中一
法爾豈不謂之畫乎若祇以畫人頭面而已豈曰
盡善若祇以寫真摠名不亦寡乎譬諸膳夫和羹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齊之以味醎一不可今國朝
取士於詩賦策論闕一者不中其選也則知君子

之道貴乎全也畫與學雖殊功用奚異君其全和
童曰益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休復字歸本通春秋三傳自言授道李謀
處士精於畫藝親蒙精思嘗撰益州名畫
記自李唐乾元初迄趙宋乾德間五十有
八人釐爲四品參列百家小說所居一茅
亭多蓄古人異蹟名賓客往來攜杖展玩
評論無倦色偶及仙佛神鬼謠語卜筮雜
異端而合道旨關懲勸者皆錄之命曰茅

亭客話陳氏曰所記多蜀事蓋蜀人也寔

山毛晉識

睽車志六卷

（宋）郭彖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睽車志六卷內府藏本

宋郭彖撰。彖字伯象、和州人。由進士歷官知興國軍。是書皆紀鬼怪神異之事、爲當時耳目所見聞者。其名睽車志、蓋取易睽卦、上六載鬼一車之語也。張端義貴耳集曰、憲聖在南內、愛神鬼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似此書嘗經進御矣。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載有是書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五卷。而明商維濬刻入稗海者又作六卷。參錯不一。考夷堅志載趙三翁得道事、有張籍朋父爲作傳、郭彖伯象得其文、載於睽車志末云云。今勘檢此本、惟張籍作張森、傳寫異文。其在卷末、則與洪說相應。知猶舊本。特後人展有分析、故卷目多寡互異耳。書中所載多建炎紹興乾道淳熙間事、而汴京舊聞亦間爲錄入。各條之末、悉分註某人所說。蓋用杜陽雜編之例。其大旨亦主於闡明因果、以資勸戒。特摭拾既廣、亦往往緣飾附會、有乖事實。如米芾本北宋名流、而疑爲蟒精。程迥亦南渡宿儒、多所著述、而以爲其家奉玉眞娘子、由此致富。張籍能斥姦平亂、志操甚正、身後倘廟食邵武、而以爲挾嫌殺人、白晝見鬼而卒。皆灼然可知其妄。其他亦多涉荒誕。然小說家言、自古如是、不能盡繩以史傳。取其勉人爲善之大旨可矣。

睽車志卷之一

宋歷陽郭彖

宣政間長安人有牧牛於野者數日其牛尋之牛臥一處焉草肥軟方丈之內異於常草自後每於其處尋輒得之一日大雪覘牛臥處獨不積異而掘之深二丈許得石匣刻曰開元癸地黃琮啟之得琮形如今制但白色美玉而其中方寸許作淅粟也大資鄭公億年說三事

長安延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冢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鍾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冢爲隧道寢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襆頭婦人則段紒衣皆寬褊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冠服已嘗如此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候起趨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真也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俯伏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倦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瞪視嘻曰是左間何乃有妖魅氣耶時露臺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師至靈素怒目仰視疾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林靈素未齊道場客觀不檢至以滿于貴酒久不歸直其人脅之靈素計窮即舉手自捫其面則左頰已成枯骨髑髏而餘半面如故謂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奧捫右頰矣其人驚怖乞爲折券鄭亞卿知丞說

左貴字彥文有道術遊京師依段氏甚禮重之段氏母病貴爲拜章祈禱乙夜伏不伏壇上五鼓始蘇愴然不懌久之段氏甚懼詰之貴曰太夫人無苦三日當愈賦筭尚永段問先生何爲不懌貴曰適出命與忽遇先師乃見邀已不可辭後五日當去貴不意且欲住世廣行利益今志不遂之不樂耳既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　一日貴卑卒段氏悲悼其棺衾斂之貴兄居洛與命凶肆數人舁棺送

之既舉棺辭不肯往云棺必無屍某等業此久矣凡人之肥瘠大小若死之久近舉棺即知之今此甚輕是必假致它物至彼或遭訊詰段與之約曰苟爲累吾自當之既至兒果疑發視衣衾而已段言其故乃悟其尸解（紫微于令人牋于第一事）

孟通判者密州人丞郡青社秩滿還里素慕神僊長生之說一日有道者謁之故綵藍縷疥癩狼藉謂孟曰以公好道故來謁公頃在青州印施度人經我嘗受一軸公頗憶否視文書御軸取觀其襄所

施也又曰我能燒汞爲白金願以相授孟曰某不願也乃曰必不欲姑試一觀自於腰間取錙數百顆孟從者令市汞至則以實鼎爇炭環之解帶間劑投其中有頃取傾出真白金也它日又至曰我來與公別適得佳茗願共嘗之探懷出建茶一塊裹以敝布幾爛俵絲孟有難色辭以無茶具道者取綵窶槌碎顧爐中銀鐺取水煮之分注兩甌捧孟舉甌孟辭以太熟久之又言已冷當留候再溫飲之道者慍曰果相惡耶取茗覆之不揖而起孟猶送之門還見所覆茗地皆黃金其甌及鐺茗所漬處表裏皆金始知其異人亟追訪之已失所在

儀真報恩長老子照言紹興間嘗與同輩三人行腳至湖南經山谷間迷惑失道暮抵一古廢蘭若相與投宿墻垣頹圮寂無人聲一室掩戶若有人居中惟土榻地爐以灰掩微火傍置一瓦缶視之則煮芋也諸僧正饑食之甚美已而覩榻處乃浮化中妝綾紙度牒室中有數大甕所貯或芋或栗或山清了無鹽醯之屬俄有一人荷插負芋栗自外

歸被髮鬅鬙皆黃毛衣故敗僧衲直入坐土榻見客不交一談與語亦不應客夜既深皆倚墻壁坐睡暨天曉已失其人所在惟爐火傍置四瓦缶其一已空蓋其人食之而出餘三缶皆芋栗煮已糜熟若以餉客者三人食之而出又行巖谷荆棘中二十餘里乃得路適

紹興二十八年外舅張紫微與虞中公傅卿同爲小著省中共處一位在國史局堂之西隔其東偏則大著位也時方虛其處一日晨入省則有老兵雉

經于西關街梁間趣命解之已死二公不敢迨八
乃暫徙東佐外頃謂同省諸公曰皆居此及八字
顏也俄報二公同除大卿贈舍亭南宸宛如此
趙汝言字允之死已數年有親友仕于吳乙未之
冬在子暴疾其兄過之將其夜紡念之至宅一夕
夢至一府閣長廊令鬢頰汝言在其間方與
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引入為雅傍侍者曰汝
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于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

長安何處無邊夢魂相遇何隨念今起崩生兄
弟緣老人縱其後日復世休論大小年瀛關從
北府應緣之間莫路逍遥度羽蓋飛觀不用瓣汝
言每顧語曰在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綠因念結故
得與兄暫相遇耳無之方悟其已死嗚咽而覺蓋
之自隣其事甚詳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縣大火延燒民舍
大半灼爛死者十餘人先一夕有酒戶卒月夜遇
冬衣還家止縣一舍戍將夢被追至一所有冠
服坐殿上呼戍將至庭下謂之曰明日常熟有變

變得縱部下為亂且令責軍令狀既寤甚異之明日
令戍卒皆上未得進獨從數卒先止郭外路口
號未發火俄而火作方列陣竊聽若戍卒入邑恣
因救火剽掠為亂矣嚮非何其所昭也
平江里俗相傳識云閶門遇境自成元又云兩山
石移狀元歸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又崩穹
陰山大石自能移立山半有所紫草木皆被拆苑
然行跡可辨其秋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過唯
亭疊堰而南至陸在城西唯亭距城東北四十五

里明年省試平江鄉貢者盡下唯黃由以國學解
甲選未到皆傳黃由冠天下已而唱名果然由
字子由平江人而用國學發為南歸之驗也
承節郎孫俊民家于震澤歲除夜夢長大人其高出
屋行至鄰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鐵釘穩肆睨其家
以牛角擲門上釘有聲中與之語俄頃足入乃去
以其角釘門上八家其春姚氏與家病疫死者
數人
湖姣移頃下法華寺錢批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

後病死死之夜其母夢韻來別云以經之久今日
往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時蔡妻方娠是夜亦
有禱輿及門者迎之則韻也云來寄宿須而生女
其母他日來視女爲之啼然一笑人咸異之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
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
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扃棘
闈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
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

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
觀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
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惋傷其俄而
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
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既不敢言次舉果首
薦于鄉然至今未第也[衢州何作說]

衢州江山毛知錄嘗夢入冥吏引至一處若官府廨
廡皆大屋貯錢滿中各以官爲標識問之曰此俸
祿也毛視其俸吏指一處積鏹五百餘千曰此猶
俸也位至丞郡又見傍別積十二千題曰饒州德
興某人俸毛後爲徽州錄參值方臘作州倅遯去
毛攝倅兩月而賊平過饒德興某人者後登第授
一尉到官一月而卒[劉述文伯說]

信州小兒醫蔡助教者其鄰嘗遺火隨即撲滅事不
聞官它日蔡與郡官偶語及郡官曰是不可不懲
即白郡捕逮其鄰人繫之數日乃捷而遣之鄰人
在縲紲發歸即傳其家不一月盡室皆死後數歲
蔡忽夢見鄰人逐而毆之即得疾死其鄰人有

幹之適者見蔡於通衢露首二黃衣人驅之北
去其人前問於蔡曰吾以公事被逮將往辯于怨
家既問旁人歸始知蔡已殂其見之日乃其死之
日也[都人朱仲山說]

大參王公守明未貴時侍一倅關夫人嘗夢有人見
呼迎使參人參以語公公亦自喜將爲監司後果
爲浙漕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卿告
其日於冥道使夢爾[王倅林說]

文學楊良能邢禮其在舜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

乩姑啟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與鄭氏言小
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鄭氏
甚惡之因感疾未幾而卒楊儀說
宗室士紆宜和間以未有子每歲生朝爲千道齋以
祈嗣續一日齋半已定忽有丐者喧鬧求入士紆
納之坐者莫肯與爾竟就下位食已衆皆散去丐
者獨留術徒士紆揖與語乃問公所求何事邪告
之故則曰此亦易事士紆方將視徼盤不獲許欲
丐者告去期明日來且探懷出藥七粒曰食藥也

令士紆吞之邑君自屏間望見遥呼止之丐者笑
而去士紆握藥以入邑君令舒視之但一朱書[illegible]
字數日不消[illegible]

蔡純誠遇丹與一僧相善寓宿也忽得[illegible]疾蔡既至
而僧已趺坐而逝先於小合[illegible]其徒云蔡至[illegible]此
合中吾衣鉢金二兩來則與之蔡至哭之[illegible]僧徒
開目與語良久且云當有道人來燒香非常人也
可隨之當有所遇言訖瞑目長往俄果有一道者
至蔡前揖之道者爇香徑去蔡隨其所往行甚遠
道者問隨我何求蔡言素苦寒疾百方不愈道者
乃握其兩手頃之其熱如灼蔡云今偏體皆煖惟
腳尚冷則又以手熨其腳應手即溫乃謂蔡曰勿
庸隨我用所衣布袍贈蔡曰某年月日詣湯樓前
用錢三百七十買此言已長揖別去蔡收其袍藏
之它年蔡有故至山東一邸茶肆中復遇道者相
見甚喜袖間出[illegible]爲約笑擲地徐引之
得大鯉相與酒壚飲食之而去

吳興[illegible]承務其母[illegible]與尼法安善安嘗夜夢

有[illegible]蓮花其女曰蓮[illegible]孩則口常作蓮花香
[illegible]歲而天火之其骨自顱至足皆相鉤聯舉
之不絕[illegible]承務事

潮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敬僧爲一鄉之信年五十上
忽悟所爲痛自刻勵日誦佛號數年不暫輟忽一
日徧詣素所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
以懺各乞薪數束不旬日得薪數百束積高二丈
許結紙菴其顛刻日自焚往者環遶然村人猶畏
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自衝炷合掌端坐其中以

炬四然須臾煙焰罔合乃至肩節燼落逆然不[illegible]
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懺累年嘗火燃于像前[illegible]
夜持蠟環遶殿閣倦即以指觸鐵而醒之晚年兩
手唯存四指建懺堂甚[illegible]架一[illegible]一龍龕誦
大悲神呪七遍建炎間虜至積薪其下焚之薪為
之盡而屋不然乃不復焚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
侯降之大書其名與[illegible] 問其花押則宛然手
日與進也後有[illegible]一絕云 [illegible] 原[illegible]十八功名過

[illegible]未全翮丹心似有今誰 不有游魂遶九州承
扣奈公聞而惡之擒治其 寫者數人有死者
[illegible]

是歲用[illegible]六數百歲人言人給[illegible]待[illegible]十道院
有人訪之值其已出其人家與相善留待之夜其
門封推一榻蕭然索廁下得[illegible]
攞而出飛而坦至相拔[illegible]于[illegible]可分
席下取吾若[illegible]衣[illegible]子[illegible]去之
一衣其新[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字亦多[illegible]江國

正是獻谷第已逾兆宅以未有子為憂求字於退
書一勇字已而江授吳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勇
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謁書落字與之士人
不樂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問覘其字草頭即二
十其傍從水不為點而作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
點乃冬字耳 [illegible]

李知已任承務官公解有一樓謂不可居或飛擲
瓦礫或聞歎息謳吟之聲家人畏懼莫敢正視惟
知已在家則寂然一日郡應李試教官同當宿道

合知已預發其擾乃置几案筆硯于樓上連紙數
幅題其前問惟所之來今言其後以對已乃鎖戶
其下[illegible]而出一日歸詢其家則惟不復
作[illegible]灰擬狀[illegible]迹而案上紙書皆滿自
姓石氏頃隨兄赴[illegible]未[illegible]邵[illegible]死遂今二
十年[illegible]魂無所歸[illegible]此樓空閑故暫寄此非
敢為厲近嬉者為戲[illegible]洪秀才姻方且歸彼不
復此留矣字體纖弱且[illegible]筆迹書辭數百言纖
纖有條理知已亦敬異之它日偶至城南忠義廟

其間神像果有洪秀才舉義兵拒寇死事者也

孫機仲郎中紹遠父元善价居平江嘗有幹過市見鬻籠餅者乃其亡僕孫自旋自甚見兒喚之從遊前拜祈曰主翁無恙將使某買不售孫問爾已死何乃在此僕請孫至居人稀僻處曰十數本業誤致殂而陰府不見收錄營魂泯然無所之適故爲此以度日今闤闠中如某者且千數其如宅中廣官人乳媼亦是也有如不信第今夕勿令復與

兒同寢彼將怏怏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楊枝燃火醋淬之以灼其體必有異孫甚驚歸如其說火之所灼忽有青煙出衣破間俄而煙絕乳媼已失所在衣破如彈蛻焉廣官人者機仲弟紹興字又仲者也

支提長老善孜言其鄉里有人以田饑罪亡爲寇者其妻晝寢忽見牀前地裂深不可測俄見城郭屋宇恍惚間身墮其間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頭阿旁二者命以大刀斷其手足剖割心肺臟腑排之自踵至頂細剉血肉如泥乃揉和成團塊業風吹之俄復爲人方其身被楚毒而其識神在傍見其屠剮痛苦不可名狀既醒則身故在榻上移時始能言自體餘痛經日乃定自後或經歲或半載所見輒如此不勝其苦一日又然則閻殿上人謂之曰當往求善秀長老請懺悔可以滅罪乃如其言詣秀道其故秀教之誦彼地獄真言具爲演說懺滌自後乃不復覩前事竟亦善終

成忠郎但霖字興庚子任臨安監當建請於北關創

立新倉抵取民居八十餘家毀撤屋宇老稚流離怨咨滿沸物霖夜坐書閣卓定建請利便忽見其姊婿林路分家二亡婢自前行過徑趨宅堂方驚愕間其妻及女皆寐驚急呼醒問之云適見其婢自外來云與小娘子作伐詢其女而夢協甚惡之其女遂病久成痼地界深或言暴數有奔沒之患霖愈益憂恐乃高爲地版離地一尺所費不貲又欲大營備水車貨之其官無餘錢其家素富乃從妻丐五百緡妻拒不與霖窘迫以刃自裁救之不

死醫者以桑皮縫合其創傅藥雖愈而頷頸皆不
復伸俯首不能仰視神識沮喪遂成心疾請祠祿
以歸

睽車志卷之一

睽車志卷之二

宋 廉陽郭彖

武翼大夫焦仲居西明性嗜殺日以彈射佾鷹走狗
為樂所殺不可勝紀嘗一宅新成遷居之房闥間
巨虺縱横至相糾結如辮殺之後然家有二男二
女長曰嗣昌業進士忽得心疾朝夕慟哭云憶其
亡父母其妻謂之曰堂上坐者激父母也何狂易
至此嗣昌憤然曰此人乃害吾父母者恨未能殺
之以復讐忿不可與之同居日挽其妻以出不可

禁止乃聽其外居嗣昌竟以病感死次子季子不
數年相繼殂歿焦仲復喪妻生計益落孑然一身
獨享高壽而健啖康彊嗜殺如故豈佛經所謂魔
力所持者耶

揚虞仲智州人丁丑王勝甲科擢第官亦早達貴蜀
郡先是晉州樂至縣有臨水福舍主僧夜夢一貴
人跨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暫還不久當復往歸
貌而有今當縣司令紙習與病適至佑宿而卒習
父攜家居初未聞習病一夕夢習緣檄歸喜甚迎

迎門及下馬揖而言曰習不孝不得終事父母今當爲眉山楊氏子名處仲後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職顯於今世矣辭訣而去父驚愕而寤其日訃至擣痛悼甚它日物色訪眉山楊氏實以是歲生子及長名處仲登第之年正習死後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愨作習墓表述其事甚詳處仲卒遂寧日令狐氏有訟事自宅郡逆遂寧處不得直乃以墓表畀本因處仲實遺之處仲亦隱其事然蜀人多知之者表弟沈作喆錄其墓表見遺

忠懿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來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南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本縣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持送公發書其間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道其人不復問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大荒疏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禍兆朕之萌神告之矣公始名若冰後改賜今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

紹興府治依山林樾深茂往往有怪淳熙辛丑有數卒直宿蓬萊閣夏熱各散寢中夜一卒曰張富者見紅裳女子冉冉逼近直前坐其腹上奮起捽之忽不見但兩手狐毛滿把

汀渰闈有古驛多怪嘗有士人獨宿西廂乙夜見群鼠自梁拱間緣壁下地莫知其數固已異之俄又

見數鼠共挈一物若小箱匳然置地發之皆袍幘之屬競取服之儼如唐裝冠屨皆備既而遞爲進趨揖遜之狀士人素有膽氣拊牀叱之曰鼠輩敢爾擾人殊不驚避趨起取席下白挺亂擊之倉猝間誤觸燈滅益盡力撾擊俄而寂然明旦視牀前死鼠滿地郴州教官陳偉明光宗説

道州學惠廟靈響甚著淳熙己亥郴寇大作侵軼州境郡守趙公郎中汝譜以郡無城池聽民避寇自便而自誓死守指使樊𨒂請入賊說以禍福不從

則死之卽日見寄賊進至江華距城不一舍公[illegible]
憂憤倦而假寐見二大夫儒衣冠貌甚偉[illegible]
且言妨恐公意[illegible]之[illegible]帶往[illegible]
有蒸數千[illegible]所隨公[illegible]堂上翔而爲
二起而[illegible]皆[illegible]如[illegible]亂刻孫所從方
[illegible]賊[illegible]道州
[illegible]明[illegible]使人不可犯乃捨而去郡教官章頡
記其事刻石
武衞閻公自強淳熙辛丑自靜江移鎭丹陽有第宅

在上饒將取道道家未至前守舍卒正晝聞鉦鼓
自空堂出更夜猶覩之叫聲在後堂大櫃中[illegible]
櫃啓之則聲在地下久之覺聲漸遠而滅後數[illegible]
公捐館[illegible]
提轄左[illegible]常州晉陵縣
任滿挈家東還夜泊[illegible]而時正暑張有子年
二十[illegible]與之從丁舡之頭僉是夜月明如晝四
鼓後[illegible]忽[illegible]中若有人手叢雜捫
索之狀又聞舡背亦如琴攫之聲張驚起呼叱久

乃定卽開舡門出立舷邊號召舟子皆[illegible]
也巳乃還寢則不見其子呼之不應[illegible]之無
所得詰舡外人初未嘗見其出衆舟[illegible]以
至天曉對岸有泊舟者遙謂舟人曰我曹夜覩舡
背約四鼓時忽見彼舡背長大人十數若有所取
索俄有長臂大手十數出水中共捽一人入水矣
乃使人沒水求之得其尸焉[illegible]
臬司[illegible]
[illegible]中夜有婦人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恐我來從官人覓經懺耳許之忽不
見明日祝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陳宏甫[illegible]
平江黃埭張處部家豪於財第宅甚宏壯張爲人質
直素不信巫怪之說妨有興築不擇時日嘗作一
亭據地得肉塊混然初無割剝之迹俗謂太歲神
張不爲異命取瓦盆合而沈之水中竟就[illegible]
遂名爲太歲亭又嘗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應者
俄而所畜犬首頂其幞頭束帶其背而出左右駭[illegible]
張徐謂犬曰養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

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斃于庭矣王日華承務說

秀州海鹽縣漁戶楊剌旗嘗寢漁舟夜夢牧人於左剌其面爲旗驚寤而面頰猶痛俄而天曉亟起視魟䰲環之初無迹第見魚蝦擁出水面團結成塊擲網盡得之中有一物如鼎狀持歸刮洗泥垢則純金也因是致富秀人至今呼爲楊剌旗家承信郎楊佃詳說

華亭陳之方爲泉司屬官未赴任聞故人有任維揚倅者陳往謁之留郡廨事之側一夕就寢似夢非

夢見一婦人來言曰我城隍夫人也今城隍當代去次及公故來相報陳還家而卒齋郎徐承務說七事

閩中一士人居華亭有趙通判者居烏程約士人爲館客久未得往士人偶閑步至獄祠見一婦人緩行一僕拤一小青蓋且挈香合背于從其後徧詣殿廡拜而焚香畢專而出士人隨之行數十步婦人回顧問士人何姓士人告之因復問婦人姓氏則不答笑以所持扇示之上有書念七三字士人疑其娼家姬第但恨無書姓者未及詳語婦人遽取僕所持銅絲香合以授士人即前行去後隨之一里許入一寺中人迹稠雜忽失婦人所在後數日趙倅遣僕馬持書來迎正二十七日書也士人異之既至書館每以所得香合愛玩常寘几間一婢常來書館視童稚輩每諦視香合酷似趙亡妻棺中舊物入言之倅取驗良信然因問士人所從得初猶諱之扣之再四乃備言曩日所遇倅問婦人服飾狀貌乃其亡妻攢塗寺中也悲惋久之即識所夜竊視攢側有小竅僅容指云

淳熙庚子夏四月湖州烏程岳祠啟黃籙醮會西殿鴟吻有蛇蟠繞其上法師葉以十四日夜拜章言於衆曰一二日必有風雷之變時連日晴明天宇澄霽纖雲不飛衆以其言不驗至十六日暮夜漏雲鬱興須臾蔽空迅雷風烈而雹交下雹大如彈屋瓦爲碎衆皆凜然移時乃定靈壇供具旛旗之屬儼然如舊略無霑濡乙夜雲斂月明視鴟吻併與蛇皆失所在翌日訪郊外初無風雹之驚蓋是時飄擊之勢止數百步間也

平江士人王大卞家貧既卒其友周逸卿爲率平日交游裒金作設冥佛事以薦悼之翌日逸卿往候出城囑其家謹扃鑰初夜外門轟然自開皆往直入連呼逸卿大卞專來奉謝家人驚遽出視但門已闔闃無他覩

平江潘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衣褐挽車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癯半年百藥無效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京師有道人姓鄭持一銅鈴終日搖鳴闤闠間丐錢爲食用餘則分惠貧者號爲鄭搖鈴宣和末忽迤邐南來維揚搖鈴丐錢如故夜則寄宿逆旅久之謂主人曰吾將死願以隨身衣物悉冥棺中而焚之已而果死主人如其言舁棺出城舉者覺漸輕復聞鈴聲如在數十步外俄而鈴聲漸遠則棺愈輕若無屍至焚所啓蓋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吳江櫃丘村人陳布袋業匠氏其婦家在震澤淳熙辛丑有故來謁其外姑將至路逢相識金大郎者相揖而過陳先聞已死月餘矣私怪之欲至妻家謁其信否入門拜其外姑又拜其妻祖而伏不能起挾掖已不省人舁臥榻上手足拘攣若被執縛狀閱兩時頃乃醒始言路逢金事方拜欲起時金忽自外入直控其頸即覺昏憒若有人捽之東去海岸山顛執問曾見金某曰爲某事否對以與金初無干涉皆不知之傍有人持文書展視云誤矣

即執陳投別一山上乃自尋路歸自臨安由德清所過街衢人物不異常時至潯溪距震澤十八里見嶽祠甚雄而正向北門外路平闊七八丈入者紛紛絕無出者凡其所識近亡歿者往往見之潯溪素無嶽廟心獨怪之既入門欄楯皆純鐵有人叱之出因復尋舊路由路東還過市橋後遇金露首有人躡之甚速陳問何怒狩如此金且行且應曰被急取案追攝對公事耳陳徐至家若過高

一阜甚峻有人自後推仆遂醒況後數年說二事
吳江盛澤村人朱三有子年十三四傭於應天寺僧
子孚房爲行童淳熙戊戌九月間孚往近市張灣
橋黄家作佛事朱童立門外見群兒拾螺蚌水中
往從之忽見白衣人呼之與偕行至塘岸與坐地
上取泥作團强令吞之復以泥窒其鼻耳則昏不
知人俄覺有人毆其背泥盡脫出開目見金甲人
令跨一犬乘之若南去甚駛即至其家犬躍去而
朱童仆卧籬落間家聞呻吟出視其瞽莫知所從

來詰之不能語舁歸久之始醒乃言其事其家素
事眞武其謂疑其陰護也
沈家老梅士初爲太學寧廡齋生晨起盥頮已盆水
尚溫忽變壯丹花狀枝葉扶疏藥蕚相承宛然如
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家老孫梅說四事
開德府有士人家貯水甕冬忽有菌生其腹隱然而
出植根甚堅觸之不落數日大如人手光潤煒然
真芝之草也陶器堅滑非可生物理莫可詰
隴州汧源縣公宇一夕堂門已扃鎖忽有妓女數人
執樂器遊于庭下令之妻適見之妓女俱前禱曰
妾等久爲土地祠樂妓丐爲誦法華經廻向則可
藉以往生妻以語令翌日乃請僧誦經于廟其夜
復見前妓來謝而去數日又有如前來禱者亦爲
誦經如是者三後令君夜獨燕坐忽有鬼物狀甚
獰惡前曰土地神謝君妓女無幾即皆令往生吾
且乏使當移禍君家令叱之遂不見自後妓女亦
無再來禱者令家亦無恙
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盃年四十五六而面
貌悅懌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時家貧

父兄日賣果于市得羸錢數十以養母値歲歉穀
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
天憫之使我飲水不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
井飲一盃果不饑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
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執政府候兵狂辛嘗因小疾忽昏憒不知人越一日
乃醒自言初見二人若公皂持檄來逮大如行山
野間數十里入大城門至一官府引立庭下有至

者坐殿上問姓名鄉里叱吏云誤矣令引觀地獄數處指示受罪者云此皆不忠不孝昧心害物者已而復引出城若非向來所經或過市里通衢見人鬼淆混有相識者與語如不聞也俄出一崖穴送至其家入門見身卧榻上追者先留一人守視其傍迎語送者曰復還耶吾守之久饑甚已食其心半矣柰何恍惚間推仆榻上乃蘇自此疾雖愈而嘗怔忪恐悸或遺忘顛錯若失心狀久之因出行中途遇一道人瞪目視之曰汝心乃失其半也

吾為汝療之令市一牛心至則道人割取其半咒祝已令食之章頓覺心地安泰不復驚怯問道人姓氏怒曰吾牛心道人也何問為不受謝而去章追逐至稠人間遂失所在右史願舍人說

鎮江士人亡其姓名其妻悍妬買妾不能容每加凌虐妾不能堪屢欲投繯士人憂之有幹之金陵丁寧懇諭其妻而行去家纔兩日忽中夜聞枕前切切之聲不見其形自言即其妾引決死矣懇求為誦經追修士人大憂恐亟還僕歸為其區處將僕還待家信則妾故無恙鬼復夜至士人詰其妾欲虐章治之鬼云所責非妾因公憂慮之切故假此以覬薦拔自此不敢復出幸勿見治但今業已至此不能獨廻須且相隨以俟公歸許之自此悄然士人幹畢將還約親故十人同遊焦山士人先令懇僧房以俟忽復聞鬼語士人方怒叱之乃云非敢為厲有少事奉報耳九客皆已至山下其間第幾人乘騾第幾人騎白馬此二人宅甘貴人也問何以知之曰二人所過鬼物皆避道餘則不然二人者葉

晉言樞密其一也時方為小官云

紹興甲寅七月十四日吳縣光福雅宜山一村夫以事私恨其母遂萌梟獍之心懷刃挈榼與母同之近村省親中路請母藉草飲食久乘醉行逆將天晴霽俄有黑雲驟起大震一聲其子殞道傍母初不知而怪其衣中懷刃行人至者始以告焉

又長洲縣北原村民大謝二不敬其母頗有悖言乾道庚寅夏五月雨霽欲放田水詈母而出纔至田所大雷震死范公懋德老丞務說九事

紹興五年六月大雷雹無錫蘇村一民家所用斗秤盡掛于門外大樹之杪行人皆見之盖其家每輕重其手也

紹興三年癸丑八月五日平江長洲縣地震自西北方來樹林皆搖動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巳嘗如此又紹興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清明大雪盈尺

熙寧間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陳乞改名羅觀時王荊公當國惟其名無義理因問改名之故對云夢

中神告如此固亦自不曉其義後其人之官一日自城還邑從吏卒行渡淮橋忽大風驟起鼓其衣裾盡沒淮水已而從者救之皆免獨不得令事聞朝廷荊公曰向見此人無故改名曰從羅觀二字或有出處因閱山海經乃知其為水官之名因慮其有水厄今果然其後縣人夢羅觀騶從甚盛往來淮岸疑其死為水官

常熟縣東北百餘里地名金云有姓陸人業屠隆興初禁一牛始下刃牛極力去貸刃而逃陸追之數里相及牛反顧以角觸陸腹穿腸潰立死

錢仲耕郎中佃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夢青衣數百哀鳴乞命明日適見鬻田雞者感夢買放傾籠出之其數與夢無差

常熟縣洞西村富人王翊烹一鱉已去毛入釜鱉忽鳴家人走報翊不之異熟而食之後數日疽發於背病甚顧家人云前有二吏追我且與茶令先去越二日又云官遞我急勢須一往問追者限在何日復自應曰明日翌旦果殂

睽車志卷之二

睽車志卷之三

宋歷陽郭彖

淳熙庚子辛丑歳平江比年大旱常熟縣虞山北葛市村有農夫姓過種田六十畝歳常豐熟過與劉免秋賦亦僞以旱傷聞官果得免輸自以得計明年壬寅夏飛蝗驟至首集過田禾稼皆盡而鄰比接壤之田蝗過不食又有二農家不得其姓畝畝東西相接東家淳朴守分西則狡獪暴狠淳朴之家常苦之是年蝗至盡集西家之田而不入東界

西家惟之夜以布囊貯蝗移寘東田有報東家農弗之較但祝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東田無傷焉

常州一村婦名而百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視其炊姑自無所覩飯成撈器貯之誤得溺器姑亦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饋夫其餽器具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霹靂不相覩其婦擲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懐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給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于始聞此事竊謂晝暝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得金之類至謂囊米旦旦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花老爲人誠愨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尚也故錄以爲勸云

常倅陳森按視北使宿頓至爲縣無錫縣得疾其子充棄兄弟自湖挐舟迎候解維巳昏暮時夜暗舟中明燭充發遂不能寐舟有借行者炙肉飲酒三鼓後忽有物狀如猫從月水中躍登船艫偏重且淚册人悮遽叱之其物索肉亟擲與之乃没[illegible]事竟三

宜黄陳寀晃行於過宿富陽客邸中夜燈暗且滅見壁間有人影擧動若傀儡狀陳驚懼擲枕抵壁邸主聞知其故強門爲明其燈乃巳明日詢之乃一弄傀儡人客死其室方數日也

鹽官馬大夫中行妾作姑一婢免乳即沈其子雜穢穀爲粥束然以食婢竟以血癖而殂乃取死子同坎瘞之後數年妻病厲所憑自言坐血池中受無

量苦上訴於天今當借諸陰府其家禱之且許以
誦經飯僧皆不從且云主母今亦數盡故我得相
近又云馬在世僅有三年之壽妻竟死傳此事時
馬尚存

盛大監勛紹興初知襄陽單騎之官府治有一樓爲
公退燕息之所勛常獨居樓上屏左右命一老兵
守其下酌獨之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
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乘勛晝寢登梯隙壁窺
覘乃見一大鯉魚金鱗頳鬣游泳斛中如覺有窺
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徹去
斛不復取水 岳州張倅才承務說

米元章知無爲軍喜神怪每雨暘致禱則設宴席于
城隍祠東向坐神像之側縱酒若相獻酬往往獲
應每得時新茶菓之屬輒分以餉神令典客聲喏
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下香案之側若神以勞
遺者皆嚴與呼謝門皷吏問夜來三更不聞皷聲
吏懼恐言中夜有巨白蛇纏遶其皷故不敢近米
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皆疑其蟒精至今父

老猶傳道之

劉知常襄陽人其兄爲襄陽縣之胥魁知常始生譴
首豬面里俗謂之社公兒年十四五隨閭里出遊
萬山俄獨行迷路望遠峯之顛有光景趨即之見
一道士坐磐石上憩以迷路之狀且告之饑道士
袖出一物餌之頓覺果然道士指以歸路且約明
日復會此知常既歸一宿而瞻首變黑面皙如玉
如期而往道士已在遂授金丹之訣且告之曰吾
桐栢眞人若歸他日苟欲見我一念及我即至遂
辭歸自是脫然有遺去塵世之志以母老不能遠
侍側乃於所居之傍闢荒廬以居時人謂之草庵
居士而眞人常降其室崇觀間徽宗聞其名詔蘂
殊殿侍宸往襄陽尋訪知常與偕至京師見於內
殿驗其方術知常取鹽數斛布地上跣爲畦畛每
畦相去數寸爲一竅取藥置竅中有頃悉成金遺
子又取故敗鐵器錢鑄之類以藥點化皆成黃金
上神其術賜以金冠象簡緋袍皂襆號丹華處士
除朝散大夫以其所作黃金爲金寶稱御製天下

神霄宮知常又自作金合數百貯所煉丹分遺公卿太師蔡元長京嘗賦之詩有萬鎰黃金手化鐵五色祥雲神授丹之句蓋記其實也無為胡知縣說

和州兵火前嘗新建兵官廨舍既成兵官者挈妻孥入居之翌日日晏而門不啟兵級輩怪之呼門不應乃毀壁以入而室之戶扃復毀而入乃見布席于地盃盤肴核狼藉其上而兵官與其妻孥數人皆踣其傍死矣衆甚駭懼即以聞府乃掘其處深數尺得二長石發其下各有二骸疑其滯魄之為怪也

無為軍城內有秀溪者初名錦繡溪始末有賊溪水與外通中有珠蚌入水者足或履之其大如席旋即失之盒亦靈異或夜傍水際啟殼吐其光明皎如月照地數丈秀之名蓋取川媚之義也其後築城絕不通外珠遂不知所在

泉州故陳洪進所據也州之便廳至今郡守不敢坐廳堵常有劍影極分明障之不能掩刮之不能去郡人神而畏之屋今敝甚而不敢葺近城法石寺洪進墓在焉傍有小冢則其女之殯也女年及笄未嫁而死時或形見遇者輒死有漣江尉護遂良遊寺中夜見之翌日與人言吾體中大覺不佳且囑後事有與殮返至家而殂又士人王宗衡因至寺中偶便旋于墓側即得心疾狂易不知人逾年乃愈李頎言朝奉說二事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森然

泉州永春縣岬湖村民蘇二十一郎為行商死於外

同伴以燼骨還其家瘞之神魂至語言如嬰兒或見其形亦能預言人休咎有親舊往觀者皆頌令其妻具酒饌待之酒肴皆不索自至其神每來率以黎明時先達聞空中擊舡聲漸近既至如風雨然自牖櫺間而入村人敬而畏之相與立廟祀焉至今猶存葉孚朝說

翟公遜大參汝文鎮會稽歲旱於便坐供張命典謁者迎釋迦佛及龍王像與府丞同席而自坐西嚮盛具酒肴于二像明日大雨霧雨臨街有樓

惟不可居民因作神像于樓上事之其施莫敢正
視公遜過之有危磉自樓飛擲正中幞頭公遜大
怒疑軍卒戍宮擲去神像毀其樓為酒肆一日出
遊聞路傍民合聚哭問之曰家有婦爲鬼所憑召
僧道作法治之莫能已公遜曰審如是胡不投牒
訟於府民勉從之明日狀其事訴焉公遜大書曰
送城隍廟依法施行令民賫詣廟以楮鏹焚之凡
囑曰三日鬼不去可來告至次日中夜民家覺大
旋風遶舍屋瓦皆飛病婦怨曰躰起顛倒踉蹌投

門而出家人追及門外共執持之移時乃蘇云初
見有人持牒來云城隍逮汝遂隨之出皆不省其
他也自此遂愈公遜罷鎮歸渡錢塘潮未當息公
遜觴而請之須臾潮[illegible]其異事皆此類而性資誠
詭居于常州建大第市危數十萬公遜取視之嫌
有布紋曰吾方奉親居此豈可置布紋於頭上邪
以巨梃一一擊碎開者請曰即不用布瓶以藉坯
公遜命取羅數十疋給之鄉貴下老參議說
光州定城王簿宿某秩滿挈家還鄉道經合肥寓其
[illegible]留連數日館于佛寺一夕既寢聞箱篋中
切切有聲疑其鼠也明旦發視中有金釵數隻皆
寸截之別篋貯羅縠甚多皆細剪如箔紋富大驚
異出對寺僧說之僧曰是何鬼恥此寺素未有怪
也言訖僧所服三衣皆已剪如綾縠矣明日謁府
作于客次客舉其事且云所將疋帛悉壞惟衣服
李全臨戎視其衣已剪如箭富大懼亟辭而去後
亦無它無為進士李記言說
明州育王塔靈感甚多魏丞相南夫母秦國夫人

辟除飯僧寺中丞相夫人慶國姜氏然香于臂有
兩麗鵲適在其間洛寇發與微丞相之猶子鯉門
指塔級間有佛現丞相適所指觀之見信衆皆爭
觀丞見佛像而各不同或見全像或像作肉色相
或見半身或惟見頭髻或惟見面觀者駭異丞相
乃於諸像中詢衆目所同見多者命工圖之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浚泮衛
臨通衢垂簾為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
經著于掌避家人戍觀乃一大蝶僅長五六寸兩

形體皆具客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
自言我玉眞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
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
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覩人輸百錢乃爲發龕
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
所在

上人李瑋妻徐氏美艷而性靜默居常外戶不窺雖
昇夜獨行後則瑋物不以爲異但每自後歸則口
吻間若咀嚼物他日客隨觀之則徐氏入一竹叢
間俛而捫地若有所索歸仍咀嚼夜於枕邊摸得
一白石子但視皆有齒痕若齧殘然已而覘其箱
中齒痕之石甚多始併而詰之終隱不言始徐氏
甚妬自齧石之後遂不復妬更爲寬容瑋媵婢子
別揚皆縱不問如是累年乃病卒

四明人鄭邦傑以泛海貿遷爲業往來高麗日本一
夕舟行聞鐃鼓聲自遠而至既而漸近則見一舟
甚長旌旗閃爍兩舷坐數十百人喇呼鼓棹疾進
漸近若畏人舟徑沒水中望所復出鼓棹如前舟

師云此謂鬼划舡蓋前後溺死者所爲見之者不
利邦傑乃還

張覺初爲福州安南縣丞郡有指使張悅以州檄到
縣頗傲慢不遜覺心銜之後知福州而悅爲不路
巡轄馬遞至州上謁覺踞坐廳事引悅廷參悅甚
不堪誦詰紛紜覺命廷卒加捶撻韓王世忠駐建
州覺即械送之市躁怨言悅衆私悅用路分之女
强通與亂韓王大怒斬悅於軍門覺後知泉州
日坐書室忽如中惡仆地不醒人左右扶掖進湯
藥以少蘇乃亟命取朝服來家人問之答曰適見
張巡轄來使訴岸摽令須與同往辨理言訖而卒

從義郎呂伸
撫說二事

紹興初福建寇亂熾盛曰張萬全集衆三凶焰
頗盛提刑李稷設計降之張游聚於稷且言
初無降意將役使稷憾之乃植大杆於通衢
取某以鐵索錮納于杆熾炭周遶醯和五辛飲之
倘極是毒稷臣躬臨視之某大呼曰我已就降何
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某

在側六七之後三年稷兄遍體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王聖圖元城先生之外舅也未第前嘗夢被命除給事以有牒牓來議婚者視其家世姓趙內字曰靈澤夫人明年登上第晚年得丹稜縣吏白趙祠當爲者而靈澤夫人在其數聖圖既然其驚異之期年以給事召聖圖私念所以忽忽不樂不復理裝爲行計一日靈澤廟門與其姪遊入問其故曰此夜連夢闕

元城先生幼子景道元城在胎所嘗晝寢夢一道士來訪頃之得家書報其內子生男而誕辰即夢道士日也先生異之假還省視所生男狀貌宛然夢中所見也故名之曰景道鍾愛之異於它子暨元城再貶嶺外景道年九年矣忽得疾卒於家元城聞之悲悼不能自勝南海道士有與往元城命醮以致其魂景道果見形于位謂元城曰吾昔爲道士公爲淄清節度因財誤中吾得出而今王而死今以撫育之恩猶償其半元城於是爲別寫血書般若心經以薦之

汴河岸有賣粥嫗日以所得錢置錯甕中暮則數而繩之間得楮鏹二驚疑其鬼也自是每日如之乃密自物色買粥者有一婦人青衫素裙稍以三錢市粥風雨不渝乃別貯其錢及暮視之宛然楮鏹也密隨所往則北去一里所闃無人境婦人瓢四顧入叢薄間而滅如是者一年忽婦人來謂嫗曰我久寓寄此都今良人見迎將別嫗去矣嫗問其故曰吾固欲言有以屬嫗我李大夫妾也舟行

赴官至此死于蓐間藁葬而去我既掩壙而子隨生我死無乳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歲李今來發叢若開見啼必驚怪恐遂不舉此子乞嫗爲道其故俾取兒善視之以金釵爲贈而別俄有大舟抵岸問之則李大夫也嫗徑往發叢嫗因隨之舉柩而兒果啼李大夫駭懼因爲言且取釵示之李諦視信下妾之物乃發棺取兒養之李知縣明仲說

王陔字希武參政綱之子有第宅在平江之崑山陔遭家艱獨處于廳事之側其家婢妾頗恭夜則侍

鎖堂門而寢一夕有老乳婢夢中若驚魘其聲泐
甚微呼呼不醒者久之婢輩驚起就榻視之則無
見矣舉家驚駭明燭四索無所得乃開戶徧索于
外得之西園池亭之側坐以胡牀而耳目鼻口悉
為泥塞急扶歸先剔去之則已昏然不知人矣舁
歸灌沃湯藥移時竟死其宅牆垣四周而亭門扃
鐍則不通内外不知何從而出也或傳其地基故
冢墓開也

宣政間河決滿流横潰不復可塞有河清卒李吉往

采壞堰之旁相視塞河之策忽聞有呼其姓名行
至於三四親比近間無人尋呼聲出於叢薄之間
乃一大蝦蟇踞高如人吉拜之蟇問爾欲作塞
何為者對以河決不可塞之狀蟇即吐一物異蟠
承之狀如牛膍云以此告曰吞此可沒水七日即
能窮此決之源或有所覩切勿驚也且授以沉置
受捷之法云取成須擇以鎮之吉拜謝忽失蟇所
在自此遂善沒水深行河底見决處下有龍方熟
睡出如蟇所教河決迄塞而建廟焉　李知縣昭圍仲說

許式字叔矜赴調京師歸行由汴岸有呼許待制
者直詣式舟式曰誤矣某小官也其人笑曰君即
是矣某與君有先契聞君將歸故欲一見因探懷
出物一瓊曰以此贈行異日得十四歲女子乳即
可餌也許大訝且奇之徐發囊得白石數塊堅瑩
可愛因緘藏之是後凡歷數任得倅博州一日行
郊遊太守謂曰近一事與其民家一小女不夫而
孕父母弗能堪今在禁矣而情未得也許曰其年
幾何曰十四歲矣許忽記曩事特詣問之女子涕

泣曰實無它但一日嘗浣衣溪傍南岸忽有人呼
某小字者誤應之乃一道者熟視都無一語徑去
方危疑間忽若有感自爾成孕初不知其所自也
許因訪道者容狀衣服即汴岸所見者也大駭其
事令人謹養視女子及產子取乳以瘞所藏之石
應手如前因以餌之終月餌盡乳即止而子死召
其父母告以實而釋之其後果登禁從享年八十
容色童潤如少壯時云　衛人蔡津退若說

睽車志卷之三

睽車志卷之四

宋歷陽郭彖

姚大夫安禮嘗莫宿驛舍羣僕各已休寢時夏夜盛熱不得寐獨起散步屏後閒庭下蔌蔌有聲隙屏窺之正見一叟皤然素衣頂冠長纔尺許策杖徐行仰首視月以手捫須姚初意其神物詳思不敢驚俟一嬉叟遽遽遁叟即棄杖一聲墮地俯拾視之乃一蛛乃拔劍逐之叟過牖側從牖後走入壁縫中滅揮劍識之明旦命僕發視得一白蟾甚大傍有故錢托火筯各一蓋其冠杖也乃殺之壁今薦多惟自此遂絶晚宴仲識說二事

張無盡之子能閩公家于義興郭外有故速僕人過舟行數里日將沒見一婦人行岸上手招油囗過舟而過僕熟視即家故婢招喜也名呼之不應僕愈疾停舟追及之方悟其已死因問尒人安在婢人遠指岸側一古木曰吾居是間復問以所安用曰吾過龍劍裂藉此膏潤則痛少差耳且謂僕求門外精舍老僧誠行嚴潔惟日誦金光明經爲吾求誦十部以資冥福當即往生僕如其言訪僧誦經還過其處擊木呼之俄有白衣叟出木竅中曰招喜得經已受生矣煩再爲吾誦十部僕□□其何人忽不復見他日復訪僧誦經但以資□老人回向云

宋左藏覡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據□宅古因治地發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塋□石爲撥棺中朽骨一具無它物而棺之側新□石爲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爲也

士人李武錫嘗得疾惟脊骨間痛不可忍百藥攻治不效若此數十年後因改葬其父易棺遷其骸身骨節間有大白蝨乃撥去之自此脊痛頓愈李大務識

宗室趙伯瑨居明州小溪游俠尚氣建第宅甚雄嘗暮行溪岸見有物自其宅門出乃一重籠自行躑躅勃窣徐過其前□顧之因乃疾行入水而沒俄而伯瑨死

常州某人于僧紙上爲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忽得病

危慑長老道素夜夢良來云且往近庄養疾去遠曉則報良已卒俄近庄報牛夜產犢而病一目且素耿皆驚訝他日道素按視近庄取犢視之見昔淚下素謂曰汝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良確作麵供衆以償宿負犢即隨行與以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麵兩石有常課主者稍增其數犢至常課即止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僮行斥良名罵之曰盜常住賊則怒目奔觸人力不能制素令日以僧食啖之飯蔬至斛

食五十枚僧從簡言親見其事

紹興辛未歲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餘日抵一山下連日風濤不能前商登岸閒步絕無居人一徑極高峻乃攀躋而登至絕頂有梵宮焉彩碧輪奐金書牓額字不可識商人遊其間闃然無人惟丈室一僧獨坐禪榻商前作禮僧起接坐商曰舟久阻風欲飯僧五百以祈福祐僧曰諾期以明日商乃還舟如期造焉僧堂之履已滿矣蓋不知其所從來也齋畢僧引入小軒焚香瀹茗視窓外竹數箇翛葉如丹商堅求一二竿曰欲持歸中國爲[illegible]玩僧自起斬一根與之商持還即得便風帆疾日裁其竹爲杖每以刀鍥削輒隨刃有光益異之前至一國偶携其杖登岸有老叟見之驚曰君何自得之請易以華珠商令貨其賂而與焉叟曰君親至普陀落伽山此觀音坐後旃檀林紫竹也商始驚悔歸舟中取削棄餘札寶藏之有久病醫藥無効者取札煎湯飲之輒愈陳坤漢知錄說

程泳之沂爲平江崑山宰秩滿其弟鉅爲府臨倉乃

携其家就居焉一日泳之方與妻對食忽有髑髏自空墮几案間舉家駭愕泳之爲祭文而瘞之不數日泳之妻病日寖加劇一夕爲鬼所憑下語云我李貫也爾先爲吾妻醋妬特甚三娌懷妊皆手殺之今使君無後職汝之由吾既死資財且多留不爲[illegible]以[illegible]悴乃盡奄有[illegible]再嫁[illegible]吾已訟于陰府不汝置也妻遂病然有道士善治鬼使視之道士取幅紙書呪展示童子童子怖曰正見一庭下有人袍笏而立傍有三婦人皆被髮

流血庭中捽一婦人鞭之甚楚程視之果然遭甕者乃其妻也道士曰此已爲陰府所逮疾不可爲也程懇所徒欲其少蘇而訣道士復作法畢篆文焚之童子復視則曰鞭者已停箠矣程亟入視室妻果漸蘇醒能言問之乃言前嫁爲李貫妻曾殺婢故爲所訴乃囑程集篋中某物皆貫故物也可貨以飯僧已而竟卒（陳所命君說）

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輒云所居在近詰其姓氏即不荅且云相慕

而來何乃見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第詰之終不言後月餘士人復詰之女子乃曰方將自陳君宜勿訝我實非人然亦非鬼也乃數政前郡倅馬公之第幾女小字絢娘死于公廨殯于此寺君所居之院空室是也然將還生得接燕寢之久今體已甦矣君可具斤鍬夜啓發棺我自下中扣聽然棺既開則不復能施力矣當懵然如熟寐君但附耳進呼我小字及行第當微開目即擁致所粥飲之所齊放令盡一瓢既籍即復生矣君能相從再生之日君之賜也誓終身奉箕帚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脫金握臂付士人辦裝與俱逃去轉徙湖湘間數年生二子其後馬倅來衢遷葬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聞官盡逮寺僧鞫之莫知所以馬亦疑君爲盜發取金帛則不應失其屍有一僧默念數歲前士人隱居久之不告而去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子恐復疑其有異乃問其所娶則云馬氏女也因捷士入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我書寄父業已委身從

人唯父母勿念父得書熹其字及筆札遺老僕往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誤士人畧述本末而隱其發棺一事馬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遣人問勞之而已（[illegible]）

待制盧知原知某州日有倅在任生子未周歲而病既殯葬既夜歸乳其子夜與語則不應復謂之曰死生異路生兒欲乳者乳恐不相益亦不應如是此彼而至今朝其疑曰是未必果亡或鬼物所爲不可必命此兒廻避置刀席下是夜復至果刃

子213 507

逆之應手而滅明旦卒卧未起有扣門者出應乃
捕吏即執之曰尔殺人視血蹤自滅尋之直至妻
墓有屍伏于冢上其腰　刀流血而蹈卒辯實不
殺人視屍狀貌衣服宛然亡妻也因自述其寤隊
里爲証妻實病死葬月多日乃發冢驗之棺空無
物得釋之予適視爲予言且云此獄適當廬公能
剖之隊竟不知後政何以決之
蘇州崑山慧聚寺僧如達善醫多受謝遺致富而不
守戒律一日遇寒食節邑人陳監舍饗作裹蒸白

杖分半饋之達發器食解包盡成泥塊俄而達卒
樂仲蔭說
蜀道多山鬼有小吏逵巡宿重同往數人日暮於見
道傍一婦人旁汲器立溪側小吏就之飲且挑狎
之婦人初無難色笑而道之吏引手捫其胸臆
胸皆有毛長數寸冷如冰吏驚呼而走婦人大笑
挈汲器徐步而去 [illegible]
辛未趙榜有進士魯璪省試納卷畢將出門偶思省
題詩誤押旁韻倉皇反走五蘇求之時卷軸混淆

山積人語喧鬨決謂不可檢尋欲退恨憂沮適一老
吏問其故曰吾能爲公取之璪賂錢二十千吏即
入幕於亂卷中一探得之以授璪乃於其誤處
竄易謝錄吏爲送吳山坊某人家寄其家也璪去
謝而去越三日往訪其家則云其人者故太常吏
人死已旬日矣詢其狀貌正頃所見者也璪驚
惜因語其故且感其德以錢付其家已而登第
建炎間泉州有人泛海值惡風漂至一島其徒數人
登岸但見花草甚芳美初無路徑行入　大林有

溪限其前水石清淺衆皆揭涉得一徑入大山谷
間俄見長人數十身皆丈餘耳垂至股即前擒數
人者每兩手各挈一人提携而去至山谷間庭縣
大鐵籠置之長人常一人看守之 [illegible] 其
餘爲被 [illegible] 取一人 [illegible] 之
內一人 [illegible] 力
掘之穴透得逸走至海　値番舶得還 [illegible]
知其行所 [illegible]
湖州武康監稅周光以職事被檄入郡館于 [illegible]

僧堂每夜常見聖僧像前鼠盜其供物果實之類入于像座之下一日乘閑於座下尋之則鼠乃聚故碎經紙爲窠内有新生鼠四枚皆無足宛轉啾啾然蓋毁經盜果之報也

崑山慧聚寺山峁中有開山響大師石像前有二石虎一夕忽失其一他日有人見於常熟虞山中石重非可倉卒徙置蓋歲久能爲恠耳

金陵府榜李某者其妻言有一姉平日惟誦金剛經死十餘年近其夫家欲火其骨啓殯朽化都盡惟

其肝心宛然獨存於白骨閒畧無損敗既火化愈堅如腊然蓋誦經之驗也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自明駐杭時虜騎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乎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遁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爲术下即爲兀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趙相秦檜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公即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

青州民家有畫入定觀音像供事謹甚一日像忽閉目其家初疑兒童爲戲明日視之復閉如初方大驚異後數日其家一僕忽自經于佛堂（王資知縣童李說）

紹興壬午歲海陵有作漆者家一牛將産閒生一人面耳目口鼻皆具仿出一人手如嬰兒臂外兒胡元常親見之

陝江水中有物頭似猴猊而無足自頸以下扁濶如

疋練粘涎如膠喜食馬土人謂之馬皮婆有浴馬于江者輒伺無人揭舉其尾覆冒馬背曳引食之入水土人或繫馬于岸其物擲尾冒之馬繫不得去而其物膠不得脫則捕而殺之（呂浚明說）

章思文福唐人家世貧窶思文以釣距心計致富初一武臣（失其姓名）監秀州華亭縣鹽場贓汚不法多受亭戶賄賂依思文以爲肘臂約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欲匿其迹故受賂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滿受代乃從而取之思文盡乾沒不與

武臣者不勝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鍾愛之而其子幼則多病治療之費殆罄不恤年六七歲竟死思文慟悼恨不身代之也蓋殮之際痛不能捨復舉而摩撫之則其子面已變如向武臣之狀戚怒勃然怫面而瘞之羅遜之川所說

成都楊道人本坊正也素嗜酒無行遭杖罰者屢矣嘗於市肆遇異人風采秀發楊日與之飲凡日所得悉為飲費久之異人曰能從我遊乎然子有妻子之累如何楊曰棄此直差易耳歸則子有與妻訣仍尋配嫁之一子數歲以予人他日復遇異人則曰累已遣矣因自述其詳異人曰誠然乎當隨我所之楊敬諾從之復痛飲酒壚日暮乃相將出城是夜月明如晝異人前行相去常百步初如行十餘里乃下路望大山林蔚茂處漸行漸深中又數里楊覺微地甚濕類沮洳而水沒足乃大聲呼曰迷路入水矣異人曰第前無苦也楊復前無水彌深又行一二里則沒膝及股而異人前行無異乎地也乃解衣深淺水及腹俄及胸臆楊猶進不已則

水已沒頂乃復大呼以水深不可進異人嗤曰嘻哉子不可往也恍惚間如夢覺乃身在城濠橋上異人亦在其傍即於橋下取一小鐵錯及於腰間解一皮帶贈之曰子緣未至乃長揖而去追之數百步忽不見楊自是發狂乍悲乍喜語言無倫如病心人往往預言人休咎學道者從之寖多每月八日聚四鄰貧乞者自府治之前分坐通衢兩邊直抵□□門□□令其徒舁以自隨躬以杓盛錢給丐者每人分皮袋中取錢與之人二十文丐者率數百人而所給常足李修撰任四川都漕治所在成都嘗邀相見敬待之子弟輩與之狎或戲匿其袋楊索之不得而去度明當施貧乃來求取甚力既得即欣然置腰間以手撫之錢已滿矣身衣敝衲或饋以新衣即服之顧視笑仍故其故衲或求之不與明日視之故衲如故新衣隨即施於貧者甚矣一日過李時方獨坐後圃之廊齋楊睨左右無人曰吾何使君一物即作猶吸之狀舁席涎沫交下吐出一物以掌承之明徹如水玉分

呑之李有難色逡巡間楊即復自呑之跳入齋前
池水中大呼殺人數聲李命左右扶去不數月而
李卒又有寇先生者有道之士李亦招接之一日
寇自山居詣城謁李適出赴府會子翁請坐書室
寇忽謂曰運使歸出庭公會未廚亦破食料否予
翁曰然寇曰某來特報一事近在賓府觀運使食
簿無幾宜稍裁節予翁初不之信未幾而李果卒
二事殿撰之孫明仲親爲予言又云是時復有席
子先生者不知其何許人亦莫詳其姓氏蓬頭垢

面以一席裹身伏于官道之側以食與之即仰首
取食必盡數日不與食亦不饑所處不復移徙未
嘗見其溲便蓋亦異人也（孫明仲言四事）
宣和間沂密有僂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
歲蓬首而長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妻孿生此
二兒生而有髭亦不知僂人所自來後失所在疑
而胡醜亂華盜人妖也
靖康末年自製長靴頭極長銳云便於取鐙而足指
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没

下斃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所戕死于江上

睽車志卷之四

睽車志卷之五

宋歷陽郭彖

李尚書椋居宣州城東都尉之第舊傳多怪人不敢居李初得之未徙居間一日有婦冠珥者出其後門見數婦人各買冠珥以入驚其意李之後所待其收直久立門側閲不復出轉至大門詢之門扃鑰甚嚴見守舍者告之故卒曰空宅耳乃與啟關入視之則冠珥之屬或列置床上或懸掛壁間李既入居一夕獨坐書室張燈觀書令滿注新油俾

徹曉各休寢夜分燈缸忽無故自墜覆書冊上李驚呼燭視之缸正安几上油膏如故無涓滴沾污乳母攜小兒戲便坐堦側有竹篚滿貯石灰小兒至篚所大驚呼乳母走從之云適見一小人立灰中面甚醜惡俄曰視土地祠中木偶小兒指曰此郎前日灰中所見也李後修治其屋間適所隨撤屋瓦敗覆甃瓦溝下真細書大童神呪一軸以厭之怪不復見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既笄選擇佳婿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陳察推者通謁與李有舊叙話甚久言近喪偶且及期矣言及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勝李女自帘間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於情義如此殆非輕薄者得為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每言輒及之陳時自謫旅仕宦此而多病容狀癯瘠素好學能詩如其札李喜之每歎曰使其年貌稍稱吾女亦足婿矣女聞之竊謂侍婢曰女子託身惟擇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頗

識女意欲從之媒因默不絕父母憐之曰豈宿緣耶乃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其議屢格則女輒憂憤或慍不食父母憂之固請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既成婚伉儷和睦撫陳之二女如己所生謂陳曰女已及婚嫁當及時不宜緩也朝夕屬以為言且廣詢媒妁不半載而嫁其長女傾貲送之陳曰幼女尚可一二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陳謂曰終得婿入無以備奩具妻曰第求婿吾為營辦又數月亦受幣將議嫁遣陳曰柰何妻忽

謂陳曰君昔貯金五十兩於小甖中埋床下盍取
用之豈於巳女而有吝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
但笑而不言蓋陳實嘗埋金他人無知者因取用
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責已塞今
無餘事矣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歡懽甚各
大醉而寢翌旦興覺妻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耶
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媵侍輩圍守
妻驚恐悍戚問曰我何為在此媵侍曰夫人成親
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俄其父母至撫慰之因

歷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為擇配此人
醜老可惡忍以我弃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
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
亡妻知之疑其繫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婣嫁
也後竟仳離而改離焉異哉李教授何鄭問德言

李允升字子猷毘陵人紹興甲戌歲登第冊調官知
建康府上元縣方待闕次一日家居燕坐書室忽
見黃衣辭喏于庭下云齎到勑牒李驚曰吾新任
勑牒久已取至豈復有此黃衣人即探懷取一黃
牒授之乃大冥曰李某可充荊陽坊上地李方以
自有新任辦爭間則已有人從雜列庭下黃衣人
曰既未欲赴須白之城隍乃扶上馬徑詣城隍祠
亦以新任自理神曰天符不可違可自寫狀願新
任滿日赴上從之神命送之還將出見里人張某
者荷械于廡下李悟其已死前問其良苦張曰煩
歸問吾兒吾嘗於某年月日發心作一醮事于疏
訂羅漢供揖人無知者今為我償此心願生全家
從者乃呼嘯去恍然身乃坐胡床上歷歷記其

事似夢非夢家人皆不覩其他但見其咄咄獨語
復舉手如有筆書字狀因詰張氏道其所見其家
然言家一一符合手跡宛然不差李後到任坐罪
流竄南荒未曉荊陽之說

蜀人孫思文美風姿善丹青其標韻與妻殊麗伉儷
之間相得歡甚一日偕詣神祠觀閻羅思文指神像
謂妻曰彼貌殊不我之妻曰卿似勝也夜歸思文夢
一神召責之叱令換其面即有數鬼捽至一處見若
假面數十取其一醜者剛將大醜者割去而面易

之驚呼而寤以手捫面覺有異呼燭視之果然妻即怖死孫大悔恨而已

臨川屠者張某晩年頗悔其業自以宰殺物命至多必受惡報又其體至豐肥乃日誦佛號數百聲畫佛像瞻禮惟祈命終之日不值暑熱人皆笑之如是積十數年忽盛夏死其家素貧無以棺斂人謂必臭潰矣俄天大雨停屍破屋之下漏下如注遍濕其體經夕悉凝為氷凡停三日略無變動鄉里為營葬之（魏艮佐道其說二事）

表弟魏艮佐嘗自長沙逆婦折氏還三衢未至家十里暮夜不能前泊舟溪岸中夜月色如晝舟人皆寢聞船尾拍浮之聲疑其盜也起視見一人拔柁欲上操篙擊之其人釋柁而去口音喃喃不可曉始懼其為鬼物急移舟避之隨舟而鳴聲甚悲咽中流極深而其人常出半身於水面且行且嘯三二里去舟稍遠乃默無聲諦視乃流屍也至家未久而折氏病卒

福州郡治正衙審知故宮也便坐稱雄麗郡守至者莫敢升稍涉庭堦即有文身見于梁間郡人或傳昔嘗有郡守（失其姓名）不之信至即視事于便坐須臾有叱聲出于屏間守謂曰吾以朝命守此便坐吾所宜居鬼物若何擾人應曰吾居此久矣累政皆見避公何獨見逼耶守叱之鬼曰吾不汝校當有與汝抗者守不以為然自是此日升便坐旬餘守方據案有卒被酒挺刃突關而入刺守殺之左右亦殺卒噫是果審知之神乎將卒以酒而狂易適與神之占會乎抑守之命固及此而神因藉以為靈

乎夫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則神或有之矣然郡守而視事于便坐正也鬼而亂人之居非正也以其正而害其不正不為濫誅乎明明在上其又聽命於鬼乎或者以審知故國人假其靈使有所歸則廟食足矣寧可亂于人如此乎昔吳興郡於廳事為神坐以[illegible]羽死憤王其[illegible]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犢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惠明為太守皆履登廳事果聞室中有叱咤喑嗚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

因還之於廟而廢提牛之祀竟亦無他以羽而觀審知固不可同日道至其爲鬼亦不若羽之服義也

紹興間一郎官不欲言其姓字疎蕩不檢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與一妓私相悅慕而未得間一日郎官折簡密寄妓與爲私約朝士適見之妓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則非爾之過當爲爾諧爲一笑實姑荅簡與之期以來夕密會于西廂且云主人吾適有故之城外越日乃歸此機不可失郎官得簡喜不自勝如

期赴之妓已先待于會所引入屏後曲房妓先登榻垂幔命郎官解衣而登暨前褰幔則妓已自榻後潛去朝士者方偃臥榻上瞪目視之郎官驚錯惶遽欲走則門已閉朝士謾爲好辭謂之曰與公厚善何爲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歡已遣歸矣惟公勿訝徐起復曰某家使令稍衆不略相懲彼將覬望無所畏憚乃呼群僕捽之手杻以巨竹捶撻之二十流血及骭呼服謝罪復謂曰與公素善故不欲聞官薄示庭訓亦不泄于宅人也乃遣出亦不與衣其人狼狽遁還明日朝路仍交之詞見如故云虞德廣說

無爲有陳氏家貲累百巨萬而主人者貌甚猥陋時謂之陳獮猴其宅丁郡治之西南頗華壯而多怪紹興改元大盜焚劫之餘觸目荊棘有貫知丞和伯借其宅寓之室後地形隆高夏夜納涼忽聞絲竹之聲甚微而清遠可聽屬耳久之乃在地中疑古冢也

平江常熟人陸郎者家頗富厚有別業在平山一庵僧與

之素善僧所置產業往往寄陸戶內既久陸遂萌乾沒之心僧索之不與乃訟之官陸多捐金錢賂胥吏僧不得直久坐誣詐僧不勝忿恨乃自焚首望陸門而拜且禱願爲其子取償所負久之僧死逾年而陸生子以年長始立嗣鍾愛之號曰小大郎稍長狂蕩不檢家貲爲耗陸不之禁也及陸死小大郎者弄財益厚是後妄費益侈不數年財產蕩盡無以爲計乃伐冢木以易斗升既盡其山則又託言風水不利發取其棺及殮瘞之物盡鬻之

焚其骨棄爐湖中人皆謂小大郎即僧後身云我
墓焚屍之酷非至讎不忍為也今世之不肖子以
貧故若小大郎所為者多矣是雖名為子孫安知
非宿世冤憎願力之重假託以償其忿耶但業緣
所牽一經歌羅邏位則不復自知耳鄭光錫郁承說

漭學士酵損館棺際舍利湧出靈座亦有之其邑封
莪香祝之曰性相空寂况此幻身本來無有既到
這裏莫作野狐精魅俄而舍利皆不見表兄魏守爲佐說

閩人鄭鑑虛中假玉泉僧舍教授生徒居久之日覺

瘦悴友人訪之見其露骨膚革虛黃如蠟貌然雅
而問之虛中恍惚若譫言者曰吾娶家亦頗樂偶
自淺不虛中初無室家友人疑其妖魅所惑詰詰
之曰若未嘗娶何者爲妻家得無妄想耶虛中遽
若省悟但唯唯愧謝而已是夜即得疾纔而死寺
僧云其所寓室有數政前兵官丁婦之棺厝其下
而鄭初不之知也他日兵官之子發取其殯棺壞
易之見其屍初不朽而自腰腹以下肌肉如生人
始悟虛中蓋與之遇也何庶錄紂說

朱漢字元章徽人某年南宮奏名方待廷試有士人
同寓旅邸士人便服日至尾市觀優有鄰坐者士
人與語頗狎因問其姓字鄉里皆與元章同士人
訝之又云某幸已過省而不得及第今且欲部中
注授差遣士人益惜之未及詳詰適優者散場觀
者閧然而出士人與鄰坐者亦起出門將邀就茶
肆與語而稠人中遂相失士人歸邸與朱言及其
卅當笑其妄人以朱登科改用其名字也頃之庭
對唱朱以犯諱降官學究出身且就部闕因追憶曩
者市人所遇蓋鬼也益知科名無非前定司農及李丞男明說

秦奎爲鄂州都統司幹官嘗於臨安買一妾歸居數
年生一男其妻嘗以事怒之過甚妾不勝忿厲聲
曰我非人也何乃苦見凌逼妻叱之曰汝非人是
何物妾即應曰我乃鬼耳忽變其形長大容[illegible]不
與而額抵屋極舉家駭愕已復如故詰問之終不
言其所以其家以其子孩戀之故亦不遣之今猶
在其家吳興閎左藏說

曹茲字仲益嘗以幹至衢州江山縣縣有江郎廟茲
聞其靈響往拜謁焉廟有二女像甚美俗傳江郎
之女茲心悅慕注視甚久見一像若動目相盼者
驚懼而還夜夢其女來與之偶久益狎往往暮夜
不夢而至聞與茲論文多所啟發俄而茲若羸疾
其家命道士作法驅之女怒曰相慕而來非有不
利於子何乃見逐吾不可復留此會曹亦將行送
之出州境泣別而去七舍郡擁說
靳瑤者丹陽牙校嘗得過避地維揚與其妻行謁后

土祠前聽霞開妻遽得心痛瘦劇不省人與歸即
死鄉人素傳有五通神依后土祠爲祟瑤不勝哀
憤既斂火化畢奉其羊酒詣城隍祠訟之
日暮歸還經后土祠乘空曠處見婦人獨行漸近
乃其妻也相持悲慟妻曰我感君拳念之恩且有
憾焉若既訟于祠神俾我還既被焚乃無所依君
若不忘平生伉儷之情當爲至懇禱一再生可請
其故妻曰城南十五里外有茅君者有道術君往
求焉言訖而隱瑤詰朝走城南訪茅君果得於村

巷中茅方則屏教授村童十數人瑤前拜之茅起
遜謝再四不已茅問來意瑤具陳其故茅初笑曰
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繼之以怒瑤懇益勤
茅默然良久曰君眞篤於伉儷者姑以事狀來瑤
已素備即探懷出狀茅覽之就其書几取筆連書
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欹橫茫然不可曉語瑤曰持
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者即以
授之瑤如其言至則茂林蔭翳廟極邃深森然可
畏勉扣其扉有青衣童出受書而入俄頃復出靳

竹一根囑瑤曰騎此但閉目東行當有所覩瑤跨
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所向皆荊棘
復閉目則又迅駛久之忽覺自止開目乃見粉垣
華居若王侯君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
瑤入覩廷廡四合中有婦女或笄或丱以百數靳
妻在焉近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官許借體還生
城東有朱氏年十八九某日當死我之精魄徑投
其體則再生矣然彼身則朱氏女也君當往求婚
冥數如此必可再合也復遽曰君不宜久此送瑤

廟門瑆出門亦隨閉廻視殿堂皆神物塑像痕迹
出廟所乘竹故在傍卒復跨之瞑目覺其愈疾如
行二里所忽若馬蹶墮地驚顧乃在城濠側已昏
夜嚴鼓後矣褰衣揭水攀垣而入至其日訪城
東朱氏問其女病甚亟閔已疑徊翔久之逐至午後
聞其家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詢之云女復甦矣
矣瑆愕其事頗驗尋復訪茅君祠宇已蕪矣自是
假日時一至城東密訪其鄰皆云朱氏女自覺瘳
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弟但日時問靳

瑆何在瑆因託媒氏通意父母聞瑆姓名已駭愕
遽入謂女曰靳瑆今來議汝姻矣女曰此我夫也
自此口不言靳瑆其家竟以歸之乞且瑆從容訪
以朱女及其故妻事皆悵然不省云自廣州李可理說
毘陵薛李成元功紹興乙卯登科罷爲邑令不能脫
選時意倦游乃請于朝以歸命下以通直郎致仕
未幾以卒無子其姪爲主後事且錄致仕告身寘
之棺命卒開謀者右字爲右其姪亦不之審也居
無何夢爲人逮至一官府李成撫案坐作色數之
曰吾平生讀書僥倖得一官且謂不負筆硯今乃誣
吾進非科第使吾愧見同列余何命左右捽之數
十姪惻然夢中愧悔謝乃冊一引咎李成色稍霽
叱令改正乃釋之使去姪既醒別書告焚之後不
復夢入疑其爲神云費介求說
晉陵丁端叔連乾道初元赴鄉舉未試前數日夢人
授以勅牒視其文曰鄉貢進士丁可留云端叔既
寤私喜欲易名可留又念譜不宜聽乃止既試罷
考官丁可者見試卷絕愛之以爲先出院屬同
考官必令寘之前列及發封乃端叔也始悟丁可

留之爲者以是果登科
錫山許宗大紹興己卯隨計吏試禮部與同舍禱
于太一宮默以所見爲得失之識俄夢一牌云笠
落黃庭天孫矣以報落之大慰之是歲果被黜後
入太學爲諸生以爲爭分校恩赴省復禱告如前
稱為雨已周行屢偃用才果足則見二神位云河
魁從魁宗大以爲會而出縱觀南宮揭榜何自然爲省
元而宗大以詩賦魁

睽車續志卷之六

宋歷陽郭彖

鹽官上管場亭戶鄒守興紹興十八年夏旱田苗皆槁鄰人相率訴于縣官以免稅守興門居用旱乾而投訴即是訴天且吾家二稅並是折鹽何用訴為乃獨不預名明年夏復大旱一邑盡成枯槁惟守興田時時得雨是歲獨稔收倍常年（曹元籍自說）

成忠郎張垣靖康間隸禁旅都城失守衆潰為盗常過金州一山寺緇徒皆已竄避乃開一僧房後婦人笑語聲怪而尋之乃大虵蟠結數堆驚視之際倏失所在（垣之姪趙説之説四事）

御虎大夫木第前夢黃衣人持春牓來欣然取視牓背乃有已姓名而下注一龍字寤而自解謂必應龍首之選來春登第乃在行間餘年而耳聵始悟龍者謂聾也

宣和間元夕州西酒樓一道人來索酒痛飲初不持錢將去取筆題詩壁間備到皇都觀月華笙歌留我醉流霞勸君不用[illegible]上人[illegible]衆[illegible]

探懷取藥匕許拭杯即成黃金以償酒直明日[illegible]傳都下禁中聞之以金千兩易其杯去

奉直大夫錢𢡟乾道丙戌任臨安倅嘗夢一偉丈夫黃衣冠曰吾上宿也熟視錢久之曰一軍足矣覺言其夢謂當得軍壘俄而病卒初錢冊娶張氏悍妬且不事事傾囊嫁其女女家皆蕩盡至不能葬時葉夢錫丞相奉使傾貲棄米方其子說之葉告急乃俾部無為軍錢綱得水腳資數百千以畢葬事始驗一軍之說

呂仲發頭黃字安吉日孫聞有大杏一株十月間忽開花四朶全是薔薇殊不類杏自是呂從劉恭甫攝客之辟不逾年凡四遷秩亦花之瑞也（仲發自言）

平江汝知縣建宅桑林巷頗壯麗而多恠門戶時自開閉或飛擲瓦礫居既不安乃損價鬻之有關太尉者買之以居其恠如故人皆謂凶宅轉鬻不復售適有劉武憲公駿乃折買其材而鑿官開兆得其地上有銀杏樹大數圍枝幹尉茂覆地甚廣開疑恠所依乃伐去之且發其根下得遺骸一具支

節皆全。棄湖中，今復爲宅，而柱不復見。許昆聯說。

紹興己卯秋，樞密沈公以臨安教授被漕檄考試括蒼。既入院，夢朱衣六人坐于堂，而會議時考官至者已六人，予亦被檄考試，而獨後來。寤，沈與同官言其夢，曰：「鄙傳必不來矣。」遂予亦至，皆謂其夢無驗。俄而同官龍游縣丞有親戚當就試者，來子譏言紛紛，丞竟不自安，引嫌不待試而出，考校竟止六人。

常熟縣破山寺僧堂李府新建柱有篆神書凡三處，

皆昔人所傳謝仙火之類。內一柱題字最端謹，可識，六點深作火田凡六字，上一字作從其從夕字皆所無，字皆作隸體，側書入木二分，不類雕刻，然各去地丈餘，其韻說身長三尺者莫及。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棕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塵垢積，則以筆擦洗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illegible]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扃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决。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即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縈念。嘻，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雨止月明，透

穴照壙中，瓶罍可見，視其甚光潔，比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儼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語其人，人謂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素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覆屈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

趙三翁名進，字從先，[illegible]年[illegible]縣[illegible]人，自言遇孫思邈授以道要，[illegible]八十[illegible]稔。一日留於縣境府澤村[illegible]

一切勿離此非天子召也後五年再來與汝同歸
實知壬寅歲果被召[illegible]翁[illegible]子孫與[illegible]項之[illegible]歸徽
廟詢所欲奏曰臣本[illegible]卿兵去役未有放行公還頒
賞[illegible]賜餘無所欲即日降青命開封尹盛章出給
與其實年已一百八歲矣捷術無所不通能役使
風神知未來事吹呵按摩疾痛立愈[illegible]家懸壁門上
並及席[illegible]藥[illegible]於[illegible]紙[illegible]水[illegible]其[illegible]
前疾者成其[illegible]變入百[illegible]見未及一年禍變
神[illegible]翁曰[illegible]散翁曰得無有五箭之地乎

[illegible]曰地理之說多矣世不聞五箭之說敢問何謂
也翁曰峯巒[illegible]後首龍背上[illegible]之口直當風門
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
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燥燥
斥鹵沙磧不生草木不潛水泉硬鐵腥錫毒虫蟻
聚散若坑壞者名曰土箭峭崖斷巘峻壁巉巖若銳
峯崢嶸拔刃攢鍔[illegible]狀如浮[illegible]者名曰石
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illegible]大蔽日[illegible]藤陰森
肅冽如擬墓閣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

[illegible]不吉[illegible]委在回環[illegible]氣象明遠形勢完固壤
[illegible]土天[illegible]清乃為上地[illegible]不必一一泥天星
[illegible]也[illegible]依我[illegible]就吉[illegible]自無[illegible]遵
其教居[illegible]遂安[illegible]公[illegible]者苦冷疾二年矣
幾[illegible]百藥不效 一日方灼艾翁過之詢其病
源頓以實告翁令徹去火艾時方盛暑俾就屋開
三尺窗[illegible]日光下射[illegible]頓[illegible]臥[illegible]艾遍布腹上約
十數斤[illegible]日光炙之[illegible]時覺熱透臍腹不可忍俄
而腹中雷鳴[illegible]氣下[illegible]間若濃艾氣乃止明

日又復為之如是一日疾愈仍令為之一百二十
日自此病不作壯建[illegible]曰此孫真人秘訣也
世人但知著艾灼而[illegible]不知點穴[illegible]忍痛楚耗損氣
力[illegible]太陽真火艾[illegible]透腹又且徐徐照射功力
極大[illegible]五六七月為[illegible]若秋冬間當以艾[illegible]數斤
鋪腹[illegible]以[illegible]不須[illegible]炭火徐徐炙之候[illegible]艾氣
方止亦其[illegible]也其術[illegible]出奇而中理事跡甚多當
山張[illegible]為作[illegible]

夷堅志[illegible]卷第六

博物志十卷

題（晉）張華撰　（宋）周日用等注

明弘治十八年賀泰刻公文紙印本

博物志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晉張華撰。考王嘉拾遺記稱華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捃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然記事采言、亦多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云云。是其書作於武帝時。今第四卷物性類中稱武帝泰始中武庫火、則武帝以後語矣。書影有謂藝文類聚引博物志子貢說社樹一條、今本不載者。案此條實在第八卷中、書影蓋偶然未檢。然考裴松之三國志註魏志太祖紀文帝紀濊傳吳志孫賁傳引博物志四條。今本惟有太祖紀所引一條、而佚其前半。餘三條皆無之。又江淹古銅劍贊引張華博物志曰、鑄銅之工、不可復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今本無此語、足證非宋齊梁時所見之本。又唐會要載顯慶三年太常丞呂才奏、案張華博物志曰、白雪是泰帝使素女鼓五弦曲名、以其調高、人遂和寡。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張華博物志曰、劉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今本皆無此語。李善註文選引張華博物志十二條、見今本者九條。其西京賦註引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詞一條、閒居賦註引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一條、七命註引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一條、則今本皆無此語。段公路北戶錄引博物志五條、見今本者三條。其鵂鶹一名雞鴝一條、金魚腦中有麩金出邛婆塞江一條、則今本皆無此語。足證亦非唐人所見之本。太平廣記引博物志鄭宏沈釀川一條、趙彥衞雲麓漫鈔引博物志黃藍張騫得自西域一條、今本皆無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卷首有理略、後有讚文。今本卷首第一條爲地理、稱地理略、自魏氏曰以前云云、無所謂理略。讚文惟地理有之、亦不在卷後。又趙與旹賓退錄稱張華博物志卷末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今本此條乃在八卷之首、不在卷末。皆相矛盾、則併非宋人所見之本。或原書散佚、好事者掇取諸書所引博物志、而雜採他小說以足之。故證以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亦往往相符。其餘爲他書所未引者、則大抵勦掇大戴禮春秋繁露孔子家語本草經山海經拾遺記搜神記異苑西京雜記漢

武內傳、列子諸書、餖飣成帙、不盡華之原文也。又
劉昭續漢志註律歴志引博物記一條、輿服志引
博物記一條、五行志引博物記二條、郡國志引博
物記二十九條。齊東野語引其中日南野女一條、
謂博物記當是秦漢閒古書、張華取其名而爲志。
楊愼丹鉛錄亦稱據後漢書註、博物記乃唐蒙所
作。今覈裴松之三國志註引博物記四條、又於魏
志凉茂傳中引博物記一條、灼然二書、更無疑義。
此本惟載江河水赤一條。又載漢末關中女子及
范明友奴發冢重生、一條而分爲兩條。又載日南
野女一條、誤羣行不見夫句爲羣行見丈夫。誤其
狀晶且白句爲狀晶且。其餘三十一條則悉遺漏。
豈非偶於他書見此三條、以博物二字相同、不辨
爲兩書而貿貿採入乎。至於雜說下所載孫章衣
冠人有數婦一條、乃隋書地理志之文、唐人所撰、
華何自見之。尤雜合成編之明證矣。書中閒有附
註、或稱盧氏、或稱周日用。案文獻通考載周盧註
博物志十卷、又盧氏註博物志六卷。此所載寥寥
數條、殆非完本、或亦後人偶爲摘附歟。

晉司空張華茂先撰

汝南周日用等注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地理略自魏氏目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

中國之城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東至蓬萊西至隴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堯舜土萬里時七千里亦無常隨德劣優也

堯別九州舜為十二

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礙隔以劒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周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荊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在其西平陽在其南冀州之淵

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岳有沃瀑之流飛壺井陘之險至于穎陽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于遼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

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為固越海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迄睢渦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塞也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岳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為鄰五嶺已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

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

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冶山高海深險絕之國也

衛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

贊曰

地理廣大　四海八方　遐遠別域　略以難詳

侯王設險　守固保彊　遠遮川塞　近備城堡

司察奸非　禁禦不良　勿悖勿恌　總其法度

無德則敗　有德則昌　安寧穆清　乃可不亡

進用忠良　社稷永康　教民以孝　舜化以彰

地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足以立四

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帝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

地維故天後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

水潦歸焉

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

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

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

知人生命之長短

老君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

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

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總而言之謂

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無所覩也

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脈草木為之毛土為之

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

山

五嶽華岱恒衡嵩

按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

盡也

金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水

漢北廣遠中國人嘗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

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

漢伊循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

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

南海外狄未及西南夷以窮斷之南海至交趾者不絕也

史記封禪書云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洲

三神山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嘗有至之者其物禽獸皆

白金銀為宮闕悉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四瀆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淮出桐柏

八流濟出王屋渭出鳥鼠涇出至渤

中泗出太山水有五色濁者

清者有明珠而不

山以興雷雲不崇朝以

江河淮濟名曰四瀆路以發也

水為

五嶽四瀆化法

相也故地川神己亡

海九流水潤之大誠也川水

異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人

君子陂淫行則不列大亂少微也

按神農曰五嶽之神聖四瀆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

長短

五方人民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也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陵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

居無近絕溪群冢狐蠱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

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荊南諸山郡東多此疾瘇由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也

盧氏曰不然也有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吳楚無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尤無此病也

物產

[illegible]土山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生金有穀者生玉[illegible]山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為車馬中芝為人形下芝為六畜土山多金石山多玉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和氣相感則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南大貝海出明珠仁主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名山大川孔穴相內和氣所出則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龍靈龜行於穴中矣

神宮在高石沼中有神人多麒麟其芝神草有英泉飲之服三百歲乃覺不死去瑯琊四萬五千里

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貟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多大蛇為人害不得居也

博物志卷之一

晉司空張華茂先撰

汝南周日用等注

外國

東海內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渚沃之野鸞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白民國有乘黃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國

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為三苗國

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

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厭光國民光出口中形盡似猿猴黑色

結匈國有滅蒙鳥奇肱民善為拭扛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為穿胸民

交趾民在穿胸東

孟舒國民人首鳥身其先主為霅氏訓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之鳳皇隨焉

異人

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尺

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其骨專車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迹六尺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時合神霧

日東北極人長九丈

外有蜩螂沃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遠夷之名雕題黑齒穿胸儋耳大竺岐首

子利國人一手二足拳反曲

無晵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為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為人皆穴居處二國同類也

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蒙

雙民

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
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
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
在沃沮東大海中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嘔絲之野有女子方跪據樹而嘔絲北海外也

江陵有猛人能化為虎俗又云虎化為人好著紫葛衣足無
踵

日南有野女群行見丈夫狀晶白裸袒無衣襦

異俗

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
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同居屬日用日以其母為鬼妻其為鬼子亦合棄之然長則以此事與禽獸犬豕一等矣禽獸犬豕之徒義薄乃於此也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之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
乃為孝也

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之即煙上謂
之登遐然後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中國未足為非
也此事見墨子北事與越傳同之夫日如是中國之風亦如此也

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產臨水
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沉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
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為身飾

毋丘儉遣王頎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言國
人嘗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
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沉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銅為鏑塗
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膨脹沸爛須臾燋煎
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治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
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燋銅
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燋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燋
毒者偏鑿取以為箭鏑

景初中蒼梧吏到京云廣州西南接交州數郡桂林晉興寧
浦間人有病將死便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舍上
人氣絕來食亡者雖復撲殺有斗斛而來者如風雨前後
相尋續不可斷截肉都盡唯餘骨在更去舍前家先相
縛者或燒殘不時發此皆在物為老則以衣服布帛五
六重裹亡者比蟲惡梓木氣即以板鄣防左右并以作器
此蟲便不敢近也入交界無有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異產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
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
使千乘輿聞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鷰卵三枚與棗相
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
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

以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餘
香由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
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
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日乃歇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
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
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怪
西使乃以口濡膠為以注斷弦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帝
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
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
則潔刀切玉如脂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魏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部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四年獻
三斤

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人
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盆蓋井
上煮鹽得鹽入以家火即滅訖今不復燃也酒泉延壽縣
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

徐公曰西域使王暢說石流黃出足彌山去高昌八百里有
石流黃數十丈從廣六七十畝有取流黃孔穴晝視孔中上狀
如煙而高數尺夜視皆如燃燈光明高尺餘暢所親見之也
言時氣不和皆往保此山

博物志二卷終

博物志卷第三

晉司空張華茂先撰
汝南周日用等注

異獸

漢武帝時大苑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声能驚人雞
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
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帝為反觀見虎如此欲
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
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
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去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
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
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車軛師子將至此獸便跳
起上師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
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伏無鳴吠

魏武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格之見一物從竹中出如
貍上帝車軛上獅子將至便跳上獅子頭獅子伏不敢起
遂殺之得獅子還至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

九真有神牛乃生谿上黑出時共鬬即海沸黃或出鬬岸上
家牛皆怖人或遮則霹靂號曰神牛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於九真乃至南海百有
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空草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

乃滅矣
越嶲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日肉生如故
大宛國有汗血馬天馬種漢魏西域時有獻者
文馬赤鬣身白似若黃金名古黃之乘復薊之露犬也能飛
食虎豹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
一名化或曰玃猳伺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
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
女氣自死故取男也取去為室家其年少者終身不得还
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
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
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
皆猳玃化之子孫時時相有玃爪者也
小山有獸其形如鼓一足如蠡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轅見
之者霸
猩猩若黃狗人面能言

異鳥

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䖅見則吉良乘
之壽千歲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
以填東海

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
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
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
咄咄去明日便息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
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
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
夜聽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
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為越祝之祖

異蟲

南方有落頭蟲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祀號曰蟲落故
因取之焉以其飛因服便去以耳為翼將曉還復著體吳

時往往得此人也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
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鸚螋蟲射人影亦隨
所著處生瘡盧氏曰以鸚鵡草塗瘡即愈周日用曰方物皆有所相應恩闇以靈靡不韋烏墨其
鳥魚計條也羅未嘗宜以蛇魚之有之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蜇螫囓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樵
採設為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毒治於螫蠍謂之蛇迹也
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
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異魚

南海有鱷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
乃止
東海中有半体魚其形狀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
潮去則毛伏
東海蛟鯌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腸尋復出
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
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膾形
廣陵陳登食膾作病華佗下之膾頭皆成蟲尾猶是膾
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從廣數尺方員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
內無藏衆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煑食之

異草木

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草
□上有草焉名䔯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自然穀
或曰禹餘糧 䔯音師
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右詹山帝女化為詹草其葉鬱茂其華黃實如豆服者媚於
人
止些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万八千里
江南諸山郡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椹食之有味
而忽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之楓樹
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即愈

博物志卷第三

博物志卷第四

晉司空張華茂先撰

汝南周日用等注

物性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皆此類咸卵生影伏
白鶂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
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大腰無雄龜鼉類也無雄與蛇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類也
取桑蠶則阜螽子呪而成子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是也
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為蠶皆無眉目易
傷收採亦薄
鳥雌雄不可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二足而翼謂之禽四
足而毛謂之獸
鵲巢門户背太歲得非才智也
鸐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栖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時魏
景初中天下所說
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沸取礜石用繞卵以時助燥氣
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
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龜三千歲旋於卷耳之上
屠龜解其肌肉唯腸連其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
之則為所得漁者或以張鳥神從後續

蹄踏以背行快於足用

周宣王時渡涇水鼉以…消水無國死鼉鳴來求部中者也

橘渡江北化為枳今之江東甚有枳橘

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

物理

八月後陰氣盡之隔所生而陰難雨子云

鐵麟陽而日…

莊子云地三年種蠶…後七年多蚯

積以至二年後…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煮麻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可內手從中行水則焰

起散卒不減此方試之有驗

庭州灞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則不漏

龍肉以醯漬之則文章生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

物類

燒鉛錫成胡粉猶類也

燒丹朱成水銀則不類物…類異者

○不…嬰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

武夫怪石似美玉　蛇床亂蘼蕪

薺苨亂人參　杜衡亂細辛

雄黃似石流黃　鯿魚相亂以有大小相異

敵休亂門冬　百部似門冬

房葵似狼毒　鉤吻草與荇華相似

拔揳與萆薢相似一名狗脊

藥物

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

芎藭苗曰江蘺根曰芎藭

物有…如一…苦…不中人

野葛食之殺人…之一…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珀琥珀

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

無茯苓或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

地黃與前斷心分根葉種皆生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

上生根不著地

蕣花朝生夕死

藥論

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

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

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

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神農經曰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殺人一曰

鉤吻…

曰內童…

神農經曰藥種有五物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一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黎盧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鹽解之毒采害小兒乳汁解先食飲二升

食忌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榆則眠不欲覺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飲真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肥肌麄燥

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

人食兔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

人食冬葵為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馬食谷則足重不能行

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藥術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塗鬢鬚不白塗訖著油單裹令溫候欲燥未燥間洗之湯則不得著晚則多折用暖湯洗訖泔清潑之欲染當先洗鬢鬚令有膩不者臨染時亦當拭鬚令燥濕之

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熟地遍蹋之朝種暮生遠不過經宿耳

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春有子也

死者滿於其上以盆覆之即可得又以灰色皆以汰其根以紫草汁則變紫紅花汁則變紅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著濕地生羅勒

蟹漆相合成為神仙藥服食方云

戲術

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說者此未試

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段黃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

燒白石作白灰既訖積著地經日都冷遇雨及水澆即更燃煙焰起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於正中門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語漢武帝試之有驗

取鼈挫令如棊子大擣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日中作投池中經旬臠臠盡成鼈也

博物志卷第四

博物志卷第五

晉司空張華茂先撰

汝南周日用等注

方士

魏武帝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四方之術士如左元放華佗之徒無不畢至周日用曰魏王好奇可以道與而同招引方術之士乎如周左元放之術兼見殺者若非變化已至殺身故有道者合解之矣既要其術而可乎

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黨王真　隴西封君達

甘陵甘始　魯女生

譙國華佗字元化　東郭延年

唐霅　冷壽光

河南卜式　張貂

薊子訓　汝南費長房

鮮奴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

陽城郄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周禮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魏時方士甘陵甘始

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善辟穀不食悉號二百歲人凡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於魏不使游散甘始老而少容曹子建密聞其所行始言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投數万斤於海又取鯉魚一双鯉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無藥者已熟而食言此藥去此踰遠万里已不可行不能得也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餘養性法即可放用大略云體欲常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施瀉秋冬閉藏詳別篇武帝行之有效

文帝典論曰陳思王曹植辯道論云世有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為調笑不全信之然嘗試郄儉絕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術善可以終命然非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王使郄孟節主領諸人

近魏明帝時河東有焦生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燋入水不凍杜恕為太守親所呼見皆有實事周日用曰焦生者一菴大書三元亦從之衣裳不當聲天下見色時或蔽惠人亦已故舜書亦曰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者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仙因與家人辭訣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仙去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明周日用曰豈惟二子乎

新論說方士有董仲君罪繫獄佯死臭目陷虫既而復生

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

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

鈎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

壽不亦惑乎 [illegible]既殺人仍无益[illegible]世若殺人无驗則太壽不可信矣

服食

左元放荒年去穀大豆麤細調勻以生蒸接之令有光煙氣

徹豆心內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頓服訖辛魚肉菜果不得

復經口渴即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十數日後体力壯

健不復思食

鮫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損之盛豐欲還者

煑葵子及脂蘇服食腸下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盡

而以實物腸塞則殺人矣此未試或可以然 周上用[illegible]法[illegible]

餅炙餅令雖[illegible]食之如常[illegible]飲冷水[illegible]

孔子家語曰食水者乃耐寒而苦浮食土者無心不息食木

者多而不治食石者肥澤而不老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

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

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仙傳曰雖食者百病妖邪之所

鍾焉

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

所食逾少心開逾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損焉

雜方士

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 [illegible]

[illegible]上品真人耳[illegible]

書說不古[illegible]

大古今書傳多驗[illegible]

故[illegible]不書[illegible]

知[illegible]之虜書云[illegible]

史[illegible]

眞[illegible]也

鈎弋夫人被殺於雲陽而言尸解柩空 [illegible]

石亦[illegible] 尸解柩空

文典論云議郎李覃學郄儉辟穀餌伏苓飲水中不寒泄

殆至殞命軍祭酒弘農董芬學甘始鴟視狼顧呼吸吐納

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道

之術閹豎真無事於斯而逐聲若此

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

爲丞相所錄問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

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藥亦有驗

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秘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

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不果乃以罪[illegible]也

因日用曰神仙之事[illegible]

劉根不覺飢渴或謂能忍盈寒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

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山君以爲性耐寒

君山以爲仙道[illegible]

司馬遷云無形以天下[illegible]

仙人云但[illegible]

博物志卷之五

博物志卷第六

晉司空張華茂先撰

汝南周日用等注

人名攷

昔彼高陽是生伯鯀布土取帝之息壤以填洪水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閎夭太顛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曹參字敬伯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古之善射者甘蠅蠅之弟子曰飛衛

平原管輅善卜筮解鳥語

蔡邕有書万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葉字長緒即正宗父正宗即輔嗣兄也初粲與族兄凱避地荊州依劉表表有女表愛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謂曰君才過人而體躁非女婿才凱有風貌乃妻凱生業即女所生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文籍攷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郡守玄是此郡人故以爲敬

何休注公羊傳云何休學有不能解者或答云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

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周易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作周日用曰[illegible]第一是呂不韋春秋明呂氏所制蔡邕云周公作之謬也

謚法司馬法周公所作

余友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漢曲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筭過魯國而都殿賦之還歸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餘也

地理攷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秦爲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宜春宮在杜城南三十里葬於旁

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姜嫄祠在犢城長安西南三十里

盜跖冢在大陽縣西

趙鞅冢在臨水縣界

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丈冰背陵鄣使東西流又其[illegible]名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illegible]

千人唱萬人鉤金隨餘石大如堰土屋其銷功力皆如此
顏師古曰秦時發閭左自爲鉏耰用今之土多故高作護陵山者 沿從雜發也[illegible]上因則難致百家爭衡之時縱其陵
末詳其 至確否
魏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隹又魏於行
次爲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佳加水變雒爲洛焉
洞庭君山湘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荆州圖經曰湘君所
遊故曰君山
南荆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有一柱衆木皆拱之

典禮攷

三讓一曰讓禮一旨固讓三曰終讓
漢承秦群臣上書皆曰昧死言
王莽盜位慕古法昧死內稱首光武因而不改
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
廢之班固著論宜復之漢末魏初陳紀鍾繇論宜中古刑孔
融[illegible]天下不可復欲中之議[illegible]王朗[illegible]議者多從之李勝曹
羲[illegible]議建私議各有彼此多去時未可復故遂寢焉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輅各一戎輅一玄牡二駟一衮冕之服赤舄副
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五納陛六虎
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
矢千九秬鬯一卣圭瓚副之

樂攷

漢末喪亂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平荆州得漢雅樂郎杜夔使[illegible]
軒懸鍾磬至於今用之於變也

服飾攷

漢末喪亂絕無玉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粲
古者男子皆絲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無幘故雖凶事皆著
冠也
漢中興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
魏武帝造白帢於是遂廢唯二學書生猶著也

器名攷

寶劍名純鉤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劍皆歐冶子所作龍泉
太阿工市三劍皆楚 王者
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子作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
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
赤刀周之寶器也

物名攷

古駿馬有飛兎腰褭
周穆王八駿 赤驥 飛黃 白蟻 華騮 騄耳
騧騟 渠黃 盜驪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晉靈公有畜狗名獒
有黑犬名盧

宋有駿犬曰鵲
犬四尺為獒
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
徐州人謂塵土為蓬塊吳人謂跋跌

博物志卷之六

博物志卷之七

晋　司　空　張　華茂先　撰
汝　南　周　日用　等注

異聞

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為河伯豈道同哉仙夷乘龍
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
夏桀之時為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
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云石室瑤臺關龍逢諫
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為龍逢妖
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反在上耆老相與　又以
為妖言而殺之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
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
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武王伐紂至盟津渡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風波立濟
魯陽公與韓戰酣而日暮援戈麾之日反三舍
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
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
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是毀君德武王明日
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　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夢天殺

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焉而視蛇則自死也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二人怒公謂太公之神晏子謂宋祖
湯與伊尹也為言其狀湯皙容多髮伊尹黑而短即所夢
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怒散軍伐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獨孤
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
為異覆煖之遂沸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
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
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偃王既其國
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
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

者三十六國周王聞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
不忍鬬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
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
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走渴飲水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
渴而死棄其策杖化為鄧林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
蛟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
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荊軻字次非渡鮫夾船次非不奏斷其頭而風波靜除周日用曰
徐偃行仁義荊楚王墓之側有角哀冢都若安伯桃墓前為
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地在死陵之濱未見其墓碑

乃作次字也
東阿王勇士有菑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沒訢朝服拔劍二
日一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十日夜眇其左目
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
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
居此室遂葬焉
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其子靈公奪我里
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
士知存知亡崇隴原亦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
銘何依王史威長
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

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
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
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之無疾而卒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
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
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
漢末發范友明冢奴猶活友明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
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
所在或云尚在余聞之於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息女年四歲病
沒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父母同時送

[illegible]熹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同墟入採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京兆都張潛客居遼東還後為駙馬都尉關內侯表言故為諸生太學時聞故太尉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即為一員石言縣府顥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於官庫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景寧元年南陽郡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於澤中自立結草為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里為九門故城處為東城

博物志卷之七

博物志卷之八

晉 司空 張 華茂先 撰

汝南 周 日用 等註

史補

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也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班

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間梓化為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 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illegible]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於殷自發之生于今十年夷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

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雨焉衰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于牧野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陛下摛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郊域康阜萬國之休靈始明元服推遠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歲歲與天無極

右孝昭用成王冠辭

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
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
繩縈而脅之

請雨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群生
咸得其所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問於郰曼父之母乃合
葬於防防墓崩門人後至孔子問來何遲門人實對孔
子不應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脩墓蔣濟何
晏夏侯玄王肅皆云無此事注記者謬時賢咸從之䏁曰

四士言无者後有何理而述之在聖所見實未之有矣且以在典籍終難合而生事多慢之況我丘生而以父亡死既之毋所以不得令[illegible]之母何以父問曼父之於防也

孔子東游見二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
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
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
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
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
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晨出日當中向日晨近下也輝循火氣蒸上其炎其炎陳司丞目見明初出近而當中遠矣公豈聖人青對乎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孔子
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左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
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
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
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
是衆雞悉鳴遂歸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割粒為餌引盈車
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旨於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於
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
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
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
逆旅凡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
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
聲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人從石
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為物徐察之
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為火
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於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
曰以商所聞於夫子和者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閡者遊金
石之間及蹈於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
曰刳心去智商未能也雖試語之而即暇矣文侯曰夫子
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為之侯不悅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可於此乎曰
閒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
魚鱉何讎遂使葬
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為之貫日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
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
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敦煌西涉流沙往外國沙石千
餘里中無水時則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
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其蹋處掘之輒
得水
楚熊渠子夜行射寢石以為伏虎矢為沒羽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
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
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
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烏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
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
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為帝曰此
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
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
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
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
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
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
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博物志卷之八

子243 513

晉司空張華茂先撰

汝南周日用等註

雜說上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眞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黃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勝其樂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云昔者玄都賢鬼神道廢人事其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

榆州民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民昔者清陽彊力貴美女不治國而亡

昔有洛氏宮室無常囿池廣大人民困匱商伐之有洛以亡

神仙傳曰說上據辰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傅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箕子居朝鮮其後伐燕之朝鮮亡入海為鮮國師兩妻墨䝉珥兩青蛇蓋句芒也

漢興多瑞應至武帝之世特甚麟鳳數見王莽時郡國多獲瑞應歲歲相尋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多無實應乃使人猜疑

子胥伐楚燔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鍾

蓍一千歲而三百莖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蓍末大於本為上吉莖必沐浴齋潔食香每日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龜亦然

明夷曰昔夏后筮乘飛龍而登于天而牧占四華陶陶曰吉昔夏啟筮徙九鼎啟果徙之

昔舜筮登天為神牧占有黃龍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牧占蓍老蓍老曰吉桀筮伐唐而牧占熒惑曰不吉昔鯀筮注洪水而牧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後

蓍末大於本為上吉次蒿次荊皆如是龜蓍皆月望浴之

水石之怪為龍罔象木之怪為夔䰠魎土之怪為羵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鬬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今人梳頭脫著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

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上風來到矣

春秋書鼷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博物志卷之九

博物志卷之十

晉司空張　華茂先　撰

汝南周　日用　等註

雜說下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映詳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 [illegible]

婦人妊身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鳥射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 [illegible] 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異說云瞽叟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也 [illegible]

豫章郡衣冠人有數婦暴面於道尋道爭分銖以給其夫與馬夫皆及舉孝廉更取富者一切皆給先者雖有數年之勤婦子滿室猶放黜以避後人

諸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蠟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

遠方諸山蜜蠟處以木為器中開小孔以蜜蠟塗器內外令

遍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三兩頭著器中蜂飛去尋將伴
來經日漸益遂持器歸
人藉帶眠者則夢蛇
鳥銜人之髮夢飛
王爾張衡馬均昔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
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
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味此事未試人中酒不
解治之以湯自漬即愈湯亦作酒氣味也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
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

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
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
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糧乘槎而去
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
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
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
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
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
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人有山行墮深澗者無出路飢餓欲死左右見龜蛇甚多

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飢體殊輕便能登巖
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澤
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本質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而其上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踊出林
表狀如飛仙遂絕迹年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為仙谷有
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長意
思人疑必以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
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揭山草伐木至山頂觀
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耳如鼓笠格射刺殺之
所吞人骨積此左右有成封蟒開口廣丈餘前後失人皆
此蟒氣所噏上於是此地遂安穩無患

茂先博學多異聞而所言率不足採乃爾邪
亦以人深托邪雁本却不然例理書識余疑
其係寃也 下於壬戌六月二十一日 汎呈人識

張茂先嘗采歷代四方奇物異事著博物志四百卷晉武帝以其太繁俾刪為十卷今所傳本是也茂先讀書三十車其辨龍鮓識劍氣人以為博學所致是可固君子之不可廢與第未知武帝之俾刪者何說而所存止於是也夫以博識之聞何所不有人以耳目之不接一切疑之而不信非也論語記子不語怪神未嘗無也聖人特不語以示人耳予同年賀君志同為衢州推官崇愛是書刻梓以傳夫仕與學一道君之好古若是推之於政殆必有過人者而不俟予之言也

弘治乙丑春二月工部主事姑蘇都穆記

博物志卷之十

述異記二卷

（梁）任昉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述異記二卷 内府藏本

舊本題梁任昉撰。昉字彥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蹟具梁書本傳。此書宋志始著錄，卷數與今本相符。晁公武讀書志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採輯先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唐志以爲祖沖之所作，誤也。案隋志先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唐志蓋沿其舊文，以爲別自一書則可，以爲誤題祖沖之，則史不誤而公武反誤矣。其書文頗冗雜，大抵剽剟諸小說而成。如開卷盤古氏一條，即採徐整三五歷記。其餘精衛諸條則採山海經，園客諸條則採列仙傳，蛆歷諸條則採拾遺記，老桑諸條則採異苑。以及防風氏、蚩尤、夜郎王之類，皆非僻事，不得云世所未聞。其武陵源一條，則襲陶潛所記，而於桃外增李，移其地於吳中。周處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二條，則附會竹生東海，空桑生大野山，尤爲拙文陋識。考昉本傳，稱著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書。且昉卒於梁武帝時，而下卷地生毛一條，云北齊武成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當陳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後梁蕭巋天保元年，距昉之卒久矣，昉安得而記之。其爲後人依託，蓋無疑義。姚寬西溪叢語，得潘岳閑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句，李善注朱仲未詳。此書中乃有其事，據以補善注之遺。今考李善閑居賦注，此句下引荊州記曰：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並無未詳之語，寬偶讀誤本，不知此書之剽文選注，反謂選注未見此書，幷誤甚矣。考太平廣記所引述異記，皆與此本相同，則其僞在宋以前。其中桃都天雞事，溫庭筠雞鳴埭歌用之；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事，白居易六帖引之，則其書似出中唐前。蛇珠龍珠之諺，乃剽竊灌畦暇語，則其書又似出中唐後。或後人雜採類書所引述異記，益以他書雜記，足成卷帙，亦如世所傳張華博物志歟。

述異記卷上

梁樂安任昉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

祀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爲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蟒蛇目圓 蛟眉連生）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昔禹會涂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嘷三人披髮而舞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

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首疫其俗遂爲立祠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爲黃能（奴來反）入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獸名能熊蛇之精至冬化爲雉至春復爲蛇今吳中不食雉虛故也

揚州有　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鮫布鮫人即泉先
也又名泉客
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
爲服入水不濡
南海有龍綃宮泉先織綃之處綃有白如霜者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先市珊瑚樹碧色生海底一株
數十枝枝閒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至小者尺餘鮫
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
瑚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
瑚　一日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
亡之徵也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南海俗諺云
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美珠也
越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吳
越閒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
山木石塡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
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
飲其水一名鳥誓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
雀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
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爲龍駒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
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伏滔
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曆之文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
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
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者是也武王謂周公
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於庭神
龍見於宮沼曆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
蓮蓂莢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十瑞
東海岸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

之國獻瑞筍一株
空桑生大野山中爲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南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
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滑述帝功德銘
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
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上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
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郭門右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築銘記古文

莫有識者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
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
與慟哭淚下沾竹竹文上爲之斑斑然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
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
名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
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爲
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淮南有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爲姑所溺而死化
爲魚焉其脂膏可燃燃燈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
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水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爲角
龍千年爲應龍
涇渭二水波紋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纈水
灞滻之間離別亭古送別處灞滻會流處岸上有石
銘云下至水府三十里皆傳云李斯刻此石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爲玄

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食之骨皆黑色仙
者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帝遣人捕得
有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爲蛤春復爲黃雀五百年化
爲蜃蛤
梓樹之精化爲青羊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
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
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

海魚千歲爲劒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而善鳴因
以名焉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之曰
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
不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爲虎虎不食人
人化虎則食人蓋耻其類而惡之
貘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貘
濟陽山有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

吠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
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
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
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
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
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
玉飾之

吳既滅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句踐得范
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
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
林勾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糠頭山勾踐貯米於
其上今猶爲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劒洲箭
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甚古制也
廣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爲華表柱石
鶴一隻種即越王句踐之謀臣也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

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
得大魚烹而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狀
石硯而銛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菓有海杏大
如拳吾萊其猶林石壁上鑿兵書十篇蓋葑川皆
范蠡手植之定陶有范蠡冢斛魚陂木桃園酸棗
林梧桐宮在句容縣傳云吳別館有楸梧成林焉
梧子可食吾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是也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乎吾君王棄
吾之邦遷于重崗維崗之陽吾王之邦

今宜都有吳王射亭木棠苑木棠果名似梨而甜宜都七里溪吳王射堂堂之柱礎皆如伏龜衣宏官賦曰海龜之礎是也

蒼頡墓在北海呼爲藏書臺周末發冢得方玉石盂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叔孫通識十二字

瀨鄉石堂有老子篆書道德經五千字蔡邕於其旁以隸書證之

番禺有酸柿甜梅李尤果賦生物賦偏梅甜柿酸

漢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殿前時謂爲孝竹群臣獻孝竹頌

越多橘柚園越人歲多橘稅謂橙橘戶吳書闞尚表請除臣之橘籍是也

越中有王氏之橘園胡氏之梅山賀氏之瓜丘吳中有陸家白蓮顧家班竹趙有韓氏之酸棗

中山有楸戶掌楸木者楸子爲竹器漢書貨殖志千年楸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之果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而食

鄴中銅駝鄉魏武帝陵下銅駝石犬各二古詩云石犬不可吠銅駝徒爾爲

一說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庭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於裸川海上有裸人鄉

丹陽大姑陵陵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傳云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鎭之

虞氏縣有虞君古塚塚旁植二株枝條蔭茂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如龜甲根勁如銅石

盧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盧府君歸眞之室

廬陵郡有董氏之宅前有董家祠昔有董氏語其鄉人曰吾當盡室作神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人往往見之稱吾於地下作廬陵侯鄉人因爲立祠能致風雨

安定西隴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謂之彈箏谷

粉水出房陵永清谷取其水以漬粉卽鮮潔有異於常謂之粉水

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出五色煙高數丈傳云昔

有人縋入得數斛空青

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唯畏海鵠鵠見必吞之在鵠腹中不死鵠一舉亦千里

吐綬鳥其身大如鸜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景淑卽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晦卽不吐

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爲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潰爲石

郄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置之于座塵埃不入

牟山上有燃石其色黃而文理疎以水沃之便如煎沸其上可炊烹稍冷卽復以水沃之

猰貐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君卽隱藏無道君卽出食人猰乙八反貐羊主反

辟寒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

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鵲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如佩之令人不迷

南康雩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至崖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穴中舡主初甚忿之見其人入石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以報參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鍛頭數十下乃死以

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真死取其
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爲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蘭陵山有井異鳥巢其中金翅而身黑此鳥見即大水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玉門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石礴（子林切）千枚名霹靂礴從春雷而礴藏至秋礴盡雷收復生年年如此

宣城蓋山有舒姑泉俗傳有舒氏女與父析薪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父遽告家及再至其地唯見清泉湛然其母曰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乃涌流

搗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神女於此擣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礎

汧鄉西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於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霜下石之上皆融

苷可以爲菓（嵘丘𡾊反）

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成雷也天之申威於此

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員嶠山名還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

草上客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養蠶以香草食之得繭一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方盡繅訖此女與客俱仙去

并州妒女泉婦人不得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袪而走於馬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也

和州歷陽淪爲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
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數
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荅之吏以朱點龜眼姥見
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
婢魚

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棊
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
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
既歸無復時人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一女採螺爲業曾宿此亭夜聞
空中風雨聲乃見衆螺張口而至便亂噉其肉明
日唯有骨存焉故號此亭爲螺亭

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
見而食之卽爲地仙

荀瓌字叔偉潛棲卻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
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
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
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
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
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
婦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
遇夜攬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
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縱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
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爲必及於子明日其人將龜
獻吳王命煑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

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爲薪煑之立爛遂令以
老桑斫之爲薪旣燃卽爛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
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
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
解乃以虫置酒中立消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
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
昔有靑童乘燭飈飛輪之車至此其跡存焉上有

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
爲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爲金牛穴

范文本日南奴也爲奴時牧羊於澗中得兩鯉魚欲
私食之郎知詰之文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郎至
魚所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中就治
作兩刀因擧刀向鄣鄣即蕃中山地名也呪曰鯉
魚變化治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神靈文當治此
國遂斫破之衆遂推爲君

宋武帝微時伐荻於新洲見一大蛇長數丈遂射之
傷明日復往觀之聞杵臼聲覘見數靑衣童子擣
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傅之
帝曰何神也童子不答帝叱之皆散收得藥人因
名此草爲劉寄奴

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
白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祀則嚙人衣裳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磅磄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
千圍萬年一實一説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日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丘

晉太康中會稽縣蟛蜞及羊皆化爲鼠蟛始變者有
毛而無肉大食新稻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漢武帝時西方有日支國 獻活人草三莖有人死
者將草覆面即活之矣

封徵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嗔毛短三寸若嗔毛長三
尺

南金山有獅子食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若鳴時地
動石裂

崑崙山有王桃光明洞澈而堅瑩須以王井泉洗之
便軟可食

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千里中有橫公魚夜即化爲人
刺之不入煑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煑之即熟
可治邪病

東海郡尉于台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號云仙人
杏

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

酒視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顧家遂至大富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即鳴秋分亦鳴似鶗鴂之類也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之瓜

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漢成帝常與趙飛燕游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其木出崑崙山人食其實入水不溺詩曰安得沙棠木刳以為舟船

巴東有眞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

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蔓竹為簫管吹之若群鳳之鳴

魏興錫義山多生微蘅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石勒嘗備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群鹿者我也君應為列國王故相救耳

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赤殺之陰乾杵服壽五百歲

鄧通以棹船為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群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

案消山有石樓樹吳太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隅得
之枝葉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也
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
鑑謂之夜光
千年木精為青牛
猿五百歲化為玃玃千歲化為老人
鵠生五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
百年而白壽三千歲
鷰千年生胡髯

虎魚老者為蛟
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蛟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
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
周穆王之犬日走千里食虎豹
閶闔構水精宮尤極珍巧皆出自水府
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句漏縣有白橘青椒縹杏
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

漢章帝元年上虞縣獻二寶二帶及王色橘
趙王故城俗呼為麋鹿城
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兵甲將興之兆
梁孝王築平臺臺至今存有兼葭洲鳧藻洲梳洗潭
中有望秦山商人望鄉之處
貝宮夫人廟在太一山下云懷元王夫人也廟即其
基也
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
此亦呼為五鳳州

魏文帝甄后陵在鄴中臨漳東北至今有甄后神

述異記卷上終

述異記卷下

梁樂安任

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爲野蛾飛去

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

皇受珠臺

東海上有蒲臺秦始皇至此臺下縈蒲繫馬蒲至今縈紆

始皇二十六年童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

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許

先儒説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

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爲龜兒

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呂后三年秦中大雨粟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穀三日秦魏地奏亡穀二十頃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河陽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

周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絶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項刻皆化爲石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世潁川民家雨金銖錢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illegible]爲風所飄而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illegible]述

魏世河内冬雨棗

者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

漢末楊氏家園中產神柰三株

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爲鼠李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防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閑居賦云防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山中有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賦曰如拳之李陸士衡果賦曰中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豫章之爲木生七年而後與衆木有異

漢武帝寶鼎二年立豫章宮於昆明池中作豫章水殿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爲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人劉備在荆州時粟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闌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中足丘墟都是化爲珠玉是也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謠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黃金

洛中童謠曰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

者舊說桓靈之世汝潁間桑麻爲蒿莠桃李不實花而復落落而復花而官倉有朽粟

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爲飛蛾

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爲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蠱是也中郎王義興與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宋高祖之初年當晉末饑饉之[illegible]即位以來江表二

千餘里野粟生焉
古說淮南諸山石生穀哀安云石穀藥名總之充小
者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
錢
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
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冀州鵠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
出龍腦是也
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
江中生爲藥也
倒藥紫鳳腦千年髑髏是也
龜甲香即桂香之善者
紫木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金桂香亦名麝香草出蒼
梧桂林二郡界今吳中有麝香草似紅蘭而甚芳
香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也今海嵎有千
步草是其種也葉似杜若而紅碧間雜貢籍曰南
郡貢千步香
日南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涪陽尉時謂之香尉
日南有千畝林名香出其中
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名焉千年
松香聞於十里亦謂之十里香
杏園洲在南海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
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

云洲中別有冬杏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
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
舟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
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
往天將雨則翼翅動搖若將飛奮
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

復止於此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上虞縣有石駝步水際謂之步

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

吳江中又有魚步龜步 湘中有靈妃步昉案吳楚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此峯登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既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追之不及故留二履以示之潛安仁有公主峯記

晉永嘉亂既已至江甯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爲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至今巋然王莉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漢成帝遣將軍王潰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潰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爲望鄉之處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有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

晉末群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節遣葬之封義陽公主墳民憐之爲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符堅既爲姚萇所殺於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闍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爲廟遂無復灾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太牢新平寺今符家神也

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待項王處

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籍迷失路處項王失路於澤中周回九曲後人因以爲澤名

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爲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齧之狀湖中名爲馬澤澤中有武帝碑碁方石石上勒銘存

焉
葳蕤草一名麗草又呼爲女草江浙中呼娃草美女
曰娃故以爲名
懸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爲離別草
苔草謂之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爲宜鮮南人呼爲姤
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爲療愁
花稽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爲懶婦

箴出海南地記
楚中有官人草狀如金燈而甚氛氲花色紅翠俗說
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因死於宮中者
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舜草今之孝草也
蓆萁一名塞路生北方胡地古詩云千里蓆萁草
莪葵本胡中葵似葵而大者
紅蘭花一名大草
寮草特生而不叢

洛陽有芝茜園漢官儀云染園出芝茜供染御服是之
其處也
紅綬花蔓生如綬有文采因名焉
甘泉宮有木園武帝時園也今俗呼爲仙草園出漢
魏宮志
蔓園在定陵漢宮儀曰蔓園供染綠紋綬小藍曰蔓
芙蓉園在洛陽漢家置之
長沙定王故宮有蓉園真定王故園也
張騫有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

西戎得之
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
猗是也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焉
後漢季子長爲政欲得囚情以梧桐木爲囚像穿地
爲坎臥木囚於其中視之正罪者不動冤者木囚
動出時以爲精誠所應子長時爲大理卿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冒自訴不見其

形良久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僂步至前帝問曰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柱放杖叩首不言因仰視屋俯而視帝腳忽不見帝駭懼問東方朔朔曰其名為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腳者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欲更造帝乃息役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置有餚芬芳於帝前前梁上翁及數年少絳衣素帶佩纓皆長八寸一人最長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濕或挾樂器帝問之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帝洞穴珠一枚遂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矣帝寶愛此珠置於內庫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為長春樹

澄水泉在滄州九硯山山下出泉潤百餘步亦名流水渠雖泛金石終不沉故人欲渡此泉以瓦為船舫

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北齊武成河清年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也

神泉出高密瑯琊郡人或禱請求之則飛泉湧出清冷而味甘人或汙之則便竭

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多少隨月增減

甜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帝乃投於陰井中井水遂甜而寒洗浴則肌理柔滑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中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臟腑即採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於八方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豬非豬繆公道中逢二童子云此名蝹（史記作媼）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柏木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栢在墓中以防其害也

辰州嵩溪有丹青樹枝葉直上龍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團如華蓋故號爲丹青樹俗謂之五采樹

今在辰陽縣

城陽縣城南有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奇　國其國人機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人乘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復至使遣歸國去玉門四萬里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

顧渚山有欓（淶敢反）子樹其木如玉色渚人採之以爲杖

虵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也見則大旱

南海有水蟲名曰筋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榆莢筋開甲食則蟹亦出食筋合甲蟹亦還入爲筋取食以終始生死不相離

西蜀石門山有樹名曰桄榔皮裏出屑如麵用作餅食之與麵相似因謂之桄榔麵焉

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燕直升天

去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燕釵

三國時昆明國貢魏嗽金鳥鳥形如雀色常翱翔海上吐金屑如粟至冬此鳥即畏霜雪魏帝乃起溫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故謂吐此金爲辟寒金也

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雌一雄

吳郡魚城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頭中尚有石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連雲嶺有類臺榭名曰女媧宮有

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愛之則可
馴狎欲執害之則去不來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半道見
三老人徧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知是
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擾刀忽不見視其斷杖
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也
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
捕魚因化爲石因號兄弟石
貞山在毗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産一女

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爲女冠梁
武帝爲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武帝致祭
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耳遂葬棺
於毗陵因號其葬處爲貞山
江陰北有子英廟子英郎野人也善入水捕魚得一
赤鯉將着家池中養之後長徑一丈有角翅子
英曰我迎汝汝上我背遂升於天爲神仙晉時
人
璅蛣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蛣出求食故淮海之
人呼爲蟹奴
鶻雕故解反刺骶徐宋反耳響則聽遠眼赤則視遠大毛
落叢毛生其色如雪又云高脚踈節則多致也若
百六十年變止不食生物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
食與鳳爲群
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或曰如馬鬣形也言粒者非矣
人間二十六周天知名者十且餘二十六天出九微
志不行于世也
鯉魚滿三百六十年蛟龍輙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

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王僧辯曾爲荊南得橘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
花今年故復可明年不累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
家人並死
哀牢夷西蜀國名也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
有生男子十人沉木爲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
不去背龍因舐之後號其兒推爲哀牢王
淋光山下鬻水多鰼鰼之魚如鵲而十翼捕之可以

禦火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獻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卽鳴天下雞皆隨鳴之

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林屋洞有左神幽虛之天卽天后真君之便闕中有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之

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並高三尺

廬陵有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為群不與衆鳥相厠俗云是古之木客化作廬陵卽今吉州也

後魏孝昌年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岸對水無復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彭城郡古徐國也昔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有犬名后倉銜歸温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後為徐君號曰偃王為政而行仁義

相州栖霞谷昔有橋順二子於此得仙服飛龍一丸十年不饑故魏文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卽此也

河間郡有聖姑祠姑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

十日與隣女樵采於滱（若侯反）深二水處忽有數婦人從水而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為婦故遣相迎因敷茵於水上請女君於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今幸得為水仙願勿憂憶語訖風起而沒于水鄉人因為立祠又置東海公像聖姑側呼為姑夫

大翮山小翮山在嬀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恠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又實歸

在其家同學者常見仲捉一小木長三尺餘至則着屋間欲共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書爲隸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赴國路次化爲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爲大小翮山嬀州即今幽薊之地

利州義成郡葭萌縣有玉女房蓋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玉女每遇明月夜即出於壇上閑步徘徊復入此房

龍巢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地

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乃見大蛇入山穴中五丁曳蛇山崩五女上山皆化爲石

一說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此

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麗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爲妻無幾物故遂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徑二丈高五尺同葬之

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常致敬脩祀則空中如有絃歌之聲一說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皆疑因名曰九疑山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皆自火燃至根其地悉皆焦黃後其雨迅過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

晉世顏含嫂病須與蚺蛇膽療之則愈既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曰眞蛇膽也童子遂化爲青鳥飛去

陽羨縣小吏吳龕家在溪南偶一日有掘頭船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龕遂取歸置於牀頭至夜化爲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於本溪

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晉木玄虛海賦云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石履各一具俗云

越王渡溪脫履墮㭊於此

荆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鵶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銀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夜郎縣者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見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畧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爲牂牁郡夜郎

侯迎降天子賜以王印綬後卒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衆爲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述異記卷下終